佛教十三经

楞严经

赖永海 主编
赖永海 杨维中 译注

中華書局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金刚经·心经

无量寿经

圆觉经

梵网经

坛经

楞严经

解深密经

维摩诘经

楞伽经

金光明经

法华经

四十二章经

ISBN 978-7-101-07382-9

9 787101 073829 >

定价：27.00元

佛教十三经

楞严经

中華書局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楞严经/赖永海,杨维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5
(佛教十三经/赖永海主编)
ISBN 978-7-101-07382-9

Ⅰ.楞… Ⅱ.①赖…②杨… Ⅲ.①大乘-佛经②楞严经-译文③楞严经-注释 Ⅳ.B9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3626号

书　　名	楞严经
译 注 者	赖永海　杨维中
丛 书 名	佛教十三经
丛书主编	赖永海
责任编辑	王水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年5月北京第1版 201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3⅞ 字数22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382-9
定　　价	27.00元

总　序

佛教有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典籍浩瀚，博大精深，即便是专业研究者，用其一生的精力，恐也难阅尽所有经典。加之，佛典有经律论、大小乘之分，每部佛经又有节译、别译等多种版本，因此，大藏经中所收录的典籍，也不是每一部佛典、每一种译本都非读不可。因此之故，古人有“阅藏知津”一说，意谓阅读佛典，如同过河、走路，要先知道津梁渡口或方向路标，才能顺利抵达彼岸或避免走弯路；否则只好望河兴叹或事倍功半。《佛教十三经》编译的初衷类此。面对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究竟哪些经典应该先读，哪些论著可后读？哪部佛典是必读，哪种译本可选读？哪些经论最能体现佛教的基本精神，哪些撰述是随机方便说？凡此等等，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读经的效率与效果。为此，我们精心选择了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最能体现中国佛教基本精神的十三部佛经，认为举凡欲学佛或研究佛教者，均可从“十三经”入手，之后再循序渐进，对整个中国佛教作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与研究。

“佛教十三经”的说法，由来有自。杨仁山、梅吉庆以及中

国佛学院都曾选有“佛教十三经”，所选经典大同小异。上述三家都选录的经典有：《金刚经》、《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伽经》、《楞严经》；被两家选录的经典有：《心经》、《胜鬘经》、《观经》、《无量寿经》、《圆觉经》、《金光明经》、《梵网经》、《坛经》。此外，《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解深密经》、《八大人觉经》、《大乘密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菩萨十住行道品经》、《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为一家所选录。本着以上所说的“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最能体现中国佛教基本精神”的原则，这次我们选择了以下十三部经典：《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圆觉经》、《梵网经》、《坛经》、《楞严经》、《解深密经》、《维摩诘经》、《楞伽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四十二章经》。

佛教发展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就其历史发展、思想内容说，有大乘、小乘之分。《佛教十三经》所收录之经典，除了《四十二章经》外，多为大乘经典。此中之缘由，盖因佛法之东渐，虽是大小二乘兼传，但是，小乘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始终成不了气候，且自魏晋以降，更是日趋式微；直到十三世纪以后，才有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一带的流传，且范围十分有限。与此相反，大乘佛教自传入中土后，先依傍魏晋玄学，后融汇儒家的人性、心性学说而蔚为大宗，成为与儒道二教鼎足而三、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既然中国佛教的主体在大乘，《佛教十三经》所收录的佛经自然以大乘经典为主。

对于大乘佛教，通常人们又因其思想内容的差异把它分为空、有二宗。空宗的代表性经典是“般若经”。中国所见之般若

类经典，以玄奘所译之《大般若经》为最，有六百卷之多。此外还有各类小本“般若经”的编译与流传，其中以《金刚经》与《心经》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

“般若经”的核心思想是“空”。但佛教所说的“空”，非一无所有之“空”，而是以“缘起”说“空”，亦即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条件（“缘”即“条件”）的产物，都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条件具备了，它就产生了（“缘起”）；条件不复存在了，它就消亡了（“缘灭”）。世间的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念念不住的过程，因此都是没有自性的，无自性故“空”。《金刚经》和《心经》作为般若经的浓缩本，“缘起性空”同样是其核心思想，但二者又进一步从“对外扫相”和“对内破执”两个角度去讲“空”。《金刚经》的“对外扫相”思想集中体现在“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偈句上，对内破执则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点睛之笔。《心经》则是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来对外破五蕴身，以“心无罣碍”来破心执。两部经典都从扫外相、破心著的角度去说“空”。

有宗在否定外境外法的客观性方面与空宗没有分歧，差别仅在于，有宗虽然主张“外境非有”，但又认为“内识非无”，倡“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认为一切外境、外法都是“内识”的变现。在印度佛教中，有宗一直比较盛行，但在中国佛教史上，唯有玄奘、窥基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全力弘扬“有宗”的思想，并把《解深密经》等“六经十一论”作为立宗的根据，《佛教十三经》选录了对“唯识宗”影响较大的《解深密经》进行注译。

《解深密经》的核心思想在论证一切外境外法与识的关系，认为一切诸法乃识之变现，阿赖耶识是生死轮回的主体，是万物生起的种子。经中还提出了著名的“三性”、“三无性”问题，并深入地论述了一切虚妄分别相与真如实性的关系。

与印度佛教不尽相同，中国佛教的主流或主体不在纯粹的“空宗”或“有宗”，而在大乘佛教基本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心性学说）汇集交融而成的“真常唯心”思想，这种“真常唯心”思想也可称之为“妙有”的思想。首先创立并弘扬这种“妙有”思想的是智者大师创建的天台宗。

天台宗把《法华经》作为立宗的经典依据，故又称“法华宗”。《法华经》的核心思想，是“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倡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同归一佛乘，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法华经》是南北朝之后，中国佛教走向以大乘佛教为主流的重要经典依据，也是中国佛教佛性理论确立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都能成佛为主流的重要经典依据。而《法华经》的“诸法实相”也成为中国佛教“妙有”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

中国佛教注重“妙有”之思想特色的真正确立，当在禅宗。慧能南宗把天台宗肇端的“唯心”倾向推到极致，作为标志，则是《坛经》的问世。《坛经》是中国僧人撰写的著述中唯一被冠以“经”的一部佛教典籍，其核心思想是“即心即佛”、“顿悟成佛”。《坛经》在把佛性归诸心性、把人变成佛的同时，倡导“即世间求解脱”，主张把入世与出世统一起来，而这种思想的经典根据，则是《维摩诘经》。

《维摩诘经》可以说是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一部佛经，不

论是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宗，还是成为现、当代佛教主流的人间佛教，《维摩诘经》中的“心净则佛土净”及“亦入世亦出世”、“在入世中出世”的思想，都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经典依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贯穿于整部《维摩诘经》的一根主线——“不二法门”，更是整个中国佛教的方法论依据。

《楞伽经》也是一部对禅宗、唯识乃至整个中国佛教有着重大影响的佛经。《楞伽经》思想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融汇了空、有二宗，既注重“二无我”，又讲“八识”、“三自性”；二是把“如来藏”和“阿赖耶识”巧妙地统合起来。因此之故，《楞伽经》既是“法相唯识宗”借以立宗的“六经”之一，又被菩提达摩作为“印心”的依据，并形成一代楞伽师和在禅宗发展史颇具影响的“楞伽禅”。

《楞严经》则是一部对中国佛教之禅、净、律、密、教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大乘经典。该经虽有真、伪之争，但内容十分宏富，思想体系严密，几乎把大乘佛教所有重要理论都囊括其中，故自问世后，就广泛流行。该经以理、行、果为框架，谓一切众生都有“菩提妙明元心”，但因不明自心清净，故流转生死，如能修禅证道，即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一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各宗各派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圆觉经》是一部非常能够体现中国佛教注重“妙有”思想特色的佛经。该经主张一切众生都具足圆觉妙心，本当成佛，无奈为妄念、情欲等所覆盖，才于六道中生死轮回；如能顿悟自心本来清净，此心即佛，无须向外四处寻求。该经所明为大乘圆顿之理，故对华严宗、天台宗、禅宗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金光明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三身”、“十地”思想、大乘菩萨行之舍己利他、慈悲济世思想、金光明忏法及忏悔思想、以及天王护国思想。由于经中所说的诵持本经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护国利民功德，故长期以来被视为护国之经，在所有大乘佛教流行的地区都受到了广泛重视。

《无量寿经》是根据“十方净土”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净土类经典，也是净土宗所依据的“三经”之一。经中主要叙述过去世法藏菩萨历劫修行成无量寿佛的经过，及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殊胜。净土信仰自宋之后就成为与禅并驾齐驱的两大佛教思潮之一，到近现代更出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景象，故《无量寿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至为广泛和深远。

《梵网经》在佛教“三藏”中属“律藏”，是大乘戒律之一，在中国佛教大乘戒律中，《梵网经》的影响最大。经中主要讲述修菩萨的阶位（发趣十心、长养十心、金刚十心和体性十地）和菩萨戒律（十重戒和四十八轻戒），是修习大乘菩萨行所依持的主要戒律。另外，经中把“孝”与“戒”相融通、“孝名为戒”的思想颇富中国特色。

所以把《四十二章经》也收入《佛教十三经》，主要因为该经是我国最早译出的佛教经典，而且是一部含有较多早期佛教思想的佛经。经中主要阐明人生无常等佛教基本教义和讲述修习佛道应远离诸欲、弃恶修善及注重心证等重要义理，且文字平易简明，可视为修习佛教之入门书。

近几十年来，中国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特殊的文化、社会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研究佛教者

也日渐增多。而要了解和研究佛教，首先得研读佛典。然而，佛教名相繁复、义理艰深，文字又晦涩难懂，即便有相当文史基础和哲学素养者，读来也颇感费力。为了便于佛学爱好者、研究者的阅读和把握经中之思想义理，我们对所选录的十三部佛典进行了如下的诠释、注译工作：一是在每部佛经之首均置一"前言"，简要介绍该经之版本源流、内容结构、核心思想及其历史价值；二是在每一品目之前，都撰写了一个"题解"，对该品目之内容大要和主题思想进行简明扼要的提炼和揭示；三是采取义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原则，对所选译的经文进行现代汉语的译述。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它对原典的阅读和义理的把握能有所助益。当然，这种做法按佛门的说法，多少带有"方便设施"的性质，但愿它能成为"渡海之舟筏"，而不至于沦为"忘月之手指"。

赖永海

庚寅年春于南京大学

前　言

《楞严经》在中国佛教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此经一经译出便得到了佛教界的广泛注意。自宋以后，此经更是盛行于僧俗、禅教之间。实际上，更多的佛教学者是将其作为佛教教、观的总纲看待的。《楞严经》译出后，中国佛教诸宗，如禅宗、天台、华严、净土等，都十分重视，纷纷从中吸取营养，强化了其理论基础。《楞严经》有关观世音菩萨的说法，在中国佛教信众之中，影响则更为深远。

《楞严经》是在唐代中叶译成汉语并开始流通的。唐代著名的佛经目录学家智升将其列入《开元释教录》中。稍后，释元照撰写《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也收录了此经。由北宋初年我国雕刊的第一部汉文大藏经《开宝藏》起，一直至清朝乾隆年间刊印的《龙藏》，无一例外地将其列入“正藏”加以流通。但是，关于《楞严经》的传译情况，早在此经流传之初就有不同说法。对此经的怀疑，虽说头绪繁多，众说纷纭，但不外乎传译和义理两方面。传译方面，正如前面所述，有智升记述的原因，也有后人理解的不同。义理方面，或者是择取经文中的片言只语以己意

解析，或者对此经不同于他经之处加以拒斥。无论从论证方法，还是分析结论，都难于尽信。这说明，围绕着《楞严经》的真伪之争，其实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已。

《楞严经》是一部大乘佛教的单译经，内容鸿富，素有佛教全书之称。《楞严经》的全名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或简称为《大佛顶首楞严经》，又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佛经之立题，依照古德所判，有七种方式：以人、法、喻三字，单方面的全名立题可有三种，双字两方面立题可有三种，三字三方面立题则有一种。《楞严经》的全名是以人、法而略兼于喻立题。“如来”是果地之人，菩萨是因地之人；“了义”是教法，“万行”是行法，“首楞严”是果法。以“佛顶”二字直称法体，以表征此经所说之法的胜妙。因为其并非以同类事物相喻，故只说其略兼于喻。至于以《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为经名，来源于古经本经题下的小注：“一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此名大概是时人的方便指称，不必过于执实。因此，后来流行的经本已不再题写此经名。

《楞严经》是佛在“首楞严会”中以阿难受摩登伽女幻术诱惑为由头，宣说而成的。全部经文共十卷，约七万余言。在此，参照古德判经的惯例，以“三分”古制为框架，打乱原经文本的分卷，仅仅以义理的完整为标准，分析此经的结构和内容。

依照古来注疏家的观点，全经十卷可以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称为“经序分”，起自经首“如是我闻”至“提奖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也即卷一第一部分。这是全经的序言。第二部分称为“经宗分”，紧接经序，是宣讲经义的正文。起自“阿难

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直至卷十的末尾“传示将来末法之中诸修行者，令识虚妄，深厌自生，知有涅槃，不恋三界”。第三部分称为“经益分”，也称“流通分”，即全经的结束语。紧接“经宗分”直至经尾。“经序分”中，佛受波斯匿王的邀请，带领众徒及大菩萨至王宫受斋。阿难先受别请，未预斋筵。阿难从外乞食毕，路过淫所，遭摩登伽女幻术的控制，将毁戒体。佛预知此事，匆匆结束斋筵，返回祇桓精舍与比丘及无数“辟支无学”举行法会，演说深奥佛法。佛陀于法会演说神咒，并且敕令文殊依凭此咒前去解救阿难回归佛所。“经益分”中，佛宣说弘扬、持诵此经所得的无量功德，以此劝请众生念诵、受持。至此，佛于此会欲讲说的内容已经全部宣说完毕，所有与会大众皆满心欢喜，礼佛而去。“经宗分”部分，内容复杂，是全经的主干，应该对其进行重点解析。

《楞严经》是有一个严密而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其内容以理、行、果为框架，几乎将大乘佛学的重要理论都囊括其中。一般认为，在“见道”部分之前，有数句是对全经内容的概括和暗示。它就是接续于“经宗分”的首句而出的一小段文字。在此，阿难“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这也可以看作是“经宗分”的总纲。

自卷一“佛告阿难：‘汝我同气，情均天伦’”起，直至卷四的“如何自欺尚留观听”，属于“见道”部分。此部分是围绕着佛于“经宗分”的起始所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而展开的。此观点就是：“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大致而言，可分四层去理解。

第一层，是卷一的剩余部分。佛首先针对阿难“如是爱乐，因于心目”的想法，七次反诘阿难：此识心到底“今何所在？”阿难的七次回答都遭到佛的驳斥。这就是著名的“七次征心”。第二层，由卷二起首至同卷“王闻是言，心知身后舍身趣生，与大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此处，波斯匿王向佛请教，外道认为“此身死后断灭”，“云何证知此心不生灭地？”佛以“观河”及面皱两个比喻说明“汝面虽皱，性未曾皱”。而此不变之性就是真性圆明常住之理。

第三层，跨卷二和卷三。接续前层直至卷三“舜若多性可销亡，烁迦罗心无动转”。佛首先以八种比喻加以说明，它们是：明还日轮、暗还黑月、通还户牖、壅还墙宇、缘还分别、顽虚还空、郁𡏖还尘、清明还霁。此八种“见”都是有因有据才存在的，而众生的“见性无还”，不生也不灭。此“见性”就是众生的清净本心。其二，佛又为大众宣示，众生之所以轮回世间，是因为“二颠倒分别见妄”。此“二妄”即别业妄见和同分妄见。前者是指发生于众生个体身上的虚妄幻相，后者是指所有世间众生共同的虚妄见解。其三，佛告诉阿难“如是觉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所有“幻妄”都是依于此“妙觉明体”而生起。为论述此说，佛以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合为“四科”，系统地分析了此“四科”之根本并不是因缘和自然性，而是以“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遍，妙真如性”为其根本的。这一部分篇幅最大。其四，佛又向大众说明“七大”与如来藏的关系。“七大”，即地、水、风、火、空、见、识。虽然其作用、色相是虚妄的，其体性却圆融无碍、周遍法界。因为其体性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只是由

于众生的分别计度方才显现出来，是虚妄暂时的存在，没有真实的意义。其五，阿难诵出偈语赞颂佛的微妙开示。

第四层，由卷四起首直至“所愿从心，得大富饶，方悟神珠非从外得”。佛以“世界相续”、“众生相续”及“业果相续”三种颠倒相续解释世间有为诸相的生起和迁流。此三种相续都是因众生的妄想执着而有，其性本来就是空。它们本来就是苦、集、灭、道“四谛”之理，也是如来藏真性所显。在此层，佛多次以演若达多迷头而狂奔为喻说明“识迷无因，妄无所依”的道理。佛并且指出，只要众生放弃对三种颠倒相续的分别计度，就可证悟菩提。由此，也就过度到了“修道”部分。

由卷四“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诲疑惑销除”直至卷七“我以宝杵殒碎其首，犹如微尘，恒令此人所作如愿”，属于“修道”部分。佛于此部分为众生指明了“捐舍小乘，毕获如来无余涅槃本发心路”，也就是摄伏攀缘心，“得陀罗尼，入佛知见”之道。此部分也可分为四层去理解。

第一层，由“修道”部分的首句直至卷五“妙理清彻，心目开明，叹未曾有”。此层的核心是初发菩提心所应具有的“二决定义”：其一是因地发心；其二是审详烦恼根本。第一义，在于以无生灭之心为修习之因地心，然后才能圆满果地修证。第二义，众生现前的六根就是烦恼的根本所在。在卷五的第一部分，佛明确指出，证悟无上菩提的关键就在于从六根中解脱出来。最后，佛亲自说偈总结此“二决定义”。

第二层，由卷五“阿难合掌顶礼白佛”至同卷“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此层重点讲述“六解一亡”的道理，佛是以

“华巾”作比喻对此进行说明的。佛取出一华巾，当众顺次结成六个结，向大众说明“六结”是众生无始妄心累积而显现的尘境。此“六结”为五阴郁结而成，由微至著依次为识结、行结、想结、受结、色结，前四阴各一结，色阴则分根、尘两结。解结则依照由著至微的顺序次第解开。先断除前三结而证人空，再断除想结、行结而证法空。二空证成，识结则随之解开而得无生法忍。

第三层，接续前层直至卷六“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佛的指示，诸位大士、菩萨自叙最初证悟所选择的圆通法门：其一，憍陈如五比丘、优波尼沙陀、香严童子、普贤菩萨、优波离、大目犍连等叙述十八界中除耳根之外的十七种圆通法门。其二，乌刍瑟摩、持地菩萨、月光童子、琉璃光法王子、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大势至菩萨各自叙说选择“七大”之一作圆通法门而证悟的过程。其三，观音菩萨详细叙述了耳根圆通，以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成三十二应身，入诸国土救度众生等等。其四，文殊师利法王子应佛之命作偈赞叹上述二十五种圆通法门。

第四层，由卷六“阿难整衣服于大众中合掌顶礼”至卷七“我以宝杵殒碎其首，犹如微尘，恒令此人所作如愿”。在此，阿难向佛请教“云何令其安立道场，远诸魔事，于菩提心得无屈退？”佛分三方面回答了阿难的提问：其一，在强调“三决定义”即戒、定、慧“三学”的基础上，重点讲述了以戒淫、戒杀、戒盗、戒妄语为核心的四项“决定清净明诲”。其二，如果上述四种律仪还不能灭除宿习，就须诵持“佛顶光明摩诃萨怛多般怛罗无

上神咒”一百八遍。为此，佛详细讲解了建立道场以及如何诵咒的诸种仪轨。其三，应阿难的请求，佛陀令佛顶佛重宣此“大白伞盖神咒”，然后又为会众宣示了此神咒对诸佛和诸众生分别所具有的十种无上法力。会中无数金刚、梵王、天帝释、四大天王及其眷属听了佛的讲述，纷纷表示愿意护持诵持此咒的无量众生。

由卷七“阿难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直至卷八“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属于“证道”部分，也即修证三摩地直至涅槃之道。阿难又向佛提出三个问题：“云何名为乾慧之地？四十四心至何渐次得修行目？诣何方所名入地中？”佛分三方面回答阿难的提问。

第一层，由此部分起首至卷七尾句。佛说：“欲修真三摩地，直诣如来大涅槃者，先当识此众生、世界二颠倒因。颠倒不生，斯则如来真三摩地。”妄心熏以成业，因业感而妄相生起，此即众生颠倒。众生以无明妄力建立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以及东、南、西、北四方的界限。三世与四方和合相涉，变化出世界及其十二类众生。十二类众生的成因各自略有不同，但却都是以世界虚妄轮回为其主因的。此十二类众生即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这一观念是《楞严经》特有的分类。

第二层，由卷八首句至同卷“是则名为第三增进修行渐次”。“三种渐次”就是：其一，修习除去助因，也即断世间五种辛菜；其二，真修刳其正性，也即断除淫欲和杀生；其三，增进违其现业，也即尽灭六根向外尘的流逸。

第三层，由卷八“阿难，是善男子欲爱干枯”至同卷“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佛由此开始宣说菩萨五十五修行圣位。第一位为乾慧地，第一个十位即“十信”：信心住、念心住、精进心、慧心住、定心住、不退心、护法心、回向心、戒心住、愿心住。第二个十位即“十住”：发心住、治地住、修行住、生贵住、具足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王子住、灌顶住。第三个十位即“十行”：欢喜行、饶益行、无嗔恨行、无尽行、离乱行、善现行、无著行、尊重行、善法行、真实行。第四个十位即“十回向”：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不坏回向、等一切佛回向、至一切处回向、无尽功德藏回向、随顺平等善根回向、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真如相回向、无缚解脱回向、法界无量回向。“十回向”之后，即是“四加行位”：暖地、顶地、忍地、世第一地。第五个十位即“十地”：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经过以上五十五位的渐次修行，方证得等觉、妙觉二圣位。应该指出，关于菩萨五十五修行圣位的名目及顺序，佛教各经典的说法略有差别。《楞严经》的说法尤为独特，因而于此特将其列出以备查考。

第四层，自卷八“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至同卷“汝当奉持”，此属于“结经”部分。文殊师利菩萨请问“当何名是经?”佛答之以五名。经前题名是综合此五名而命名之。

自卷八“说是语已，实时阿难及诸大众”直至卷十“令识虚妄，深厌自生，知有涅槃，不恋三界”。此属于“助道”部分。可

分其为三层去理解。

第一层，由卷八此部分起首至卷九“作是说者，名为正说；若他说者，即魔王说”。佛应阿难所请，向大众详细叙述了“七趣”的成因及其相状，也就是业报轮回的理论。所谓“七趣”即地狱趣、鬼趣、畜生趣、人趣、仙趣、天趣、阿修罗趣。“七趣”囊括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共二十五有情众生。正如许多论者所说，一般佛经经典只言“六趣”或称“六道”，而此经独加“仙趣”以成“七趣”。所谓“仙趣”，经中是这样说的：“复有从人不修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固形，游于山林人不及处，有十种仙”。“十仙”的名目是：地行仙、飞行仙、游行仙、空行仙、天行仙、通行仙、道行仙、照行仙、精行仙、绝行仙。佛告诉大众，“七趣”乃众生“妄想受生，妄想随业”，皆因“此等众生不识本心，受此轮回”。众生应当除惑而正入修行路以证得菩提。

第二层，由卷九“实时如来将罢法座”至卷十“汝当恭钦十方如来究竟修进最后垂范”。佛于法会将罢之时，无问自说修习三摩地之中容易出现的五阴魔事。五阴即色、受、想、行、识。经文中将修习三摩地中因受五阴所障而产生的五十种“邪见”或“狂解”，称之为“魔”，以提醒修行者注意剔除。因“魔”作祟，修行者得不到正受、正知和圣解，从而堕入外道或者无间地狱。只有将五阴之中的妄想销尽，六根互用无碍，清净如“净琉璃”，修行者才能超越五十五位菩萨修行位而入“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

第三层，由卷十“阿难即从座起，闻佛示诲”至“令识虚妄，深厌自生，知有涅槃，不恋三界”。阿难在此又提出了三点疑

问：一是五阴为何以妄想为本？二是五阴是顿灭还是渐灭？三是破除五阴的界限为何？佛应阿难所问，宣讲了五阴以妄想为本的五条原因，五阴是“重迭生起”因而要次第销，以及破除五阴的界限等等道理。

应该指出，也有人将上述第三层单独列为一单元。因为从其内容看，一方面是对破除五阴诸魔以归依清净圆觉之本心等相关问题的概要回答，另一方面这三个问题也含有对“经宗分”所阐述的思想进行总结的意思。

此“助道”部分太虚大师将其判为“保绥菩萨初心”，第一层意为“明七趣生报以匡扶第二渐次”，第二层意为“辨五阴魔境以匡扶第三渐次”（《太虚大师全书》卷十四）。这一解释准确地揭示了“助道”的含义以及此部分在全经中的地位，可作理解经文的参考。

正因为《楞严经》是一部晚出的经典，所以它在内容方面就显得十分庞杂和丰富，具有明显的兼容并蓄的性质。一般而言，印度大乘佛学有四系经典，即般若中观学、瑜珈唯识学、如来藏系以及密教经典。而《楞严经》所包含的思想既不完全属于上述一系，也未脱离上述任何一系。纵观全经，理、行结合而显现的理论的严密性，显、密结合而呈现的综合性和包容性，是《楞严经》的最大特色。而以如来藏思想为核心而形成的佛性论、心性论、修行论合一的严密的理论体系，正是其之所以在中国佛教享有特殊地位的深层原因。

《楞严经》译出不久，就受到了中国佛教僧、俗两界的普遍欢迎。不但有数家注疏问世，并且很快传入日本、西藏。经文

译语的优美流畅,更博得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喜爱。由于此经内容的广博和包容性,更多的信众将其当作大乘佛教的概论式的经典去阅读。更为重要的是,此经对唐代以后天台、华严、净土、禅宗以及佛事仪轨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宗派思想到文人士大夫,再到民间信仰及其民风民俗,《楞严经》都发挥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像《楞严经》这样既有深邃的理论,又可具体指导佛门修行实践,并且又影响到民众心理层面的佛教经典,确实是不多见的。

目　录

卷　一 …………………………………… 1
卷　二 …………………………………… 38
卷　三 …………………………………… 84
卷　四 …………………………………… 131
卷　五 …………………………………… 172

卷　六…………………………………… 206
卷　七…………………………………… 247
卷　八…………………………………… 286
卷　九…………………………………… 328
卷　十…………………………………… 376

卷 一

佛在舍卫城祇园精舍与众比丘举行法会，阿难因外出未能与会，返程途中为摩登伽女之幻术所迷，险些毁戒失身，幸被佛陀所救，于是恳请佛陀慈悲开示，为大众宣说十方如来所以证成佛果及修习止观之方便法门。佛告阿难及与会诸大众，一切众生所以在六道中轮回，生死中流转，就是不懂得自己都有一个本来清净、毫无染着且常住不变的真心。为了破妄显真，佛通过七次问阿难“心在何处”，从各个侧面揭示一切众生所以在生死中轮回、不得解脱的两个根本原因，一是误以原是生死根本的攀缘心为本心，二是执着种种颠倒妄想而遗弃本自具有的妙明真心。并开示与会诸大众：大佛顶首楞严，乃三昧之王，它总摄一切修行法门，是证得涅槃圣果的康庄大道。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室罗筏城祇桓精舍[1]。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无漏大阿罗汉[2]，佛子住持，善超诸有，能于国土成就威仪。从佛转轮，妙堪遗嘱。严净毗尼[3]，弘范三界。应身无量，度脱众生。拔济未来，越诸尘累。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拘絺罗、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须菩提、优波尼沙陀等而为上首[4]。复有无量辟支无学[5]，并其初心，同来佛所。

属诸比丘，休夏自恣[6]。十方菩萨，谘决心疑。钦奉慈严，将求密义。即时如来敷座宴安，为诸会中宣示深奥。法筵清众得未曾有，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文殊师利而为上首[7]。

时波斯匿王为其父王讳日营斋[8]，请佛宫掖，自迎如来。广设珍羞无上妙味，兼复亲延诸大菩萨。城中复有长者居士同时饭僧，伫佛来应。佛敕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唯有阿难先受别请[9]，远游未还，不遑僧次。

既无上座及阿阇黎[10]，途中独归。其日无供，即时阿难执持应器，于所游城次第循乞，心中初求最后檀越以为斋主[11]，无问净秽、刹利尊姓及旃陀罗[12]。方行等慈，不择微贱，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阿难已知，如来世尊诃须菩提及大迦叶为阿罗汉心不均平，钦仰如来开阐无遮度诸疑谤。经彼城隍[13]，徐步郭门。严整威仪，肃恭斋法。

尔时，阿难因乞食次经历淫室，遭大幻术。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罗先梵天咒摄入淫席[14]。淫躬抚摩，将毁戒体。如来知彼淫术所加，斋毕旋归。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于时，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跏趺坐，宣说神咒。敕文殊师利将咒往护。恶咒销灭，提奖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

注释：

①室罗筏城：即古印度舍卫国之京城，又称“舍卫城”。祇桓精舍：“祇桓”即祇园，又称“祇树给孤独园”，原是祇陀太子之园林，后被给孤独长者购买，赠送给释迦牟尼作为讲法之场所，因当时太子只卖园，没有卖园中之树，当给孤独长者把所购之园赠送给释迦牟尼时，祇陀太子亦把树赠送给释迦牟尼，后两人合力在园中建筑精舍供释迦牟尼说法之用，是释迦牟尼传教说法的重要道场。

②无漏大阿罗汉：“漏”是烦恼之异名，“无漏”即断除一切烦恼之义；阿罗汉，意译为“无生”，通常指已断尽三界之烦恼惑见、不再坠入六道生死轮回之小乘果位。

③毗尼：即佛教戒律之总名。

④舍利弗：又称“舍利弗多”，意译为“鹫鹭子”、“秋露子”，有些佛典中译为“身子”，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以“智慧第一”著称。摩诃目犍连：“摩诃”即“大”之义，故又称“大目犍连”、“大目连”等，意译为“天抱”，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以“神通第一”著称。摩诃拘絺罗：又译作“大胜”，是舍利弗之舅父，能言善辩，后随释迦牟尼佛出家，证阿罗汉果。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又称“富楼那”、“弥多罗尼子”等，意译为“满慈子”、“满祸子”，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以“说法第一”著称。优波尼沙陀：因悟尘性是空得道，故又称“尘性”，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⑤辟支无学：“辟支”即“辟支佛”，意译为“缘觉”、“独觉”，是小乘之果位。所谓“缘觉”，指因听闻佛法而悟道证果，而“独

觉”是指佛不在世时，通过自修自悟而证成小乘果。“无学”即小乘之最高果位。小乘分四果，前三果为有学，第四果“大阿罗汉”为无学。

⑥休夏自恣：“休夏”即结束夏安居。在印度佛教中，僧人于每年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进行结夏安居，即固定在某一处静修而不外出行化，三个月期满后，僧人们要当众作自我检讨，或由他人来检举自己的过失，此谓“自恣”。

⑦文殊师利：又称“文殊室利”，意译为“妙吉祥”。“法王子”，是我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

⑧波斯匿王：中印度憍萨罗国国王，与释迦牟尼同时代人，起初不信佛，后受释迦牟尼教化，成为佛教之大护法之一。又称“钵逻犀那侍多王”，意译为“月光王”。

⑨阿难：又称“阿难陀”，意译为“庆喜”、“无染”等，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以“多闻第一”著称。

⑩阿阇梨：又称“阿舍黎”、“阿祗利”等，意译为“教授”、“导师”、“轨范师”，指能矫正弟子行为、行为规范堪为弟子楷模之高僧。

⑪檀越：“檀”即“布施”之义，佛教认为布施能使人超越生死，故称施主为檀越。

⑫刹利尊姓：古印度是一个严分种姓的社会，共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姓，“刹利”即“刹帝利”种姓，是古印度中之王者贵族种姓。旃陀罗：是首陀罗种姓中之贱族，意为“屠者”、“恶人”。

⑬城隍：城墙和城壕，此指代城边。

⑭摩登伽女：下贱种姓之卖淫女，名钵吉蹄。娑毗迦罗：古印度外道论师之一，善咒术。

译文：

这部经是我亲自听佛讲的。

有一天，佛住在舍卫城的祇园精舍，随侍他的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弟子。这些弟子们都是断尽一切烦恼的大阿罗汉。他们善于护持佛法，并能随机度化众生。个个威仪整肃，智慧深湛，善于承继佛之遗愿，传扬佛法。他们个个戒行清净，堪为三界众生之师范。他们善于以各种应化之身，度生济世，利益未来。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拘絺罗、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须菩提、优波尼沙陀等，就是他们中最受推崇的代表人物。此外，还有许多小乘众及初发心的学人其时也来到佛的住所。

当时，适值结夏安居期满之日，又是一年一度的盛会，比丘有过，可当众忏悔，并接受大众的问难；十方菩萨，也前来向佛谘决疑问，探讨佛法之深义奥旨，聆听佛陀的教诲。其时佛陀安祥趺坐，为与会的诸大众开示深奥的佛法，大家同沾法益，得未曾有。佛说法的声音像迦陵鸟的鸣叫声一样柔和美妙，遍满十方，无数的菩萨都闻声前来参加法会，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文殊师利菩萨。

那天正好是波斯匿王之父逝世纪念日，波斯匿王为超荐其父王，特地在宫中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斋宴，准备了丰盛的美味佳肴，并亲自到佛的住所恭迎佛陀及与会的诸大菩萨赴宴。其时，舍卫城中的许多长老居士也同时设斋，请四方僧人吃饭。

大家都热切地等着佛陀及诸大菩萨前来接受供养。那天，当佛令文殊菩萨率领与会的诸大菩萨及阿罗汉前去赴宴时，只有阿难一人因在此之前就应邀到别的地方去了，未能参加这次的斋宴。

阿难这次出游，既无上座比丘陪同，又没有亲教师同行，只是独自一人，回来那天，正好是波斯匿王在舍卫城宴请佛及诸大菩萨，故无人献斋供食，只好托钵沿街乞食，阿难心想，这次沿街托钵，但以施食者为斋主，不论其所施之食是秽是净，也不论施主之贫贱富贵，是尊贵的刹帝利也罢，是贫贱的旃陀罗也罢，一概平等行乞，让他们都有种福修善的机会，圆成他们的无量功德。阿难知悉佛曾呵斥须菩提和大迦叶身为阿罗汉，行乞时心仍存有舍贫就富和舍富就贫之差别，十分钦敬佛陀的无量慈心和平等胸襟，从而避免了诸多无端猜疑和诽谤，广度一切众生。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已走到城边，于是阿难整肃仪容，严记乞食之清规，徐步进城。

进城以后，阿难不分贫富贵贱，沿街托钵，不料经过一娼妓之家，有一摩登伽女使用幻术，趁阿难迷迷糊糊时将他掳入寝室，之后百般诱惑、抚摩，使阿难如醉如痴，眼看就要毁戒失身，阿难心虽恐惧，但已身不由己，只好默默祈求佛陀救护。佛陀已知阿难被幻术所迷，因此用斋之后，立即赶回精舍，波斯匿王和众大臣及诸长老居士也跟着佛陀回到精舍，十分希望能够聆听佛陀为他们开示说法。此时，佛陀头顶放射出无量光明，光中生出千叶宝莲，有诸多化身佛结跏趺坐于莲花之上。随之，佛念起神咒，并敕令文殊师利菩萨持神咒前去救护阿难。摩登

伽女的幻术哪能挡得住佛陀的神咒，顿时就失效了，阿难此时也清醒了，文殊菩萨就把阿难和摩登伽女一起带回佛的住所。

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①]。于时，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俱愿乐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

佛告阿难："汝我同气，情均天伦。当初发心，于我法中见何胜相，顿舍世间深重恩爱？"阿难白佛："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②]，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粗浊，腥臊交遘，脓血杂乱，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从佛剃落。"佛言："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③]。汝今欲研无上菩提[④]，真发明性，应当直心询我所问[⑤]。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诸委曲相。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缘于如来三十二相，将何所见？谁为爱乐？"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是爱乐，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胜相，心生爱乐故，我发心愿舍生死。"佛告阿难："如汝所说，真所爱乐，因于心目。若不识知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尘劳[⑥]。譬如国王为贼所侵，发兵讨除，是兵要当知贼所

在。使汝流转，心目为咎。吾今问汝，唯心与目今何所在？"

注释：

①奢摩他：意译为"止"，定之别名，佛教修行方法之一。三摩：又作"三摩提"、"三昧"，意译为"正定"，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禅那：意译为"静虑"、"思维修"，是一种静心息虑、专注一境的修行方法。

②三十二相：又称"三十二大人相"、"三十二大丈夫相"，是释迦牟尼佛所具有的不同于凡俗众生的异相，如"足下安平"、"垂手过膝"等。

③轮转：即处于六道轮回之中。

④无上菩提："菩提"意译为"妙智"，指能断除世间烦恼、证成道果的智慧。菩提有佛与缘觉、声闻之分，佛之菩提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即"无上菩提"。

⑤詶(chóu)：用言语回答。

⑥尘劳：烦恼之别称。

译文：

阿难见到佛陀后，顶礼痛哭，懊恨交加，自己向来自恃广记多闻，不肯用心修行，不料竟有今日之难，于是恳请佛陀慈悲开示，为大家说说十方如来所以证成佛果及修习止观之最基本的方便法门。其时，在座的众多菩萨及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也一起恳请佛陀慈悲开示，并围坐在佛陀的四周，恭敬地等待

着聆听佛法。

佛告诉阿难:“你与我是同一血统,情同手足,当初你是看到佛法有何殊胜之处,所以决定舍去世间的恩爱,跟着我出家修行?”阿难对佛说:“我当初看到如来三十二种相好庄严,世间无与伦比,身体如同琉璃,晶莹剔透,我私下就想,此种庄严殊胜之相,绝非世间爱欲所生。为什么这么说呢?世间爱欲所成肉身,粗浊腥秽,不能成就如此清净莹洁、庄严妙好之相,所以十分渴望跟随世尊出家,修习佛法。”佛说:“善哉!阿难。你们应该知道,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其所以会一直在六道中轮回,在生死中流转,就是不懂得自己都有一个本来清净、毫无染着且常住不变的真心,因而常常虚妄臆想,导致种种假相幻影并把这种种假相幻影误当作真实。你现在既然想修习这无上菩提正道,欲证见自己本来之清净本性,那就先如实回答我以下所提出的问题:十方如来,同出一道,都是以直心超越生死。正因为心直言直,表里如一,自初发心,至证成妙果,始终没有任何迂曲不实之态度。阿难,我现在问你,你说你决定信奉佛法,是因为看到如来三十二种相好庄严,那么,你当时是用什么去看的?爱慕之想又是从何而起的呢?”阿难回答道:“是以我之心目去观想的,因亲见佛之三十二种相好,故心生爱乐,因而决定舍去世间的恩爱,脱离生死苦海。”佛告诉阿难:“正如你所说的,见庄严相好而生爱乐,乃因于心目,如果不知道心目之所在,就不能弃除遮盖和蒙蔽心性的烦恼尘劳,这有如一国之王,因受贼寇侵扰,发兵征讨,首先当然应该知道贼寇之所在,一切凡俗众生所以在六道中轮回,在生死中流转,就是由于世俗的

心与眼在作祟，我现在问你，你可知心与目之所在？”

阿难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间十种异生[①]，同将识心居在身内。纵观如来，青莲花眼，亦在佛面。我今观此，浮根四尘[②]，秖在我面[③]。如是识心，实居身内。”佛告阿难：“汝今现坐如来讲堂，观祇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在给孤园，今祇陀林实在堂外。”“阿难，汝今堂中先何所见？”“世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如是外望，方瞩林园。”“阿难，汝瞩林园，因何有见？”“世尊，此大讲堂户牖开豁，故我在堂得远瞻见。”

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舒金色臂摩阿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汝今谛听。”

注释：

①十种异生：“异生”亦称“凡夫”，指凡俗众生造种种业，于六道中生死轮回，其生通于五趣六道，异于圣者只生人、天。“十种异生”通常指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生、无色生、有想生、无想生、非有想生、非无想生。

②浮根四尘：“浮根”又称“浮尘根”，如眼、耳、鼻、舌诸根；“四尘”即色、声、香、味四境。

③秖(zhī)：同“只(zhǐ)”，意为“适”，“只”。

译文：

阿难对佛说："世尊，一切世间的十类众生，识心都位于身体之内，至于眼睛，就连世尊之青莲花眼，也长在脸面之上，我的肉眼，自然是长在面上，而能观的识心，实居于身体之内。"佛告诉阿难："你现在坐在如来讲堂内，你看祇陀林现在何处？"阿难答道："世尊，此庄严清净之大讲堂，是在给孤独园中，那祇陀林是在讲堂之外。"佛说："阿难，你在此讲堂中看见了些什么呢？"阿难答道："我在讲堂中首先是看见如来，再者是看见与会诸大众，再往外望，才看见园林。"佛说："阿难，你是从哪里去望见园林的？"阿难答道："世尊，此大讲堂，门户开阔，所以我在讲堂中一眼就可以望见园林。"

其时，世尊当着与会的诸大众，伸出金色手臂，抚摸着阿难的头，告诉阿难及与会诸大众："有一种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乃三昧之王，它总摄一切修行法门，是十方如来脱离生死苦海，证得涅槃圣果的康庄大道，你欲修习佛法，现在就专心细听。"

阿难顶礼，伏受慈旨。

佛告阿难："如汝所言，身在讲堂，户牖开豁，远瞩林园。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阿难答言："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林泉，无有是处。""阿难，汝亦如是。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前所明了心，实在身内，尔时先合了知内身。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纵不能见心、肝、脾、胃，爪生、发长、筋

转、脉摇诚合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内知，云何知外？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

译文：

阿难向佛顶礼，伏身领受教旨。

佛告诉阿难："你刚才说，因为门户开阔，你身在讲堂内就可以远眺园林，但是，会不会也有一些人，身在讲堂之中，只看到堂外的园林，却看不见如来呢？"阿难答道："身在堂中，看见堂外的园林，却看不到堂内的如来，绝不会有这等事。"佛说："阿难，你就是这样的人，若是你能知能觉的心实在身内，就应该先见到身内的东西，后看见外物。确实有许多人，先见身内之物，后见身外之物，纵使不能看见体内之心、肝、脾、胃，但爪生发长，筋骨轮转，血脉跳动，也大体能知晓。如果确实不能内知，那又如何能够外知呢？！所以应该知道，你所说的能知能觉之心位于身内，是没有道理的。"

阿难稽首而白佛言："我闻如来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实居身外。所以者何？譬如灯光然于室中，是灯必能先照室内，从其室门后及庭际。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亦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是义必明，将无所惑，同佛了义，得无妄耶？"

佛告阿难："是诸比丘，适来从我室罗筏城循乞抟食[①]，归祇陀林。我已宿斋，汝观比丘，一人食时，诸人饱不？"阿难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诸比丘，虽

阿罗汉，躯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众饱?”佛告阿难:“若汝觉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则心所知，身不能觉;觉在身际，心不能知。我今示汝兜罗绵手[②]，汝眼见时，心分别不?”阿难答言:“如是，世尊。”佛告阿难:“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无有是处?”

注释:

①抟食:亦作“团食”，把食物搓成团而食之。

②兜罗棉:古印度所产的一种质地柔软之棉，此喻佛手之柔软。

译文:

阿难稽首并对佛说:“我听了世尊这么一说，明白了心识实在身外，不在身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有如灯烛，燃于室内，必然先照室内，再从其门窗，照及室外、庭院。一切众生，不见身内，独见身外，这有如灯光位于室外，不能照及室内，这是很浅显、很明白的道理，应该不会有错误吧?!应该与佛所说的义理是一致的吧?!”

佛告诉阿难:“这与会的诸比丘，刚才跟从我到舍卫城乞食后回到祇陀林来，我今已用过斋，你问问在座的众比丘，是不是一人吃饭，其它的人也都会饱呢?”阿难答道:“不会的，世尊。为什么呢?在座的众比丘，虽然都是阿罗汉，但各自有自己的身体，怎么一人吃饭，能令众人皆饱呢?!”佛告诉阿难:“如果你

的能知能觉之心确实在身外，身与心互不相干，则心所知者，身不能觉；身所觉者，心不能知。我现在把手让你看，你用眼看见我的手后，你的心是否也同时感觉到了？”阿难答道：“是的，世尊。”佛再告诉阿难：“既然你眼见我手时，心能同时感觉到，怎么能说心在身外呢？！所以应该懂得，你刚才所说的能知能觉的心位于身外，是毫无道理的。”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见内故，不居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处。”佛言：“处今何在？”阿难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如我思忖，潜伏根里①。犹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其两眼。虽有物合，而不留碍。彼根随见，随即分别。然我觉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为在根故。分明瞩外无障碍者，潜根内故。”佛告阿难：“如汝所言，潜根内者犹如琉璃，彼人当以琉璃笼眼。当见山河，见琉璃不？”“如是，世尊。是人当以琉璃笼眼，实见琉璃。”佛告阿难：“汝心若同琉璃合者，当见山河，何不见眼？若见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随。若不能见，云何说言此了知心潜在根内，如琉璃合？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潜伏根里，如琉璃合，无有是处。”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众生身，腑藏在中，窍穴居外②。有藏则暗，有窍则明。今我对佛，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是

义云何?”佛告阿难:“汝当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为与眼对?为不对眼?若与眼对,暗在眼前,云何成内?若成内者,居暗室中,无日月灯。此室暗中,皆汝焦府。若不对者,云何成见?若离外见,内对所成。合眼见暗,名为身中。开眼见明,何不见面?若不见面,内对不成。见面若成,此了知心及与眼根,乃在虚空,何成在内?若在虚空,自非汝体,即应如来今见汝面,亦是汝身。汝眼已知,身合非觉,必汝执言身、眼两觉,应有二知。即汝一身,应成两佛。是故应知,汝言见暗,名见内者,无有是处。”

注释:

①根里:根指眼根,即肉眼之内。

②窍穴:指眼耳口鼻诸孔窍。

译文:

阿难对佛说:“照世尊这么说,因为不能自见,故心不在身内;同时,身与心又能相互感知,所以,心不在身外。那么,心在何处呢?我经过反复思考,知道心在什么地方啦。”佛问阿难道:“在什么地方呢?”阿难说:“此能知能觉之心,既不知内,却能见外,我以为它一定是处于眼根之内。比如有人用琉璃碗盖住双眼,虽然眼睛被遮住了,却照样能够看到外面的东西,因心处于眼根之内,故随着视线即能感知外物而生分别知见。又因

为这能知能觉之心，潜藏于眼根之内，故不能知见身内；而眼又如琉璃，透明而无障碍，故能分明见外。”佛反问阿难：“如果像你所说的，心潜藏于眼根之内，而眼如琉璃无障碍，当用琉璃罩住眼睛的时候，眼睛照样能够看见外面的山河大地，试问，此时可以同时看见罩在眼上的琉璃吗？”阿难答道：“是的，世尊。当人们用琉璃罩住眼睛的时候，可以同时看见罩住眼睛的琉璃。”佛再问阿难：“你说心潜藏于眼根之内，而眼又如琉璃，当你望见外面的山河大地时，也能同时看见眼睛吗？如果能同时看见眼睛，眼睛又成为所看之境，而不是能看之根，心又怎会与它同时产生分别知见呢？！如果不能同时看见眼睛，怎么能说此能知能觉之心是潜藏在眼根之内，如与琉璃相合呢！所以应该知道，你所说的心潜藏于眼根之内，是毫无道理的。”

阿难又对佛说：“世尊，经您这么一开导，我现在又在这么想：一切众生的身体，肝等腑脏在内，而眼耳鼻等器官在外。腑脏等藏于体内则暗，眼根等处于外则明，就如现在我面对世尊，一开眼就看见一片光明，此为见外；如果把眼睛闭起来，就一片黑暗，此为见内，未知这种想法对不对？”佛告诉阿难：“当你把眼睛闭起来时，眼前一片黑暗，此黑暗之境与眼睛是相对应还是不相对应？如果与眼相对应，黑暗就在眼前，怎么能说成是见内呢？！如果眼前的一片黑暗竟能称为内的话，当一个人居于暗室时，没有日月光和灯光，眼前的一片黑暗岂不成为他的腑脏了吗？如果与眼不相对应，眼前的一片黑暗又怎么能见呢！如果离开外见可以反观身中之暗，那么开眼怎么不能看到自己的脸面呢？！如果开眼不能看见自己的脸面，那么能反观

自己身中之暗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能够自见其面,那么此能知能觉之心及眼根等,则是处于虚空之中,怎么说成是内呢?!如果真在虚空之中,那就不是你的自体了。如果你一定坚持这种看法,那么,我现在看见你面,我的身体也变成你的身体了。如果离身之眼已有知见,那么,离眼之身自然是没有感觉的了,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身与眼各有自己的感觉,那么应该二者也各有自己的知见,如此说来,你阿难一人之身,当有二体,应成二佛了?!所以应该知道,你所说的见暗名为见内,是不能成立的。"

阿难言:"我常闻佛开示四众[①],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我今思惟,即思惟体,实我心性。随所合处,心则随有;亦非内、外、中间三处。"佛告阿难:"汝今说言,由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合处,心随有者,是心无体,则无所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因七尘合[②]。是义不然。若有体者,如汝以手自挃其体,汝所知心为复内出?为从外入?若复内出,还见身中。若从外来,先合见面。"阿难言:"见是其眼,心知非眼,为见非义。"佛言:"若眼能见,汝在室中,门能见不?则诸已死,尚有眼存,应皆见物。若见物者,云何名死?阿难,又汝觉了能知之心,若必有体,为复一体?为有多体?今在汝身,为复遍体?为不遍体?若一体者,则汝以手挃一肢时[③],四肢应觉。若咸觉者,挃

应无在。若搱有所，则汝一体自不能成。若多体者，则成多人。何体为汝？若遍体者，同前所搱。若不遍者，当汝触头，亦触其足。头有所觉，足应无知。今汝不然，是故应知，随所合处，心则随有，无有是处。”

注释：

①四众：出家之比丘、比丘尼、和在家之优婆塞、优婆夷，合称“佛门四众”。

②十九界因七尘合：佛教称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为“六识”，合此“六根”、“六尘”、“六识”为“十八界”。所谓“十九界”、“七尘”为子虚乌有之存在。

③手搱(zhì)：触摸。

译文：

阿难又说：“我曾听世尊对四众开示说，由于众生心有种种分别，故产生出宇宙万象、一切诸法；又由于有了宇宙万象，一切诸法，故众生心有种种分别。我私下在想，这个能思维分别的自体，即是我的心性，它随着与外境相合而产生，并不是孤立地处于内、外或中间。”佛告诉阿难：“你现在说，心的种种思维变化是由外界引起的，心是随着与外界万象合而有种种知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心是没有自体的，既无自体，则应无所合；如果既无自体，又能与外境合，则在十八界外，另有一无自体的十九界，六尘之外，另有一无自体的第七尘。这种说法是不能

成立的。如果心是有自体，是随所合处而生的话，那么如果用你的手去触摸自己身体，这种能知感触之心是从内出的呢，还是从外入的？如果是从内而出的，那么应该可以反观身中腑脏，如果是从外入的，应该能够先见到自己的脸面。”阿难不甚明白佛陀所说，辩解说：“见与不见，由眼不由心，今以心论见，似于理不合？”佛说：“如果眼能见，那么你在室内，门乃是室之眼，门能见物否？再如有些已死之人，其眼尚存，应该都能见物，如果其眼真还能见物的话，又怎能叫作死人呢?！还有，阿难，你那能知能觉之心，如果必有自体，是一体呢？还是多体？该心现就在你身内，是全身共有一心体呢？抑或四肢各有心体？如果是全身共一心体，那么你用手指触摸身上一个地方，四肢应该都有感觉，如果四肢同时都有感觉，被触的就不应该有一固定所在，如果触摸的是某一固定之处，那么说全身共一心体的说法就不能成立；如果四肢各有一心体，则是一心多人，哪一体属于你呢？如果说心体遍满全身，那同前面所说被触摸的就不能是身体的某一处所一样，是错误的；如果心体不遍满全身，那么当你触摸头时，应该是头有感觉而足没有感觉，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所以你所说的心生于与外境相合处是没有道理的。”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①]，世尊亦言‘心不在内，亦不在外’。如我思惟，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义。今相知故，复内无见，当在中间。”佛

言："汝言中间，中必不迷，非无所在。今汝推中，中何为在？为复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处者，为有所表[2]？为无所表？无表同无，表则无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体既混，心应杂乱。"阿难言："我所说中，非此二种。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生于眼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识生其中，则为心在。"佛言："汝心若在根尘之中[3]，此之心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若兼二者，物体杂乱。物非体知，成敌两立，云何为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无体性，中何为相？是故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

注释：

①实相：在佛教中指无形无相之本体。

②所表：以某物为标帜。

③根尘：又作"根境"，乃"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的并称。

译文：

阿难又说："世尊，我曾经亲自聆耳听过您与文殊菩萨等诸大士谈论诸法实相，当时您曾经说过：'心不在内，亦不在外'。由此我想，心既然不知道体内腑脏，当在身外，但如果心在体外，又不能相互感知。而实际上心既无内知，又与身体能够相

互感知，所以，心既不在身内，也不在身外，应该是在中间。”佛说：“你说心在中间，这中间应该有一个确定的处所吧，这个确定的处所又在哪里呢？是在你的身体上呢？还是在你身外某一处所？如果是在你身体上，是在身体的边缘处，还是在身体中；如果是在身体边缘处，就不能说是在中间，如果是身体中，那同上面所说的在内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是在体外某一处所，那该处是否有所标示。如果没有标示，那与无就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有所标示，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例如有人在某处立一标示，称此为中，但如果从东边去看，它则是西，就南边去看，它则成北。所标示的物体既是如此不确定，其心肯定是杂乱不堪。”阿难说：“我所说的中，不是指这两种。而是如世尊所说的，眼根之见色尘，乃产生于眼识，眼根有分别之功能，而色尘乃无知觉之物，眼根所以能分别色尘，乃因识生于其中，此不就是心之所在吗？”佛说：“你所说的心如果是在根尘之中，那么它是同时兼有根与尘二者呢，还是不同时兼而有之，如果是同时兼有二者的话，眼根与色尘都有了知觉，这岂不是心物混合？实际上，外尘无觉，而眼根有知，有知与无觉是相对而存在的，怎么能说处于中间呢?！所以说同时兼有二者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不同时兼有二者，那么眼就不会成为能知之根，而色也无从成为所知之物，心之体性岂不是没有了着落吗？所以说心在根尘中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昔见佛与大目连、须菩提、富楼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转法轮[1]，常言觉知分别心

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俱无所在。一切无著，名之为心。则我无著，名为心不?”佛告阿难：“汝言觉知分别心性，俱无在者，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象，名为一切。汝不著者，为在？为无？无则同于龟毛、兔角[②]，云何不著？有不著者，不可名无。无相则无，非无则相。相有则在，云何无著？是故应知一切无著，名觉知心，无有是处。”

注释：

①转法轮：“法轮”指佛法，“转法轮”即弘扬佛法。

②龟毛兔角：龟本无毛，兔本无角，此指有名无实。

译文：

阿难又对佛说：“我过去看见世尊同大目连、须菩提、富楼那、舍利弗等四大弟子讨论佛法时曾说，此能知能觉的分别心，既不在内，也不在外，更不在中间，没有任何处所，也不执着于任何事相，能不能说，心就是一无所著呢?”佛说：“如果你所说的，心体一无所著，是指世间虚空，宇宙万象，诸如水陆飞行诸物象，心都无所著，那么，此心究竟是有是无？如果此心本来就不存在，那么它有如龟毛兔角，仅是假名而已，因而也无所谓著与不著了；如果它本来是存在的，并位于某一处所，所云不住者，是不再住于其它物象之上，实际上它本来就是有著了，又怎能说无著呢？如果完全没有心相概念，那自然就是无著，一有心体的存在，它就一定有所著，怎么会是无著呢！所以应该懂

得，认为不著一切名为心或者说心不著一切都是错误的。”

尔时，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虽今出家，犹恃憍怜，所以多闻，未得无漏，不能折伏娑毗罗咒，为彼所转，溺于淫舍，当由不知真际所诣。唯愿世尊，大慈哀愍，开示我等奢摩他路①，令诸阐提②，隳弥戾车③。”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及诸大众，倾渴翘伫，钦闻示诲。

注释：

①奢摩他：指正定。

②阐提：指断尽善根之人。

③隳(huī)：毁灭。此处指断灭，抛弃。弥戾车：指恶见、邪见。

译文：

此时，阿难从座中站起，偏袒右肩，右膝跪地，合掌礼拜，恭敬地对佛说：“我是如来最宠爱的小弟，承蒙佛陀慈悲关爱，得以出家修习佛法。出家后，又依恃佛陀之爱怜而娇惯自己，只图多闻广记，未能精进修行，所以未能证得无漏圣果，没有能力折服娑毗罗咒术，为其魔力所迷惑，几乎陷溺于淫舍之中，这是我不懂得真心实际所造成的。唯愿世尊慈悲开示，为我等指示真心所在的奢摩他正定之路，使一切众生，包括那些善根断尽

之辈，都能抛弃一切邪见，归心佛法。”说罢，阿难五体投地，虔诚礼拜，与会诸大众也都以仰慕诚敬之心，渴望着聆听佛陀的教诲。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种震动[①]，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②]，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承听。

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叉聚[③]。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④]，及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⑤]，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煮沙欲成嘉馔，纵经尘劫终不能得[⑥]。

“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⑦]。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则汝今者，识精元明能生诸缘缘所遗者。由诸众生遗此本明，虽终日行，而不自觉枉入诸趣。

注释：

①六种震动：佛教认为，凡遇佛降生、入定、涅槃等，大地都会有动、起、踊、震、吼、激等六种震动。

②微尘：佛经中指极微小之物，“十方微尘”即指数量极多。

③业种：佛教认为凡俗众生，因无明惑障而造种种业，这些

业成为日后果报之因，此为“业种”。恶叉聚：“恶叉”为果名，其果三粒同一蒂，且落地后多聚集于一处，故称“恶叉聚”。此喻惑、业、苦三者之间紧密相联。

④声闻：因声闻法而悟道，指听闻佛说法而悟道，在佛教中为小乘。缘觉：又作“独觉”，指独自悟道之修行者，与声闻同为佛教中之小乘。

⑤外道：指佛教之外的其它宗教派别或思潮，如佛陀时代的六师外道等。诸天：佛教把世间分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其中，欲界有六天，色界有四禅十八天，无色界有四天；此外尚有日天、月天、韦驮天等诸天神，这些总称之为诸天。魔王：天魔之王，即欲界第六天之他化自在天主，其名为波旬。

⑥尘劫：尘指微尘，劫指极长的时间，尘劫指无数个极长的时间段。

⑦攀缘心：于外取境着相之心。

译文：

其时，佛陀从其面门，放射出种种光芒，有如百千日光，普照诸佛世界，大地出现六种震动，十方国土，一时皆现佛之威神，佛以其神通，令众多国土合成一世界。在此一大世界中，一切大菩萨，都在其所在国度，合掌礼拜，恭敬聆听。

佛对阿难说：“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不识本心，而生种种颠倒妄想，由惑造业，由业招果，业、因、果三者循环不息。许多修行者，之所以不能成就无上菩提，或者只能证果声闻、缘觉，有的更是堕入外道、诸天乃至成为魔王及诸魔眷属，就是因为

不懂得两种根本，而盲修傻炼，这有如欲煮沙成饭一样，纵使经历尘沙劫数的修炼，也难成正果。

“那么，是哪两种根本呢？阿难，一者，就如你现在一样，以攀缘心为自心性，实际上，这正是一切众生在生死中流转而不得解脱的根本。二者是一切众生无始以来本具的菩提自性，也就是你及一切众生本自具有的妙明心体，此心体原本清净，毫无染垢，但因众生不守自性，随缘而起妄想，并执着于种种妄想，反把此妙明本心遗弃了，因此虽然终日修行，但始终不能觉悟，结果当然只能堕入诸恶道中。

“阿难，汝今欲知奢摩他路，愿出生死。今复问汝。”即时如来举金色臂，屈五轮指，语阿难言：“汝今见不？”阿难言：“见。”佛言：“汝何所见？”阿难言：“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曜我心目。”佛言：“汝将谁见？”阿难言：“我与大众同将眼见。”佛告阿难：“汝今答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见。以何为心，当我拳耀？”阿难言：“如来现今征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穷寻逐。即能推者，我将为心。”佛言：“咄！阿难，此非汝心。”阿难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当名何等？”佛告阿难：“此是前尘虚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无始至于今生，认贼为子，失汝元常，故受轮转。”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佛宠弟心爱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独供养如来，乃至遍历恒沙国土，承事诸佛及善知

识，发大勇猛，行诸一切难行法事，皆用此心。纵令谤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发明不是心者，我乃无心，同诸土木，离此觉知更无所有。云何如来说此非心？我实惊怖，兼此大众无不疑惑。唯垂大悲开示未悟。”

尔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欲令心入无生法忍①。于师子座摩阿难顶而告之言②：“如来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阿难，若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叶缕结，诘其根元，咸有体性。纵令虚空，亦有名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性，一切心而自无体？若汝执吝，分别觉观所了知性，必为心者，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诸尘事业，别有全性。如汝今者，承听我法。此则因声而有分别，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闲，犹为法尘分别影事。我非敕汝执为非心，但汝于心，微细揣摩。若离前尘有分别性，即真汝心。若分别性离尘无体，斯则前尘分别影事。尘非常住，若变灭时，此心则同龟毛、兔角，则汝法身同于断灭，其谁修证无生法忍？”

即时，阿难与诸大众默然自失。佛告阿难：“世间一切诸修学人，现前虽成九次第定③，不得漏尽成阿罗汉，皆由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是故，汝今虽得多闻，不成圣果。”阿难闻已，重复悲泪，五体投地，长跪合掌而白佛言：“自我从佛发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

惟，无劳我修将谓如来惠我三昧④，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虽身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穷子舍父逃逝，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食，终不能饱。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缠⑤，良由不知寂常心性。惟愿如来哀愍穷露，发妙明心，开我道眼。”即时，如来从胸卍字涌出宝光⑥，其光晃昱有百千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遍灌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旋至阿难及诸大众。告阿难言：“吾今为汝建大法幢⑦，亦令十方一切众生，获妙微密性净明心，得清净眼。”

注释：

①无生法忍：悟得诸法不生不灭之理，是为无生法忍。

②师子：即“狮子”，下文同。

③九次第定：指色界之四禅、无色界之四处及灭受想定等九种禅定。以不杂他心，依次自一定入于他定，故称次第定。

④三昧：又作“三摩地”、“三摩提”，意译为“定”、“正定”，是一种把心定于一处，不令散乱的修行方法。

⑤二障：指烦恼障和所知障。佛教认为，凡俗众生因贪、嗔、痴诸烦恼而障碍其证涅槃得解脱，此谓烦恼障；另一障碍众生证涅槃得解脱的，是因愚痴迷惘，不明诸法事相及实性，故称所知障。

⑥卍字：佛胸前有此标志，是吉祥胜德之相。卍本非字，为

武则天所制，读音为“万”。

⑦法幢：幢者，幢幡、旌旗之类；猛将建幢旗以示威武、胜利，故以法幢比喻佛菩萨说法能降伏众生之烦恼，后来凡是于佛法之一家之见者，即称为建立法幢。

译文：

“阿难，你想知道正定之路，希望脱离生死苦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其时如来把手臂举起来，并屈指为拳，对阿难说：“你看见这个了吗？”阿难回答道：“看见了。”佛又说：“你看见什么啦？”阿难说：“我看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照耀我的心目。”佛说：“你用什么见？”阿难说：“我和与会诸大众都是以眼而见。”佛又告诉阿难：“你现在回答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拳，耀你心目，你以眼睛得见，但你又以何为心，得知这就是光明拳？”阿难说：“世尊你现在询问我心之所在，我便极力进行推究思考，我以为这个能推究思考的就是我的心。”佛听后遂训斥阿难道：“咄！阿难，此不是你的心！”阿难大吃一惊，立即起座，并合掌对佛说：“这不是我的心，又叫作什么呢？”佛对阿难说：“你所说的心，实是因六尘幻相所生起的妄想，正是此颠倒妄想，障住你的妙明真性，使你从无始以来直至今生，一直认贼为子，失却你的妙明本心，才使你枉受轮回之苦。”阿难对佛说：“我是佛陀宠爱之弟，因为对佛陀心生热爱的缘故，才随着佛陀出家；我不但是以此心恭敬供养如来，而且自从出家以来，经历无数国土，也是以此心去事奉诸佛及诸善知识，乃至发大威猛，去做一切难行之事，也是用的此心；纵使诽谤佛法，或永断善根，也是

此心所致。如果说这不是心的话，我岂不成了无心之泥塑木雕。离开此一能知能觉的心，我再没有其它的心了，现今如来说这不是心，实在令我惶恐不安，就连在座的诸大众，对这也是大惑不解啊，唯愿世尊慈悲垂示，开导我等未悟之辈。”

此时世尊为了开示阿难及与会诸大众，令他们都入无生法忍，于是就在狮子座上用手抚摩阿难的头，并说：“如来常说，一切诸法，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乃至大至整个大千世界，小至微尘，也都是因心而成体相。阿难，世间一切诸法，乃至缕结、草芥，归根结底都有其体性，即便虚空，也有其名称，何况那清净妙明之真心，它乃是一切诸法的本源，怎会反而无自体性呢！如果你坚持认定这个能知能觉的分别心就是妙明真心，那么，此心应该是远离一切色、香、味、触诸妄尘的，自有完全的体性。但是，你现在听我说法而心有所思虑，此思虑之心乃是因声而起的。即便摒除一切见闻觉知，让心处于一种幽闲寂静的状态，这仍然属于外缘六尘之独头意识，而非本自具有的妙明真心。我不是一定要你承认那个能知能觉的分别心不是真心，但你应该对那个心仔细揣摩，如果离开了前面所说的六尘境相，它仍存在觉了知性，那它就是真心；如果离开了六尘境相，其觉了知性即不复存在，那就是对应于六尘的虚幻存在，而不是真心了。六尘是迁流不息、变化无常的，当六尘变灭时，此分别心即不复存在而成为一种徒具假名的龟毛兔角，其时你的法身也不复存在，又有谁去修证无生法忍呢?!”

当时阿难及与会诸大众都觉得佛陀所说很有道理，而自己原来所持的看法确实是错误的，大家一时都默默无言。佛又对

阿难说："世间一切修习佛法者，有的虽然已修得九种禅定，但仍未能灭尽一切烦恼，达到阿罗汉的境界，因为执着此作为生死根本的分别妄想，误以为真实，所以眼下你虽然多闻广记，但难成圣果。"阿难听了佛陀这些话后，再次悲伤痛哭，随后五体投地，合掌长跪对佛说："自我发心跟从佛陀出家以来，心里就经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依恃佛之威神，即便我不精进修行，如来也会惠赐我三昧定力，殊不知身心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我失却了本来具有之妙明真心，因此虽然出了家，心仍未入道，这有如离开了父母的穷孩子一样，今天我才懂得，虽然能多闻广记，如果不潜心修行，同孤陋寡闻者是一个样的，这有如整天谈论山珍海味、美味佳肴，但终究填不饱肚子。世尊，我等现时为烦恼障和所知障所困，实在不懂得本具湛然寂照的妙明心性，唯愿如来慈悲垂示，开发我等妙明真心，开启我等道眼。"其时如来从胸前卍字，涌出无量宝光，其光耀眼异常，有千百种颜色，一时普照十方微尘、诸佛世界、一切宝刹及诸如来顶，随后又照及阿难及与会诸大众，这时佛告诉阿难："我现在为你等宣讲大法，也使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发现自己本具之微妙本性和妙明真心，开清净道眼。"

"阿难，汝先答我，见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将谁见？"阿难言："由佛全体阎浮檀金[①]，赩如宝山[②]，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我实眼观五轮指端[③]，屈握示人，故有拳相。"佛告阿难："如来今日实言告汝，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阿难，譬如我

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若无汝眼，不成汝见。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义均不?”阿难言：“唯然，世尊。既无我眼，不成见。以我眼根，例如来拳，事义相类。”佛告阿难：“汝言相类，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无手，人拳毕竟灭。彼无眼者，非见全无。所以者何？汝试于途询问盲人：‘汝何所见?’彼诸盲人必来答汝：‘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瞩。’以是义观，前尘自暗，见何亏损?”阿难言：“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见?”佛告阿难：“诸盲无眼，唯观黑暗。与有眼人处于暗室，二黑有别？为无有别?”“如是，世尊，此暗中人与彼群盲，二黑校量，曾无有异。”“阿难，若无眼人全见前黑，忽得眼光还于前尘，见种种色，名眼见者；彼暗中人全见前黑，忽获灯光，亦于前尘见种种色，应名灯见。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名灯。又则灯观，何关汝事？是故当知，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眼能显色，如是见性，是心非眼。

注释：

①阎浮檀金：指流经阎浮世间之河流所产之沙金。该金光艳无比，为金中之最高贵者。

②赩(xì)：赤貌，发光状。

③五轮：在密教中，五轮指五智轮，即地、水、火、风、空五大。此指五指。以小指、无名指等逐一比配地、水、火、风、空五轮。

译文:

佛说:“阿难,你现在先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说你看见了光明拳,此拳是因何发光?如何能成拳的?你又为何能看见?”阿难回答道:“因为世尊全身都如同金光灿灿的阎浮提金,光艳无比,如大宝山,这是由清净所生,所以世尊的拳也闪闪发光,我是以眼见此光明的;再者,世尊把五指握成拳状,所以有拳头之相。”佛告诉阿难:“我今日如实告诉你,所有有智慧的人,大都需要藉助譬喻,方能开悟。阿难,比如此拳,如果没有我的手,就不能有这个拳头,如果没有你的眼睛,也不会有你之所见,用你眼根,同我的屈指成拳比,二者相类吗?”阿难说:“是的,世尊,如果没有我的眼睛,我也就一无所见,如来如果没有手,也就不可能屈指成拳,因此,二者之道理是相类的。”佛告诉阿难:“你说二者道理相类,其实不然。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有如无手之人,无论如何也握不成拳,但对于盲人来说,则不是全然无所见。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妨在路上问问那些盲人,问问他们:‘你们能看见什么?’那些盲人一定回答说:‘我眼前只看见一片黑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这样说来,是眼前的尘境自暗,见性又何亏缺呢?”阿难说:“那些盲人只看到眼前是一片黑暗,怎么能说有所见呢?”佛告诉阿难:“那些盲人没有眼睛,看到的只是眼前一片黑暗,这与没有眼疾者处于暗室之中,眼前也是一片黑暗,二者是有区别,还是没有区别?”阿难回答道:“是的,世尊,处于暗室者只见眼前一片黑暗,与那些盲人只看到眼前一片黑暗,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佛说:“阿难,若那些盲人,原本所见只是一片黑暗,假如有朝一日,忽然眼明,就能

见到种种颜色，如果说这算是一种眼见的话，那么那些没有眼疾之人，虽在暗室中也只见一片黑暗，但如果忽然灯亮，也能看见各种物品，这种见大概可以称之为灯见了。如果这称做灯见，灯既能见，自不应称之为灯了；再者，既称为灯见，又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应该懂得，灯虽能显色，但不能见色，能见色者，是眼非灯。同样，眼也只能显色，不能见色，真正能见色之见性，是心不是眼。"

阿难虽复得闻是言，与诸大众口已默然，心未开悟，犹冀如来慈音宣示。合掌清心，伫佛悲诲。尔时，世尊舒兜罗绵网相光手，开五轮指，诲敕阿难及诸大众："我初成道，于鹿园中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众言[①]：'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误。'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时憍陈那起立白佛："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名[②]，因悟'客尘'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食宿事毕，俶装前途[③]，不遑安住。若实主人自无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义。又如新霁、清旸升天[④]，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质摇动，虚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摇动名'尘'。以摇动者，名为'尘'义。"佛言："如是。"即时，如来于大众中屈五轮指，屈已，复开；开已，又屈。谓阿难言："汝今何见?"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

合。”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阿难言：“世尊，宝手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自开自合。”佛言：“谁动？谁静？”阿难言：“佛手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住？”佛言：“如是。”如来于是从轮掌中飞一宝光在阿难右，即时阿难回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又则回首左盼。佛告阿难：“汝头今日何因摇动？”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阿难，汝盼佛光，左、右动头。为汝头动？为复见动？”“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佛言：“如是。”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汝观阿难，头自动摇，见无所动。又汝观我手自开合，见无舒卷，云何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境？从始洎终，念念生灭，遗失真性，颠倒行事。性心失真，认物为己。轮回是中，自取流转。”

注释：

①鹿园：释迦牟尼佛成道后初转法轮之地，位于现在的北印度瓦拉那西市以北约六公里处。五比丘：释迦牟尼佛成道后首批度化的五位比丘，他们的名字各经记载不一，较常见的说法是：一憍陈那，二頞鞞，三跋提，四十力迦叶，五摩男拘利。

②长老：指年高德劭的大比丘。

③俶(chù)装:整装的意思。

④新霁:本指风停雨止,此指天气放晴。清旸(yáng):日出的意思。

译文:

阿难及与会诸大众听了佛陀这一番教诲,虽然大家默默无语,但心中仍未开悟,还希望如来再慈悲开示,因此大家清心合掌,等待着聆听佛陀的教诲。其时世尊伸手展指对阿难及与会诸大众说:"我当初成道于鹿野苑,为阿若多五比丘及诸四众说:'一切众生,所以不能成就菩提及证得阿罗汉果,都是由于妙明真心为客尘烦恼所覆盖。'当时曾在场现在又在座的悟者们可以说一说,当初是因何开悟而证成圣果的?"其时憍陈那站起来对佛说:"我们这些资深的佛弟子,所以能在诸大众中独得解名,都是从'客尘'二字悟入并证成圣果。世尊,这有如路上行客,投宿旅馆,在旅馆中食宿之后,又整装上路,不会老滞留在旅馆中,如果是该房子的主人,就不会食宿后就考虑上路的事。可见,短暂逗留的,是'客人',长期驻留的是'主人',就其不住者,名之为'客'。又如雨后新晴,阳光照入隙缝之中,只见滚滚尘埃,但虚空则寂然不动。可见,虚空是澄寂的,而尘埃飘动不止。就其飘动不止者,名之为'尘'。"佛听了憍陈那的话后说:"是的。"随后如来当众中屈五轮指,屈后复伸,对阿难说:"你现在看见了什么?"阿难说:"我看见世尊之手掌,当众又开又合。"佛对阿难说:"你看见我的手当众开合,究竟是我的手有开有合,还是你之所见有开有合?"阿难答道:"是世尊的手自开

自合，并非我的见性有开有合。”佛说：“此二者究竟是谁动谁静?”阿难说：“佛之宝手在动，而我的见性，静相尚不可得，哪来动静?”佛说：“确是这样。”随后如来于掌中飞出一束金光，落在阿难右边，阿难遂回首右顾；如来又放一光，落于阿之左边，阿难随即回首左盼。佛就对阿难说：“你的头今天为什么老是左右晃动?”阿难说：“我看见如来手中的光一回儿落在我的右边，一回儿落在我的左边，所以左顾右盼，头就晃动不已了。”佛对阿难说：“你看佛光，头左右晃动，究竟是你的头在左右晃动，还是你的见性在动?”阿难答道：“是我的头在晃动，而我的见性，连止之相都不存在，哪来的晃动呢?”佛说：“是这样的。”随后如来对与会诸大众说：“你们如果已经懂得所谓‘尘’者，就是晃动不止的，所谓‘客’者，就是迁流不居的，就如阿难的头，晃动不止，而见性并无动静；再如我的手在不停地开合，而见性并无屈伸。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是经常以那些变幻无常、迁流不息的东西为实身、实境呢！总是这样念念生灭，遗失本性，颠倒行事，认物为己，致使自己陷溺于生死轮回之中呢?!”

卷　二

阿难及与会诸大众祈请佛陀为垂示身心之真妄虚实，佛陀通过阐析物象与见性的关系（物象万差，见性无别；物象有大小方圆之判别，而见性则遍十方，无所不在）、镜与影的关系（心体是镜，物象是影，影虚镜实）、佛法之真心非是外道之自然（外道之自然有一自然之体）、亦非因缘和合生等，揭示了《楞严经》大义，即世间万象，乃至有情众生之五阴，都是妙明真心的影现。

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诲，身心泰然，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妄认缘尘，分别影事。今日开悟，如失乳儿忽遇慈母。合掌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发明性。

时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诸佛诲敕，见迦旃延、毗罗胝子[①]，咸言此身死后断灭，名为涅槃。我虽值佛，今犹狐疑。云何发挥证知此心不生灭地？今此大众诸有漏者[②]，咸皆愿闻。"佛告大王："汝身现存，今复问汝，汝此肉身为同金刚常住不朽？为复变坏？""世尊，我今此身终从变灭。"佛言："大王，汝未曾灭，云何知灭？""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我观现前，念念迁谢，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渐渐销殒，殒亡不

息。决知此身，当从灭尽。”佛言：“如是，大王，汝今生龄已从衰老，颜貌何如童子之时？”“世尊，我昔孩孺，肤腠润泽[3]；年至长成，血气充满；而今颓龄，迫于衰耄[4]，形色枯悴，精神昏昧，发白面皱，逮将不久。如何见比充盛之时？”佛言：“大王，汝之形容应不顿朽。”王言：“世尊，变化密移，我诚不觉。寒暑迁流，渐至于此。何以故？我年二十，虽号年少，颜貌已老。初十年时，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六十又过于二，观五十时，宛然强壮。世尊，我见密移，虽此殂落，其间流易，且限十年。若复令我微细思惟，其变宁唯一纪[5]，二纪，实为年变。岂唯年变，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迁？沉思谛观，刹那刹那[6]，念念之间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终从变灭。”佛言：“大王，汝见变化，迁改不停，悟知汝灭。亦于灭时，知汝身中，有不灭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实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灭性。大王，汝年几时，见恒河水？”王言：“我生三岁，慈母携我谒耆婆天[7]，经过此流。尔时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说，二十之时衰于十岁，乃至六十，日月岁时，念念迁变。则汝三岁见此河时，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岁时，宛然无异。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无有异。”佛言：“汝今自伤发白面皱，其面必定皱于童年。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昔童时观河之见，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精性

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元无生灭。云何于中受汝生死，而犹引彼末伽梨等[8]，都言此身死后全灭？”王闻是言，信知身后舍生趣生，与诸大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

注释：

①迦旃延、毗罗胝子：二人均为释迦牟尼时代的外道大师。
②有漏："漏"乃烦恼的异称，"有漏"即有烦恼。
③肤腠：腠即肌肉之纹理，肤即皮肤。
④耄：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为"耄"。
⑤一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
⑥刹那：意译为"须臾"、"念顷"，指极短的时间。
⑦耆婆天：意为"命天"，为帝释天之左右侍卫。
⑧末伽梨：古印度外道师，主张人死后一切皆灭。

译文：

其时阿难及与会诸大众听了佛的开示后，大家都无比愉悦，身心泰然，想到自己自无始以来失却本具之妙明真心，误把虚尘妄境当作真实，今日蒙佛教诲，始得开悟，如一时失奶的婴儿，忽遇慈母一般。大家合掌礼佛，祈请如来开示身心的真妄、虚实，从当前诸法迁流生灭与自心自性不生不灭两个方面，弘阐佛法大义。

其时波斯匿王从座席中站起来对佛说："我以前从未得到过诸佛的教诲，只是曾经听迦旃延和毗罗胝子等说过，我们这

个身体,死后即断灭,此名为涅槃。今天虽然有幸听闻佛陀说自心自性乃不生不灭,但心里仍然还有疑问,究竟应该如何证明此自心自性是不生不灭的?现在与会的诸大众,特别是那些还未能断尽烦恼者,都十分希望听听佛陀您的教诲。”佛即对波斯匿王说:“你现今身体健在,我且问你,你眼前的这个身体,是同金刚一样,永存不朽呢?也是日后将会逐渐变化乃至散灭?”波斯匿王回答说:“世尊,我现在这个身体,终有一天会坏死散灭的。”佛对波斯匿王说:“你现在仍然健在,何以知道日后这身体终将坏死散灭?”波斯匿王说:“世尊,我这个身体,是一个无常变化之身,虽然现在还健在,但既然是无常变化之身,就如同眼前许多虚妄境相,念念不住,迁流不息,如同火灭成灰,渐归消失,因此知道此身日后终将坏死散灭。”佛说:“是的,大王,你现在年岁已高,日渐衰老,与童年时候比,肌肤容貌如何?”波斯匿王答道:“世尊,我孩童之时,肌肤细嫩润泽,及至成年,血气方刚,到了晚年,日渐衰老,形容枯槁,精神昏昧,发白面皱,大概不久于人世了,怎能与青壮年时代相比!”佛说:“大王,你的形体容貌,应该不是突然衰老的吧?!”波斯匿王答道:“世尊,形体的变化,是随着岁月暗自推移的,自己甚至都不曾觉察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二十岁时,虽然说还属于青年时期,但容颜体态,已老于十岁之时;三十岁时,又老于二十岁时,现在已经六十二岁了,各方面都显得垂垂老矣,回想五十岁时,身体还很健壮。世尊,人之形体容貌随岁月暗自迁移而日趋衰老,别说以十年为一期可以看出其中之明显变化,如果细加推敲观察,不仅是十年二十年一变,而且是每年都在变,岂止每年都在

变，简直是每月都在变，每日都在变，时刻都在变，再进一步观察，这种变化甚至是在刹那之间，念念不住。所以我由此推知，我这个形体肉身，终有一日会坏死散灭。”佛告诉波斯匿王：“你从形体随岁月迁移而不断变化推知终将坏死散灭，但你是否知道当你的形体坏灭之时，身中却有不灭的东西存在吗？”波斯匿王合掌回答道：“我实在不知道。”佛说：”我现在告诉你那生灭身中不生不灭之性。大王，你是在多大年纪时看到恒河的？”波斯匿王答道：“我三岁时，母亲带我去拜谒耆婆天时，曾经过恒河，那个时候就知道是恒河水。”佛说：“大王，正像你所说的，二十岁时，比十岁时要衰老多了，乃至到六十岁，形体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的。但是，你在三岁时见到的恒河水，与你在十三岁见到的恒河水，二者有什么不同吗？”波斯王答道：“二者全然无异，甚至到我六十二岁时所见到的恒河水，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佛说：“你现在感伤自己发白面皱，当然比童年衰老多了，但是，你现在的观恒河，与童年之观恒河，见性是否也有老幼之分？”波斯匿名王答道：“不是的，世尊，二时之见性并没有老幼之分别。”佛说：“大王，与童年比，你现在虽然发白面皱，但是见性并没有变化，可见，所变的只是形体发肤，而见性并没有变化，此中不断变化的形体确实最终将会坏死散灭，而那始终不变的见性，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有所生灭。因此，决不可相信末伽梨那些外道的话，说什么形体死后就什么都不复存在了。”波斯匿王及与会的诸大众听了佛陀的这番开示后，知道此五蕴身死后，不过是舍此生彼罢了，并非全然失灭，因此，大家都欢欣雀跃，皆大欢喜。

阿难即从座起礼佛，合掌长跪白佛："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云何世尊名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行事？愿兴慈悲，洗我尘垢。"即时如来垂金色臂，轮手下指，示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①]？为倒？"阿难言："世间众生以此为倒，而我不知谁正谁倒。"佛告阿难："若世间人以此为倒，即世间人将何为正？"阿难言："如来竖臂兜罗绵手上指于空，则名为正。"佛即竖臂，告阿难言："若此颠倒，首尾相换，诸世间人一倍瞻视，则知汝身与诸如来清净法身比类发明。如来之身名正遍知[②]，汝等之身号性颠倒。随汝谛观，汝身、佛身称颠倒者，名字何处，号为颠倒？"于时阿难与诸大众瞪瞢瞻佛[③]，目精不瞬，不知身心颠倒所在。佛兴慈悲，哀愍阿难及诸大众，发海潮音遍告同会[④]："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及心所[⑤]，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圆妙明心宝明妙性，认悟中迷晦昧为空？空晦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相为身。聚缘内摇，趣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唯认一浮沤体[⑥]，目为全潮穷尽瀛渤。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无差别。如来说为可怜愍者。"

注释:

①母陀罗手:“母陀罗”,又作“目陀罗”、“莫捺罗”等,意译为“印相”、“契印”,意为结印之手。

②正遍知:佛有十大名号,此为其中一个名号。

③瞪瞢(méng):意为直视。

④海潮音:指佛、菩萨之音声、应化。

⑤色心诸缘:色指物质性的东西,如“五根”、“六尘”;心指无形质之心识,如“六识”、“八识”。心所:即心所有法,指附随于心为心所有之法。

⑥浮沤(ōu):水泡。

译文:

其时,阿难从座而起,恭敬礼佛,合掌跪地对佛说:“世尊,如果见性是不生不灭的,那世尊为什么呵斥我等遗失真性,颠倒行事,愿我佛慈悲为怀,普降甘露法雨,为我等洗去蒙在心头的尘垢。”其时,佛随即垂下金色的手臂,把手指指向地面,对阿难说:“你现在所看到我的手,是正还是倒?”阿难答道:“世间的众生都以此为倒。但我不知道,如何是正,如何是倒。”佛告诉阿难:“如果世间众生,以此为倒,即世间人以何为正?”阿难说:“若如来把手指指向天空,世间之人,则称此为正。”佛随即把手臂竖起来,告诉阿难:“若这样就叫做正,那只不过是上下倒置,首尾互换罢了。世间众生,如果一定要执着何者为正,何者为倒,这本身就是一种颠倒妄想。人之五蕴身与如来之清净法身的相互关系也是这样。如来法身,名正遍知,你等生身,名性颠

倒，此身原没有什么不同，差别仅在于迷悟之间。请你们观察思考，若与如来清净身相比，称众生身为颠倒。既有颠倒之名，定有颠倒之相状，那么，请指出究竟颠倒在什么地方？”当时，阿难及与会诸大众个个瞠目结舌，目不转睛望着佛，不知身心究竟颠倒在何处？佛见阿难及诸大众皆茫然不知所对，实堪哀怜，兴大慈悲，发海潮音，普告阿难及与会诸大众：“诸善男子，我经常说，世间一切诸法及人们的一切意识行为，都是妙明真心的体现，包括你等的身心也是此一妙明真心影现之物。你等为何遗失此一本自圆满之妙明真心，常自寂照的清净本性，而误认虚妄分别之一点迷情为自心性呢！由于这一点虚妄分别，而幻化出地、水、风、火诸色，再由诸色与虚妄心识集合成人的五蕴根身。此身内之心识受外界之刺激而妄念不断，对外则追逐各种尘境无以止息，并且把此念念不住的迷情妄识误认为自家心性，认为它就在众生之身体之内，殊不知，一切众生之色身，乃至色身之外一切山河大地，全是此一妙明真心之影现物。此有如置波滔连天的大海于不顾，而以忽隐忽现之一水泡为全潮，着实可悲啊。你等就是这般迷茫之辈，如我垂手举手，本来无所谓正与倒，却妄分正与倒，着实可怜可悲啊。”

阿难承佛悲救深诲，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虽承佛如是妙音[①]，悟妙明心元所圆满，常住心地[②]。而我悟佛现说法音[③]，现以缘心[④]，允所瞻仰。徒获此心，未敢认为本元心地。愿佛哀愍，宣示圆音，拔我疑根，归无上道[⑤]。”

佛告阿难："汝等尚以缘心听法。此法亦缘，非得法性[6]。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岂唯亡指，亦复不识明之与暗。何以故？即以指体为月明性，明、暗二性无所了故。汝亦如是。若以分别我说法音为汝心者，此心自应离分别音有分别性[7]。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暂止便去，终不常住。而掌亭人都无所去，名为亭主。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则无所去，云何离声无分别性？斯则岂唯声分别心，分别我容，离诸色相，无分别性。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拘舍离等昧为冥谛[8]，离诸法缘无分别性。则汝心性各有所还，云何为主？"

阿难言："若我心性各有所还，则如来说妙明元心云何无还？惟垂哀愍，为我宣说。"

佛告阿难："且汝见我见精明元，此见虽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应谛听，今当示汝无所还地。阿难，此大讲堂洞开东方。日轮升天，则有明耀；中夜黑月，云雾晦暝，则复昏暗；户牖之隙，则复见通；墙宇之间，则复观壅；分别之处，则复见缘；顽虚之中[9]，遍是空性；郁埻之象[10]，则纡昏尘；澄霁敛氛，又观清净。阿难，汝咸看此诸变化相，吾今各还本所因处。云何本因？阿难，此诸变化，明还日轮。何以故？无日不明，明因属日，是故还日。暗还黑月，通还户牖，壅还墙宇，

缘还分别，顽虚还空，郁𡋯还尘，清明还霁，则诸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斯类。汝见八种见精明性，当欲谁还？何以故？若还于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则知汝心本妙明净，汝自迷闷，丧本受轮，于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来名可怜愍。”

注释：

① 妙音：美妙绝伦的声音。

② 心地：心为万法之本，能生一切诸法，故曰“心地”。

③ 法音：说法的声音。

④ 缘心：攀援事物的分别之心。

⑤ 无上道：如来所得之道，无有出其上者，故称“无上道”，具体是指菩提。

⑥ 法性：诸法的本性。这种诸法的本性，在有情方面，叫做“佛性”；在无情方面，即叫做“法性”。法性也就是“实相”、“真如”、“法界”、“涅槃”的别名。

⑦ 分别：推量思维之意，又译作“思惟”、“计度”，即心及心所（精神作用）对境起作用时，取其相而思维量度之。

⑧ 拘舍离：又作“瞿舍梨”、“劬奢离”，佛陀时代十种外道之一，意译为“牛舍”。冥谛：为古代印度六派哲学中之数论学派所立二十五谛的第一谛。又作“冥性”、“冥初”，通常多称“自性谛”、“自性”。数论学派将宇宙万有区别为二十五种谛理，而以冥谛为第一谛，为万物之本源、诸法之始，故亦称“冥初”。

⑨ 顽虚：一切都不存在的绝对的虚空。

⑩郁垺（bó）：蒸汽随尘土飞扬。垺，尘土飞扬貌。

译文：

阿难承蒙佛的慈悲救度和深切教诲，合掌悲泣而对佛说："我虽然承蒙佛的如此妙音开示，悟得妙明净心，本自圆满，常住于心地。但是，我却是以攀援思虑心来领悟佛所说法音、来瞻仰佛的面容的。我白白地获得这颗心，却未敢认其为自己的本元心地。希望佛怜爱我，为我宣示圆妙之音，拔掉我疑惑的根性，使我归向于无上道。"

佛告诉阿难："你们尚且以思虑心听我说法，这样获得的法仍然属于缘生法，并不能获得法性。譬如人用手指指着月给人看，那些人应该凭借手指的方向去看月。如果有人又观看手指而将其当作月之体，这种人岂止失掉了月亮，就连同手指的含义也失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把指月亮的手指当作了明月。岂止仅仅是失去了手指的含义，也不知晓明与暗的含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将手指当作月亮的明性，对于明、暗二性都没有了知。阿难，你也是如此。如果将听我说法所产生的分别之心作为自己的心，此心自然就应该离开所分别的说法声音而有分别自性。譬如有客人寄宿于旅社，暂住几日便会离去，最终是不会常住的。而掌管旅馆的人是不会离开的，因此名为旅馆主。心也是如此，如果是真心，你的心应该是没有别的去处的。为什么离开声音而没有分别之性呢？不但离开声音而没有分别之心，分别我的容貌，离开那些色相，也没有分别之

性。如此乃至离开香、味、触等法，分别之心都不存在。对于非色非空的境界，离开法尘，同样也没有分别法尘的体性存在。拘舍离等外道昧于真谛，不知晓离开法之缘而没有分别之性。你所认为的心性，却是遇境而有，随境而灭的，各自都有所归，为什么能够称之为主体呢？”

阿难说：“如果我的心性各自都有所归宿，那么如来所说的妙用真心为什么没有归宿？衷心希望佛哀怜我们，为我等宣扬这方面的道理。”

佛告诉阿难：“当你看我的时候，能看见我的是你的能见之心，此‘见’虽然不是妙用真心，好像捏住眼睛所看见的第二月，并非月亮的影子。你应该仔细地听我讲，我现在要为你演示真心本元无所归去的道理。阿难，这座大讲堂面向东方敞开大门，太阳升天就有明亮的光线；夜晚时候，云雾遮住了月光，就又昏暗起来了；从窗户的缝隙中看到的是通达，墙宇之间则又显示出拥塞；从可以分别之处看到的是千差万别的事物，而从无物的空间看到的则全部是空性；蒸汽随着尘土飞扬，就呈现出一片混沌的景象；雨过天晴，就显现出一片清净之色。阿难，你看到的这些变化的相状，我现在各还原其本来的起因。什么是本来的起因呢？阿难，这些变化，明亮来源于太阳。为什么呢？没有太阳就不会有明亮，明亮因而属于太阳，因此归结为太阳。黑暗归结为被云雾遮避的月亮，通达归结为门窗，阻塞归结为墙壁，差异的物象归结为分别，一无所有归结为虚空，混沌还归于尘土，清明还归于雨后的晴天。可见世间的一切现象都不出这些类别。你所有的能够看见这八种见精的明性，又应

当还归谁呢？为什么如此问呢？如果还归于明亮，那么没有光明之时，就应该再也见不到黑暗。虽然明、暗等有种种差别，但见性却并无差别。那些可以还归的，当然不是你的见性。但不还归于你的见性，又能还归于谁呢?！如此看来，你的本来明净的妙心，你自己迷茫不知，遗弃了本来的明净之心而陷入轮回，沉沦于生死之中常被淹没。因此如来将你等看作可怜的人。”

阿难言：“我虽识此见性无还，云何得知是我真性?”

佛告阿难：“吾今问汝，今汝未得无漏清净，承佛神力，见于初禅[①]，得无障碍。而阿那律见阎浮提如观掌中庵摩罗果[②]。诸菩萨等见百千界，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净国土，无所不瞩。众生洞视不过分寸。

“阿难，且吾与汝观四天王所住宫殿[③]，中间遍览水陆空行。虽有昏明种种形像，无非前尘分别留碍。汝应于此分别自他，今吾将汝择于见中，谁是我体？谁为物象？阿难，极汝见源，从日月宫是物非汝，至七金山周遍谛观[④]，虽种种光，亦物非汝；渐渐更观云腾鸟飞、风动尘起、树木山川、草芥人畜，咸物非汝。阿难，是诸近远诸有物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精，清净所瞩。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此精妙明，诚汝见性。

“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吾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吾；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

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又则汝今见物之时，汝既见物，物亦见汝。体性纷杂，则汝与我并诸世间，不成安立。阿难，若汝见时，是汝非我，见性周遍，非汝而谁？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实？

注释：

①初禅：为小乘禅法四禅之一。在此境界中，修行者的心能寂静审虑，感受到离开欲界之恶而生的喜、乐，心感喜受，身感乐受，故称“离生喜乐”。但因为仍然具有“寻”、“伺”之心理活动，称为“初禅”。一般而言，初禅具有“寻”、“伺”、“喜”、“乐”、“心一境性”等五大特点。

②阿那律：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古印度迦毗罗卫城之释氏，佛陀从弟。关于其身世，有说为斛饭王之子，也有说为甘露饭王之子的。佛陀成道后归乡，阿那律与阿难、难陀、优婆离等，即于其时出家为佛弟子。出家后之阿那律，修道精进，堪称模范。他曾经于佛说法中酣睡，为佛所呵责，遂立誓不眠，而罹眼疾，至于失明。然以修行益进，心眼渐开，最终成为佛弟子中天眼第一，能见到天上、地下六道众生的相状。阎浮提：又译为“赡部洲”，阎浮是树名。因为此洲的中心，有阎浮树组成的森林，依此树的缘故，称为赡部洲，赡部洲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娑婆世界。庵摩罗果：又称“阿末罗”、“阿摩洛迦”、“庵摩洛迦”等，果名。《玄应音义》卷二十一说：“阿末罗，旧言庵摩罗，亦作

阿摩勒。其叶似小枣，花亦白小，果如胡桃，其味酸而甜，可入药分。经中言如观掌中者也。”

③四天王所住宫殿：四天王所居住的天界，在须弥山腰，六欲天的第一重。四天王，又作“护国四王”、“四大天王”、“四王”，即持国（东方）、增长（南方）、广目（西方）、多闻（北方）四天王。

④七金山：位于须弥山及铁围山间的七座山，其山悉由金宝所成，故有此称。七座山是：（一）逾健达罗山，绕须弥之山，高四万由旬。（二）伊沙驮罗山，绕逾健达罗，高二万由旬。（三）揭地洛迦山。（四）苏达梨舍那山。（五）颇湿缚羯拿山。（六）毗那怛迦山。（七）尼民达罗山。此七座金山，依序绕其前座，高度亦为前座之半。

译文：

阿难说：“我虽然知晓了此见性没有还归之处，那又如何得知我的真性呢？”

佛告诉阿难：“我现在问你，你现今并未获得无漏清净的圣果，只是禀承佛的神力，观见到初禅的境界而自在无碍。而阿那律观见阎浮提就如同观看掌中的庵摩罗果一样。诸位菩萨等观见百千界，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净国土，没有他们看不到之处。而众生的肉眼能够观看到的范围却只有分寸之地。

“阿难，我与你一起观看四天王所住的宫殿，遍观其间水中、陆地以及空中飞行的一切存在。这些虽然有昏暗与明亮种种形象的分别，但都无一不是因对眼前尘境而妄起的分别。你

应该从中分别出自己的自性与他物，现在我从你亲眼所见的存在中抉择，谁是我的见体？谁为物象？阿难，你能看见远处的日月宫是物而不是你，你可仔细遍观近处围绕须弥山的七金山，虽有种种光芒，也是物而不是你，你可逐渐观看云腾鸟飞、风动尘起、树木山川、草芥人畜等等，这些都是物而不是你。阿难，这些远近的物品的相状，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是在你清净的见精的瞩望之下的。这些物类自由差别，而见性却没有差别，这个能见的妙净明体，确实是你的见性。

"如果见性是物，那么你也应该能够看见我的见性。如果由于你、我见到同样的东西，就叫看见了我的见性，那么，我不看物时，你为何看不见我所不见之处呢？如果能够见到我所不见之处，当然就不是那所不见的相状。如果见不到我所不见之地，见性自然就不是物，为什么不是你的真心呢？

"还有，你现在看物之时，你既然看到了物，物也应该看见你。这样一来，无情的物体与有情的见性，体性纷然杂乱，那你与我以及世间，都无法成立了。阿难，如果你看我时，是你看见我而不是我看见你，这个无所不在的见性，不是你的真性还是谁呢？你为什么要自己怀疑你的真性，反而想从我的言说中求证你的真性呢？"

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性必我非余，我与如来观四天王胜藏宝殿，居日月宫，此见周圆遍娑婆国[①]，退归精舍，只见伽蓝[②]，清心户堂但瞻檐庑。世尊，此见如是。其体本来周遍一界，今在室中唯满一室。为复此

见缩大为小，为当墙宇夹令断绝？我今不知斯义所在，愿垂弘慈，为我敷演。”

佛告阿难：“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尘，不应说言见有舒缩。譬如方器，中见方空。吾复问汝，此方器中所见方空，为复定方，为不定方？若定方者，别安圆器，空应不圆。若不定者，在方器中，应无方空。汝言不知斯义所在，义性如是，云何为在？阿难，若复欲令入无方圆，但除器方，空体无方。不应说言，更除虚空方相所在。若如汝问，入室之时，缩见令小，仰观日时，汝岂挽见齐于日面？若筑墙宇，能夹见断，穿为小窦，宁无窦迹？是义不然。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是中，观大观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③，于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

注释：

①娑婆国：即“娑婆世界”的简称，“娑婆”汉译为“堪忍”，因此世界的众生堪能忍受十恶、三毒及诸烦恼而不肯出离，故名“堪忍世界”，或简称“忍土”。

②伽蓝：“僧伽蓝摩”的简称，汉译为“众园”，即僧众所居住的园庭，亦即寺院的通称。

③道场：又作“菩提道场”、“菩提场”，指中印度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之金刚座上佛陀成道之处。一般所谓“道场”系指修

习佛法之场所，因而“道场”可作寺院之别名。

译文：

阿难对佛说：“世尊，如果这种见性一定是我的见性而不是别的任何的物体，我与如来观看四天王胜藏宝殿，或者居住在日月宫中，此见能够遍及娑婆国土，但回到精舍却只看见伽蓝，进入清新的讲堂却只是见到四壁和廊庑。世尊，这种见就是如此。见体本来可以周遍一界，现今在室中却只能满于一室。这是见性由大缩小，还是被墙宇隔断了呢？我现今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所在，希望佛发大慈悲，为我演说其中的道理。”

佛告诉阿难：“一切世间的大、小、内、外等等所有事相各自都属于前尘器世间相状上的事，不应该说见性有扩大有缩小。譬如方形的器皿，从中可以看见方形的虚空。我现在问你，从这方形器皿中所见的方形虚空，是一个固定的方形呢？还是不固定的方形呢？如果是固定的方形，另外给其安装一个圆形器皿，则空间就不应该是圆的。如果不是固定的形状，在方形器皿中，就应该没有方形的空间。你说不知晓见性的真义所在，实际上见性就是如此，为什么还要问其所在呢？阿难，如果想除去方圆的形状，只要除去方圆的器皿，空体就没有方了。不应该说，再有一个虚空方相去去除。如果你问，进入室中之时，便收缩见性使其变小，仰观太阳时，你岂不要将见性拉长，接近太阳的表面呢？如果筑起墙宇，就能隔断见性，在墙上穿一个小洞，见性为何没有接续的痕迹呢？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误以为自己的见性就是物，从而失去了本心，

被外物所转，从物中观大观小。如果能够转物，就与如来相同，身心圆明，在道场中不动，就可以于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

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精必我妙性，令此妙性现在我前，见必我真，我今身心，复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别有实，彼见无别分辨我身。若实我心，令我今见见性实我，而身非我，何殊如来先所难言物能见我？惟垂大慈，开发未悟。”

佛告阿难：“今汝所言，见在汝前，是义非实。若实，汝前汝实见者，则此见精既有方所，非无指示。且今与汝坐祇陀林，遍观林渠及与殿堂，上至日月，前对恒河。汝今于我师子座前，举手指陈是种种相，阴者是林，明者是日，碍者是壁，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树纤毫，大小虽殊，但可有形，无不指著。若必其见现在汝前，汝应以手确实指陈何者是见。阿难当知，若空是见，既已成见，何者是空？若物是见，既已是见，何者为物？汝可微细披剥万象，析出精明净妙见元，指陈示我。同彼诸物，分明无惑。”

阿难言：“我今于此重阁讲堂，远洎恒河，上观日月，举手所指，纵目所观，指皆是物，无是见者。世尊，如佛所说，况我有漏初学声闻，乃至菩萨亦不能于万物象前剖出精见，离一切物别有自性。”

佛言："如是，如是。"

译文：

阿难对佛说："世尊，如果此见精一定是我的妙明真性，此妙明真性显现在我的眼前，见性一定是真正的我，我现在的身心，又是什么东西呢？而现今的身心能够分别事物是否有实，而此见性没有别的识心分辨我的身心。如果见性确实是我的心，应该可以使我看见；见性确实是我，而我的身则应该不是我。这与如来先前所驳斥的物能见我的观点有什么区别呢？希望佛发慈悲心，启发我尚未觉悟的心。"

佛告诉阿难："今天你所说的，见性在你的面前，这种观点是不确实的。如果确实如此，你目前可以实在地见到它，那么此见精既然有方所，就不应该没有标示。现在我与你坐在祇陀林中，遍观林渠，看到殿堂，目光上及太阳、月亮，面对恒河。你现今在我的狮子座前，举手指陈着种种相状，阴暗的是树林，明亮的是太阳，阻碍的是墙壁，通达的是虚空。如此这样的指说下去，甚至草、树及其他细小的东西，大小虽然不同，只要是有形体的，没有不能指陈的。如果一定有见性显现在你的眼前，你应该可以用手确定地指称什么是见性。阿难，你应当知晓，如果说空是见，既然空已经成为见，什么又是空呢？如果说物是见，既然物已经是见，什么又是物呢？你可以仔细地剖析世间的万象，从中分析出精明清净美妙的见元，指陈演示给我，就如同指称其它事物一样，历历分明，毫不含混。"

阿难说："我现今在这座重阁讲堂之中，远望至于恒河，仰

观日、月，抬手所指，纵目所观的，都是物象，而没有办法指称出见性来。世尊，如佛所说的，如同我这样的被烦恼所纠缠的初学声闻不能从万物之相状中剖析出精见，甚至菩萨也不能从万物之相状中剖析出精见，认识到远离一切物而别有自性。”

佛说：“是这样，是这样。”

佛复告阿难：“如汝所言，无有精见，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则汝所指，是物之中，无是见者。今复告汝，汝与如来，坐祇陀林，更观林苑，乃至日月，种种象殊，必无见精受汝所指。汝又发明此诸物中，何者非见？”

阿难言：“我实遍见此祇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见。何以故？若树非见，云何见树？若树即见，复云何树？如是乃至，若空非见，云何见空？若空即见，复云何空？我又思惟，是万象中，微细发明，无非见者。”

佛言：“如是，如是。”

于是，大众非无学者闻佛此言，茫然不知是义终始，一时惶悚，失其所守。如来知其魂虑变慑，心生怜愍，安慰阿难及诸大众：“诸善男子，无上法王是真实语，如所如说，不诳不妄，非末伽梨四种不死矫乱论议①。汝谛思惟，无忝哀慕。”

注释：

①末伽梨四种不死矫乱论议：为印度古代外道所执六十二

见之一，对于不死的问题，自己并非如实了知却矫乱回答他人。此类外道共有四种，故又称“四种不死矫乱论”、“四不死矫乱论”。四种是：(一)就善恶业报之问题，随一己所理解者而答复他人。(二)就他世有无之问题，随问者之所见而答以如是如是。(三)就善不善法之问题，答以非善非恶。(四)取他人之见解而作为问题之答案。

译文：

佛又告诉阿难：“如你所说的，没有见性能够离开一切物而别有自性。那么，你所指示的这些物象之中没有见性。现今又告诉你，你与如来坐于祇陀林，又观看林苑，甚至太阳、月亮，种种不同的物象，一定没有见性供你去指称。你再说说看，这些物象之中，哪一种是不可见的呢？”

阿难说：“我确实完全看到了祇陀林中的一切，不知其中什么是不可见之物。为什么呢？如果树不是见，为什么会看见树呢？如果树就是见，又为什么说它是树呢？如此乃至，如果空不是见，凭借什么见到空呢？如果空就是见，又为什么说它是空呢？我又这样思惟，这些万象之中，仔细辨析起来，没有不是见的。”

佛说：“是这样，是这样。”

由于这样，与会的尚未到达无学果位的弟子，茫然不知这些义理的来由，一时间惊慌悚惧，不知所从。如来知晓这些弟子六神无主，思绪紊乱，心中产生怜愍，安慰阿难及诸大众：“诸位善男子，无上法王的真实语，完全是依照所证得的真理如实

而说，不诳不妄，并非如末伽梨所说的四种不死矫乱论议。你仔细思惟，不要增添哀怨和羡慕的情绪。”

时文殊师利法王子愍诸四众，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诸大众，不悟如来发明二种精见、色空是非是义。世尊，若此前缘色空等象，若是见者，应有所指。若非见者，应无所瞩。而今不知是义所归，故有惊怖，非是畴昔善根轻鲜。唯愿如来大慈发明此诸物象，与此见精元是何物，于其中间无是非是。”

佛告文殊及诸大众：“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于其自住三摩地中，见与见缘并所想相，如虚空华本无所有。此见及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云何于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问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为无文殊？”

“如是，世尊。我真文殊，无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于中实无是非二相。”

佛言：“此见妙明，与诸空尘，亦复如是。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圆真心，妄为色空及与闻见。如第二月，谁为是月，又谁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间自无是月非月。是以汝今观见与尘，种种发明名为妄想，不能于中出是、非是。由是精真妙觉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译文：

这时，文殊师利菩萨哀悯四众，在大众中立即从座位起来，顶礼佛的双足，合掌向佛礼拜，然后对佛说："世尊，此诸大众不悟如来发明的精见、色空是'是'还是'非是'的两种义理。世尊，如果前缘色空等是'见'的话，应该能够指称出来。如果不是'见'的话，应该没有可以观看的东西。这些听众现今不知晓这些义理的归结，因此才有惊奇恐怖，但是这些听众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善根浅薄。希望如来以大慈悲阐明这些物象与此见精原本是什么样的存在，为什么在其中间没有'是'与'非是'的区别。"

佛告诉文殊以及大众："十方如来及大菩萨，由于自己住于三摩地境界中，见与见缘以及所想象的一切相状，都如同虚空中的花，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此见及缘原本是菩提妙净明体，为什么在其中有'是'与'非是'呢？文殊，我现在问你，在你之外另立一位文殊，他是文殊？或者不是文殊？"

文殊菩萨回答："如此，世尊！我是真文殊，没有另外的文殊。为什么呢？如果另外有一位文殊，那么应该有两位文殊。然而今日既有一位真文殊，就不是无文殊，于中确实没有是、不是两种相状。"

佛说："此见性妙明，而与一切物象一样，都是如此。见性与物象本来都是同一妙明无上菩提净圆真心，由于最初一念不觉，致使由真起妄，才产生万象杂陈的境相，以及能见能闻等业识。譬如第二月，谁是月？谁又是非月？文殊，月亮只有一个，其中自然没有是月与非月之分。因此，你现在观察到的见以及

尘境的种种现象，都是妄想，不能从中分出‘是’与‘非是’。只要觉知此清净的妙觉真体，因此就能使你认识到一切可指陈的东西都是空花而已。”

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觉缘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与先梵志娑毗迦罗所谈冥谛①，及投灰等诸外道种②，说有真我遍满十方，有何差别？世尊亦曾于楞伽山为大慧等敷演斯义③。彼外道等常说自然④，我说因缘非彼境界。我今观此觉性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虚妄颠倒，似非因缘与彼自然。云何开示不入群邪，获真实心妙觉明性？”

佛告阿难：“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真实告汝。汝犹未悟，惑为自然。阿难，若必自然，自须甄明有自然体。汝且观此妙明见中，以何为自？此见为复以明为自，以暗为自，以空为自，以塞为自？阿难，若明为自，应不见暗。若复以空为自体者，应不见塞。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自者，则于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

注释：

①娑毗迦罗：又作“劫毗罗”，译为“黄发”、“金头”或“龟种”，印度古先人名，为数论派之祖。因其须发面色皆黄赤，故号为“黄赤色仙人”。

②投灰：指苦行外道，为求解脱或达到某种愿望而采取折

磨自己的修行方式。

③楞伽山：据《华严经疏》卷五十六的解释，“楞伽”意译为“难往”，包含四义：(一)种种实性所成庄严殊妙故，(二)有大光和日月故，(三)高显宽广故，(四)伽王等居此，佛又于此开化群生，作胜益事故。此山居海之中，四面无门，非得通者莫往，故称“难往”。关于楞伽山之位置，《慧苑音义》卷下谓楞伽山在南天竺南界，近海岸。大慧：菩萨名，音译作“摩诃摩底”，在楞伽经会上，为一会之上首。

④自然：指不假任何造作之力，自然而然、本然如是的存在状态。

译文：

阿难对佛说：“世尊，确实如您所说，灵觉能缘的见性充满十方界，湛然常住，本性就是非生灭的。这种说法，与先前梵志娑毗迦罗所谈的冥谛，以及投灰等诸外道所说的‘真我遍满十方’的观点，有什么差别呢？世尊也曾在楞伽山为大慧菩萨等宣讲这些义理。那些外道等常说自然，认为世间的一切，内而众生的心性，外而山河大地等自然物，都是自然而有的，不须造作，不加修证。因此，您宣说因缘义破斥他们。而我也认为，因缘并非他们所说的境界。我现今观此觉性，也是自然而非生非灭的，远离一切虚妄颠倒，这似乎不是因缘，而与外道所说的自然相似。您为什么要这样开示，力图使我们不进入诸多外道邪计，并且由此获得真实心妙觉明性呢？”

佛告诉阿难：“我现今如此方便开示，将最真实的真理告诉

给你。你却仍然未能领悟，反而认为其与自然观点相同。阿难，如果见性属于自然，当然应该甄别明白，一定要有自然之体存在。你姑且观察一下妙明之见中究竟是以什么作为自体的。此见性是以‘明’为自体的，还是以‘暗’为自体的？是以‘空’为自体的，还是以‘塞’为自体的？阿难，如果以‘明’为自体，应该见不到‘暗’。如果是以‘空’为自体，应该见不到‘塞’。如此乃至以诸暗等相状为自体，那么在‘明’时，见性应该断绝灭除，凭借什么见到‘明’呢？”

阿难言：“必此妙见，性非自然。我今发明是因缘性，心犹未明，咨询如来，是义云何合因缘性？”

佛言：“汝言因缘，吾复问汝。汝今因见，见性现前。此见为复因明有见，因暗有见，因空有见，因塞有见？阿难，若因明有，应不见暗。如因暗有，应不见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于明暗。复次，阿难，此见又复缘明有见，缘暗有见，缘空有见，缘塞有见？阿难，若缘空有，应不见塞。若缘塞有，应不见空。如是乃至缘明缘暗，同于空塞。当知如是精觉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汝今云何于中措心，以诸世间戏论名相而得分别[①]？如以手掌撮摩虚空，只益自劳，虚空云何随汝执捉？”

注释：

①戏论：谓错误无意义的言论，即违背真理、不能增进善法而无意义的言论。名相：名，指事物之名称，能诠显事物之本体。相，指事物之相状。以名能诠显事物之相状，故称“名相”。

译文：

阿难又说：“这样看来，这妙明的见性一定不是自然的。我现今又认为此见性应该从因缘而生，但我心中仍有未明白的地方，特向如来请教，此见性为什么合于因缘性？”

佛说：“你说到因缘，我又问你，你现在因为有见，见性方才能够显现在眼前。此见是因为有‘明’才有的，还是因为有‘暗’才有的？是因为有‘空’才有的，还是因为有‘塞’才有的？阿难，如果是因为有‘明’才有的，应该看不到‘暗’。如果因为有‘暗’才有的，应该看不到‘明’。如此类推，以‘空’、‘塞’为原因的情况等同于‘明’、‘暗’。还有，阿难，此见性是以‘明’为条件产生见，还是以‘暗’为条件产生见？是以‘空’为条件产生见，还是以‘塞’为条件产生见？如果是以‘空’为条件产生见，应该看不到‘塞’。如果是以‘塞’为条件产生见，应该看不到‘空’。如此类推，以‘明’、‘暗’为条件等同于‘空’、‘塞’。你应当知道，这精觉妙明的见性，既不属于因缘，也不是自然而有，但也不能说不是自然。它本来就没有非与不非，也没有是与非是的问题，它远离一切相，又融摄一切法。你现今为什么在此问题上劳虑，用世间戏论名相而去分别它呢？譬如以手掌去抓摩虚空，只是自取疲劳，虚空怎么能够让你执捉到呢？”

阿难白佛言:“世尊,必妙觉性非因非缘。世尊云何常与比丘宣说见性具四种缘?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义云何?”

佛言:“阿难,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义①。阿难,吾复问汝,诸世间人说我能见,云何名见?云何不见?阿难,言世人因于日、月、灯光见种种相,名之为见。若复无此三种光明,则不能见。阿难,若无明时名不见者,应不见暗。若必见暗,此但无明,云何无见?阿难,若在暗时不见明故名为不见,今在明时不见暗相,还名不见。如是二相,俱名不见。若复二相自相陵夺,非汝见性于中暂无。如是则知,二俱名见,云何不见?

“是故,阿难,汝今当知,见明之时,见非是明;见暗之时,见非是暗;见空之时,见非是空;见塞之时,见非是塞。四义成就,汝复应知。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及和合相?汝等声闻狭劣无识,不能通达清净实相②。吾今诲汝,当善思惟,无得疲怠妙菩提路③。”

注释:

①第一义:最高最究竟之真理。

②清净实相:清净,指远离因恶行所致的过失而有的烦恼。实相,原义为本体、实体、真相、本性等,引申指一切万法真实不

虚之体相,或真实之理法、不变之理、真如、法性等。这里是说,诸法的本体是远离染污的清净明觉之体。

③妙菩提路:指微妙不可思议的通向菩提的妙觉之路。

译文:

阿难对佛说:"世尊,妙觉一定是非因非缘的,世尊为什么常给比丘宣说,见性具有四种缘呢?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眼而有见性,是什么含义呢?"

佛说:"阿难,我说世间诸因缘相不是第一义。阿难,我又问你,诸世间人说我能见,什么名为'见'呢?什么叫'不见'呢?阿难,世人凭借日、月、灯光而见到种种相状名之为'见'。如果没有这三种光明,就不能见到。阿难,如果没有光明时,就名'不见',应该连'暗'也见不到。如果一定能见到'暗',这又没有光明,怎么能说无'见'呢?阿难,如果在暗时,因为不见光明,名为'不见'。现在在明时,不见暗相,仍然名为'不见'。如是二相,都称之为'不见'。如果'明'、'暗'二相,交互出现,不是你的见性在此中有所中断。如此则知晓,两种情况都名为'见',怎么又叫'不见'呢?

"因此,阿难,你现今应当知晓,看见光明之时,见本身不是明;看见暗之时,见本身不是暗;看见空之时,见本身不是空;看见塞之时,见本身不是塞。明、暗、空、塞四义的成立,已经证明它们与见性本身无关。你还应当知晓,见性在'见'之时,所见者本身不是'见'。见尚且脱离见性,见性不能见及自身,怎么又说属于因缘、自然及和合相呢?你们声闻,见地狭小,心志拙

劣，不能通达清净实相。我现今教诲你，应当善于思维，一定不要在通往微妙的菩提大道上懈怠疲倦。”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为我等辈宣说因缘及与自然、诸和合相与不和合，心犹未开。而今更闻见见非见，重增迷闷。伏愿弘慈，施大慧目[①]，开示我等觉心明净。”作是语已，悲泪顶礼，承受圣旨。

尔时，世尊怜愍阿难及诸大众，将欲敷演大陀罗尼诸三摩提妙修行路[②]。告阿难言：“汝虽强记，但益多闻。于奢摩他微密观照心犹未了[③]。汝今谛听，吾今为汝分别开示，亦令将来诸有漏者获菩提果。

“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由二颠倒分别见妄，当处发生，当业轮转。云何二见？一者众生别业妄见[④]，二者众生同分妄见[⑤]。

注释：

①慧目：智慧之眼目。

②陀罗尼：即咒语，梵文意译为“作持”、“总持”、“能持”、“能遮”。

③观照：即以智慧观事、理诸法而照见明了之意。

④别业：与“总业”相对之语。指众生殊别的业因，随众生感各异之果。妄见：虚妄不实的见解。

⑤同分：此处为“众同分”之略称，指有情众生之共性或

共因。

译文：

阿难对佛说："世尊，如佛世尊为我们宣说见性不属于因缘并且与自然、诸和合相、不和合并不相应，我们的心仍然未能悟解。而现在又听说所见也不是见性，又增加了迷惑。衷心希望您发大慈悲，给与我们洞彻一切的大智慧眼目，开示我们，使我们的觉心明净。"说完这些话之后，阿难悲泪顶礼佛陀，等待接受佛的教诲。

这时，世尊怜愍阿难以及大众，将要演说大陀罗尼诸三摩提微妙不可思议的修行之路。佛告诉阿难说："你虽然强于记忆，只是增加了知识而已。对于奢摩他定中的微密观照，尚未了悟。你现今仔细听着，我现在为你分别开示，也使将来诸有漏者藉此获得菩提果。

"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于世间，都是由于两种颠倒分别见妄所致，这种妄念当处取著发生，当处造业而轮转。是哪两种妄见呢？第一种是众生各别的业感和妄见，第二种是众生共同的业感和妄见。

"云何名为别业妄见？

"阿难，如世间人目有赤眚①，夜见灯光，别有圆影，五色重叠。于意云何？此夜灯明所现圆光，为是灯色，为当见色？阿难，此若灯色，则非眚人何不同见？而此圆影唯眚之观。若是见色，见已成色，则彼眚人见圆影

者，名为何等？复次，阿难，若此圆影离灯别有，则合傍观屏帐、几筵有圆影出，离见别有，应非眼瞩，云何眚人目见圆影？是故当知，色实在灯，见病为影。影见俱眚，见眚非病，终不应言是灯是见，于是中，有非灯非见。如第二月非体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观捏所成故，诸有智者不应说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离见非见。此亦如是，目眚所成，今欲名谁是灯是见，何况分别非灯非见？

注释：

①眚(shěng)：眼睛长了白翳。

译文：

佛继续说："什么叫'别业妄见'呢？

"阿难，譬如世间的人，如果眼睛中长了赤眚，在夜间见到灯光之时，必然感觉到灯火周边另外有一层五彩的圆晕。应该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呢？这灯火周边的圆晕，是灯光本身的色彩呢？还是病人之眼见所现的颜色呢？阿难，这如果是灯光本身的颜色而并非患这种眼病者之所见，为什么别人没有同样的'见'呢？而这圆晕，仅仅只有患这种眼病的人才能够观看到。如果说这圆晕是病人之见所成的颜色，见性已经呈现为颜色，那么，那眼病患者所见的圆晕又是什么呢？还有，阿难，如果这圆晕离开灯而自己存在，那么观看旁边的屏风、衣帐、几筵等都应该有圆晕出现。离开见性而单独存在圆晕，那么，此圆晕应

该不是仅仅通过眼睛才能见到，为什么说仅仅只有眼睛中长了赤眚的人才能见到呢？因此，应当知道，灯光确实是由灯发出的，由于眼睛的疾病而见到圆晕。圆晕和见到圆晕的'见'都是由于翳障所致，但能够见眼翳的见体却并没有得病，因此最究竟而言，不应该说是灯还是见，或者在其中追究既不是灯也不是见。譬如前面讲过的第二月既不是月本身，也不是月亮的影子。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二月是由于捏着眼目而成的，诸位智慧之士不应该说，这由于捏着眼目而形成的第二月是月又不是月，既离开见又不是见。这看见圆晕的道理，也是如此，本来就是眼病所造成的，现今怎么能说谁是灯，谁是见呢？更何况去区分非灯还是非见呢？

"云何名为同分妄见？

"阿难，此阎浮提除大海水，中间平陆有三千洲，正中大洲东西括量，大国凡有二千三百，其余小洲在诸海中，其间或有三两百国，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十五十。阿难，若复此中有一小洲只有两国，唯一国人同感恶缘[①]，则彼小洲当土众生，睹诸一切不祥境界，或见二日，或见两月，其中乃至晕蚀佩玦、彗勃飞流、负耳虹蜺种种恶相[②]。但此国见彼国众生，本所不见，亦复不闻。阿难，吾今为汝以此二事进退合明。阿难，如彼众生别业妄见，瞩灯光中所现圆影虽现似境，终彼见者目眚所成。眚即见劳，非色所造。然见眚者，终无见咎。例汝

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皆是无始见病所成。见与见缘，似现前境。元我觉明，见所缘眚，觉见即眚本觉明心，觉缘非眚，觉所觉眚，觉非眚中，此实见见，云何复名觉闻知见？是故汝今见我及汝并诸世间十类众生皆即见眚，非见眚者彼见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见。

“阿难，如彼众生同分妄见，例彼妄见别业。一人一病目，人同彼一国，彼见圆影眚妄所生。此众同分所现不祥，同见业中瘴恶所起，俱是无始见妄所生。例阎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洎十方诸有漏国及诸众生，同是觉明无漏妙心，见闻觉知，虚妄病缘，和合妄生，和合妄死。若能远离诸和合缘及不和合，则复灭除诸生死因，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心，本觉常住。”

注释：

①恶缘：能够使众生产生恶行的事物或条件。

②彗：即彗星。负耳虹蜺：当彩虹有两圈时，颜色清楚的叫虹，颜色淡些的叫霓或蜺。彩虹之气如弓之背日状称之为“负”，如玦之傍日称之为“耳”。

译文：

佛继续告诉阿难及其会众：“什么叫‘同分妄见’呢？

"阿难，这阎浮提内大海水之外，中间的陆地有三千洲，正中间的大洲从东到西共有两千三百个大国，其余的小洲都位于诸海之中，其间或有三两百个国家，或者一个或两个，甚至三十、四十、五十个国家。阿难，如果这阎浮提中有一个小洲仅有两个国家，其中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共同感受到恶缘，那么，在这座小洲上居住的众生，就看到了一切不祥的境界，有的看见了两个太阳，有的看见了两个月亮，甚至有人看见了日食、月食，日、月上出现了如同珮玦一样的光环，彗星陨落，流星飞逝，出现像耳环一样的虹彩，如此等等恶相都在此国出现。只是仅有此国的众生见到这些恶相，其他国家的众生，既没有看见，又没有听见。阿难，我现在为你以这两个事情为例，反复地向你说明真妄的道理。阿难，像前述那些众生的别业妄见，观看灯光而出现环绕灯光的圆晕，即便好像是实有的外境，但到底还是观看者眼睛的翳障所成，而翳障是由于眼睛的疲劳所致，此圆晕并非真实的外景所成。然而，眼睛长了翳障的人，其见性最终还是没有病变。例如你今日，以眼睛所观见的山河国土及诸位众生，都是你无始以来所患见病所成的幻影，能见的妄见与所见的妄境，都属于依他性所成，似有实无。如果推本穷源，原是我们本觉妙明的真心突然一念妄动，就如同眼中生出翳障一样，致使产生能见的妄见与所缘的妄境。但本觉妙明的真心可觉照能缘的妄心以及所缘的妄境，这觉照的真体本自无病，自然非妄见可以比拟。觉照既然能够觉知妄见，自然不再坠入妄见之中，能见带妄的见性的真见即是常寂的心性，也是众生修行的本因，怎么能够说是见闻觉知的妄见呢？因此你现在所看

见的我、你以及诸世间的十类众生，都是属于妄见，并非能够照见翳障之见的真见。真见纯净无杂，一尘不染，虽为妄见所依，但不随妄见而有变动，根本不受眼睛之翳障的影响，所以就不能名之为见。

“阿难，别业妄见显著而易于说明，同分妄见普遍而难知，今以别样妄见为例再作说明。如果将一眼睛有病的人，比作一国，这个眼睛有翳障的人所见的圆晕，既是因眼病而生，那么，这一国人所共同见到的不祥的景象，也是由共业中的恶缘而生起，同样是无始以来的妄见所生，这与眼睛有翳障的人所独自见到圆晕的情形一样。再如，阎浮提三千洲中以及四大海的娑婆世界，甚至十方诸有漏之国及诸众生，同样是由这灵明觉照的清净之心一念妄动，以虚妄的病缘为对象产生见闻觉知的功能，于是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如果能够远离诸和合的因缘以及不和合的虚妄假象，那么，就灭除了诸生死之因。生死之因既灭，圆满菩提的不生灭性就得以显现出来，这也就是清净本心，也名为本觉常住。”

“阿难，汝虽先悟本觉妙明，性非因缘非自然性，而犹未明如是觉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阿难，吾今复以前尘问汝，汝今犹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诸因缘性，而自疑惑证菩提心和合起者，则汝今者妙净见精，为与明和，为与暗和，为与通和，为与塞和？若明和者，且汝观明，当明现前，何处杂见？见相可辨，杂何形像？若非见者，云何见明？若即见者，云何见见？必见圆满，何

处和明？若明圆满，不合见和，见必异明，杂则失彼性明名字。杂失明性，和明非义。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复次，阿难，又汝今者妙净见精，为与明合，为与暗合？为与通合，为与塞合？若明合者，至于暗时，明相已灭，此见即不与诸暗合，云何见暗？若见暗时，不与暗合，与明合者，应非见明。既不见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你虽然已经悟知本觉妙明的真心，其本来就不是因缘所生，也并非自然所成，但你仍然未能明了如此本觉妙心也并非和合而生，也并非不和合相。阿难，我现今又以眼前的境、物问你，你现今仍然从一切世间妄想和合的诸因缘性出发，而在内心中疑惑，那证得菩提心是因和合而起。如此一来，你现今的妙景见精，是与‘明’和合呢，还是与‘暗’和合？是与‘通’和合呢，还是与‘塞’和合？如果是与‘明’和合，则你观察光明之时，光明应当显现出来，而此时究竟在什么地方夹杂‘见’呢？见性和明相是可以辨别的，如果二者杂合，究竟什么形状相貌可以辨别‘见性’和‘明相’的杂合呢？如果不是杂合，不是‘见’，凭借什么去见光明呢？如果说‘明相’就是‘见’，既然明相已经成为见，凭借什么又去见‘见’呢？如果一定要说明见性圆满，则又在何处与‘明’和合呢？如果明相遍满一切，就没有什么地方容纳见性与其相合。如果说见性与明相

不同，现今如果杂合就应当失去见性与明相本有的名字。交杂而失去明性，在言见与明和合就失去了意义。其它如暗与通、塞，也是如此。

“还有，阿难，你妙明清净的见精，是与‘明’和合呢，还是与‘暗’和合？是与‘通’和合呢，还是与‘塞’和合？如果是与‘明’和合，当至于‘暗’时，明相已经消失。此见性就应该不与‘暗’和合，怎么去看到暗呢？如果看见‘暗’时，可以不与‘暗’和合，与‘明’和合也就不应该见到‘明’。既然不见‘明’，为什么与‘明’和合时，能够分明知道这是‘明’而不是‘暗’呢？其它如‘暗’与‘通’、‘塞’也是如此。”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此妙觉元与诸缘尘及心念虑非和合耶？”

佛言：“汝今又言觉非和合，吾复问汝，此妙见精非和合者，为非明和？为非暗和？为非通和？为非塞和？若非明和，则见与明必有边畔。汝且谛观，何处是明？何处是见？在见在明，自何为畔？阿难，若明际中，必无见者，则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又妙见精非和合者，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通合？为非塞合？若非明合，则见与明性相乖角，如耳与明了不相触见，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甄明合非合理？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译文：

阿难对佛说："世尊，依照我的思维，难道这本觉妙明的清净体与所缘的尘境以及心之念虑功能是出于非和合状态吗?"

佛说："你现在又说，这本觉妙明的清净体并非和合相。我现在问你，如果这本觉妙明的清净体并非和合相，是不与'明'和合，还是不与'暗'和合？是不与'通'和合，还是不与'塞'和合？如果不是与'明'和合，那么，'见'与'明'就必然有边界。你仔细观察，什么地方是'明'呢？什么地方是'见'？属于'见'还是属于'明'，其边界在什么地方呢？阿难，如果在'明'的边际之内，一定没有'见'，那么，'明'与'见'就不相及，自然就无法知晓那明相的所在，边界如何建立呢？其它如'暗'与'通'、'塞'也是如此。

"还有，如果这本觉妙明的清净体不是和合相，是不与'明'和合还是不与'暗'和合？是不与'通'和合还是不与'塞'和合？如果是不与'明'和合，那么，'见'与'明性'就好象牛角，互相对立，永远不相接触，就如同耳朵与'明'永远不接触一样。如果见性并不知晓明相的所在，凭借什么来甄别'见'与'明'是和合相还是非和合相呢？其它如'暗'与'通'、'塞'也是如此。

"阿难，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如是乃至五阴、六入[①]，从十二处至十八界[②]，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名灭。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③]，不动周圆妙真如性[④]。性真常中，求于去来、

迷悟、死生，了无所得。阿难，云何五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晴明空，唯一精虚，迥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以发劳，则于虚空别见狂花，复有一切狂乱非相。色阴当知[5]，亦复如是。阿难，是诸狂花非从空来，非从目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花相起灭。如阿难体，不容阿难。若目出者，既从目出，还从目入。即此花性，从目出故，当合有见。若有见者，去既花空，旋合见眼。若无见者，出既翳空[6]，旋当翳眼。又见花时，目应无翳，云何晴空号清明眼？是故当知，色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调适。忽如忘生，性无违顺。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于空相摩。于二手中，妄生涩滑、冷热诸相。受阴当知[7]，亦复如是。阿难，是诸幻触，不从空来，不从掌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何不触身？不应虚空，选择来触。若从掌出，应非待合。又掌出故，合则掌知，离即触入，臂腕、骨髓应亦觉知入时踪迹。必有觉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来，何待合知要名为触？是故当知，受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谈说醋梅，口中水出；思踏悬崖，足心酸涩。想阴当知[8]，亦复如是。阿难，如是醋说，不

从梅生，非从口入。如是，阿难，若梅生者，梅合自谈，何待人说？若从口入，自合口闻，何须待耳？若独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而出？想踏悬崖，与说相类。是故当知，想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暴流，波浪相续，前际、后际，不相逾越。行阴当知[9]，亦复如是。阿难，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如是，阿难，若因空生，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俱受沦溺。若因水有，则此暴流性应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是故当知，行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取频伽瓶塞其两孔[10]，满中擎空，千里远行，用饷他国。识阴当知[11]，亦复如是。阿难，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如是，阿难，若彼方来，则本瓶中，既贮空去，于本瓶地应少虚空。若此方入，开孔倒瓶，应见空出。是故当知，识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注释：

①五阴：亦作“五蕴”，指色、受、想、行、识五蕴，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的身体都是由五蕴和合而成的。

②十二处：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和“六境”（色、

声、香、味、触、法)。十八界:指“十二处”加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六识”。泛指一切诸法。

③如来藏:指众生身中所隐藏的如来清净法身。

④真如:指无形无相又遍布于一切事物中的宇宙本体。

⑤色阴:“五阴”之一,指有质碍的物质性东西。

⑥翳(yì):遮蔽、障碍之意。

⑦受阴:“五阴”之一,领纳义,对外界所产生的苦乐、喜忧等感受。

⑧想阴:“五阴”之一,对外境心中浮现某种表象之精神作用。

⑨行阴:“五阴”之一,原为“造成作”之义,后衍为迁流变化义,指人们的身心活动。

⑩频伽瓶:据传频伽鸟一身两头,频伽瓶因状如频伽鸟而得名。

⑪识阴:五阴之一,了别义。指小乘佛教的“六识”和大乘佛教八识中的“阿赖耶识”。

译文:

“阿难,你还不明白世间一切虚浮不实的尘境,所有虚假幻化之境相,都是生无所从来,灭也没有去处,都是一些徒有其名之假相幻影,其真正体性乃是菩提妙觉明体。这样的幻化境相乃至五阴(色、受、想、行、识)、六入(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十二处(六根与六境的总合,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六境即色、声、香、味、触、法)、十八界(六根六境六识之总合,六

根六境如上述，六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世间众生不懂得这些虚妄境相的生灭去来，都是不生不灭、寂然常照如来藏性之随缘影现，企图在常寂不动的妙明真性中去寻求生灭去来，迷悟生死，最终都将是一无所得的。

“阿难，为什么说色受想行识五蕴本是如来藏妙明真性的随缘影现呢？

“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明亮的眼睛，去观看清澈明朗的晴空，唯见碧空万里，更无他物。假若有人目不转睛地注视天空，时间一长，眼睛疲劳后，就会眼花缭乱，眼前狂花乱舞，或出现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当知色阴，也是如此。阿难，眼前飞舞着的那些狂花或奇形怪状的东西，既不是从空中来的，也不是眼睛中产生出来的。因为如果是从空中来的，最后又会回到空中去；但如果既有来，又有去，既有出，又有入，那就不是虚空了，虚空是没有来去出入的；而如果不是虚空，也就不能容纳这些乱舞之狂花和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在其中生灭去来了。正如你阿难一样，阿难的体中，自不能再有一个阿难的身体。如果是从目中产生出来的，最后又会回到眼睛中去。此花既从目出，目以能见为性，此花自也应有见性。如果此花真有见性，出去时既为花于空，回来时亦应见到眼睛。如果没有见性，出去时自会翳障于空，回来又会翳障于眼。既然眼睛能看见空中之花，眼睛应该没有翳障。为什么现见空花乱舞，乃为翳眼？必见碧空万里，才称得上是清明眼呢?！因此应该知道，色阴是虚妄的，原不是因缘所生，也非无因无缘而自有的自然之性。

“阿难，譬如有人四肢宴然，身体顺适，忽然之间好像忘了自身的存在，没有了诸如苦乐等感受。但他无缘无故，以二手掌，相互磨擦，于是在两手掌间顿时生起滑涩、冷热诸感受。实际上，所谓受阴，也是如此。阿难，这种种幻触，既不是从虚空中来，也不是自手掌中生出的。阿难，这种种幻触如果是从虚空中来的，它为什么只触及手掌，而不触及身体的其它部份呢？因此，这种幻触的产生不应该从虚空方面去考虑。那么，是不是从手掌中产生出来的呢？如果是从手掌中产生出来的，为什么非得等到两手相互磨擦后才会产生呢？又，如果是掌中所生出，那么两掌合时，触当从掌而出；两掌离开时，触当从掌而入。既有出有入，离手掌很近之臂腕骨髓，应该也有所知觉，为什么都无所知觉呢？如果臂腕骨髓真有觉心，感知该触之出入，那不是说原有一物往来于身体之中了吗？又何须等到两掌相互磨擦后才会有那种感触呢？因此，应该知道，受阴是虚妄而无自性的，原不是因缘所生，也非无因无缘而自有的自然之性。

“阿难，譬如有人一谈论酸梅时，必定生出口水来，一想到脚踏悬崖，脚掌心就会感到酸涩。想阴也是这样。阿难，因谈梅而口中生水，此水既不是由梅所生，也不是由外从口而入。如果是酸梅所生，那么，梅应该自谈，而不必等人来谈论。如果是自外从口而入，自当口闻，又何须等耳朵听闻后口中才出水呢？而如果唯有耳朵才能听闻，此水又为何不从耳中流出？至于一想脚踏悬崖就足底酸楚，，此中之道理与此相类似。因此应该知道，想阴是虚妄无自性，原不是因缘所生，也非无因无缘而自有的自然之性。

“阿难，譬如滚滚流水，后浪推前浪，前后相继，滚滚向进，永不止息。当知行阴亦是这样。阿难，应当知道，这滚滚向前的水的流动性，并不是虚空所生，亦不是因水而有，也不是水的本性如是，但它又离散不开虚空与水。这样，阿难，如果这瀑流是虚空所生，那么十方无尽虚空，必成一片汪洋，世界将为滚滚流水所淹没。如果这瀑流因水而有，那么，瀑流之性体，必与水各异，并一定会有所表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若此瀑流之流动性即是水之本性，那么，当瀑流澄清时，就不是水之自体了。如果说离开虚空与水另有瀑流，应该知道，虚空之外了无一物，而水外更无瀑流。因此，应该知道，行阴也是如此，是虚妄无自性，原不是因缘所生，也非无因无缘而自有的自然之性。

“阿难，譬如有人拿一个频伽瓶，将其两端之孔塞起来，瓶中盛的尽是虚空，他远行千里，以此盛满虚空的瓶馈送他人。识阴也是这样，阿难。此瓶中之虚空，并非自远方带来，也不是从此方装进去的。因为如果是从远方带来的，此瓶中既然在远方盛走了一部分虚空，那么，该地方理应少却被盛走的那部分虚空，如果此虚空是从本地装进去的，那么，当开口倒瓶时，就应该看到原先的虚空从瓶中被倒出来。因此，应该知道，识阴也是如此，是虚妄无自性，原不是因缘所生，也非无因无缘而自有的自然之性。”

卷 三

本卷中，佛继续就阿难的提问，逐次宣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及其“七大”等都是“性真相妄”的。其中，入、处、界与前卷之五阴一起构成“四科”。“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其相而言，都是因缘和合而有，因缘消散而亡；就其性而言，都是本于如来藏妙真如性。概括而言，其乃依真起妄，因而说其为“性真相妄”。“七大”即地、水、风、火、空、见、识。虽然“七大”的作用、色相是虚妄的，其体性却圆融无碍、周遍法界，因为其体性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会中大众听闻佛的这些说法，都知晓世间一切诸物都是识心的分别计度，并无真实意义。父母所生之身也若存若亡，唯有本觉妙心才是常住不灭的。

“复次，阿难，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①？

“阿难，即彼目睛瞪发劳者，兼目与劳同是菩体瞪发劳相②。因于明、暗两种妄尘发见居中，吸此尘象，名为见性。此见离彼明、暗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见非明、暗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明来，暗即随灭，应非见暗。若从暗来，明即随灭，应无见明。若从根生，必无明、暗。如是见精，本无自性。若于空出，前瞩尘象，归当见根。又空自观，何关

汝入？是故当知，眼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以两手指急塞其耳，耳根劳故，头中作声。兼耳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动、静二种妄尘发闻居中，吸此尘象，名听闻性。此闻离彼动、静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闻非动、静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静来，动即随灭，应非闻动。若从动来，静即随灭，应无觉静。若从根生，必无动、静。如是闻体，本无自性。若于空出，有闻成性，即非虚空。又空自闻，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耳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注释：

①六入：即“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入，有二义：一为“能入”，指识能入尘取境。二为“所入”，指识能为尘提供处所。此处侧重从能吸入尘象言之，故当以“吸入”义理解为佳。

②“即彼目睛”二句：此句承接卷二“色阴瞪目发劳”之例。意思为：能见之目与所见之虚妄相，都是菩提心一念妄动所成。

译文：

佛继续说：“其次，阿难，为何说六入也是以如来藏真如为本体呢？

“阿难，如你所说，眼睛瞪视虚空太久，发生疲劳，就会看见

虚空里狂花乱飞。实际上,此种现象都是菩提心一念妄动所成。眼根凭借明、暗两种虚幻的现象而吸收相应的境相,便产生了见的性能。但此性能离开明、暗两种现象,并没有固定的自体。这样,阿难,应当知道,此性能不是从明、暗来,也不由眼根而出,更不是虚空自己生出。为什么呢?假如它是从明而来,暗时就应该当即消灭,也就应看不见暗。但实际上,明和暗是可以同时看到的。假如它是从暗而来,明时就应该当即消灭。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假如此性能是从眼根产生,必然就没有明、暗。这样看来,此能见之精,本来就没有自性。假如此见精是从虚空产生,既然可以看见境相,反转回来也就应该可以看见自己的眼睛。其次,如果此'见'的性能真的是从虚空产生,也应是虚空自己在看,与你的眼根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应当知道,眼入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非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譬如有人用手指很快地塞住两只耳朵,久之就会使耳朵疲劳,头脑中就会发出嗡嗡的声音。实际上,耳朵因疲劳所发出的声音,都是菩提心一念妄动所成。耳根凭借动、静两种虚幻的现象,吸受相应的境相,便产生了闻听的功能。此功能离开动、静两种现象,毕竟没有固定的自体。因此,阿难,应当知道,这闻听的功能不是从动、静来,也不由耳根而出,更不是虚空自己产生出来。为什么呢?假如此功能是从静止而来,则面对运动的境相时,就应该听不到声音。假如此功能是从运动而来,则面对静止的境相时,就应该感觉不到静境。现在,耳朵动来闻动,静来闻静,可见它不是从动、静中来。假如此功能

是从耳根产生，可是耳根并没有储备动、静两种境相。如此看来，此闻听的功能本来就是没有自性的。假如此闻听的功能是从虚空产生，但是，虚空既然具有能闻功能，就不应该再称之为虚空。再者，虚空既然自己听闻，那么，此闻听功能与耳入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应当知道，耳入只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非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譬如有人急畜其鼻，畜久成劳，则于鼻中闻有冷触。因触分别通、塞、虚、实，如是乃诸香、臭气。兼鼻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通、塞二种妄尘发闻居中，吸此尘象，名嗅闻性。此闻离彼通、塞二尘，毕竟无体。当知是闻非通、塞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通来，塞则闻灭，云何知塞？如因塞有，通则无闻，云何发明香、臭等触？若从根生，必无通、塞。如是闻机[1]，本无自性。若从空出，是闻自当回嗅汝鼻。空自有闻，何关汝入？是故当知，鼻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以舌舐吻，熟吻令劳。其人若病，则有苦味。无病之人，微有甜触。由甜与苦显此舌根。不动之时，淡性常在。兼舌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甜、苦、淡二种妄尘发知居中[2]，吸此尘象，名知味性。此知味性离彼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尝苦、淡知非甜、苦来，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

于空生。何以故？若甜、苦来，淡则知灭，云何知淡？若从淡出，甜即知亡，复云何知甜、苦二相？若从舌生，必无甜、淡及与苦尘。斯知味根，本无自性。若于空出，虚空自味，非汝口知。又空自知，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舌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注释：

①闻机：指鼻根。机，即机牙。弩上发箭的挂矢之处和钩弦制动的机件。因根有发闻之义，故以之为喻。

②甜苦淡两种妄尘：因淡无味，甜、苦才有味，因而仍旧称之为两种妄尘。淡，指非甜非苦的无味状态。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譬如有人急速抽缩鼻子。抽缩久了而使鼻子疲劳，就会产生冷气冲入的感觉。因为有了这种感触，便分别出了鼻子的通、塞与虚、实，以及香、臭等气味。实际上，鼻子因疲劳而产生的感触，都是菩提心一念妄动所成。鼻根凭借通、塞两种虚幻的现象而吸受相应的境相，便产生了嗅闻的功能。此功能若离开通、塞两种现象，毕竟没有固定的自体。应当知道，嗅闻的功能不是从通、塞来，也不是由鼻根而生，更不是虚空自己产生。为什么呢？假若此功能是因畅通而来，鼻孔阻塞时，感知的功能应该消失，为何仍旧能知晓鼻孔阻塞呢？假如此功能是因阻塞鼻孔而来，鼻孔畅通时，感知的功能就应该随之消失，为何仍旧能辨别香、臭等感受呢？假如此功能是

从鼻根生出，可鼻根并没有储存通、塞两种现象。这样看来，嗅觉的性能本来就是没有自性的。假如此功能是由虚空所生，它就应当能嗅到自己的鼻子。即便如此，这仍旧是虚空自己有嗅觉，与你的鼻子又有什么相干呢？因此，应当知道，鼻入只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成，也非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譬如有人用舌舔自己的嘴唇，舔久之后就会疲劳。如果此人有病，就会感受到苦味。如果此人无病，就会感受到甜味。分别出甜、苦之味，方才显出舌根的作用，而嘴唇不动的时候，应该是淡然无味的。由此可见，舌头本身以及因舌疲劳所产生的味觉功能，都是菩提心一念妄动所成。舌根凭借甜味、苦味两种虚幻的现象以及淡而无味的虚假状态，吸受相应的境相，便产生了知晓味道的功能。实际上，此知味的功能如果离开了甜、苦、淡等虚假的状态，毕竟没有固定的自体。因此，阿难，你应当知道，此知味的功能不是从甜、苦来，也不是从淡而来；不是从舌根生起，更不是从虚空中产生。为什么呢？假如此味觉是从甜味和苦味来，感受无味时，这个味觉就应该消失，何以仍能感受到淡味呢？假如此味觉是从淡产生出来，尝到甜味时，这个味觉也应该消失，为何仍然能感受到甜、苦两种味道呢？假如此味觉是由舌根产生出来，可舌根并没有储存甜、苦、淡的味素，因而味觉是不可能由舌根产生出来的。可见，此知味的功能本来就是没有自性的。假如此味觉是由虚空产生出来的，它就应属于虚空自身，并不是非得经过口、舌不可。况且，既是虚空自己生出知味性，此知味性又与你的舌根

有什么相干呢？因此，应当知道，舌入是时空中虚妄暂存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非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触于热手，若冷势多，热者从冷；若热功胜，冷者从热。如是以此合觉之触显于离知[1]，涉势若成，因于劳触。兼身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离、合二种妄尘发觉居中，吸此尘象，名知觉性。此知觉体离彼离、合、违、顺二尘[2]，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觉非离、合来，非违、顺有，不于根出，又非空生。何以故？若合时来，离当已灭，云何觉离？违、顺二相，亦复如是。若从根出，必无离、合、违、顺四相[3]，则汝身知元无自性。必于空出，空自知觉，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身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眠，熟睡便寤。览尘斯忆，失忆为忘。是其颠倒生、住、异、灭[4]，吸习中归，不相逾越，称意知根。兼意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生、灭二种妄尘集知居中，吸撮内尘，见闻逆流，流不及地[5]，名觉知性。此觉知性离彼寤、寐生灭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寤、寐来，非生、灭有，不于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若从寤来，寐即随灭，将何为寐？必生时有，灭即同无，令谁受灭？若从灭有，生即灭无，谁知生者？若从根出，寤、寐二相随身开合。离斯二体，此觉知者同于空花，毕竟无性。若

从空出，自是空知，何关汝入？是故当知，意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注释：

①“如是以此合觉”句：此句意思为：以两手相合可以觉知冷、热的感受，反证两手相离时也有触觉发生。由此可知，身入所对应的境相有离、合两种情形。

②“此知觉体离彼”句：因离、合属二尘，违、顺属二相，故云离彼二尘。苦触违背众生厌苦求乐的心理，故曰“违”。乐触顺从众生厌苦求乐的心理，故曰“顺”。

③四相：离、合二尘各有违、顺二相，故成四相——离违相、离顺相、合违相、合顺相。

④生、住、异、灭：指有为法的四种相状。法之初有，名之为“生”。法之相似、相近，名之为“住”。法之相续、转变，名之为“异”。法之消除、绝灭，名之为“灭”。

⑤流不及地：意根是以过去之五尘为所缘，以思忆为能缘的。如此便有忘失等现象，故而眼、耳、鼻、舌、身等五根的感觉内容并不能全部及于意根之地。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譬如有人一只手是冷的，另一只手是热的。他用冷手去接触另一只热的手，若冷手温度很低，热手的温度便跟着下降；若热手的温度很高，冷手的温度便跟着上升。依此看来，二手相合就会觉得有冷有热；二手相离也会觉得有

冷有热。两手相合便会有冷热相互涉入。若涉入得太久，就会有发生感触疲劳的现象。实际上，身根以及疲劳产生的变相，都是菩提心一念妄动所成。身根凭借离、合两种虚幻的现象，吸受相应的境相，便产生了触觉功能。此功能若离开接触与分开两种感觉作用以及合意与不合意两种判断，毕竟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体。阿难，如此看来，应当知道，此触觉功能不是从离开与接触而来，也不是因违、顺而有，不是由身根自己产生，也不是由虚空生成。为什么呢？如果此功能是由身根接触而来，当其分开时，触觉就应该随之消失，又何以仍旧能够知晓身根与外尘相离呢？对于违、顺二相，也应当如此去理解。如果此触觉功能是从身根产生，而身根并没有储存离、合、违、顺四相，依凭什么去作出触觉判断呢？由此可见，你身体的触觉本来就没有自性。如果此触觉功能是从虚空产生的，虚空自己具有的触觉，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应当知道，身入是时空中虚妄暂有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譬如有人劳苦疲倦就要睡眠，睡足了就觉醒。醒来之后，便会回忆起梦中所见境相，也会失去某些记忆，忘记某些景象。以上忽眠忽醒、或忆或忘，都是颠倒之相。这些颠倒之相生起、保存、变易、消灭，前后相续，次第迁流，收摄、潜伏于心内，这便是意根的知觉作用。实际上，意知根以及此根的知觉作用，都是菩提心一念妄动所成。意知根凭借前五尘的生、灭作用，吸摄相应的内尘，使前五根所包含的部分内容循着由外至内的通道，流入意根之所在。如此，意根便有了觉知的功能。

此功能若离开了睡眠、清醒与生、灭两种境相，毕竟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体。如此看来，阿难，应当知道，此觉知功能不是从清醒、睡眠而来，也不是从生、灭之中产生，不是从意根之中生出，更不是从虚空之中产生出来。为什么呢？如果此知觉功能是从清醒而来的，睡眠之时，它就应该消失，为何又能知晓正在睡眠呢？如果此觉知功能必从生尘而存在，当境相灭除之时，它就不应该再存在，领受灭尘的主体又是谁呢？如果此觉知功能必从灭尘而存在，那么，当境相生起之时，它就应该随着灭尘而消除，领受生尘、分别苦乐的主体又是谁呢？如果此觉知功能是从意根生出，觉醒、睡眠二相乃是随着身内之肉团心而开合的。离开此开合之二体，此觉知功能就等于空中花，毕竟没有固定的自性。如果此觉知功能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便是虚空自知自觉，与你的意入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应当知道，意入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复次，阿难，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1]？

“阿难，汝且观此祇陀树林及诸泉池，于意云何？此等为是色生眼见？眼生色相？阿难，若复眼根生色相者，见空非色，色性应销，销则显发一切都无。色相既无，谁明空质？空亦如是。若复色尘生眼见者，观空非色，见即销亡，亡则都无，谁名空色？是故当知，见与色空，俱无处所。即色与见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汝更听此祇陀园中，食办击鼓，众集撞钟，钟鼓音声，前后相续，于意云何？此等为是声来耳边？耳往声处？阿难，若复此声来于耳边，如我乞食室罗筏城，在祇陀林则无有我。此声必来阿难耳处，目连、迦叶应不俱闻，何况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门一闻钟声，同来食处。若复汝耳往彼声边，如我归住祇陀林中，在室罗筏城则无有我。汝闻鼓声，其耳已往击鼓之处，钟声齐出，应不俱闻。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若无来往，亦复无闻。是故当知，听与音声俱无处所。即听与声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注释：

①十二处：“六根”、“六境”合称“十二处”。因识不孤起，须依根仗境方才生起，故根、境为识之生处。“十二处”为：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色处、声处、香处、味处、触处、法处。

译文：

佛继续说：“其次，阿难，为什么说十二处都是以如来藏真如自性为本体呢？

“阿难，你现在去看祇陀园中的树木和泉池。你以为是先有颜色之后才生出见色的功能呢？还是直接由眼根生出颜色？阿难，若是眼根生出颜色，眼睛去看无色的虚空时，眼睛见色的

功能就应该消失，从而应该呈现出一切都无才对。颜色的相状既然消失，怎么能确定虚空为何呢？空与眼的关系也应该如此去理解。如果认为是色尘生出眼见，去观看无色的虚空时，眼见就应该消亡，又怎么去区分何者是虚空，何者是色相呢？因此，应当知道，眼根见色的功能及色相、虚空，都无固定的处所。也就是说，色处和眼处二处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你再听听祇陀园里，通知大众吃饭时击鼓的声音以及集合大众时撞钟的声音。钟鼓的声音，前后相续，你怎样认识它们呢？是此等钟鼓之声来到你的耳边呢？还是你的耳根跑到声音那边去了？阿难，如果是声音来到你的耳边，譬如我往室罗筏城乞食，此祇陀林就不会有我的踪迹。若说声音来到你的身边，目连、迦叶应该听不到才对。实际上，不光他俩，就连其中的一千二百五十比丘都听到并来到了发声处集合。如果是你的耳根跑到鼓声的旁边，如同我乞食归来，住于祇陀园，室罗筏城就不会有我的踪迹。听鼓时，你的耳根既已跑到鼓声之来源处，就应该听不到同时所发出的钟声，何况还有象、马、牛、羊等种种声音夹杂于其中。如果说听觉与声音不是来往接触而有，一切声音便应该都听不到。因此，应当知道，听觉和声音都没有固定的处所。也就是说，耳处和声处，二处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汝又嗅此炉中旃檀[①]。此香若复然于一铢，

室罗筏城四十里内同时闻气，于意云何？此香为复生旃檀木？生于汝鼻？为生于空？阿难，若复此香生于汝鼻，称鼻所生，当从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气？称汝闻香，当于鼻入，鼻中出香，说闻非义。若生于空，空性常恒，香应常在，何藉炉中爇此枯木？若生于木，则此香质因爇成烟。若鼻得闻，合蒙烟气？其烟腾空，未及遥远，四十里内云何已闻？是故当知，香鼻与闻俱无处所。即嗅与香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汝常二时，众中持钵。其间或遇酥、酪、醍醐[②]，名为上味。于意云何？此味为复生于空中？生于舌中？为生食中？阿难，若复此味生于汝舌，在汝口中只有一舌，其舌尔时已成酥味，遇黑石蜜应不推移。若不变移，不名知味。若变移者，舌非多体，云何多味？一舌之知若生于食，食非有识，云何自知？又食自知，即同他食，何预于汝，名味之知？若生于空，汝瞰虚空，当作何味？必其虚空若作咸味，既咸汝舌，亦咸汝面。则此界人同于海鱼。既常受咸，了不知淡。若不识淡，亦不觉咸，必无所知，云何名味？是故当知，味、舌与尝俱无处所。即尝与味，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注释：

①旃檀：又作"栴檀树"、"真檀树"、"栴陀那树"、"栴弹那

树”、“栴檀那树”、“真檀”，也叫“檀香”。旃檀树属于香科，为常绿之乔木，干高数丈，其材芳香，可供雕刻；研根为粉末，可为檀香，或制香油。檀香有赤、白、紫三种，以赤檀为上品。

②醍醐：又作“醍醐味”，指由牛乳精制而成的最精纯的酥酪，为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等五味中最上品之味，为牛乳中最上之美味，故经典中每以醍醐比喻涅槃、佛性、真实教。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你现在再嗅此炉中所燃的旃檀香气。这种香仅点燃一铢，室罗筏城内就会香气四溢，方圆四十里同时可以嗅到香气。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此香是从旃檀木生出呢？是从鼻根产生？还是从虚空生出？阿难，如果此香是从鼻根产生，可鼻根并非旃檀木，鼻中为何会有旃檀气味？既然是你嗅到香气，就应该从鼻孔吸入才对。如果说鼻孔能放出香气，而又称其为闻香，这样讲是不符合‘闻’的本义的。若说此香气是从虚空中生出，而虚空的本性又是恒常不变的，因此香气也应该是恒常不变的，何必还要借炉中燃烧着的旃檀木才有香气呢？如果说香气是由旃檀木产生，而此香气却是因燃烧而成烟。如果说鼻因木而得以闻香，何必又要将木变成烟、气呢？况且，烟气腾空上升并没有多远，而室罗筏城方圆四十里内的人为什么却都能嗅到此味呢？因此，应当知道，鼻根、嗅觉与香气都没有固定的处所。也就是说，鼻处和香处，二处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你常常于早晨、中午与大众一起托钵至各处乞食，有时会得到酥、酪、醍醐等种种上等滋味。此等滋味是从虚空中产生呢？还是从舌根中生出呢？或者是存在于食物里面呢？阿难，若说此滋味是从舌头生出，可你的口中只有一个舌头，它已经成为酥酪味，再遇到黑石蜜糖就不应该会转移。但如果其真的不变，就不能称其为知道滋味。如果变移，舌头只有一条，又何以可尝出许多滋味呢？如果说滋味存在于食物里面，食物并没有分别作用，又怎么能自知滋味呢？再者，食物自知滋味，就如同别人饮食一样，与你又有何相干呢？又怎么能称之为知味呢？如果说滋味是虚空自己产生，如果你食虚空，能否尝出虚空是何滋味呢？如果虚空是咸味，它既已咸了你的舌，就应该同时咸了你的面。如果是这样，这个世间的人就应该都和海鱼一样了。既然常常受到咸味，便应不会知道淡味。可是，如果真的不知道淡味，当然也就应不会知晓咸味了。连咸、淡都不知道，怎么能称之为知味呢？因此，应当知道，味、舌根与尝都没有固定的处所。也就是说，尝与味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汝常晨朝以手摩头，于意云何？此摩所知，谁为能触？能为在手？为复在头？若在于手，头则无知，云何成触？若在于头，手则无用，云何名触？若各各有，则汝阿难应有二身。若头与手一触所生，则手与头当为一体。若一体者，触则无成。若二体者，触谁为在？在能非所，在所非能，不应虚空与汝成触。是故当

知，觉触与身俱无处所。即身与触，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汝常意中所缘善、恶、无记三性生成法则。此法为复即心所生？为当离心，别有方所？阿难，若即心者，法则非尘，非心所缘，云何成处？若离于心，别有方所，则法自性为知？非知？知则名心，异汝非尘，同他心量。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二于汝？若非知者，此尘既非色、声、香、味、离、合、冷、暖及虚空相，当于何在？今于色、空都无表示，不应人间更有空外。心非所缘，处从谁立？是故当知，法则与心俱无处所。则意与法，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你在早晨常常用手抚摩头。这个摸触的知觉，是以何者为能触呢？在手，还是在头？若在手，头就应不会有知觉，为何仍旧称为触呢？若在头，手就没有用处，为何仍旧称为触呢？若头与触各自都有知觉，那你一人应有两个身体。若头与手的知觉为同一感触，那它们就应该是一体。若真的为一体，就没有能触和所触的区分。但若说手与头都有知觉且是二体，此二体皆为能触，所触又属于谁呢？若说摸触的知觉在能摸之手，即应该不是在所摸之头；若说它在所摸之头，即应该不是在能摸之手。现在头和手都有触觉，二者都是能触，便不会再有接触的举动。你不会将虚空当作你的所触吧！因

此，应当知道，所觉之触与能觉之身都无真实的处所。也就是说，身触与触处，二者都是虚妄暂有的存在。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你常常在意根中攀援外境，从而产生善、恶、无记三种法则。此法则是意根之心所生，还是离心以外别有一个所在？阿难，如果它们是从心里生出，此法就不是外尘，不能算作心所缘之境。心所缘的对象才叫作'处'。因而此法则便不能当作'处'了。若说此法则离开自心另有所在，它就应该有自性。而此自性是有知觉呢？还是没有知觉呢？如果是有知觉的，就应该叫作心，并且不能再叫做'尘'，而是另外一个心，即他人之心。如果仍然坚持认为，离于心且有知觉之法尘是你的心，为何此心不与你的身合为一体却要分成两个呢？此法尘既无色、声、香、味，又无离、合、冷、暖之触觉及虚空之相，法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它在色相、虚空之中都无所表示、显现，你该不会认为法尘的处所在人世之外吧？色相有内、外之别，空难道也有外吗？法尘非心非境，从何处为其建立处所呢？因此，应当知道，法则与心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处所。也就是说，二者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复次，阿难，云何十八界[①]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阿难，如汝所明，眼、色为缘生于眼识。此识为复因眼所生，以眼为界？因色所生，以色为界？阿难，若因眼生，既无色空，无可分别，纵有汝识，欲将何用？汝

见又非青、黄、赤、白，无所表示，从何立界？若因色生，空无色时，汝识应灭，云何识知是虚空性？若色变时，汝亦识其色相迁变，汝识不迁，界从何立？从变则变，界相自无；不变则恒，既从色生，应不识知虚空所在。若兼二种，眼、色共生，合则中离，离则两合，体性杂乱，云何成界？是故当知，眼、色为缘生眼识界，三处都无。则眼与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又汝所明，耳、声为缘生于耳识。此识为复因耳所生，以耳为界？因声所生，以声为界？阿难，若因耳生，动、静二相既不现前，根不成知，必无所知。知尚无成，识何形貌？若取耳闻，无动、静故，闻无所成，云何耳形、杂色触尘，名为识界？则耳识界复从谁立？若生于声，识因声有，则不关闻。无闻则亡声相所在。识从声生，许声因闻而有声相，闻应闻识。不闻非界，闻则同声。识已被闻，谁知闻识？若无知者，终如草木。不应声闻，杂成中界。界无中位，则内外相复从何成？是故当知，耳、声为缘生耳识界，三处都无。则耳与声及声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注释：

①十八界：由“六根”、“六境”、“六识”互相依持而成。六根，即内六入、内六处。六境，即外六入、外六处。六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界，因；界限。

译文：

佛继续说："其次，阿难，为什么说十八界也是以如来藏真如自性为本体呢？

"阿难，如你已理解的，眼根与色尘相结合就生出眼识。此识是依眼根所生，以眼为识的界限而称之为界呢？还是依色尘所生，以色为识的界限而称之为界呢？阿难，如果是依眼根而生，就没有作为识的对象的色相和虚空，没把此二者分开，即使有你的识，也是没有用处的。你所见的不是青、黄、赤、白之色，又无长、短、方、圆等性状可以表现，你的眼识从何处设立界限呢？如果说眼根依凭色尘而生，观无色之虚空时，色尘已经消失，眼识就应当消灭。识既然已经消失，就没有了能觉知色相的主体，为什么观看虚空时，眼识又能辨别虚空性呢？色尘变迁时，如果眼根不随之变迁，又从何建立眼识界呢？但若说眼根随色相变迁而变迁，二者都在变动，界限也无从建立。若说眼根不随色相变迁而变迁，眼识就成了永恒的存在，既言此识依色尘而生，当然就不能识知虚空的所在。如果说眼识是兼根、境二者共同生成，那么，它是眼根、色相相结合而生呢？还是相分离而生呢？如果是二者相和合而生，和合之中仍有缝隙。如果是二者保持一定距离而生，眼识就被分成两半，一半有感觉，一半无感觉，体性杂乱，怎能成立一眼界呢？因此，应当知道，眼根、色尘为缘生眼识的说法，向三处推究都无所得。也就是说，眼根、色境及眼识三界都是依如来藏自体而起的虚妄暂有的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又如你所理解的，耳根和声尘相互为缘生出耳识。此耳识是因耳所生，以耳为界？还是由声所生，以声为界？如果是因耳根而生，以耳根为界，则声尘须具有运动和静止两种状态，才能形成耳识。动、静两种相状若不现前，单靠耳根是不能有听觉的。听觉既不存在，耳识又是什么形貌呢？若耳识从耳闻而来，没有动、静两种声尘之时，能闻之根也无从建立，怎么能生识呢？若说肉耳能生识，可肉耳属于身根的色相，身根的对象应该是触尘，因此怎么能把耳形之身根当作能闻，并因而称其为耳识界呢？耳识既非闻根肉耳所生，它又能从何处立界呢？如果耳识是声尘所生，则不关耳闻之事。声必因尘而显现，若无闻听，也就没有声相之所在。声尘既已亡失，如何能生识呢？再者，耳识依从声尘而生，也就意味着声音也是因闻而有。闻声之时，也就应该能听到耳识的相状呀！倘若并非如此，就不能称之为耳识界。但是，如果能听到耳识的相状，此识就等同于声尘，即所闻。这样，作为能闻的主体又是谁呢？如果不存在能闻的主体，人岂不等同于草木了？也不应该说声尘与耳根相混合构成中界，混合则应该没有分界。这样，在内根与外尘之间于何处建立界相呢？因此，应当知道，耳根与声尘互相为缘生耳识的说法，从三处推究都无所得。也就是说，耳根、声境、耳识三界都是依如来藏真如自体而起的虚妄作用。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又汝所明，鼻、香为缘生于鼻识。此识为复因鼻所生，以鼻为界？因香所生，以香为界？阿难，若

因鼻生，则汝心中以何为鼻？为取肉形双爪之相？为取嗅知动摇之性？若取肉形，肉质乃身，身知即触，名身非鼻，名触即尘。鼻尚无名，云何立界？若取嗅知，又汝心中以何为知？以肉为知，则肉之知元触非鼻。以空为知，空则自知，肉应非觉。如是则应虚空是汝。汝身非知，今日阿难应无所在。以香为知，知自属香，何预于汝？若香、臭气必生汝鼻，则彼香、臭二种流气不生伊兰及旃檀木[1]，二物不来，汝自嗅鼻为香？为臭？臭则非香，香则非臭。若香、臭二俱能闻者，则汝一人应有两鼻。对我问道有二阿难，谁为汝体？若鼻是一，香、臭无二。臭既为香，香复成臭，二性不有，界从谁立？若因香生，识因香有。如眼有见，不能观眼。因香有故，应不知香。知即非生，不知非识。香非知有，香界不成。识不知香，因界则非从香建立。既无中间，不成内、外。彼诸闻性，毕竟虚妄。是故当知，鼻、香为缘生鼻识界，三处都无。则鼻与香及香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注释：

①伊兰：最臭的树。据《观佛三昧经》说，古印度末利山中有伊兰树，臭若死尸，熏闻四十由旬。其花红色，甚可爱乐。若有食者，发狂而死。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如你所理解的，鼻根与香尘互相为缘生出鼻识。此鼻识是从鼻根所生，以鼻根为界？还是依于香尘，以香尘为界？阿难，如果它是从鼻根所生，则你心中是以何为鼻的？以如双垂爪的肉形为鼻？还是以嗅知、呼吸的性能为鼻？如果取脸上之肉形为鼻，肉质乃属身根，其认知对象当然是触尘，而绝不能是香尘。鼻根之名尚且得不到，为何能说此识是鼻根所生并以之立界呢？如果取嗅觉为鼻识，则你以何者为能知呢？如以鼻肉为能知，但肉之知觉本来属于身根，其触觉作用并不属于嗅觉功能。如果以鼻孔内之虚空为能嗅知，则是此虚空自己具有知觉，你的鼻肉应该没有感觉。这样的话，虚空应该就是你。鼻肉既无知觉，你的全身也就应该没有知觉。以此而论，因为虚空是没有所在的，因此现在看到的阿难就会无处可以存在了。如果认为鼻识是香尘所生，则此知觉当然属于香尘，与你就没有了关系。香味、臭味如果都是从你的鼻孔产生，则它们就应该不会从伊兰树和旃檀木产生。此极臭和极香的两种气味不来的时候，你嗅自己的鼻，究竟应该是香，还是臭呢？是臭就不应是香，是香就不应是臭。如果两种气味都能嗅到，你一人就应该有两个鼻。这样一来，面对我询问佛法的就会有两个阿难，究竟哪一个是真体呢？如果说只有一个鼻却能同时闻香和臭，则香、臭已混和为一，没有区别了。香、臭既然都没有自性，则鼻识之界从何建立呢？如果鼻识因香尘而生，鼻识也因香尘而有嗅的功能。但如同眼有见性却不能看见眼睛一样，鼻识虽有嗅的功能却同样不能自嗅其鼻。鼻识既

然从香尘生，也应该不能自知其香才对。如果鼻识能够知道香，就不能说是香生识；如果不知道，则不可叫作鼻识。香若不靠嗅，则不知有香，香界就不能建立。鼻识若不知道香，所谓因香尘而建立香识界就无从谈起。鼻根属内，香尘属外，并无处于其中间的鼻识，则内之鼻根、外之香尘都不存在。所谓的能嗅之识，当然也就是虚妄的了。因此，应当知道，鼻、香为缘生鼻识界的说法，向三处推究都不能确立，所以，鼻根、香境、鼻识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也就是说，鼻根、香境、鼻识三界都是依如来藏自体而起的功能、作用。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又汝所明，舌、味为缘生于舌识。此识为复因舌所生，以舌为界？因味所生，以味为界？阿难，若因舌生，则诸世间甘蔗、乌梅、黄连、石盐、细辛、姜、桂，都无有味。汝自尝舌，为甜？为苦？若舌性苦，谁来尝舌？舌不自尝，孰为知觉？舌性非苦，味自不生，云何立界？若因味生，识自为味，同于舌根，应不自尝，云何识知是味，非味？又一切味非一物生，味既多生，识应多体。识体若一，体必味生，咸、淡、甘、辛和合俱生，诸变异相同为一味，应无分别。分别既无，则不名识，云何复名舌味识界？不应虚空生汝心识，舌味和合。即于是中，元无自性，云何界生？是故当知，舌、味为缘生舌识界，三处都无。则舌与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缘，非

自然性。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如你所理解的，舌根与舌尘为缘而生出舌识。此舌识是依靠舌根产生，以舌为界限？还是依从味尘而生，以味为界限？阿难，如果舌识是舌根所生，则世间所有的甘蔗、酸梅、黄连、食盐、细辛、生姜、肉桂等便都应该是无味的。如果没有这些味尘来刺激你的舌根，你试着尝尝自己的舌究竟是甜，还是苦？如果舌是苦的，能尝出苦味的主体又是谁呢？舌是不能自尝的，究竟是谁来尝舌呢？如果舌味不是苦的，味也不是由舌根自己产生的，究竟应该怎样建立识界呢？如果说舌识仅凭味尘而生，此识也就变成了味。舌识与舌根同样也不能自尝，如何可能知道是有味还是无味呢？再者，味也有许多种，识相应地也应有多体了。舌识之体如果是一个，因为其体必然从味生，因而所生之识也只能有一种。这样，能生之味也只能有一种。如此，则咸、淡、甜、辛只能混合而生。一经混合，就会有变化，本来不同的味就变成了一种味道，没有什么区别。此种分别味性的功能既然不存在，就不能再将其称作识，怎么还能说舌、味为缘而生舌识界呢？再者，也不能认为是虚空生出你的心识。因为如果舌根、味尘和合于此根尘和合体中，便失去了根尘本有之自性，识界从何处建立呢？因此，应当知道，舌、味为缘生舌识的说法，向三处推究都不能确定，三者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也就是说，舌根、味境、舌识三界都是依如来藏自体而有的功能、作用。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

的自然之性。

“阿难，又汝所明，身、触为缘生于身识。此识为复因身所生，以身为界？因触所生，以触为界？阿难，若因身生，必无合、离二觉观缘，身何所识？若因触生，必无汝身，谁有非身知合离者？阿难，物不触知，身知有触。知身即触，知触即身。即触非身，即身非触。身、触二相元无处所，合身即为身自体性，离身即是虚空等相。内、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复立，内、外性空，则汝识生，从谁立界？是故当知，身、触为缘生身识界，三处都无。则身与触及身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又如你所理解的，身根和触尘为缘而生出身识界。此识是由身根所生，以身根为界？还是因触所生，以触为界？阿难，如果身识是依身根而生，不必藉于触尘，如此即使有身根而无离、合两种触尘，也就是没有粗和细两种感觉能力来做其助缘，又怎么会生起身识界呢？即使能生识，但因无分别的对象，也就不成其为识，身识从何建立呢？如果身识依触尘而生，则它就与你的身无关。哪有不在自己身上感觉离、合而要在别人身上去感觉呢？阿难，世间之物不能自己触自己而产生知觉，必定与身根相结合才知晓有触觉。如果因触而知晓有身，则此知觉是从触而生，就应是触尘。如果因身而知晓有触，则此知觉是从身而生，就应是身根。此知觉既然是

从触尘而生，便与身根无关。如果是从身根生，也与触尘无关。身根和触尘二相，原本就没有内与外互相对立的处所。触与身结合，即是以身根为体性；若身与触相离，即是虚空等相。内之身根和外之触尘不能成立，中间所生之身识又从何处建立呢？中间的身识不能成立，则内、外的根和尘都不能成立。这样，从何处为你的身识建立界限呢？因此，应当知道，身根和触尘为缘而生身识界，向三处推究都不能成立，三者同是虚妄暂有的现象。也就是说，身根、触尘、身识三界都是依如来藏真如自体而起的功能、作用。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又汝所明，意、法为缘生于意识。此识为复因意所生，以意为界？因法所生，以法为界？阿难，若因意生，于汝意中必有所思发明汝意。若无前法，意无所生。离缘无形，识将何用？又汝识心与诸思量兼了别性为同？为异？同意即意，云何所生？异意不同，应无所识。若无所识，云何意生？若有所识，云何识意？唯同与异二性无成，界云何立？若因法生，世间诸法不离五尘，汝观色法及诸声法、香法、味法及与触法，相状分明以对五根，非意所摄。汝识决定依于法生，汝今谛观法法何状？若离色空、动静、通塞、合离、生灭，越此诸相，终无所得。生则色、空诸法等生，灭则色、空诸法等灭。所因既无，因生有识，作何形相？相状不有，界

云何生？是故当知，意、法为缘生意识界，三处都无。则意与法及意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又如你所理解的，意根与法尘互相为缘而生意识界。此识是依意根所生，以意根为界？还是依法所生，以法为界？阿难，如果意识仅依靠意根而生，则必定有所思的法尘才能发挥能思的作用。若无所思的对象，则能思的意根也无从生起。意根离却所缘法尘，意识又有什么作用呢？再者，你的识心与思量、了别的性能是相同的？还是相异的？如果是相同的，为何又说此思量、了别的功能是识心所生呢？如果是不相同的，则一定是和无知之外尘相同，谈何意根生识呢？如果有所识知，则意根与识同有了别性，怎么可以分出何者是意根了别性，何者是意识了别性呢？意根与意识无论相同，还是不同，都无法确立其自性，怎么能于此建立意识界呢？如果说意识是缘生法，则世间一切诸法都离不开色、声、香、味、触五尘。而色法、声法、香法、味法、触法都是相状分明的。五尘各自对应于相应之根，但五尘并不是意根所摄之法。如果你的识心确实是依于法尘所生，你可以去仔细观察法尘之法到底是什么形状呢？如果离开了色与虚空、动与静、通与塞、合与离、生与灭等相状，它是没有自体的，除上述诸相之外，终无所得。法尘若生，则与五尘一同生；若灭则与五尘一同灭。识所依凭的对象既然没有自体，因法尘而生的意识又作何相状呢？能生之法既然没有相状，则意识界又以何建立呢？因此，应当知道，意

根和法尘为缘而生意识的说法，向三处推究都不能成立。也就是说，意根、法尘、意识三界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都是依如来藏真如自体而起的功能、作用。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1]。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俱排摈？我今不知斯义所属，惟垂哀愍，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戏论法。"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发心勤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为汝开示第一义谛。如何复将世间戏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汝虽多闻，如说药人，真药现前，不能分别。如来说为真可怜愍。汝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开示，亦令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阿难默然承佛圣旨。

注释：

①四大：即地、水、火、风。此经独言"七大"，即地、水、火、风、空、见、识。

译文：

阿难对佛说："世尊，您常常谈论因缘和合的问题。您并且说，有情世间及其世间的种种变化无不从地、水、火、风四大和

合而暂时存在。究竟是什么原因，您现在要将因缘和自然二者都排除在外？我如今确实不知道这当中的义理所在，请求如来哀愍，再能为我等及一切众生开示中道了义及无戏论法的道理。”

此时，世尊告诉阿难：“你已经厌恶而离弃声闻、缘觉等小乘法，发心求证无上觉道妙法。因此，现在我将为你开示大乘妙法第一义谛。刚才我已经讲过，你为何仍然将世间戏论和自然法缠绕于心，迟迟不肯舍弃？你虽博学多闻，却像有些采药的人只是熟读药名而并不十分了解其实质。一旦真药出现于眼前，却反而不能辨别清楚。如来说这种人是最可怜愍的。你现在注意倾听，我将为你详细开示，也让以后修习大乘法的众生明白实相的道理。”阿难肃静地准备倾听佛宣示神圣意旨。

“阿难，如汝所言‘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阿难，若彼大性体非和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和。犹如虚空不和诸色。若和合者，同于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未有休息。阿难，如水成冰，冰还成水。

“汝观地性，粗为大地，细为微尘，至邻虚尘[①]。析彼极微色边际相七分所成，更析邻虚即实空性。阿难，若此邻虚析成虚空，当知虚空出生色相。汝今问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汝且观此一邻虚尘用几虚空和合而有？不应邻虚合成邻虚。又邻虚尘析入空者，用几色相合成虚空？若色合时，合色非空。若空合

时，合空非色。色犹可析，空云何合？汝元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2]，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注释：

①邻虚尘：已接近虚空的微尘。

②分别计度：分别，辨别事物的异同，使其界限清晰。计度，详细考虑衡量。

译文：

佛说："阿难，如你所说的'四大和合产生了世间种种变化'。阿难，如果四大中的任一种其体性并非和合而成，它就不能与其它几种相杂和。这就如同虚空不能与诸色和合一样。如果是和合而成，就与世间的种种变化一样，始终在和合中成就，生生死死，如同旋转的火轮没有止息。阿难，这就像水结成冰，冰再化作水一样。

"你看地的体性，粗的是大地，细的是微尘。当微尘接近虚无的时候，再进一步剖其为极微，就达到了色尘的边际。如果将此微尘再分成七份，就更加接近虚无了。如此无限细分下去，就成为真实的体性。阿难，如果可以以此方法成就虚空，由此可见虚空是生于色相的。你今日问：是否由于和合的原因，才产生了此世间的种种变化之相。你可以观察一下，每一邻虚空之微尘是用了多少虚空才和合而成。不应该说是邻虚和合

而成邻虚。如果说是邻虚之尘不断细分而入虚空，那么，究竟用多少微尘色相才能合成虚空？如果说虚空是色与色相合而成，可合成之色并非虚空。如果说虚空是由空与空相合而成，和合之空并非为色。色尽管是可以再分解的，但怎么可能以邻虚和合成空呢？你原来并不知道如来藏性中所藏之色即是真空，而性空也是真色。此性空之如来藏本来清净，周遍于法界，并且随着众生之心及其所知之量，根据他们的业感而显现。世间无知之人，因迷惑而将其认作因缘和合而生，或当作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这些都是识心分别计度的结果，仅仅只是言说戏论，并没有真实的意义。

"阿难，火性无我，寄于诸缘。汝观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时，手执阳燧，日前求火。阿难，名和合者，如我与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今为一众。众虽为一，诘其根本，各各有身，皆有所生氏族名字。如舍利弗婆罗门种姓，优楼频螺迦叶波种，乃至阿难瞿昙种姓。阿难，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执镜于日求火，此火为从镜中而出？为从艾出？为于日来？阿难，若日来者，自能烧汝手中之艾，来处林木皆应受焚。若镜中出，自能于镜出然于艾，镜何不镕？纡汝手执尚无热相，云何融泮？若生于艾，何藉日、镜光明相接，然后火生？汝又谛观，镜因手执，日从天来，艾本地生，火从何方游历于此？日、镜相远，非和非合，不应火光无从自有。汝犹不知如来

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当知世人一处执镜，一处火生，遍法界执，满世间起。起遍世间，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火性没有自体，它是寄托于诸种成火的因缘之中而得以呈现。你观察一下城中未进食的人家在将要做饭时，都要手中拿着阳燧于太阳下求取火种。阿难，所谓和合，就如同我和你们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今天合为一众。此大众虽聚为一体，但究其根本，却各各有自己的身体，都有自己的姓氏和种姓。如舍利弗是婆罗门种姓，优楼频螺是迦叶波种姓，乃至阿难为瞿昙种姓。阿难，如果此火性因和合而有，它是从求取火种者所执的镜中生出呢？还是从艾草中出生呢？或者是从太阳之中生出呢？阿难，如果是从太阳之中生出，既然能够燃烧手中的艾草，就应该能够将所经过之处的林木都加以焚烧。如果是从镜中生出，其既然能从镜中出来点燃艾草，为何不将镜子熔化呢？执镜之手尚且没有热的感觉，怎么能够熔化镜子呢？如果火是从艾草之中生出，为何还要借助于太阳之光与镜子之明相接触而才生出火种呢？你再仔细观察一下，镜子是拿在手里的，太阳光是从天上来的，而艾草是在地上长出的，那么，火究竟是从何方游历到这里来的？太阳与镜子相距很远，并非和合于一处。尽管如此，仍然不应该认为火是没有

来历而自有。你原来并不知道如来藏中所藏之色是真火，而性空也是真火。此性空之如来藏本来清净，周遍于法界，并且随着众生之心及起所知之量而显现。世间之人于一地持镜，就能于其地生出火来。如果遍满法界的人都持镜求火，那么整个世间到处都应布满了火。火既然燃遍了整个世间，此世还会有安宁之处吗？可见，火只是随着众生的业感而显现的。世间无知之人，因迷惑而将其认作因缘和合而生，或当作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这些都是识心的分别计度，仅仅只是言说戏论，并没有真实的意义。

“阿难，水性不定，流息无恒。如室罗城迦毗罗仙、斫迦罗仙及钵头摩诃萨多等诸大幻师求太阴精[1]，用和幻药。是诸师等于白月昼手执方诸[2]，承月中水。此水为复从珠中出？空中自有？为从月来？阿难，若从月来，尚能远方令珠出水，所经林木皆应吐流。流则何待方诸所出？不流，明水非从月降。若从珠出，则此珠中常应流水，何待中宵承白月昼？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当无际。从人洎天皆同陷溺，云何复有水陆空行？汝更谛观，月从天陟，珠因手持，承珠水盘本人敷设，水从何方流注于此？月、珠相远，非和非合，不应水精无从自有。汝尚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一处执珠，一处水出，遍法界执，满法界生。生满世间，宁有方所？

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注释:

①迦毗罗仙:古印度外道师之名,为数论派之祖师。迦毗罗,意译为"黄色",故又称之为"黄头仙人"。斫迦罗仙及钵头摩诃萨多:二人均是古印度外道之师,都善幻术。

②方诸:为古人于月夜使用方术求取水的器具,状如珠子。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水性是不固定的,流动与停息都没有固定的形态。譬如室罗城中的迦毗罗仙、斫迦罗仙及钵头摩诃萨多等大幻师,欲求取太阴之精用以制作幻药。这些幻师于月白如昼之时,手执方诸承接月中之水。此水是从形同珠子的方诸之中生出的呢?还是空中本来就有的?或者是从月中出来的?阿难,如果此水是从月中来的,而月既能于如此遥远的地方使珠中出水,那么,其所经之处的林木就应该有水流出,何必再依靠方诸呢?如果林木之中并无水流出,可见此水不是从月中流出。如果此水是从珠中生出,此珠应该常有水流出才对,何必等到午夜月明之时呢?如果此水是从空中生出,虚空没有边际,水也应该是没有边际的。这样,从天上到人间到处应该被洪水淹没,为什么还有水、陆地、天空之分别呢?你再仔细观察,月是在天空升起的,珠子是用手拿着的,而承放珠子的水盘是人为置放的,那么,水是从什么地方流注于此盘之中呢?月

与珠相距很远，本来就不是和合于一起。尽管如此，仍然不应该认为水是没有来源而自有来处。你原来并不知道如来藏性中所藏之水即是真空，而性空也是真水。此性空之如来藏周遍于法界，并且随着众生之心及其所知之量而显现。世间之人于一地持珠，就能于其地生出水来。如果整个法界的人都持珠求水，那么，整个世间到处都应该布满了水。水既然遍满法界，此世间还有安宁之处吗？可见，水只是随着众生的业感而显现的。世间无知之人，因迷惑而将其认作因缘和合而生，或当作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这些都是识心的分别计度，仅仅只是言说戏论，并没有真实的意义。

"阿难，风性无体，动静不常。汝常整衣，入于大众。僧伽梨角动及旁人，则有微风拂彼人面。此风为复出袈裟角？发于虚空？生彼人面？阿难，此风若复出袈裟角，汝乃披风，其衣飞摇，应离汝体。我今说法，会中垂衣。汝看我衣，风何所在？不应衣中有藏风地。若生虚空，汝衣不动，何因无拂？空性常住，风应常生。若无风时，虚空当灭。灭风可见，灭空何状？若有生灭，不名虚空。名为虚空，云何风出？若风自生彼拂之面，从彼面生，当应拂汝。自汝整衣，云何倒拂？汝审谛观，整衣在汝，面属彼人，虚空寂然，不参流动，风自谁方鼓动来此？风、空性隔，非和非合，不应风性无从自有。汝宛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

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如汝一人微动服衣，有微风出，遍法界拂，满国土生。周遍世间，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风性没有自体，动静无常。你常常整理衣服，走入大众时，袈裟的衣角会碰到旁边的人。如果有微风，则会拂及他人脸面。此吹动衣服的风是从袈裟角中生出呢？还是从虚空中生出？或者由他人脸面产生？阿难，此风如果是从衣角中生出，等于你穿的是风，当衣服摇动起来时，此风应该离开你的身体。我现在说法，与会的大众都看到我的衣服下垂。你看我的衣服，风在什么地方呢？不应该说衣中有藏风之处吧？如果风是从虚空中生出，当你衣服不动时，为何虚空没有产生风来拂面呢？虚空之性是恒常的，风也应该为恒常不变；无风之时，虚空也就应该消失才对。风之消亡是可以观察的，而虚空的消亡又是什么样子呢？虚空如果有生有灭，就不能再称为虚空。既然称为虚空，又为何说有风于此出生呢？如果风是从被拂之面自己生出来的，就应当能够拂你的脸。是你自己在整衣，为何反倒先拂他人之面呢？你仔细观察，整理衣服的是你，被拂之面是属于他人的，虚空寂静不掺杂任何流动，风究竟是从何方鼓动来到此处的呢？风与虚空之性相相差很远，并非和合于一处。尽管如此，仍不能认为风是没有来处而自有的。这是你原来并不知道如来藏中所藏之风即是真空，而

性空也就是真风。此性空之如来藏本来清净，周遍于法界，并且随着众生之心及其所知之量而显现。阿难，如果你一人将衣服微微动一下，就会有微风生出。如果整个法界之人都拂动衣服，遍满国土都应有风生出。风遍满整个世间，此世还有安宁之地吗？可见，风只是随着众生的业感而显现的。世间无知之人，因迷惑而将其认作因缘和合而生，或当作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这些都是识心的分别计度的结果，仅仅只是言说戏论，并没有真实的意义。

"阿难，空性无形，因色显发。如室罗城去河遥处，诸刹利种及婆罗门、毗舍、首陀兼颇罗堕、旃陀罗等新立安居[①]，凿井求水。出土一尺，于中则有一尺虚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虚空浅深随出多少。此空为当因土所出？因凿所有？无因自生？阿难，若复此空无因自生，未凿土前何不无碍？惟见大地，迥无通达[②]。若因土出，则土出时，应见空入。若土先出，无空入者，云何虚空因土而出？若无出、入，则应空、土元无异因。无异则同，则土出时，空何不出？若因凿出，则凿出空，应非出土。不因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汝更审谛，谛审，谛观：凿从人手，随方运转，土因地移，如是虚空因何所出？凿、空，虚、实，不相为用，非和非合，不应虚空无从自出。若此虚空性圆周遍，本不动摇，当知现前地、水、火、风，均名五大，性真

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元如来藏，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汝全不知如来藏中性觉真空，性空真觉。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虚空，亦复如是。圆满十方，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注释：

①毗舍：指商人。首陀：指农夫。颇罗堕：泛指各种工匠。旃陀罗：指屠夫。

②逈：疑同"迥"，全然。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虚空之空大种性是没有形相的，只是随着光色的烘托才显发出来。譬如此室罗城距离河流很远，城中的王族、婆罗门教士、商人、农夫以及工匠、屠夫等等将新屋建好后，就要掘井求水。若掘出一尺的土，就有一尺的虚空。这样再掘出一丈的土，中间就会有一丈的虚空。与凿出的泥土多少相应，就会显出等量的虚空。此空是由所出之土生出的呢？还是由开凿之力凿出的呢？或干脆将其当作无因而自己生出的？阿难，如果此空是无因自生的，土未开凿掘出之前，为何不能通达无碍呢？未挖之前，我们唯见大地之中全无通达之相。如果此空是因土被挖出才有，挖出泥土之时，应该有虚空走入

才对。如果泥土先出，却并无虚空走入，怎么能说虚空是因掘土而生出呢？如果此空本来无出、无入，虚空与大地应该没有差别。二者没有差别则应该相同，为何土被挖出之时，虚空为何不同时出来呢？若是因开凿而出现虚空，就应该开凿出空而不是挖出土来。如果不是因为开凿而生出虚空，开凿只是挖出土来，为何却见到空呢？你再仔细审视观察，开凿是由人手完成的，随着方位在运转，土只是转移了地方，这样的话虚空究竟是从何处产生呢？凿是坚实，空是虚无，一虚一实，二者怎么可能和合呢？尽管如此，仍然不能认为虚空是无所从来而自有的。如果虚空之性圆融周遍，不动不摇，则其与前面所说的地、水、火、风一起称为五大，其体本来真实圆满，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原本没有生和灭。阿难，只因你自性昏迷，不能领悟四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功能、作用。你应当观察虚空究竟是出，还是入？或是非出、非入？你原来并不知道如来藏本觉即是真空，而真空也是本觉。此本觉之如来藏本来清净，周遍于法界，并且随着众生之心及其所知之量而显现。阿难，如一井之泥土被挖出，便有与一井等量的虚空。十方虚空，也是如此。虚空是圆融周遍十方的，岂有一定之方所吗？虚空只是随着众生的业感而显现的。世间无知之人，因迷惑而将其认作因缘和合而生，或当作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这些都是众生识心分别计度的结果，仅仅只是言说戏论，并没有真实的意义。

"阿难，见觉无知，因色空有。如汝今者，在祇陀林朝明夕昏，设居中宵，白月则光，黑月便暗。则明、暗

等，因见分析。此见为复与明、暗相并太虚空，为同一体？为非一体？或同非同？或异非异？阿难，此见若复与明与暗及与虚空，元一体者，则明与暗二体相亡。暗时无明，明时无暗。若与暗一，明则见亡，必一于明，暗时当灭。灭则云何见明、见暗？若明、暗殊，见无生灭，一云何成？若此见精与暗与明非一体者，汝离明、暗及与虚空，分析见元，作何形相？离明、离暗及离虚空，是见元同龟毛、兔角。明、暗、虚空，三事俱异，从何立见？明、暗相背，云何或同？离三元无，云何或异？分空分见，本无边畔，云何非同？见暗见明，性非迁改，云何非异？汝更细审，微细审详，审谛审观：明从太阳，暗随黑月，通属虚空，壅归大地，如是见精，因何所出？见觉空顽，非和非合，不应见精无从自出。若见闻知，性圆周遍，本不动摇，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均名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汝性沉沦，不悟汝之见、闻、觉、知本如来藏。汝当观此见、闻、觉、知为生？为灭？为同？为异？为非生灭？为非同异？汝曾不知，如来藏中性见觉明，觉精明见。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如一见根见周法界。听、嗅、尝触、觉触、觉知，妙德莹然，遍周法界。圆满十虚，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能见之性本来没有对象，因而就没有所知，只是因色相与虚空等方才得以显发。譬如你现在所住的祇陀林早晨光明，傍晚昏暗，假如在夜晚有月就有光明，无月便会昏黑。有明、暗等现象作对象，见性才能对其作出分析。此见性与明、暗以及虚空究竟是同为一体呢？还是并非一体呢？或者是既同又不同？或者是既异又非异呢？阿难，此见如果与明、暗以及虚空同为一体，但明与暗作为二体是不能共存的，暗时无明，明时无暗。此见如果与暗同为一体，明时其就应该消亡。同样，如果此见与明同为一体，暗时，它就应该消失。见性既然会消失，何以能够见明、暗呢？如果明、暗有生灭，而见性却没有生灭，见与明、暗一体的义理怎么能够成立呢？如果此见与明、暗都不是一体，离开明、暗及虚空，你去分析此见之根源会得到什么结果呢？离开明、暗、虚空等尘境，此见性究竟能是什么形状呢？见性如果离开明、暗及虚空诸尘境，见性的本元就如同龟毛、兔角一样只是虚妄。明、暗、虚空三种现象都不相同，又怎能依其成立见性呢？明、暗相反，怎能成为一体呢？但是，若离开此三者，见性又不能存在，因而怎么能说见性与三者相异呢？对虚空和见性的分析可知，二者同是没有边际的，为何说其不是同一体呢？见暗、见明，所见虽不同，见性却不起变化，又怎能说此见性与明、暗又是非异呢？你再仔细观察，特别仔细地去研究：明发于太阳，暗随从夜晚而来，通则属于虚空，塞则归于大地。如此则此见性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见性具觉性，虚空则具顽钝性，二者本来非和非合。尽管如此，并不能

说此见性是无因而自有的。像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之性圆满周遍，本来就无动无摇，因而可知其与无边无际、不动不摇的虚空和地、水、火、风，统名为六大种性。虽然各种性的作用、色相是虚妄的，但是其体却是真实的，并且圆融无碍，圆满周遍，都是以如来藏为体，本来就无生无灭。阿难，只因你心性沉沦，不能领悟自己的见、闻、觉、知功能是如来藏本体所起的功能。你应当再观察此见、闻、觉、知功能是有生有灭的？是相同的？还是相异的？是非不生不灭的？还是非同非异的呢？你原来并不知道如来藏所具之见性即是本明的觉体，本觉之精粹即是妙明的真见。此觉明之如来藏本来清净，周遍于法界，并且随着众生之心及其所知之量而显现。譬如此一见根既能遍观法界，则耳根之听、鼻根之嗅、舌根之尝、身根之触、意根之觉，虚灵朗然，充满周遍法界。此见性圆满存在于十方虚空，怎么会有固定的所在呢？它只是随着众生的业感而显现。世间无知之人，因迷惑而将其认作因缘和合而有，或当作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这些都是众生识心的分别计度的结果，仅仅只是言说戏论，并没有真实的意义。

“阿难，识性无源，因于六种根尘妄出。汝今遍观会中圣众，用目循历。其目周视，但如镜中无别分析。汝识于中，次第标指。此是文殊，此富楼那，此目犍连，此须菩提，此舍利弗。此识了知，为生于见？为生于相？为生虚空？为无所因，突然而出？阿难，若汝识性生于见中，如无明、暗及与色、空，四种必无，元无汝见。

见性尚无，从何发识？若汝识性生于相中，不从见生。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瞩，即无色空。彼相尚无，识从何发？若生于空，非相非见。非见无辨，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灭缘，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处此二非，空则同无，有非同物，纵发汝识，欲何分别？若无所因，突然而出，何不目中别识明月？汝更细详，微细详审：见托汝睛，相推前境，可状成有，不相成无。如是识缘因何所出？识动见澄，非和非合，闻、听、觉、知，亦复如是。不应识缘，无从自出。若此识心本无所从，当知了别、见、闻、觉、知，圆满湛然，性非从所。兼彼虚空、地、水、火、风，均名七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汝心粗浮，不悟见、闻、发明了知本如来藏。汝应观此六处识心为同？为异？为空？为有？为非同异？为非空有？汝元不知如来藏中性识明知，觉明真识，妙觉湛然，遍周法界。含吐十虚，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识性并无根源，而是依凭于六种根、尘妄生而现。你现在可以遍观在座的大众，用眼随便地巡视一遍。此眼犹如镜子，并没有分析辨别的作用。你的意识却于其间依次指出，这是文殊，这是富楼那，这是目犍连，这是须菩提，这是

舍利弗。此识所具的了知的功能是生于眼？是生于尘相？还是生于虚空呢？或者是无因突然而自生？阿难，此识性如果是从见中生出，若无明、暗、色、虚空等四种尘相，就根本不会有你的见性。见性尚且不存在，又从何处发起眼识呢？如果此识性生于尘相之中，不是从见中生出。既不见明，又不见暗。既无明、暗诸相，也就没有色和虚空。既无上述诸相，此识从何处发生呢？如果此识性生于虚空，既非尘相，又非见根，则无能辨之性，当然无法知道明、暗、色、虚空。无有尘相，则所缘之境即灭，见、闻、觉、知就无处安立了。离开见性及色相，虚空则等同于无。即使虚空是有，但此有不同于物质之有，纵使你的意识生起作用，又以什么作分别的对象呢？如果此识是无因而突然生出，何以白日不能看到明月呢？你再仔细审查、观察，能见之眼根寄托在你的眼睛之中，所见的尘相就是现前所对之境。其中，有形状的称之为色尘，无形状的称之为虚空。如此，生识之缘究竟因何而有呢？识是有分别的，属动；见是无分别的，属静。体性各异，本来就是非和非合的。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五根之性，也是这样。尽管如此，仍然不能认为此识是无因而自有。如果认为此识本无所从来，应当知道能分别之识与见、闻、觉、知等功用，同样是湛然圆满的，本来就不是从因缘所生。这样，识心连同地、水、火、风、空、见，统名七大。七大之相虽然是虚妄的，其体却是性真圆融的，都是如来藏性，本来无生无灭。阿难，只因你自心粗浮，不能领悟见、闻以及能了知之识本来就是如来藏性。你应当仔细观察眼、耳、鼻、舌、身、意六处识心是同？是异？是空？是有？还是非同非异？或者是非

空非有？你原来并不知道如来藏中所藏之识即是妙明真知，本觉之明也是真性之识。此觉明之如来藏本来清净，周遍于法界。此如来藏识包含十方之虚空，怎么能有固定的方所呢？而作为七大种之一的识性只是随众生之业感而显现的。世间无知之人，因迷惑而将其认作因缘和合而生，或当作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这些都是识心分别计度的结果，仅仅只是言说戏论，并没有真实的意义。”

尔时，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身心荡然，得无罣碍。是诸大众各各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叶物。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于如来前，说偈赞佛：

“妙湛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世希有①。
销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祇获法身②。
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③。
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④。
伏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誓先入⑤。
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⑥。
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审除微细惑⑦。
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坐道场⑧。

舜若多性可销亡，烁迦罗心无动转[9]。”

注释：

①“妙湛”二句：前句赞佛，后句赞法。妙湛，指佛之法身遍满一切处。总持，佛之报身具般若智，能总一切法，持无量义。不动尊，指佛之应身。

②“销我”二句：销除我们亿劫以来的颠倒妄想，不必经过久远劫数的修行而可实时证得法身。

③“愿今”二句：自今以后精进修行以证得佛果而成为法宝之王，再行入世以救度恒沙数的众生。

④“将此”二句：将此深心回奉十方微尘刹土诸佛及其众生，才能报答佛微妙开示法义之深恩。

⑤“伏请”二句：伏地启请世尊为我们证明，自己必先入五浊恶世教化众生。五浊，即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

⑥“如一”二句：如果还有一个众生尚未成佛，自己始终不住于涅槃果地。泥洹，即“涅槃”。

⑦“大雄”二句：希望佛力加持以清除我们仍遗留的微细疑惑。

⑧“令我”二句：希望凭佛力加持早日获证无上觉道，在十方世界建立道场，教化众生。

⑨“舜若”二句：即使虚空可以消除，而我们这种立志发愿的心绝不会退转。舜若多，虚空性。烁迦罗，坚固心。

译文：

此时，阿难及其大众听了佛的微妙开示，身心空空荡荡，一点都无罣碍。各人都觉悟到真心遍满十方虚空。于此真心之中，十方虚空犹如手中所持的树叶一样。一切世间所有的物象，都是此菩提妙明元心之所变现，此体含裹十方世界里的一切。反观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犹如虚空当中吹起的一点微尘，若存若亡；又如澄澄湛湛、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中的一点漂浮的水泡，沉浮起灭不定。大众如是觉悟，了然自知已证获本觉之妙心，悟到其为常住的不生不灭之心。大众恭敬礼拜释迦牟尼佛，得以听闻前所未有的妙法。大众于是一同说偈赞叹佛德：

“妙湛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世希有。
销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祇获法身。
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
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伏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誓先入。
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
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审除微细惑。
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坐道场。
舜若多性可销亡，烁迦罗心无动转。”

卷 四

在此卷中,佛先以富楼那的发问为因,进一步阐述了山河大地等有为诸法都是依于如来藏妙真如性而起的。世间一切根、尘、阴、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但是,因为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等“三种相续”而迁流轮转。阿难及大众又请求佛开示证悟无余涅槃的法门。于是,佛为大众宣说修无上妙法须明了的“二决定义”:第一义是,因地发心须以不生不灭之真如心为依。第二义是,从一根入手修入一真无妄之境地,使六根清净。障蔽前者的是“五重浑浊”;修证后者的关键是详细反省烦恼根本。

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善为众生敷演如来第一义谛。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今闻如来微妙法音,犹如聋人逾百步外聆于蚊蚋,本所不见,何况得闻?佛虽宣明,令我除惑,今犹未详斯义究竟无疑惑地。世尊,如阿难辈虽则开悟,习漏未除。我等会中登无漏者,虽尽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音尚纡疑悔。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阴、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终而复始?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

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遍，云何容水？水性周遍，火则不生，复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虚空，不相陵灭？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而我不知是义攸往，惟愿如来宣流大慈，开我迷云及诸大众。”作是语已，五体投地，钦渴如来无上慈诲。

尔时，世尊告富楼那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宣胜义中真胜义性，令汝会中定性声闻及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罗汉等，皆获一乘寂灭场地真阿练若正修行处。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富楼那等钦佛法音，默然承听。

译文：

这时，阿难尊者说完偈颂之后，富楼那尊者即从大众中起立，露出右肩，右膝跪地，合掌恭敬礼佛而对佛说：“大威德世尊，您最善于为众生详细解说证果成佛的第一义谛。世尊常推重我为说法之人中的第一名。但我听了您上面的微妙讲解以后，却犹如聋子于百步之外欲听蚊子的叫声，连看见都不可能，哪里还能够听得到呢？佛虽然说得很清楚，想让我们除去疑惑，但我现在仍然未明白第一义谛的究竟道理，未达到无疑惑的境地。世尊，像阿难等阿罗汉，虽然悟到真心周遍、常住妙明，但其潜伏的习气仍未除尽。如我一样证得无漏之位的大众，虽然已经证得烦恼已尽的无漏境界，但对于佛刚才所说的道理，还是有许多纠缠不清的疑点。世尊，如果世间一切根、

尘、阴、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本然功能，何以忽然生出山河大地等有为诸法？而且它们次第迁流，终而复始？又如佛所常说，地、水、火、风四大的本性是圆融无碍、周遍法界，并且湛然不变，常住不灭。世尊，如果地性周遍法界，怎么会有水呢？水性周遍法界，火便不能产生，更谈不到光明的存在。水、火二性都遍满空间，怎能不相互冲突、毁灭呢？世尊，地性具障碍相，空性具虚通相，为什么又说二性都遍满法界呢？我实在是不知此义理的归属所在。希望佛以大慈悲为我及会中诸大众开示，使我们除去心中迷云。”富楼那说完这段话以后，便五体投地，渴望佛赐予无上慈悲的教诲。

这时，佛对富楼那以及诸会中有漏、无漏阿罗汉说：“我今天普为此会中的诸位说最胜义中的真胜义，使得你们定性声闻即初果阿罗汉，以及一切未证得人、法二空但却愿意回心向上乘的阿罗汉们，都能获得中道了义的寂灭道场，并且得以达到真正寂静的真修行处。希望你们仔细地听讲，我将仔细地为你们讲解。”富楼那等会中诸众都恭敬地默默聆听佛的慈音。

佛言：“富楼那，如汝所言，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闻如来宣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富楼那言：“唯然。世尊，我常闻佛宣说斯义。”佛言：“汝称觉明，为复性明称名为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富楼那言：“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无所明。”

佛言：“若无所明，则无明觉。有所非觉，无所非明，无明又非觉湛明性。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

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同异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如是扰乱，相待生劳。劳久发尘，自相浑浊。由是引起尘劳烦劳，起为世界，静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异，真有为法。觉明空昧，相待成摇，故有风轮执持世界。因空生摇，坚明立碍。彼金宝者，明觉立坚，故有金轮保持国土。坚觉宝成，摇明风出。风、金相摩，故有火光，为变化性。宝明生润，火光上蒸，故有水轮含十方界。火腾水降，交发立坚。湿为巨海，干为洲、滩。以是义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滩中江河常注。水势劣火，结为高山。是故山石击则成焰，融则成水。土势劣水，抽为草木。是故林薮遇烧成土，因绞成水。交妄发生，递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

译文：

佛说：“富楼那，如你所问的，本来清净的如来藏性为何忽然生出山河大地？你不是时常听到如来说‘觉之体性妙明，觉之本性明妙’吗？”富楼那回答：“确实如此，世尊，我常听佛宣讲此理。”佛问：“你说觉明是本性自明方称之为‘觉’呢？还是觉本来不明，必须加明于其上方名之为‘觉’呢？”富楼那回答：“若觉体毋须加明于其上就名之为‘觉’，就没有‘明’的对象。无此对象，‘觉’也难于独存。”

佛开导说:"你说不加明于觉,也就没有明觉。这是错误的。若此心中有加明的对象存在,则它就不是本明的真觉。若没有加明的对象存在,则此'觉'便不是明觉了。如此,就失去了觉明之义而坠入无明。既无真明,也就不是湛然妙明的真觉了。觉之体性必定是明,若须加明而方称之为'觉',此真觉便被当作妄觉了。'觉'并不是所要明的对象,你以加'明'为因由而妄立它的存在。这样,也就产生了你的妄想之能。如此,在本来清净,没有同和异之分别的一体中,就突然显现出不同的差别之境,并使这些差别之境相互对立。由此再进一步设立了无有差别的虚空境界。同与异的两种境界既然已经产生,又接着妄想出既不是同,也不是异的境界。本来清净的如来藏性就是因为如此的扰乱,便在同与异的对立中产生了粗识劳虑。此劳虑相续不断,产生了尘相。此尘相使心识浑浊不清而引起诸业相,即染污不净、扰动不安的八万四千烦恼。这样,便真的变现出了有为法。觉之体性本明,因妄执而有所明。明体与晦昧的虚空相互作用,使妄心动摇而产生风轮。此轮以其巨力而执持世界,使之得到安立。晦昧的虚空与明体相互作用,坚固的妄执之心欲明白此晦昧的空体,便结成地大之坚实、障碍之相。此妄心再坚持而凝结成金宝,因而有金轮以执持国土。坚持妄觉而成金宝,欲明虚空之念摇动而成为风,风与金相互摩檫产生火光变化。明净的金宝多生湿润,湿性因火、光而上升变为蒸气,由此便有水轮含藏世界。火性向上升腾,水性向下降沉,二者交错作用,湿的便变为巨海,干的便成为洲、滩。正因为这样,在大海中常有火光升起,洲、滩之上常有江、河流注。水势

劣于火，其与火相结合而成为高山。因此，山、石相摩会产生火花，融化之后变成水。土势劣于水，其与水相结合，土中便长出草木。因此，林木、草丛经火烧之后变成土，压榨二者便有汁水流出。正是由于以上诸种因缘关系，世界便由成至坏，相续迁流，终始循环。

“复次，富楼那，明妄非他，觉明为咎。所妄既立，明理不逾。以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色、香、味、触六妄成就，由是分开见、觉、闻、知。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见明色发，明见想成。异见成憎，同想成爱，流爱为种，纳想为胎，交遘发生[①]，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羯罗蓝、遏蒲昙等[②]。胎、卵、湿、化，随其所应。卵唯想生，胎应情有，湿以合感，化以离应。情、想、合、离，更相变易。所有受业，逐其飞沉。以是因缘，众生相续。

“富楼那，想、爱同结，爱不能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贪、爱同滋，贪不能止，则诸世间卵、化、湿、胎，随力强弱，递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③]，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唯杀、盗、淫三为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

“富楼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知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4]，次第迁流。因此虚妄，终而复始。”

注释：

①交遘：即性交。

②羯罗蓝：梵文音译，意译则为“凝滑”、“杂秽”。指与异性交遘初受胎时之凝结物。遏蒲昙：梵文音译，意译则为“泡”，即泡状物。指受胎后第二个七日，胎所具的形态。

③十生：即十类众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若有想生、若无想生、若有色生、若无色生、若非有想生、若非无想生。

④有为相：有为即有为法，其有四相即生、住、异、灭。

译文：

佛继续说：“其次，富楼那，明白此妄想之因不是别的，而是不知道觉的体性本来就是明，却仍欲去觉明，此本身就是妄，也是过错之所在。业相既然因妄念而得以成立，欲明觉体的妄能自然就不能得到了义。正是此因，听超不出声尘，见超不出色尘。于是，色、香、味、触等六种尘境便得以成立，由此区分出见、闻、觉、知。同一种业相纠缠在一起，或合而成形，或离而化生。妄心欲觉明而产生色境，欲明所见之色而产生妄想。因不同的妄见而造成憎恨，又因同一妄见而产生爱心。此爱心流注于心中成为种子，因不能将其舍弃而凝结成胎。此欲爱通过男女性交流注于父母之精血中。因此缘由而产生羯罗蓝、遏蒲昙

等。胎、卵、湿、化四生，都是随着其业缘而招不同的业果所成。卵生唯因妄想而受生，胎生是因爱恋之情而受生，湿生是依凭湿气和暖气相和合而产生，化生则是因厌离旧境、情系他境而受生。此情、想、合、离四境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所有众生都是依从自己的行业而受生，或者飞升，或者下沉。正是由于以上诸因，众生在卵、胎、湿、化诸生之中相续不断，流转不息。

"富楼那，妄想和爱结合在一起就使爱欲不能舍离，因而诸世间中，父母、子孙代代相续不断。此类受生是以对情爱的贪求为其生死的本因。情爱所生之身，都需滋养其命，因而贪求不止。由此，诸世间中，卵生、化生、湿生、胎生都是依据其力量的强弱互相吞食。如此类别的受生是以贪求杀生为其生死的根本。人食羊，羊死之后变成人，人死之后又变成羊。如此，四生，乃至十种生类都是一样的。他们死死生生，互相残杀，互相吞食，带着恶业轮回受生，没有休止并且穷尽未来之际。如此类别的众生是以盗贪为其生死的本因。你欠我的命，我以命还你的债。这样下去，虽然经历百千劫数，却仍然处于生死之中。你爱我的心，我怜你的色。虽然历经百千劫数，依然互相缠缚难舍。上述业果的由来，都是以杀生、盗窃、淫欲三种贪习为其根本原因。有了这些因缘，业果就相续不断，没有停息之时。

"富楼那，如此这般的三种业果相续，都是因为在本觉上加'明'而生无明，从无明便生出虚妄的了知性，所以生出了山河大地诸有为相的灭而复生，迁流不息。正是这些虚妄之念使有为诸相终而复始、相续流转。"

富楼那言："若此妙觉本妙觉明，与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如来今得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为习漏何当复生？"佛告富楼那："譬如迷人于一聚落惑南为北。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悟所出？"富楼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无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倏有悟人指示令悟。富楼那，于意云何？此人纵迷，于此聚落，更生迷不？""不也，世尊。""富楼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是。此迷元无，性毕竟空。昔本无迷，似有迷觉。觉迷迷灭，觉不生迷。亦如翳人见空中花，翳病若除，花于空灭。忽有愚人于彼空花所灭空地，待花更生。汝观是人为愚？为慧？"富楼那言："空元无花，妄见生灭。见花灭空，已是颠倒，敕令更出，斯实狂痴，云何更名如是狂人为愚为慧？"佛言："如汝所解，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山河大地？又如金矿杂于精金，其金一纯，更不成杂。如木成灰，不重为木。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

译文：

富楼那又问佛："如果此妙觉本来就是觉明的，那就与如来藏心一样不增不减。既然如此，为何又无缘无故生出山河大地等有为法诸相呢？如来已得此妙空明觉，山河大地等诸有为习漏还会不会再复生呢？"佛告诉富楼那："譬如某人在某地迷失

方向，误认南方为北方。这个迷路人，是因为迷糊方才迷路呢？还是因为觉醒方才迷路呢？”富楼那回答：“此人既不是因迷糊而迷路，也不是因觉悟而生出迷来。为什么呢？迷路本来就是无根的，怎么会因迷惑而生出呢？既然已经觉悟了，更不会再生迷惑，怎么能说因悟而生迷呢？”佛说：“在那个迷路者迷惑之时，忽然有一个觉悟的人指示他方向，使其明白。富楼那，你怎样看待此事呢？此人纵然于此聚落生了迷惑，经此指点，还会于此地再生迷惑吗？”富楼那回答说：“不会了，世尊。”佛接着说：“富楼那，十方如来也是如此，不会再生妄念。因为迷本来就是无根的，迷的本性是毕竟空。以前本没有迷，只因一时之妄念而有了迷，一旦觉悟，迷便消失了。既然以觉悟之心灭除了迷惑，也就不会再生出迷惑。就好像眼睛有毛病的人‘看见’空中有许多美丽的花。眼病若除去，空中有花的错觉也就消除了。若有一个愚蠢的人，眼病医好之后，仍在空中花灭除之处等待它重新出现。你说此人是愚蠢，还是聪明呢？”富楼那回答：“空中本来就没有花，因病而妄见有花在空中生灭。见到空中花于空中生灭，已属颠倒之见，再希望花于空中出现，实在是狂而痴的人。何必还要问我此人是聪明还是愚蠢呢？”佛说：“你既然这样理解，为何还要问证得妙明空慧的诸佛如来怎么能再生出山河大地呢？又如金矿中精金与其它杂质混结一起，将其炼成纯金之后，当然就不会再有杂质了。又如将木烧成灰，当然就不可能再恢复为木。对于已证得菩提而达到涅槃境界的佛，也应如此去看待。

"富楼那,又汝问言,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疑水、火性不相陵灭,又征虚空及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容。富楼那,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拒彼诸相发挥。所以者何?富楼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风摇则动,霁澄则清,气凝则浊,土积成霾,水澄成映,于意云何?如是殊方诸有为相为因彼生?为复空有?若彼所生,富楼那,且日照时,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云何空中更见圆日?若是空明,空应自照,云何中宵云雾之时,不生光耀?当知是明非日非空,不异空日。观相元妄,无可指陈。犹邀空花结成空果,云何诘其相陵灭义?观性元真,惟妙觉明。妙觉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复问不相容者?真妙觉明,亦复如是。汝以空明,则有空现。地、水、火、风,各各发明,则各各现。若俱发明,则有俱现。云何俱现?富楼那,如一水中现于日影,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东西各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先无准的。不应难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双,云何现一?宛转虚妄,无可凭据。

译文:

佛又说:"富楼那,你以前曾经问过,尽管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你仍怀疑水、火之间是否真的不互相陵灭,俱遍法界的虚空和地性是否真的能够兼容?富楼那,譬如虚空之

体性虽然并非就是万物总相，但是虚空却不拒绝万物于其中发挥作用。为什么呢？富楼那，那太虚空有日照就光明，乌云屯集就现出黑暗，有风吹动就现出摇动之相，雨后天晴就会现出清丽之相，地气凝聚就会现出浊重之相，尘土飞舞就会现出阴霾之相，水相澄清就会显现清晰倒影，你怎么看待这些呢？这些不同方式的境相，是因日、云、风、雨而显现呢？还是因虚空而有呢？如果日照之时，光明是从日生，则十方世界应当同是日光之色，为何于虚空中又可以看见一个圆圆的太阳呢？如果是由虚空生出光明，虚空为恒常，故应常常自照，为何半夜及云雾迷漫之时，看不见光明呢？由此应当知道，光明并不是从太阳发出，也不是从虚空而有，但却离不开虚空、太阳。从形相上看，诸法都是虚妄的，没有可以指陈的根本。这就好像空中花，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怎么能够再行追问它们怎样互相作用而生灭变化呢？从真如性方面去看，此妙觉圆明真心本来就没有地、水、火、风等相，为什么还要追问它是否能容纳万物呢？对于这个常住真心，也应该如此去理解。你从虚空与光明去观察，就有虚空显现。如果从地、水、火、风各种现象去观察，则有各种现象同时显现。若从'四大'同时去观察，则'四大'等现象就一起显现。怎样一起显现呢？富楼那，譬如水中所现太阳的影子，两人若同时去观察，然后又分开向东或向西走，日影也就跟着二人向东或向西，可见日影并没有固定的处所。你不应提出这样的辩难：此日影既然只有一个，为何二人分行就变成两个？如果日影真的变成两个，为何水中只有一个呢？其实，这些都是妄心的宛转计执，并没有真实的凭据。

“富楼那，汝以色、空相倾相夺于如来藏。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遍法界，是故于中风动、空澄、日明、云暗。众生迷闷，背觉合尘，故发尘劳，有世间相。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而如来藏唯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身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刹[①]，坐微尘里，转大法轮。灭尘合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而如来藏本妙圆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风非火，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声、香、味、触、法，非眼识界，如是乃至非意识界。非明、无明，明、无明尽，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尽。非苦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得。非檀那非尸罗，非毗犁耶非羼提，非禅那非般剌若，非波罗蜜多[②]。如是乃至非怛闼阿竭[③]，非阿罗诃、三耶三菩[④]，非大涅槃，非常非乐非我非净。以是俱非，世、出世故，即如来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眼识界，如是乃至即意识界；即明、无明，明、无明尽；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即集即灭即道，即智即得，即檀那即尸罗，即毗梨耶即羼提，即禅那即般剌若；即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即怛闼阿竭，即阿罗诃、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常即乐即我即净。以是俱即，世、出世故，即如来藏妙明心元，离即离非，是即非即。如何世间三有众生及出世间

声闻、缘觉[5]，以所知心测度如来无上菩提，用世语言入佛知见？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汝与众生亦复如是。宝觉真心各各圆满，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由不勤求无上觉道，爱念小乘，得少为足。”

注释：

①宝王刹：指佛宝法王的刹土，即三千大千一佛世界。

②“非檀那”句：即非六度。檀那，即“布施”。尸罗，即“持戒”。毗梨耶，即“忍辱”。羼提，即“精进”。禅那，即“禅定”。般剌若，即“般若”。

③怛闼(dátà)阿竭：即“如来”，有法身、报身、应身三身。

④阿罗诃：即“应供”，诸佛十号之一，意为应九法界众生之供。三耶三菩：梵语音译全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译为“正遍知”、“正遍觉”，诸佛十号之一。大意是，佛所证得之智慧遍知万事，佛心包融万有。

⑤三有众生：即欲有、色有、无色有三界中的众生。

译文：

佛继续说：“富楼那，你以为色和虚空于如来藏中互不兼容、互相递夺。其实，如来藏能随同色、虚空而起变化，因而它是充满法界的。这样，在如来藏中才会有风的吹动、虚空的澄清、太阳的光明、云雾的昏暗等等。众生由于迷闷，违背真觉，却与尘缘相会合而显发尘劳之相，因而形成世间诸相。我已经

证得与如来藏合于一体的妙明不灭的真心自体，而此如来藏真觉妙明，圆照法界。在此如来藏性里，‘一’即具足无量法，无量法即包容于‘一’中；小者可以显现大者，大者容摄具足小者。此如来藏性如如不动，遍满十方世界，包含十方无尽虚空，即使于正报最小的一毛端也可以显现出依报之中的最大者——宝王刹土。如来可以坐于一微尘里，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众生若能灭除尘劳，也即背尘合于真觉就能发现真如妙觉。此本妙圆心的如来藏不同于识心，也不是空；不是地、水、火、风，不是眼、耳、鼻、舌、身、意，不是色、声、香、味、触、法，更不是眼识界及其意识界等十八界。此如来藏真心不是觉明，也不是无明，明、无明都不包含其中。如此乃至不是老，也不是死，老、死等十二因缘都不包含于其中。此如来藏真心不是苦、集、灭、道四谛，不是我空之智，更不是证得我空之理。此如来藏不是六度，不是如来、应供、正遍知，不是大涅槃，也不是常、乐、我、净。以上所说种种‘俱非’的道理说明，如来藏就是‘真空’，因而所有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是如来藏。正因为如来藏是‘真空’，才有不空如来藏的妙用。这个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圆明妙心既是识心和虚空，也是地、水、火、风四大种；既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也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也是眼识界至意识界等十八界。此元明妙心是十二因缘，也是四谛；是智，是得，是六度。如此乃至是如来、应供、正遍知、大涅槃，具常、乐、我、净四德。以上所说诸法，都具足于如来藏之中，如来藏真心就是世间、出世间法的本元妙心。它离开有，也离开空；既是即十界，也非即十界。此如来藏真心就是中道理体。无奈，三界众生以

及出世间声闻、缘觉用有限的知识来揣度如来无上正觉，试图用一般语言来透入佛之知见。这就好比琴瑟、箜篌、琵琶等乐器，虽然具备发出微妙声音的功能，若无妙手去弹，始终不能发出优美的声音。你与其他众生，也是如此。本觉真心宝藏各自圆满。我若动一指，海印三昧就湛然发光，应物显形，万象皆显印于其中。你们一念心起，烦恼立即显起。这都是由于你们不肯勤求无上菩提，贪爱小乘果位，少有所得，便感满足而造成的。”

富楼那言：“我与如来宝觉圆明真妙净心，无二圆满。而我昔遭无始妄想，久在轮回，今得圣乘，犹未究竟。世尊，诸妄一切圆满，独妙真常。敢问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此沦溺？”佛告富楼那：“汝虽除疑，余惑未尽。吾以世间现前诸事今复问汝：汝岂不闻室罗城中演若达多？忽于晨朝以镜照面，爱镜中头，眉目可见，嗔责己头不见面目。以为魑魅，无状狂走。于意云何？此人何因无故狂走？”富楼那言：“是人心狂，更无他故。”佛言：“妙觉明圆，本圆明妙。既称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诸妄想，展转相因，从迷积迷，以历尘劫。虽佛发明，犹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识迷无因，妄无所依。尚无有生，欲何为灭？得菩提者，如寤时人说梦中事，心纵精明，欲何因缘取梦中物？况复无因，本无所有。如彼城中

演若达多，岂有因缘自怖头走？忽然狂歇，头非外得。纵未狂歇，亦何遗失？富楼那，妄性如此，因何为在？汝但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则汝心中演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胜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何藉劬劳，肯綮修证[①]！譬如有人于自衣中系如意珠，不自觉知，穷露他方，乞食驰走。虽实贫穷，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愿从心，致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

注释：

①肯綮(qing)：在关键处(努力的样子)。

译文：

富楼那说：“我与如来同样具有圆满、光明、微妙、清净的觉心。但是因为我无始以来就被妄想缠绕，长久于世间轮回不休。现在虽有少得，列入圣道，但仍未证得究竟的果位。佛已灭除一切妄心，圆满、独妙的真常之心朗然显现。敢问如来：是什么原因使一切众生有此妄心，遮蔽了自己虚妙灵明的真心而遭受轮回之苦呢？”佛告诉富楼那：“你虽然除去了一些疑问，但仍有一些迷惑未曾除去。我现在以世间的事例来问你：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室罗城中演若达多的事情吗？有一日早晨，此人用镜子自照其面，感觉镜中之人的头、眉非常可爱，责怪自己的头看不见自己的面目，以为自己被邪魔所控制，于是无故发狂乱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此人因什么原因而发狂乱跑呢？”富

楼那回答说："此人心中发狂，别无其它原因。"佛说："灵明圆满的妙觉真心，本来就是圆明灵妙的。现在既然称其为妄心，怎么会有原因呢？若真有什么原因，就不称其为妄心了。自己有许多妄想，辗转相生，互为因果，从痴迷中累积痴迷，历经无数时劫便形成妄心。即使有佛的启悟，仍然不能返迷归真。如此看来，痴迷之因就是迷惑。痴迷本来就没有什么原因，妄心也没有什么所依。既然妄心本来就没有产生的处所，又从何处去灭除呢？得到正觉的人犹如清醒的人讲述梦中的事，再精明的人也没有可能拿来梦中所见的物品。更何况妄心本来就没有原因，也就没有妄体。正如那个城中的演若达多，并无真实的原因使自己恐惧失掉了头颅。直至其狂性停歇，方才知道自己的头仍然存在，并不是从外面找回来的。其实，即使在其狂心未歇之时，他的头也未遗失。因此，富楼那，妄性就是这样，不用探究它为何产生和存在。只要不随着妄想而起分别之心，世间相续、业果相续、众生相续三种相续之缘便会断除，三种相续产生之因自然就不会存在。心中的狂性一旦停息，就即刻证得菩提。殊胜灵明的清净真心本来就周遍于法界。此真心毋须从他人那里得来，更毋须劳苦身心去修行以求证得！此正如有人自己衣服之中本来就系着如意珠，可本人并不知晓，反而到处去乞讨。他虽然贫穷，可衣中宝珠并未失去。忽然有一位智者为其指出如意珠的所在，此人便从心所愿，成为大富翁。这时，此人方才明白宝珠并不是从外面得来的。"

即时，阿难在大众中顶礼佛足，起立白佛："世尊现

说杀、盗、淫业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心中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从人得。斯则因缘皎然明白，云何如来顿弃因缘？我从因缘心得开悟。世尊，此义何独我等年少有学声闻？今此会中大目犍连及舍利弗、须菩提等从老梵志闻佛因缘[1]，发心开悟，得成无漏。今说菩提不从因缘，则王舍城拘舍梨等所说自然，成第一义。惟垂大悲开发迷闷。”

佛告阿难：“即如城中演若达多狂性因缘若得灭除，则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缘、自然，理穷如是。阿难，演若达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何因缘故，怖头狂走？若自然头，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本头不失，狂怖妄出，曾无变易，何藉因缘？本狂自然，本有狂怖，未狂之际，狂何所潜？不狂自然，头本无妄，何为狂走？若悟本头，识知狂走，因缘、自然俱为戏论。是故我言，三缘断故，即菩提心。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灭生俱尽，无功用道。若有自然，如是则明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无生灭者名为自然。犹如世间诸相杂和成一体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称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此句方名无戏论法。菩提、涅槃，尚在遥远，非汝历劫辛勤修证。虽复忆持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2]，只益戏论。汝虽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人间称汝多闻第一。以此积劫多闻熏习，不能免离摩登

迦难。何须待我佛顶神咒，摩登迦心淫火顿歇，得阿那含③，于我法中成精进林，爱河干枯，令汝解脱？是故，阿难，汝虽历劫忆持如来秘密妙严，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憎、爱二苦。如摩登迦宿为淫女，由咒神力销其爱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与罗睺罗母耶输陀罗同悟宿因，知历世因贪、爱为苦，一念熏修无漏善故，或得出缠，或蒙授记。如何自欺尚留观听？”

注释：

①梵志：佛教对一切外道出家者的泛称。

②十二部经：即契经、重颂、讽颂、因缘、本事、本生、未曾有、譬喻、论议、自说、方广、授记，前三者为经文的体裁，后九类是从经文所载的内容而立名。

③阿那含：意译为“不来”。指断尽欲界烦恼的圣者，是小乘四果中的第三果。

译文：

此时，阿难从大众中站起向佛顶礼说：“刚才世尊说杀、盗、淫三种业缘断除，心中蕴藏的达多狂性自己就休歇了。此狂性休歇就得菩提正觉，而此菩提不是从他人处得来。这种说法显而易见就是因缘法，世尊为何非得弃去因缘呢？我就是因因缘之理而开悟的。世尊，此义何尝限于如我一样的年轻的有学声闻信持？现今与会的大目犍连、舍利弗、须菩提等都是先从外道修学之后才因听佛说十二因缘法而发心领悟，最终达至无漏

境界。现在您说菩提不从因缘生，这样，王舍城拘舍梨等外道所说一切都是自然的道理就成了至高的真理了。希望世尊垂示大悲，开导、解除我们的疑惑。”

佛告诉阿难：“譬如城中演若达多的狂性因缘若除，不狂的本性就自然显现。因缘、自然之理就是如此。阿难，演若达多的头自然就在那里。此自然乃是自然就如此，无时而不然。他是因什么缘由才恐怖遗失己头而狂奔呢？如果头是自然在那里，只是因照镜子的缘故而发狂，他何以不自然发狂而非要到照镜之时才发狂呢？自己本有的头原是没有失掉的，只是因恐怖而生出妄想，头未曾变易，又何须凭借此因缘方显出狂性呢？如果说狂性本来自然，他本来就应有发狂之心，其未发狂之时，此狂性究竟潜伏于何处呢？如果说不发狂是自然的，其头本来不是虚妄的存在，他为何会发狂而狂奔呢？如果领悟此头的本来状况，就会知晓即使发狂，此头依然不失。如此，也就可明白自然、因缘之说都是戏论。因此我说，三种相续之缘若能断除，当下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显现，则妄心自然灭除。不过，此处所言仍然属凡情生灭之见。菩提心是没有生灭的，因而应将灭生灭心之心也予尽除，才能显现出无功用道的真心妙用。如果有自然，就有自然心生、生灭心灭的分别，这仍然属于生灭现象。无生灭的叫自然，譬如世间的事物由各种因素混合构成一个整体，就称其为和合性；不属于和合性的，就称其为本来自然性。本然并不是自然，和合并非和合，和合、自然俱遣除，离此和合、自然与合此和合、自然之念也要遣除。这才是无戏论法。阿难，对你来说，菩提、涅槃仍然很遥远，既使历劫辛勤修行也

不一定能够证得。你虽然能够忆持佛所说十二部经典如恒河沙数不可思议之清净妙理,但这些只是增加了戏论罢了。你对于因缘、自然之理说得很清楚,因而大众称你为第一多闻之人。历劫多闻熏习,你仍不能免除摩登迦女所加予你的淫欲之难。多闻如有益于修证,何必仍要依靠佛的神咒之力才使摩登迦女马上停止淫念,证得阿那含果,并于佛法之中努力精进,爱河彻底干枯,同时也使你得到解脱呢?因此,阿难,你历劫以来记忆持守如来的秘密微妙经典,不如用一日之功去勤修无漏法门,以远离世间憎、爱二苦。如摩登迦女原为淫女,由于神咒之力消除了其爱欲,于佛法中今名性比丘尼。她与罗睺罗之母耶输陀罗都领悟了过去的因缘,知晓历世皆因贪、爱而成苦。她们在一念之中熏修无漏善业,一个超越了欲界生死的缠缚,一个承蒙佛的授记。你到现在为何还自己欺骗自己,甘愿停留于见闻佛法上呢?”

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诲,疑惑销除,心悟实相[①],身意轻安未曾有。重复悲泪,顶礼佛足,长跪合掌而白佛曰:“无上大悲清净宝王善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奖引诸沉冥,出于苦海。世尊,我今虽承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含育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宝严妙觉王刹。如来复责多闻无功,不逮修习。我今犹如旅泊之人,忽蒙天王赐予华屋,虽获大宅,要因门入。惟愿如来不舍大悲,示我在会蒙暗者,捐舍小乘,毕获如来无余涅槃本发心路[②]。令有学者从何摄伏

畴昔攀援，得陀罗尼[3]，入佛知见？”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在会一心伫佛慈旨。

注释：

①实相：一切事物真实、常住不变的本性，平等、最高的真理。

②无余涅槃：即“无余依涅槃”，身、智都灰灭的涅槃境界。

③陀罗尼：即咒语，梵文意译为“作持”、“总持”、“能持”、“能遮”。

译文：

阿难及会中大众听了佛的开示教诲，心中的疑惑消除了，当即悟得实相，身、心即刻获得未曾有过的轻松、安适。阿难哭泣着顶礼佛足，长跪着对佛说：“具无上大悲的清净宝王，能以善巧之法引导、奖励一切沉沦、顽冥的众生出离苦海。世尊，我今日虽承蒙佛的开导，知晓妙觉明心的如来藏遍于十方国土，含藏蕴育清净而庄严的妙觉王刹。如来又斥责我，多闻博学并无益处，不如努力去修习无漏功夫。我现今犹如漂泊的旅人，忽然承蒙天王赐予华丽的大宅。虽获大宅，仍须从门而入。希望佛不舍大悲，指示我等愚昧之人舍弃小乘，可以毕竟获得如来无余涅槃的途径。初学之人应从何处入手才能摄伏向来的无明及攀援，而得到陀罗尼，深入佛之知见呢？”说完此语，阿难五体投地礼拜佛后，与会中大众一起一心一意等候佛的开示。

尔时，世尊哀愍会中缘觉、声闻于菩提心未自在者，及为当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开无上乘妙修行路，宣示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决定发菩提心，于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①]，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云何初心二义决定？

"阿难，第一义者，汝等若欲捐舍声闻，修菩萨乘，入佛知见，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阿难，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以是义故，汝当照明诸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阿难，汝观世间可作之法，谁为不坏？然终不闻烂坏虚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终无坏灭故，则汝身中坚相为地，润湿为水，暖触为火，动摇为风。由此四缠分汝湛圆妙觉明心为视，为听，为觉，为察，从始入终，五迭浑浊。

"云何为浊？阿难，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汝浊五重，亦复如是。阿难，汝见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有空无体，有见无觉。相织妄成，是第一重名为劫浊。汝身现抟四大为体，见、闻、觉、知，壅令留碍。水、火、风、土，旋令觉知。相织成妄，是第二重名为见浊。又汝心中忆识诵习，性发知见，容现六尘，离尘无相，离觉无性。相织妄成，是第三重名烦恼

浊。又汝朝夕生灭不停，知见每欲留于世间，业运每常迁于国土。相织妄成，是第四重名众生浊。汝等见闻元无异性，众尘隔越，无状异生。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异失准。相织妄成，是第五重名为命浊。

“阿难，汝今欲令见、闻、觉、知远契如来常、乐、我、净，应当先择死生根本，依不生灭圆湛性成。以湛旋其虚妄灭生，伏还元觉。得云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圆成果地修证。如澄浊水贮于静器，静深不动，沙土自沉，清水现前，名为初伏客尘烦恼。去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明相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槃清净妙德。

注释：

①三摩提：也称为“三昧”、“三摩地”、“三摩帝”、“三摩底”，意译为“定”、“等持”、“正定”。心念定于一处，故曰“定”。远离掉举、散乱，故曰“等”。心不散乱，故曰“持”。

译文：

此时，佛哀愍会中对菩提正觉仍未自在且只得到小乘果位的缘觉、声闻，也为将来佛灭度后末法时代欲发菩提心之人考虑，如此，佛向大众开示一条最上乘的微妙法门。佛宣示阿难及大众说：“你们既然决定发菩提心，对于佛法中的不可思议三摩提，立志勤求，不怕辛苦。首先应该明白发初心之时，有两条

最重要的决定性义理。什么是发初心之二决定义呢？

“阿难，第一项决定义是：如果你们决定舍弃声闻小乘法而修大乘菩萨法，证入佛之知见，就首先应该仔细观察因地所发之心与果地所证之觉是相同呢？还是相异呢？阿难，在因地如果以生灭心作为证入不生不灭之佛境的基础，那是不可能的。理解第一决定义，你先可用智慧来观察世间一切可造作之物，都要变迁灭坏。阿难，你也应观察世间可造作之物，哪一种是不变坏的呢？从未听说过虚空会变坏，为什么呢？因为虚空不是可由人力造作的，因而它由始至终都不会变坏。你的身中坚固的部分是地性，润湿的部分是水性，温暖的部分是火性，摇动的部分是风性。四大缠结起来构成身体，由此四大构成的四缠分化了你湛然圆明的妙觉之心，发展而形成了看、听、感觉、思维的功能。这四种功能始终都受五迭浑浊的牵缠。

“什么叫作‘浊’呢？阿难，譬如清水本来就是清洁的，没有半点污染，而尘土、砂石之类都是有质碍的，这两种体性是不相同的。世间有人若拿一撮尘土投入水中，土质就失去了质碍，净水也失去了清净之相而显现混浊状态。五重浊相也是如此原因形成的。阿难，你见到虚空遍满十方世界，虚空与见的作用并不能分别，虚空虽有而无实体，见虽有作用而无感觉。上述二者融合于一体，相互交织，就妄成世间诸相。这就是五浊的第一重劫浊。你的身体既是四大种组合而成的，见、闻、觉、知要受到身体的限制，而地、水、火、风的变化功能又使你有了觉、知等功能。上述二者融合于一体，相互交织，就妄成世间诸相。这就是五浊的第二重见浊。你心中记忆、认识、诵习的功

能发挥作用就会形成知见，并且包容、显现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事相。离开外尘就没有事相可寻，离开知觉就没有体性可得。外尘事相和知觉功能互相交织，融为一体，就妄成知见留存于意识之中。这就是五浊的第三重烦恼浊。又，你的心中从早到晚生生灭灭，相续不断，知见常常留存于世间，而业力却常常使一切随着时间和空间变迁。虚妄知见和业果互相交织，融为一体，就妄成众生诸相。这就是五浊的第四重众生浊。见、闻、觉、知本来是一体的，没有差别。只是因为六尘的隔离而显出不同的六根体性。本性上是相知相觉的，在实际运用上则互相区分，同与不同，失去了标准。此种体性与作用互相交织，融为一体，就妄成生命诸相。这就是五浊的第五重命浊。

"阿难，你现今欲从见、闻、觉、知功能上契合如来常、乐、我、净之境界，应当先抉择生死的根本，依据本来不生不灭的根性，舍弃虚妄生灭的识心，才能证成圆满清净的真心。以不生灭的清净心旋转虚妄的生灭作用，降伏无明烦恼，才能还归本觉的自性。必须以原本光明的不生灭心来作修习的因地心，然后才能圆成果地，得证无上菩提。正如欲澄清浊水须将其置于静止的器皿里，使其深沉不动。沙土慢慢下沉，清水自然显现，这就叫初伏客尘烦恼。去掉沉淀下来的泥土，得到纯净之水，这就叫永断根本无明。这样，清净纯粹的明相显现，对于一切变现都不会再生烦恼心，自然就契合于涅槃的清净无染的妙德。

"第二义者，汝等必欲发菩提心，于菩萨乘生大勇

猛,决定弃捐诸有为相,应当审详烦恼根本。此无始来发业、润生,谁作?谁受?阿难,汝修菩提,若不审观烦恼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处尚不知,云何降伏,取如来位?阿难,汝观世间解结之人,不见所结,云何知解?不闻虚空被汝隳裂。何以故?空无形相,无结解故,则汝现前眼、耳、鼻、舌及与身、心六,为贼媒,自劫家宝。由此无始众生世界生缠缚故,于器世间不能超越。

"阿难,云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方位有十,流数有三。一切众生织妄相成,成身中贸迁,世界相涉。而此界性,设虽十方,定位可明,世间只目东、西、南、北,上、下无位,中无定方。四数必明,与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转十二。流变三迭,一十百千。总括始终,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阿难,汝复于中克定优劣。如眼观见,后暗前明,前方全明,后方全暗,左右旁观三分之二。统论所作,功德不全,三分言功,一分无德,当知眼唯八百功德。如耳周听十方无遗,动若迩摇,静无边际,当知耳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如鼻嗅闻,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阙中交。验于鼻根,三分阙一,当知鼻唯八百功德。如舌宣扬尽诸世间、出世间智,言有方分,理无穷尽,当知舌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如身觉触,识于违

顺，合时能觉，离中不知。离一合双，验于身根，三分阙一，当知身唯八百功德。如意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唯圣与凡无不包容，尽其涯际。当知意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

“阿难，汝今欲逆生死欲流，返穷流根，至不生灭。当验此等六受用根，谁合？谁离？谁深？谁浅？谁为圆通？谁不圆满？若能于此悟圆通根，逆彼无始织妄业流，得循圆通，与不圆根日劫相倍。我今备显六湛圆明本所功德，数量如是。随汝详择其可入者，吾当发明令汝增进。十方如来于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于其中间亦无优劣。但汝下劣，未能于中圆自在慧。故我宣扬，令汝但于一门深入。入一无妄，彼六知根一时清净。”

译文：

佛继续说：“第二项决定义是：如果你们决心发菩提心，欲以大勇猛的精神去求证菩萨道，就应该详细审察烦恼的根本。你无始以来造业托生，发生业果而轮转于生死之中，究竟谁是作者？谁是受者呢？阿难，你修菩提之道，如不详细审察烦恼根本，就不会知道虚妄的六根、六尘是从何处生出颠倒的。颠倒之源尚未知晓，怎么可能降伏烦恼证得佛果呢？阿难，你看世间解开绳结之人，如看不见结的所在，怎么知道如何解开呢？谁也没有听说虚空会被你撕裂破毁。为什么呢？因为虚空没

有形象，根本没有结，不需要去解开。你的眼、耳、鼻、舌、身、识六根就是你的贼媒，自己劫去了自家宝藏。因而从无始以来于众生世界就生出了互相缠绕的缚结，使其不能超脱物质世间。

“阿难，什么叫众生世界呢？世就是时间的变迁流动，界就是空间的方向位置。你应当知道，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从方位来说，有十个；从迁流来说，有三世。一切众生都是由虚妄交织而成，身中的变化与时空世界相互交涉干扰。空间位置虽有十个，但从有无确定的界限来说，众生只注意东、西、南、北，上和下及中间并没有固定的位置而只是依四方而定，其它也无固定的方位。这样，可以明确界定的就只有四个方向。这四个方向与三世相互涉入，互相配合，宛转相乘，就得到十二之数。将此数再与时、空的三、四数相乘，就可得到一十百千的无穷数目。总括始终，六根之中各自都应该有一千二百功德。阿难，你应从中衡定它们的优劣。如眼睛之见，只可见到前面，不可能见到后面。前方完全可以看见，后面完全黑暗，旁观左右也只能看到三分之二。统论眼睛的功德，其用并不完全。若以三分功德衡量，一分阙无，因而眼根只有八百功德。耳根之听，十方均不遗漏。耳闻动尘之时，声音一经发出，无论远近都可以听到；耳闻静尘之时，其用便没有边际可寻。因此，耳根圆满完成了一千二百功德。鼻根之嗅，可使气息出、入流通，虽有出有入，但缺乏中间的交互作用，因而鼻根之用三分缺一，只有八百功德。舌根可以以语言宣扬所有世间、出世间的智慧，其言辞虽有一定的限域，但包含的义理却可以无穷无尽，因而舌根圆满完成了一

千二百功德。身根之触觉可以判断触尘是否和顺己情，根、尘合时才有触觉起用，二者分离便不能起用。身根之触觉，根、尘合时有两种作用，离时没有作用，因而其也是三分缺一，只完成了八百功德。意根则融纳三世、十方一切世间、出世间诸法。无论圣法，还是凡夫之法，它都能尽其边际，包罗无遗，因而意根圆满完成了一千二百功德。

"阿难，你现在想逆转生死轮转的巨流，反思穷究生死流转的根本，以达到不生不灭的果位，那么，就应当体验六种受用根，哪一个是离知的？哪一个是合知的？哪个深？哪个浅？哪个是圆通的？哪个是不圆通的？如果你能于六根之中悟得圆通根，并依循圆通根去修习，就可以逆转无始以来虚妄交织而成的业力之流。在此，循着圆通根修与循着非圆通根修，二者迟速之别同于一日与一劫间的差距。我已经完全说明了六根湛然圆明之性所具功德的数目，你可以选择一个作为修习的门径。我将为你再作阐发，以增加你进步的可能。十方如来于十八界中随便那一门都可以修行，也都能得到圆满的无上正觉，并无优劣之分。只是你根器下劣，不能有足够的智慧于十八界中自在选择。因此，我要竭力宣扬，使你能够从一门深入，证入一真无妄之地，于六知根可以同时清净。"

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门，能令六根一时清净？"佛告阿难："汝今已得须陀洹果[①]，已灭三界众生世间见所断惑，然犹未知根中积生无始虚习。彼习要因修所断得，何况此中生、住、异、灭分剂头数！

今汝且观现前六根，为一？为六？阿难，若言一者，耳何不见？目何不闻？头奚不履？足奚无语？若此六根决定成六，如我今会与你宣扬微妙法门，汝之六根谁来领受？”阿难言：“我用耳闻。”

佛言：“汝耳自闻，何关身、口？口来问义，身起钦承，是故应知非一终六，非六终一，终不汝根，元一元六？阿难，当知是根非一非六。由无始来颠倒沦替，故于圆湛一、六义生。汝须陀洹虽得六销，犹未亡一。如太虚空参合群器，由器形异，名之异空。除器观空，说空为一。彼太虚空云何为汝成同、不同？何况更名是一、非一？则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复如是。由明、暗等二种相形于妙圆中黏湛发见，见精映色，结色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眼体，如蒲萄朵，浮根四尘流逸奔色。由动、静等二种相系，于妙圆中黏湛发听，听精映色，卷声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耳体，如新卷叶，浮根四尘，流逸奔声。由通、塞等二种相发，于妙圆中黏湛发嗅，嗅精映香，纳香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鼻体，如双垂爪，浮根四尘，流逸奔香。由恬、变等二种相参，于妙圆中黏湛发尝，尝精映味，绞味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舌体，如初偃月，浮根四尘，流逸奔味。由离、合等二种相摩，于妙圆黏湛发觉，觉精映触，抟触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身体，如腰鼓颡，浮根四尘，流溢奔触。由生、灭等二种相续，

于妙圆中黏湛发知，知精映法，揽法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意思，如幽室见，浮根四尘，流逸奔法。

“阿难，如是六根由彼觉明，有明明觉，失彼精了，黏妄发光。是以汝今离明离暗，无有见体；离动离静，元无听质；无通无塞，嗅性不生；非变非恬，尝无所出；不离不合，觉触本无；无灭无生，了知安寄？汝但不循动、静、合、离、恬、变、通、塞、生、灭、明、暗，如是十二诸有为相，随拔一根，脱黏内伏，伏归元真，发本明耀。耀性发明，诸余五黏应拔圆脱。

注释：

①须陀洹果：小乘之初果，义为“入流”或“预流”。“预”即参与之义。

译文：

阿难对佛说：“如何逆转生死之流，从一门深入而能六根一时清净？”佛告诉阿难：“你现今已经获得预流果，已灭除了三界众生世间见道位中所断我执分别之惑。但是，仍未能知晓现前根中无始以来之虚妄习气。这些习气须在修道位中才能断掉，更何况在生、住、异、灭之中的分剂，头绪繁多，数量无限！你现今观察显现于前的六根是一，还是六呢？阿难，若说是一，耳为何无见的功能？眼为何无闻的功能？头为何不能走路呢？足为何不能言语呢？但若将根固定为六，我现在于会中向你们宣

扬的微妙法门，你们的六根究竟是哪一根来领受的呢？”阿难回答：“我是用耳来听的。”

佛说：“是你的耳在听，与你的身、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何又用口来发问，身体又起来恭敬地承纳法言呢？因此，应当知道，你的根，不是一个就是六个，不是六个就是一个，绝对不能说其本来就是一个或本来就是六个。无始以来，妄起颠倒，交互起用，因而才有一根和六根的虚妄分别。你们这些获预流果位者，六根的外驰习气已经消除，但仍未消除法执。譬如太虚空包含各种对象，虚空便随着对象而变化其形状，名称因而也各不相同。如果除去对象，可以将其看作一个。其实，太虚空怎能随你说同或者不同呢？更何况你又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一个虚空，或非一个虚空。你应该了解，六受用根也是如此。明和暗两种色尘在妙圆的自性中，掺杂交织，发生能见的作用。而此能见的功能与色相连结相映，凝结成根，其根元本为清净四大，也就是眼体。它的形状如同葡萄一样，由色、香、味、触四尘组成的浮尘根向外攀援，终日执着于色相上。动和静两种声尘在妙圆的自性中互相激发，发生能听的功能。而此能听的功能与声相连结相映，凝结成根，其根元本为清净四大，也就是肉耳。它的形状如卷曲的树叶，由色、香、味、触四尘所成的浮尘根向外攀援，终日奔逐声尘。通、塞两种香尘在妙圆的自性中互相显发，发生能嗅的功能。而此功能与香相连结相映，凝结成根，其根元本为清净四大，也就是鼻体。它的形状如双爪下垂，由色、香、味、触四尘所组成的浮尘根向外攀援，终日流逸奔逐于香尘。淡和变味两种味尘在妙圆的自性中互相

显发，发生能尝的功能。而此能尝的功能与味尘连结相映，凝结成根，其根元本为清净四大，也就是舌体。它的形状如新半月，由色、香、味、触四尘所组成的浮尘根向外攀援，终日流溢奔逐于味尘。离、合两种触尘在妙圆的自性中互相摩擦，发生感触的功能。而此感触功能与触尘连结相映，凝结成根，其根元本为清净四大，也就是身体。它的形状如腰鼓的鼓腔，由色、香、味、触四尘所组成的浮尘根向外攀援，终日流逸奔逐触尘。生、灭两种法尘在妙圆的自性中交接相续，凝结成根，其根元本为清净四大，也就是意识之思。其犹如暗室之中的视觉一样，由色、香、味、触四尘所组成的浮尘根随法流转，终日流逸奔逐法尘。

"阿难，上面所说的六根本来都是妙圆真心，但因觉上加觉就变成妄明妄觉，失去真实之性，而发出有相有形的光辉。因此，你现在离开明、暗二尘，见体就不存在；离开动、静，就没有能听的质体；离开通、塞，嗅的功能就不会产生；离开变味、淡味，尝的功能就无处产生；离开离、合，感触的功能也就不存在；离开生、灭，意识的了知性在何处寄托呢？只要你不依循动、静、合、离、恬、变、通、塞、生、灭、明、暗等十二种有为相状，任随一根于其上拔除其执着的习用，使它潜伏于内而反归本元的真心。发挥真心本有的明耀，其余五根的胶着性，也会随之拔除脱离。

"不由前尘所起知见，明不循根，寄根明发，由是六根互相为用。阿难，汝岂不知今此会中，阿那律陀无目

而见，跋难陀龙无耳而听，殑伽神女非鼻闻香，骄梵钵提异舌知味，舜若多神无身觉触，如来光中映令暂见，既为风质，其体元无？诸灭尽定得寂声闻，如此会中摩诃迦叶久灭意根，圆明了知，不因心念。阿难，今汝诸根若圆拔已，内莹发光。如是浮尘及器世间诸变化相，如汤销冰，应念化成无上知觉。阿难，如彼世人聚见于眼，若令急合，暗相现前，六根黯然，头、足相类。舍彼人以手循体外绕，彼虽不见，头足一辨，知觉是同。缘见因明，暗成无见。不明自发，则诸暗相永不能昏。根、尘既销，云何觉明不成妙圆？”

译文：

佛继续说：“不随顺十二种外尘所起的妄知妄见，明觉不必依循根元，只寄托于根元而发出灵明的功能，因而六根便可以交替使用。阿难，你难道不知道吗？今日此会中阿那律陀目虽盲却能看见，跋难陀龙虽无耳却能听见。殑伽神女虽无鼻而能闻香，骄梵钵提虽舌异于常人也能知味，舜若多神虽无身体却能借助于如来放光而暂时有感触，其体本来就是风质，根本就无实在的存在。一切证得灭尽定的声闻众生，譬如此会中的摩诃迦叶，很久之前就已灭除意根，因而圆明了知一切诸法，不必凭心念而思维、感知。阿难，你若拔除了六根的执着性，其自性就会发出莹然如玉的光辉。这样一来，浮尘以及世间种种变化相都好像热水消化冰雪一样，心就会应念化成无上正觉。阿

难，世间众生从来就把众生注意力集中于眼睛。若让其很快地闭上眼睛，黑暗马上就会显现。此时，若有一人站于其前，他不能分辨出站立者的六根、头、足。若其顺着此人身体摸索一番，既使看不见，但对其人的头、足的知觉是相同的。世人以为能缘之见必因光明而才能显现，黑暗之中不能发挥见的功能。然而，从自性所发出的知觉，既使有黑暗笼罩，其仍不会昏昧。若根、尘皆已销尽，真觉之心哪会不成为圆融的妙用呢？”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说言‘因地觉心欲求常住，要与果位名目相应。’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庵摩罗识、空如来藏、大圆镜智[①]，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凝，如金刚王常住不坏。若此见、听，离于明、暗、动、静、通、塞，毕竟无体，犹如念心离于前尘，本无所有。云何将此毕竟断灭以为修因，欲获如来七常住果？世尊，若离明、暗，见毕竟空。如无前尘，念自性灭。进退循环，微细推求，本无我心及我心所，将谁立因，求无上觉？如来先说湛精圆常，违越诚言，终成戏论。云何如来真实语者？惟垂大慈，开我蒙吝。”

佛告阿难：“汝学多闻，未尽诸漏。心中徒知颠倒所因，真倒现前，实未能识，恐汝诚心犹未信伏。吾今试将尘俗诸事，当除汝疑。”即时，如来敕罗睺罗击钟一声。问阿难言：“汝今闻不？”阿难、大众俱言：“我闻。”

钟歇无声，佛又问言："汝今闻否？"阿难、大众俱言："不闻。"时罗睺罗又击一声，佛又问言："汝今闻不？"阿难、大众又言："俱闻。"佛问阿难："汝云何闻？云何不闻？"阿难、大众俱白佛言："钟声若击，则我得闻。击久声销，音、响双绝，则名无闻。"如来又敕罗睺击钟，问阿难言："尔今声不？"阿难、大众俱言："有声。"少选，声销，佛又问言："尔今声不？"阿难、大众答言："无声。"有顷，罗睺更来撞钟，佛又问言："尔今声不？"阿难、大众俱言："有声。"佛问阿难："汝云何声？云何无声？"阿难、大众俱白佛言："钟声若击，则名有声。击久声销，音、响双绝，则名无声。"

佛语阿难及诸大众："汝今云何自语矫乱？"大众、阿难俱时问佛："我今云何名为矫乱？"佛言："我问汝闻，汝则言闻。又问汝声，汝则言声。唯闻与声报答无定。如是云何不名矫乱？阿难，声销无响，汝说无闻。若实无闻，闻性已灭，同于枯木，钟声更击，汝云何知？知有知无，自是声尘或无或有，岂彼闻性为汝有无？闻实云无，谁知无者？是故，阿难，声于闻中自有生灭，非为汝闻声生、声灭，令汝闻性为有为无。汝尚颠倒，惑声为闻，何怪昏迷以常为断？终不应言，离诸动、静、闭、塞、开、通，说闻无性。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于彼睡时捣练舂米，其人梦中闻舂捣声，别作他物：或为击鼓，或为撞钟。即于梦中自怪其钟为木石响。

于时忽寤，遄知杵音。自告家人，我正梦时惑此舂音将为鼓响。阿难，是人梦中岂忆静、摇、开、闭、通、塞？其形虽寐，闻性不昏。纵汝形销，命光迁谢，此性云何为汝销灭？

“以诸众生从无始来循诸色声，逐念流转，曾不开悟，性尽妙常，不循所常，逐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若弃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识心应时销落。想相为尘，识情为垢。二俱远离，则汝法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知觉？”

注释：

①真如：指圆妙不二之理体。无妄曰“真”，不异曰“如”。佛性：众生觉悟之因，即成佛的可能性。庵摩罗识：即“无垢识”；“净识”。依法相唯识宗的说法，其为第八识中本来清净的无漏性。此经中，其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含义相同。空如来藏：指作为客观真理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大圆镜智：转舍第八识而成的智慧。圆照万法而无分别，故称为“大圆镜智”。

译文：

阿难对佛说：“如佛所说‘因地所发之心与果地所得之觉心要相互对应，均须以不生不灭的常住之心为名目。’世尊，如来果位有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庵摩罗识、空如来藏、大圆镜智等七种名称。名称虽然不同，其含义都是清净圆满、坚固不坏，

犹如金刚王之宝能坏一切而自己却不被破坏。如果见、听的功能离开明、暗、动、静、通、塞，就没有能变之体，犹如忆念心离开法尘就一无所有一样。用此最终要断灭的根性来作修道之因，怎么能够获得用七种名目去称呼的常住不变的如来果位呢？世尊，如果离开明、暗，就看不见任何东西。如果没有显现于前的外境，忆念之心就消灭了。如此进退循环地加以研究，本来就不存在我的心和心所。这样，用什么作修证的因地心去求证无上正觉呢？佛所说的真如本体，清净、圆满、常住，好像有些自语相违，似乎如同戏语。究竟什么是如来所说的真实道理？希望如来再赐慈悲，开启我们的愚障。”

佛告诉阿难：“你虽然博学多闻，但还未尽一切习漏。只知晓迷真执妄为颠倒之因，而疑常为断的真颠倒显现于前，你却并不知道。你虽诚心听讲，但还是未信服我所说的道理。我现在用世间俗事来解除你的疑惑。”此时，佛让罗睺罗击钟一次。佛于是问阿难：“你听到了吗？”阿难及大众共同回答：“听到了。”过一会，声音消失了。佛又问：“你现在听到钟声了吗？”阿难及大众都回答：“没有听到。”佛又让罗睺罗击钟一次。佛问：“你现在听到了吗？”阿难及大众都回答：“听到了。”佛问阿难：“你说什么才叫听到，什么才叫没听到？”阿难及大众回答：“钟敲起来，有声音，我们就听到了。敲过很久，声音和回响都消失了，我们就听不到。”佛又让罗睺罗击钟。佛问阿难：“现在有声音吗？”阿难及大众回答：“有声音。”过了一会，声音消散。佛又问：“现在有声音吗？”阿难及大众都回答：“没有声音。”过了一会，佛又让罗睺罗击钟。佛又问：“现在有声音吗？”阿难及大众

都回答："有声音。"佛问阿难："怎样叫作有声？怎样叫作无声？"阿难及大众都对佛说："若敲击钟使其响，就叫作有声。敲过后，声响消散，就叫作无声。"

佛对阿难及大众说："你们说话怎么这样杂乱无章？"阿难及大众同时问佛："我们怎么杂乱无章呢？"佛回答："我问你们'听到了吗？'你们回答'听到了'。又问'有声音吗？'你们就回答'有声音'。到底是'听'还是'声'，没有固定回答。这怎么不叫作混乱呢？阿难，声音消散，没有回响，你说听不到。如果确实听不到，能闻之心已经消除，就应该如同枯木一样。再次击钟有声产生时，你如何知晓呢？知晓有或者无，当然应属于声尘的有与无。难道还与你能闻之性的有、无有关系吗？如果确实听不到，作出此判断的主体又是谁呢？因此，阿难，声音是有生灭的，但声音的生灭并不决定你的能闻之性的有与无。你对此颠倒迷惑，认为声音就是听闻。怪不得糊涂地认为真常之心有断灭。你不能说，离开动、静、闭塞、开通而没有能闻之性。譬如有一熟睡的人，在其睡着时，其家有人捣布或舂米。此人于梦中听到舂米声或捣布声，将其当作别的事情。或者以为是打鼓，或以为是敲钟。他在梦中还感到奇怪，这钟声怎么像木石的声音呵。此人醒来后，才知道原来是舂米的声音。他告诉家人，于梦中将舂米的声音误认为鼓声。阿难，此梦中人难道能记得动、静、开、闭、通、塞吗？其身虽然睡眠，能闻之性并未昏沉。你的形体纵然可以完全消灭，生命的光辉有可能凋谢，但怎么能说能闻之性也会随着形体的消灭而消灭呢？

"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追逐一切声、色，随着心念的变迁而

变迁，从来不能悟解清净、灵妙、常住的自性。他们不依循常住自性，而是追逐生灭的识心，因而生生不已，染污而流转不息。众生若能舍弃生灭之心，守住常住不变的自性，圆明真常之心便会显现，根、尘、意识心念便会立即消除。但是，对此清净心的向往也属于尘境，能持此想的心念也是染污的。若能将这两种微细尘、垢都消除，你的法眼即刻就会清净明亮，岂有不成无上正觉的道理？”

卷 五

在本卷初，佛又为阿难等会中大众宣说本觉真心的证得须离开六根之结根，并不是离开六根不生不灭的真净性。佛取出花巾当众依此结成六个结，接着以此为例向大众说明：六根虽系同一花巾所造，但毕竟不同，不能相混，因而解开此结也须次第而进行，众生可以依自己根性选择最适合的圆通法门悟入三摩地。应佛的吩咐，憍陈如等五比丘、优婆尼沙陀、香严童子、药王药上二法王子、跋陀婆罗等等大士向佛及大众陈述了各自以十八界之一为法门而证悟的经历。乌刍瑟摩、持地菩萨、月光童子、琉璃光法王子、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大势至菩萨则分别叙述了以火、地、水、风、空、见、识等“七大”为修行法门而证入三摩地的经历。这就是“六解一亡”的证悟法门。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虽说第二义门，今观世间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元，我信是人终不能解。世尊，我及会中有学声闻亦复如是。从无始际与诸无明俱灭、俱生，虽得如是多闻善根，名为出家，犹隔日疟。惟愿大慈哀愍沦溺。今日身、心，云何是结？从何名解？亦令未来苦难众生得免轮回，不落三有[①]。”作是语已，普及大众五体投地，雨泪翘诚，伫佛如来无上开示。

尔时，世尊怜愍阿难及诸会中诸有学者，亦为未来

一切众生为出世因，作将来眼。以阎浮紫檀金光手摩阿难顶，即时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微尘如来住世界者各有宝光从其顶出，其光同时于彼世界来祇陀林灌如来顶，是诸大众得未曾有。于是阿难及诸大众俱闻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善哉！阿难，汝欲识知俱生无明，使汝轮转生死结根，唯汝六根，更无他物。汝复欲知无上菩提，令汝速证安乐解脱、寂静妙常，亦汝六根，更无他物。"阿难虽闻如是法音，心犹未明，稽首白佛："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佛告阿难："根、尘同源，缚、脱无二，识性虚妄，犹如空华。阿难，由尘发知，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芦。是故汝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无漏真净。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真性有为空，缘生故如幻；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华[2]。

言妄显诸真，妄真同二妄；犹非真非真，云何见所见[3]？

中间无实性，是故若交芦；结解同所因，圣凡无二路[4]。

汝观交中性，空、有二俱非；迷晦即无明，发明便解脱[5]。

解结因次第，六解一亦亡；根选择圆通，入流

成正觉[6]。

陀那微细识，习气成暴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开演[7]。

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无非幻，非幻尚不生，

幻法从何立[8]？是名妙莲华，金刚王宝觉；如幻三摩提，

弹指超无学[9]。此阿毗达磨，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10]。

于是，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如来无上慈诲，祇夜伽陀杂糅精莹，妙理清彻，心目开明，叹未曾有。

注释：

①三有：即色界、欲界、无色界三界。

②“真性”四句：依真性而起的有为法因其是缘生的缘故，因而是空；无为法因其是无起灭的缘故，因而也是如空中花一样不真实。

③“言妄”四句：说妄心是为显示真心，其实，真心、妄心都是虚妄的存在；真如自性不是真，也不是非真，何况六根、六尘呢？

④“中间”四句：根与尘之间没有真实的自性，二者只是如同交芦一样茎、杆须互相依倚、支持；沉沦和解脱其所依都是相同的，圣人和凡夫并非两条路途。

⑤“汝观”四句：你可观察一下芦束的质性，说其是空、是有，都是不对的；昏沉、迷惑便是无明，发挥正觉灵明便是解脱。

⑥“解结”四句：解脱、结缚都要有先后次第，六结一经解开，清净之境也就随之消失；自己可以于六根中选择最为圆通的一根，从此根入门，逆流而修，就可证得正觉果位。

⑦“陀那”四句：阿陀那这个微细识所藏的种子，因无明习气的熏变而成生死之流；此识真与非真和合，因为恐怕凡夫执迷，我平常不肯宣示。

⑧“自心”五句：自心求取自心，将本来不是虚幻的诸法妄执而成幻法；非虚幻的真法尚且不生，幻法更无立足之地。

⑨“是名”四句：这就是如同莲花般洁净，如金刚宝座般坚利的真觉；它是达到如幻三昧的快捷方式，弹指间即可超过无学的果位。

⑩“此阿”三句：这就是论说十方一切如来如何证入涅槃的最究竟论藏。阿毗达磨，即论藏、无比法。薄伽梵，对佛的另一种称呼。

译文：

阿难对佛说：“世尊虽然讲了第二义门，但世间想解开此结的人，如不知绾结的根源，我相信他最终是不能解开此结的。世尊，我及会中有学声闻正是如此。无始以来随同无明俱生俱灭，虽然具有博学多闻的善根，并有出家的名分，但如隔日就会发作的疟病一样，痴病时有发作。希望佛以大慈悲心怜愍沉沦众生，为我们指示何处是身、心之结？如何才能将其解开？这

样，也能使将来的苦难众生得以免于三界轮回。”说完这些话，阿难就和会中大众五体投地，含着热泪期待佛的开示。

这时，世尊哀愍阿难及会中有学果位的声闻，也想为未来一切众生开示修证脱离尘世的因地心及将来修行大乘的眼目。佛用他那紫金光手抚摩着阿难的头，此时十方所有佛的世界都发生六种震动，无数如来住于其佛国中，宝光从其头顶发出。这些光芒从各个佛国同时照射到祇陀林，投射到世尊的头顶。会中大众个个欢呼雀跃，感叹以前从未见过。这时，阿难及大众都听到十方无数的如来异口同声告诉阿难：“好呵，阿难！你想知道与生俱来的无明使你轮回流转，而此生死的结根就是你的六根。除此之外，并无其它。你还想知道无上菩提，而使你速证常、乐、我、净之无余涅槃的，就是你的六根。除此之外，别无其它。”阿难虽然听见了如此法音，但心中仍然未能明白。于是，阿难稽首对佛说：“为什么说使我生死轮回和安乐解脱的，都是六根而无其它呢？”佛告诉阿难：“六根和六尘出于同一根源，识性本来虚妄，犹如空中之花。阿难，知见因外尘生发，相则由根而生，缚结和解脱的根源如同互相依倚的交芦一样。因此，你于根性上再立一个知见，这就是无明的根本。明白此知见功能本来就是无见，那便是涅槃、无漏的真心。你为何仍然坚持说此真心中还有其它东西呢？”

这时，世尊为了重复解释此意而说偈：

真性有为空，缘生故如幻；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华。
言妄显诸真，妄真同二妄；犹非真非真，云何见所见？
中间无实性，是故若交芦；结解同所因，圣凡无二路。

汝观交中性，空、有二俱非；迷晦即无明，发明便解脱。
解结因次第，六解一亦亡；根选择圆通，入流成正觉。
陀那微细识，习气成暴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开演。
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无非幻，非幻尚不生，
幻法从何立？是名妙莲华，金刚王宝觉；如幻三摩提，
弹指超无学。此阿毗达磨，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

此时，阿难和大众听闻了佛的教诲、重颂，都感到文句精彩而莹明，义理清楚透彻，大众心眼洞开，感叹得到未曾有的法音。

阿难合掌顶礼白佛："我今闻佛无遮大悲、性净妙常真实法句，心犹未达六解一亡舒结伦次。惟垂大慈再愍斯会，及与将来施以法音，洗涤沉垢。"

即时，如来于师子座整涅槃僧，敛僧伽梨，揽七宝几，引手于几，取劫波罗天所奉华巾，于大众前绾成一结，示阿难言："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俱白佛言："此名为结。"于是如来绾迭华巾又成一结，重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又白佛言："此亦名结。"如是伦次绾迭华巾，总成六结。一一结成，皆取手中所成之结，持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亦复如是次第酬佛："此名为结。"佛告阿难："我初绾巾，汝名为结。此迭华巾先实一条，第二、第三云何汝曹复名为结？"阿难白佛言："世尊，此宝迭华缉绩成巾，虽本一体，如我思惟：如

来一绾得一结名。若百绾成,终名百结,何况此巾只有六结,终不至七,亦不停五。云何如来只许初时,第二、第三不名为结?”

佛告阿难:“此宝华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条,我六绾时,名有六结。汝审观察,巾体是同,因结有异,于意云何? 初绾结成,名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结生,吾今欲将第六结名成第一不?”“不也,世尊。六结若存,斯第六名终非第一。纵我历生尽其明辩,如何令是六结乱名?”佛言:“如是,六结不同,循顾本因,一巾所造,令其杂乱,终不得成。则汝六根亦复如是,毕竟同中生毕竟异。”佛告阿难:“汝必嫌此六结不成,愿乐一成,复云何得?”阿难言:“此结若存,是非锋起,于中自生此结非彼,彼结非此。如来今日若总解除,结若不生,则无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成?”佛言:“六解一亡,亦复如是。由汝无始心性狂乱,知见妄发。发妄不息,劳见发尘。如劳目睛,则有狂华于湛精明无因乱起。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劳颠倒华相。”

译文:

阿难合掌向佛顶礼并对佛说:“我今日听闻佛以无边大悲之心所演说的性净妙常的真实法句,但心中仍然不能明了六解一亡舒展解结的次序。希望如来普施大悲,再次怜愍我们这些与会的大众,也为未来的众生着想,给我们宣示法音,以洗涤我

们心中的尘垢。”

此时，如来在狮子座上整理好穿在里面的涅槃僧衣，将身上的袈裟披好，然后把七宝几拉过来，伸手取出放在七宝几上的劫波罗天奉献的花巾。佛于大众中，将花巾绾成一个结，拿给阿难看，并且问道："这个叫什么？"阿难及大众都回答说："这叫结。"于是，佛又绾迭花巾再成一结，又问阿难："这个叫什么？"阿难及大众都回答说："这个也叫结。"佛如此绾迭花巾，总共结成六个结。每绾成一个结，佛都拿着手中所迭之结问阿难："这叫什么？"阿难及大众也依次回答佛："这个叫结"。佛对阿难说："我第一次绾巾，你叫它结。迭结的花巾确实只有一条，第二次、第三次你们为何仍然要叫它结呢？"阿难回答说："宝迭花经纺织而成花巾，此巾虽然只是一条，但我这样想：如来绾一次，得一结的名称。如果绾一百次，最后一次所成叫百结。何况此巾现在只有一条，没有达到七，也不停留在五。如来为何只允许初次所绾称为结，第二、第三不叫作结呢？"

佛告诉阿难："此宝花巾，如你所知，现今只有一条，我迭绾六次，就有六结之名。你仔细观察，巾体是相同的，因为迭绾因而结方有不同。你的意思如何呢？初次绾结所成名为第一结，依次迭绾而成六结。我将第六结称为第一结，行不行？"阿难说："不行，世尊。六结若全都存在，此第六结就不是第一结。我纵然用毕生的智慧明辨，怎么也不能使此六结的名目混乱。"佛说："如此看来，六结虽不相同，追溯其本却是由一巾所造。让其名称杂乱，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你的六根也是如此。它是在毕竟同一的体性中生成六种毕竟不同的根境。"佛接着说：

“你必然会嫌此六结不能使巾成为一体，而乐意还原成一巾。但怎样做到呢?”阿难说：“如果六结同时存在，就会是非锋起，其中自然就会产生此结不是彼结，彼结不是此结的说法。若将所有的结一起解除，就没有此、彼的区分。一结的名称尚且不存在，六结的名目怎么还会存在呢?”佛又说：“六解一亡也是这个道理。你由于无始以来心性狂乱而产生虚妄的知见。这种虚妄知见无休无止的产生并累积起来，形成了尘境。这就好像眼睛常久地盯视空中，就会在湛然清净的明体中看见狂花乱起。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都是狂乱而成的虚妄的花相。”

阿难言：“此劳同结，云何解除?”如来以手将所结巾偏掣其左，问阿难言：“如是解不?”“不也，世尊。”旋复以手偏牵右边，又问阿难：“如是解不?”“不也，世尊。”佛告阿难：“吾今以手左右各牵，竟不能解。汝设方便，云何解成?”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于结心解，即分散。”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若欲除结，当于结心。阿难，我说佛法从因缘生，非取世间和合粗相。如来发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缘出，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头数。现前种种松直棘曲，鹄白乌玄，皆了元由。是故，阿难，随汝心中选择六根，根结若除，尘相自灭。诸妄销亡，不真何待?阿难，吾今问汝，此劫

波罗巾六结现前，同时解萦，得同除不？”“不也，世尊。是结本以次第绾生，今日当须次第而解。六结同体，结不同时，则结解时，云何同除？”佛言：”六根解除亦复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1]，空性圆明，成法解脱[2]。解脱法已，俱空不生。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3]。”

注释：

①人空：又名生空、我空。观人为五阴（蕴）的假合，为因缘所生，没有常体，故称之为人空。

②法解脱：从一切法中摆脱出来，不被一切法所迷惑，这样的境界叫法解脱。

③无生忍：真智安住于无生法而不动之境界，称之为无生忍。无生，即无生法，指远离生灭的真如理体。忍，认可、信受、无碍、不退。

译文：

阿难说：“这狂乱颠倒的花相以及丝巾的结，应怎么去解除呢？”如来用一只手偏拉绾结的花巾的左边，问阿难：“这样解，行不行？”阿难说：“不行，世尊。”佛又用手偏拉花巾的右边，问阿难：“这样解，行不行？”阿难说：“不行，世尊。”佛于是告诉阿难：“我现在用手从左边拉，或从右边拉，最后都不能将结解开。你想一个办法将它解开。”阿难说：“世尊，应当从结的中心去解，如此就可以将它解开。”

佛告诉阿难：“是这样，是这样。如想除结，应当从结心入

手。阿难，上面我说过的，成佛之法也是从因缘生。不过，此种因缘并不取世间和合而成的诸种粗相。如来所要说明的，是世间法、出世间法都从因缘而生。这样扩而充之，即便是恒沙世界之外的雨水，我们也能知道它的数量。目前的各种境相，如笔直的松树、弯曲的荆棘、洁白的天鹅、黝黑的乌鸦，我们都能了解其缘由。因此，阿难，你可随你的心意于六根中选择其中之一。如果一根的结一解开，各种尘相就会自然销亡。各种妄想都消亡了，这不是证得了真性吗？阿难，我现在问你，此劫波罗巾六结已成，并放在你的面前，同时去解六结可以成功吗？”阿难回答：“不行，世尊。这些结本来是顺次一一绾成的，现在也应该按照顺序一一去解。六结虽处于一巾之上，但不是同时绾成，怎么能同时解开呢？”佛说：“解除六结也是这样。要将这些结解开，先须断灭六根所觉尘境而证人空，进而再断想、行二结而证法空。生灭诸法既已灭除，也就没有空相可生。这就叫菩萨从三摩地证得无生法忍。”

阿难及大众蒙佛开示，慧觉圆通，得无疑惑。一时合掌顶礼双足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无碍。虽复悟知一六亡义，然犹未达圆通本根。世尊，我辈飘零，积劫孤露，何心何虑预佛天伦？如失乳儿，忽遇慈母。若复因此际会道成，所得密言，还同本悟，则与未闻无有差别。惟垂大悲惠我秘严，成就如来最后开示。”作是语已，五体投地，退藏密机，冀佛冥授。

尔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

“汝等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得成无学。吾今问汝，最初发心悟十八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

憍陈那五比丘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在鹿苑及于鸡园观见如来最初成道，于佛音声悟明四谛。佛问比丘，我初称解，如来印我名阿若多，妙音密圆，我于音声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音声为上。”

优婆尼沙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观佛最初成道，观不净相，生大厌离，悟诸色性。以从不净白骨微尘归于虚空，空、色二无，成无学道。如来印我名尼沙陀，尘色既尽，妙色密圆。我从色相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色因为上。”

香严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为相。我时辞佛，宴晦清斋，见诸比丘烧沉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我观此气，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著，来无所从。由是意销，发明无漏。如来印我得香严号，尘气倏灭，妙香密圆。我从香严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香严为上。”

译文：

阿难及会中大众承蒙佛的开示，智慧的觉性圆满通达，再也没有疑惑之处。于是，阿难合掌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们今日都舒畅、快乐而没有罣碍。虽然已领悟了一六解脱的道理，

但仍然未能达到圆通的本根。我们历劫飘零在生死苦海之中，犹如孤儿一般。怎么会想到能与如来建立天伦血统呢？这就好像失乳的孤儿，忽然遇着慈母。如果想因此际遇而能成道，还应该身心修证。否则，仅仅停留于闻听而以之为开悟，就和未闻法语没有差别。”阿难说完这些话，五体投地，然后退回自己的座位，心里祈望佛能于冥冥之中授以修行的秘密法门。

此时，佛普告会中的诸大菩萨以及诸漏已尽的阿罗汉：“你们这些菩萨及阿罗汉们，于佛讲授的佛法之中，已经证得无学的果位。我现在问你们，从你们最初发心的动机以及心悟十八界性的体验，究竟以哪一个法门最为圆通？从哪一法门入手最为便捷？”

憍陈那等五比丘随即从座起立，顶礼佛足而继续对佛说：“我们在鹿苑、鸡园时，看见如来最初成道，并且因听闻佛的声音而领悟四谛。佛问我们是否理解，我最先说理解了。佛就印证认可，说我是最初悟解的人。我是依凭声音证悟的，得到了阿罗汉果位。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们所证，以声尘最为上等。”

优婆尼沙陀接着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也看见佛最初成道。我是从观身不净相而生起大厌离心，领悟到诸多色质都是不清净的，最终仍由白骨化为微尘，归于虚空。而虚空与色相都没有自性。这样，我修成了无学阿罗汉果位，如来印可我，说我证得了色性空。身体色质既已空尽，自性的妙色现前，便达到了妙密圆通的果位。我是从色相上证得阿罗汉果位的。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以色尘为

最上。”

香严童子接着从座位上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听从佛的教导仔细观察一切有为法的相状。那时，我就辞别佛而独居，宴息清心，寂然安处。看见比丘燃烧沉水香，香气悠然进入我的鼻孔。我观察此香气既不是沉水香木所发出，也不是虚空所发出；它既不是烟，也不是火；来无所著，去无所从。由此，我成就了无漏果位，如来印可我得香严名号。虚空、香尘即刻消灭，自性的妙香现前，便达到了妙密圆通的果位。我是从观想香尘而证得阿罗汉果位的。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以香尘为最上。”

药王、药上二法王子并在会中五百梵天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无始劫为世良医，口中尝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数凡有十万八千，如是悉知苦、醋、咸、淡、甘、辛等味，并诸和合俱生变异，是冷、是热，有毒、无毒，悉能遍知。承事如来，了知味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离身心，分别味因，从是开悟。蒙佛如来印我昆季药王、药上二菩萨名。今于会中为法王子，因味觉明，位登菩萨。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味因为上。”

跋陀婆罗并其同伴十六开士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于浴僧时随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

无所有。宿习无忘，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彼佛名我跋陀婆罗，妙触宣明，成佛子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触因为上。”

摩诃伽叶及紫金光比丘尼等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于往劫，于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我得亲近闻法修学。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然灯续命，以紫光金涂佛形像。自尔已来，世世生生，身常圆满紫金光聚。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我眷属，同时发心。我观世间六尘变坏，唯以空寂修于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我以空法成阿罗汉，世尊说我头陀为最，妙法开明，销灭诸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法因为上。”

译文：

药王、药上菩萨及同行眷属五百梵天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从无始劫数以来，便是世上的医生。我以口亲尝此娑婆世界的草、木、金、石等类药物，名目达十万八千之多。所有药物的苦、酸、咸、淡、甘、辛等味，以及它的各种变化作用，如冷、热、有毒、无毒等属性，我都全部熟悉知晓。我们师事如来修习佛法，明白了味性既不是空，也不是有；既不属于身、心，也未曾离开身、心。我们是依凭药物的味性而开悟的，亲承佛印可，给予我们兄弟药王、药上二菩萨名号，于今日法会上，作为传承佛法的王子。我们是由了解味性而证得菩萨果位

的。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们所证，以味尘为最上。”

跋陀婆罗及其同伴十六位菩萨接着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们于威音王佛之时，就发心出家。在随例跟从僧人入浴时，突然了悟水之因缘。水既不洗涤尘垢，也不洗涤身体；在水和身根之间，并不存在水尘和身体的分别。这样，根、尘都无，水便安然没有粘滞。过去的宿缘，至今未忘。我们现今从佛出家，得以成就无学果位。我因为微妙的感触而开悟，至今未忘。我们现今从佛出家，得为无学果位。佛为我取名跋陀婆罗——贤首或贤护之义。我因为微妙的感触而开悟，证得佛子即菩萨位。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们所证，以触尘为最上。”

摩诃伽叶及金紫光比丘尼等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住劫之时，在此娑婆世界中，有一位佛出世，名号为日月灯。我有机缘亲近此佛，得以闻听法要并且依之修持。日月灯佛灭度后，我就供养其舍利，于佛像和舍利前，燃灯供养，并用紫金光涂饰佛像。从那时起，我的身体常常充满紫金色的光芒。这位紫金光比丘尼就是我的眷属，与我同时发心。我观察世间六尘的变化，最终都归于寂灭。因而修持灭尽定，身体和心意度过百千劫犹如一弹指般迅速。我是因修习心空一念的观法证得阿罗汉果位的。佛称赞我是修头陀行最成功的。我以了悟心意妙法而开悟，消灭了一切有漏烦恼。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以法尘为最上。”

阿那律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

家常乐睡眠，如来诃我为畜生类。我闻诃，啼泣自责，七日不眠，失其双目。世尊示我乐见照明金刚三昧，我不因眼，观见十方，精真洞然，如观掌果。如来印我成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旋见循元，斯为第一。”

周利槃特迦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阙诵持，无多闻性。最初值佛，闻法出家，忆持如来一句伽陀[①]，于一百日，得前遗后，得后遗前。佛愍我愚，教我安居，调出入息。我时观息微细，穷尽生、住、异、灭诸行刹那，其心豁然，得大无碍，乃至漏尽，成阿罗汉，住佛座下，印成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反息循空，斯为第一。”

憍梵钵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有口业，于过去劫轻弄沙门，世世生生有牛呞病[②]。如来示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我得灭心入三摩地。观味之知，非体非物，应念得超世间诸漏。内脱身心，外遗世界，远离三有，如鸟出笼，离垢销尘，法眼清净，成阿罗汉。如来亲印登无学道。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还味旋知，斯为第一。”

毕陵伽婆蹉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发心从佛入道，数闻如来说世间不可乐事。乞食城中，心思法门，不觉路中毒刺伤足，举身疼痛。我念有知，知此深痛。虽觉觉痛，觉清净心无痛痛觉。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宁有双觉？摄念未久，身心忽空。三七日中

诸漏虚尽，成阿罗汉，得亲印记，发明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纯觉遗身，斯为第一。”

须菩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心得无碍，自忆受生如恒河沙，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众生证得空性。蒙如来发性觉真空，空性圆明，得阿罗汉，顿入如来宝明空海，同佛知见，印成无学，解脱性空，我为无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诸相入非非所非尽，旋法归无，斯为第一。”

注释：

①伽陀：即“偈佗”，指佛教的偈语。

②哃（shì）：（牛等动物）反刍，反嚼。

译文：

阿那律陀随即从座位起来，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最初出家时，喜好睡眠，佛责备我像畜生一样。听了佛的斥责，我涕泣自责，七日未曾睡眠，双目因而失明。佛于是教我修行乐见照明金刚三昧法。我不依凭肉眼，只依靠自性，观察十方世界中的一切，犹如看掌中的果子一样。佛印可我为阿罗汉。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旋转能见的根元是最好的。”

周利槃特迦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本就缺乏博闻记诵的能力。最初遇到佛，听闻佛说法就随佛出家了。在一百日内，即便只背诵四句偈语，我也是前记后忘，记后忘前。佛哀愍我的愚钝，教我安居自修，调摄出、入的气息。于

是,我观察气息的微细变化,穷尽其生、住、异、灭的各种相状,由此体验到诸行都是刹那常变的。这样,心境便豁然开朗,得以证成大无碍境界,断除了诸漏,成为阿罗汉。在佛宝座下,佛印可我为无学阿罗汉。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依鼻根调气返息,证成心空,是最好的法门。"

憍梵钵提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在过去世造了口业,看到一个掉了牙齿的老比丘吃东西,就轻慢侮辱了他。因此,我生生世世患有如同牛一样反刍的毛病。佛教我修习一味清净心地法门,我因此而断灭了一切妄心,进入正定三昧境界。我于定中观察尝味的自性,它不从舌根自体生出,也不属于外尘。在此一念之间,我就脱离了世间诸烦恼,于内脱离了身心,于外遗忘了世间,远离了三界。犹如飞鸟出了笼子,我离开了一切尘垢,得以证成清净无染的法眼,成就了阿罗汉果位。佛亲自印可我为无学阿罗汉。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返转舌根的知味性是最好的法门。"

毕陵伽婆蹉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初发心、跟随佛学道之时,几次听佛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纯苦无乐的。一日,我去城里乞食,心里琢磨着佛法精义,不小心脚被毒刺刺伤,全身立即疼痛起来。我想因为有知觉才知晓疼痛,而我本来清净的心既无痛的感觉,应是不会觉得痛的。我于是想,此身中难道有两个知觉吗?收摄这种知痛妄念不久,我的身心忽然感受到空寂。经过二十一日,一切烦恼习漏都空尽了,我成就了阿罗汉果位。佛印可我为无学阿罗汉。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纯洁身心忘记身根,是最好的

法门。”

须菩提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从久远劫世以来，心就已得知碍的境界，可以回忆起过去的受生经过。当初在母胎时，就知晓人我空寂，乃至十方世界都是空相。出家后，我也帮助众生证得空性。承蒙如来开发自性正觉，证得圆满光明的空性，使我得到阿罗汉的果位，顿入如来宝明空海的境地，并与佛秉有同样的知见。佛印可我为无学阿罗汉，认为在证解空性方面，我是最上乘的。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旋转虚妄诸法，复归本元觉性，这是最好的法门。”

舍利弗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心见清净，如是受生如恒河沙，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获无障碍。我于路中逢伽叶波兄弟相逐，宣说因缘，悟心无际，从佛出家，见觉明圆，得大无畏，成阿罗汉。为佛长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极知见，斯为第一。”

普贤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已曾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根者修普贤行，从我立名。世尊，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知见。若于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于尔时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处。纵彼障深，未得见我。我与其人暗中摩顶，拥护安慰，令其成就。佛问圆通，我说本因，心闻发明，分别自在，斯为第一。”

孙陀罗难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地，心常散动，未获无漏。世尊教我及俱絺罗观鼻端白。我初谛观，经三七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身心内明，圆洞世界，遍成虚净，犹如琉璃。烟相渐销，鼻息成白，心开漏尽，诸出入息化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罗汉。世尊记我当得菩提。佛问圆通，我以销息，息久发明，明圆灭漏，斯为第一。"

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辩才无碍，宣说苦、空，深达实相。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于众中微妙开示，得无所畏。世尊知我有大辩才，以音声轮教我发扬。我于佛前助佛转轮，因师子吼成阿罗汉。世尊印我说法无上。佛问圆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销灭诸漏，斯为第一。"

优波离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亲随佛逾城出家，亲观如来六年勤苦，亲见如来降伏诸魔，制诸外道，解脱世间贪欲诸漏。承佛教戒，如是乃至三千唯威仪、八万微细性业、遮业，悉皆清净，身心寂灭，成阿罗汉。我是如来众中纲纪，亲印我心，持戒修身，众推为上。佛问圆通，我以执身，身得自在，次第执心，心得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利，斯为第一。"

大目犍连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于路乞食，逢遇优楼频螺、伽耶、那提、三迦叶波宣说如来

因缘深义，我顿发心得大通达。如来惠我袈裟着身，须发自落。我游十方得无罣碍，神通发明，推为无上，成阿罗汉。宁唯世尊，十方如来叹我神力圆明清净，自在无畏。佛问圆通，我以旋湛心光发宣，如澄浊流，久成清莹，斯为第一。”

译文：

舍利弗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从久远劫以来，我就观照自心的清净相，所经历的生生死死的次数，已如恒河沙数一样多。对于世间种种事物的各种变化，一见就通晓，我因而获得无障碍的境界。一日，我于路途遇到伽叶波三兄弟，他们在讨论佛所讲的因缘法义。我听了他们的讨论，就领悟到心念本来就是空寂的。我随即就跟从佛出家，并且证悟自性正觉的光明圆满之体，获得大自在无畏智慧，成就大阿罗汉果位，现在成为如来的首座弟子。我是从佛口中所宣说的义理化生、养育出来的。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观照自心本来的清净相，待光明圆满达到极点而得大自在，是最好的法门。”

普贤菩萨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已跟从过无量数佛，给他们作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具大乘菩萨根机的弟子们所修习的普贤行，就是由我建立起来的。世尊，我用心去听就能够分别众生的所有知见。如果在无限远方世界之外，有众生发心修习普贤行，我就会乘六牙白象分出百千个化身来到其面前。即便他业障深重，一时不能看见我，我也会为

他暗中摩顶，爱护他，辅助他，使其有所成就。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以心闻来分别一切而得大自在，是最好的法门。”

孙陀罗难陀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刚出家跟着佛学道时，虽然能遵守戒律，但对于禅定却无力把握，心地散乱而未能达到无漏境界。世尊教我和俱绨罗两目直视鼻端直至显出白相。刚开始观想了二十一天，感觉到鼻中出入的气息像烟一样；身心洞彻圆明，光明遍满所有空间，如同琉璃一样。后来，烟相渐渐消散，鼻中出入的气息完全变成一片纯白的光相。此时，我心开意解，诸漏尽除，所有出入气息都化作智慧光明，遍照十方世界，我证得了阿罗汉果位。世尊授记，说我很快就会证得菩提正觉。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观想气息，直至息清纯白，发出智慧光明，灭尽诸漏，是最好的法门。”

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从久远劫以来，就已辩才无碍，宣传苦、空妙理，深深通达诸法实相。对于无量数如来的秘密法门，我都能于众生中作微妙开示。我因此而得大无畏功德。世尊知晓我有大辩才，就教我以言语声音宣扬佛法，于佛前帮佛旋转法轮。我因如狮子吼般地弘扬佛法而成就阿罗汉果位。世尊印可我为说法方面的第一。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满，依照我所证，以言语声音说法，降伏一切魔怨，消灭诸漏，是最好的法门。”

优波离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亲自追随佛半夜里越城出家，亲眼看见佛修苦行六年，降伏诸魔，制服所

有的外道，从世间的烦恼中解脱出来。承蒙佛教我专修戒律，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以及与生具来的性业和可因时制宜的遮业，都完全清净，身心寂然而证得阿罗汉果位。我因此而成为佛弟子中统领纲纪的上首。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先执持身戒使身自在，再执持心戒使心得以通达，然后身心就可圆通畅达，这是最好的法门。”

大目犍连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当初在路上化缘乞食时，遇到优楼频螺、伽耶、那提三兄弟在宣讲佛因缘法的深义，我顿时发心出家，得大通达。承蒙如来将袈裟披于我身，须发自落，成为比丘。我游历于十方世界，来往自由，发明神通自在的威力，证成阿罗汉果位。不光是世尊，就连十方世界的如来都称赞我的神力为第一，已经达至圆明清净，可以自在无畏的境地。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依照我所证，旋转虚妄分别的意识还归于湛然不动的自性，自性所发的光明犹如澄清浊水，澄之既久便会达至晶莹透亮的状态，这是最好的法门。”

乌刍瑟摩于如来前合掌顶礼佛之双足而白佛言：“我常先忆久远劫前性多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说多淫人成猛火聚，教我遍观百骸四肢诸冷暖气，神光内凝，化多淫心，成智慧火。从是诸佛皆呼召我，名为火头。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心发大愿，诸佛成道，我为力士，亲伏魔怨。佛问圆通，我以谛观身心暖触无碍流通，诸漏既销，生大宝焰，登无上觉，斯为

第一。”

持地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常为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妨损车马，我皆平填，或作桥梁，或负沙土。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于世。或有众生于阛阓处要人擎物[①]，我先为擎至其所诣，放物即行，不取其直。毗舍浮佛现在世时，世多饥荒，我为负人，无问远近，唯取一钱。或有车牛被于泥溺，我有神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时国大王延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毗舍如来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微尘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微尘自性不相触摩，乃至刀兵亦无所触。我于法性悟无生忍，成阿罗汉，回心今入菩萨位中。闻如来宣妙莲花佛知见地，我先证明而为上首。佛问圆通，我以谛观身界二尘等无差别，本如来藏，虚妄发尘，尘销智圆，成无上道，斯为第一。”

月光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教诸菩萨修习水观，入三摩地。观于身中，水性无夺。初从涕唾，如是穷尽津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旋复，水性一同，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幢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别。我于是时初成此观，但见其水，未得无身。当为比丘室中安禅。我有弟子窥窗观室，唯见清水遍在室中，了无所见。童稚无

知，取一瓦砾投于水中，激水作声，顾盼而去。我出定后，顿觉心痛，如舍利弗遭违害鬼。我自思惟，今我已得阿罗汉道，久离病缘，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将无退失？尔时，童子捷来我前，说如上事。我则告言，如更见水，可即开门入此水中，除去瓦砾。童子奉教。后入定时，还复见水，瓦砾宛然，开门除出。我后出定，身质如初。逢无量佛，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王如来，方得亡身，与十方界诸香水海，性合真空，无二无别。今于如来得童真名，预菩萨会。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忍，圆满菩提，斯为第一。”

注释：

①阛阓(huánhuì)：街市。

译文：

乌刍瑟摩在佛前合掌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记得在久远劫之前，我秉性贪爱淫欲。至空王佛出世，说喜欢淫欲的人会引发身中的邪火。空王教我遍观全身骨节、两手两足以及身内往来流动的冷暖气等，神光在身内积聚以化去多生积习的淫心，转为大火炬似的智慧光焰。十方如来因而称我为火头金刚。我依凭火光三昧之力而证得阿罗汉果位。我于心中发出大愿，诸佛成道之时，我将作一名大力士，亲自帮助诸佛制服魔怨。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我是向内观照身中的暖触而得无

碍流通的境界的。消除诸漏，生起智慧的宝焰，登上无上正觉，这是最好的法门。”

持地菩萨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的双足而对佛说：“我记得过去世有位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是其座下的一个比丘。我常于一切要津、路口以及田地险隘等妨碍车马通过的地方，或者填平坑凹，或者架造桥梁，或者背来沙土对其予以修补。我这样勤苦精进地修持，历经无数佛出世，未曾懈怠。在热闹拥挤之处，看到需他人帮忙运送的人，我就代其挑负，送至目的地，放下东西就走，分文不取。毗舍浮佛出世时，世间发生饥荒，我仍然是一位替人负运东西的人。无论远近，我只取一钱的报酬。如有车和牛马陷于泥淖，我就尽我的神力替其推拔以除去他们的烦恼。那时，有国王办设斋筵供养佛。我就预先整治如来将要经过的道路。毗舍浮佛抚摩着我的头对我说‘你应当平治你的心地。心地若平，一切世界都会平妥。’我一听，就心开悟解，领悟到自身的地大微尘和能造世界的所有微尘并没有差别。微尘没有自性，也不互相摩擦，乃至地大所成的刀、枪与同是地大所成的肉体也不会抵触损害。我是从对诸法体性的认识上悟得无生法忍，成就阿罗汉果位，又回心转求大乘道，入于菩萨位中。听了毗舍浮佛宣说妙莲花的佛之知见，我最先证悟而成为会中的首座。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我是以观察内身和外界二尘平等而没有差别，都是依如来藏而起的虚妄的功能、作用，尘相消失，智能自然圆满，因而成就无上大道的。这是最好的法门。”

月光童子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记得在

过去无数劫以前，有一位佛出世，名叫水天佛。他教授菩萨修习水观以入三摩地。首先观想身中的水大种性并无相冲突之处。如涕、泪、唾液以及大小便与精血在身中旋转往复，各自所具的水性是一样的。身中的水和世间内外的水，甚至浮幢王刹所有的香水海，也是没有差别的。我于那时修习此观时，只修至以水为身的程度而未证无身。我作为比丘在禅堂坐禅，有一位小弟子从窗缝中偷看。只见室内满是清水，并无其它，就拿了一块瓦片投于水中，激起一声响动。看了一会，小弟子走了。我出定后，顿时感到心里很痛，如同舍利弗被鬼魔所打一样。我自己想，我已得阿罗汉果位，好久没有病痛之事，为什么今日突然有了痛感了呢？难道要发生退转吗？这时，那个小弟子来到我跟前，说了刚才的事。我就告诉他，你再看见水的时候，可立即开门进入水中，拿出那块瓦片。小弟子听了我的话。我又入定后，那个小弟子仍旧看见水和水中的瓦片，他立即入室取出了瓦片。我出定后，身体也就恢复如初了。后来，我又跟随许多如来修习。至山海自在通王如来时，我才证得无身的境界，并能与十方香水海合而为一。现今在世尊的座下，我得到童真的名字，列于菩萨之数。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我是从观察水性一味流通自在功能而证入无生法忍的境界，因而证入圆满无上正觉的。修观水大种性是最好的法门。”

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经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声，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风力所转。我于尔

时观界安立。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诸动无二,等无差别。我时觉了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十方微尘颠倒众生同一虚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如一器中贮百蚊蚋,啾啾乱鸣,于分寸中鼓发狂闹。逢佛未几,得无生忍。尔时心开,乃见东方不动佛国,为法王子,事十方佛,身心发光,洞彻无碍。佛问圆通,我以观察风力无依,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合十方佛,传一妙心,斯为第一。"

虚空藏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与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身。尔时,手执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微尘佛刹,化成虚空。又于自心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灌十方尽虚空际。诸幢王刹来入镜内,涉入我身,身同虚空,不相妨碍。身能善入微尘国土,广行佛事,得大随顺。此大神力,由我谛观四大无依,妄想生灭,虚空无二,佛国本同。于同发明,得无生忍。佛问圆通,我以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妙力圆明,斯为第一。"

弥勒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经微尘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明。我从彼佛而得出家,心重世名,好游族姓。尔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识定,入三摩地。历劫已来,以此三昧事恒沙佛,求世名心歇灭无有。至然灯佛出现于世,我乃得成无上妙圆识心三昧,乃至尽空如来国土、净秽、有无,皆是我心变

化所现。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识故，识性流出无量如来。今得授记，次补佛处。佛问圆通，我以谛观十方唯识，识心圆明，入圆成实[①]，远离依他及遍计执[②]，得无生忍，斯为第一。”

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③]。譬如有人一专为忆，一人专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注释：

①圆成实：即“圆成实性”。于人空、法空上所显现的圆满成就的诸法实性，名为圆成实性。

②依他：即“依他起性”，指一切存在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依赖他缘而生起。遍计执：即“遍计所执性”，指对种种由因缘而

生起的存在周遍计度，从而妄执其为实体的存在。

③念佛三昧：忆念所皈依的无上正觉如来，从而使正觉得以现前，得到三昧定力。

译文：

琉璃光法王子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记得在过去久远劫以前，有位无量声佛出世，向大菩萨开示本觉真心，宣说此世界及众生的身体都是妄缘搅乱的风力所生。我于那时就观察十方世界的安立，时间、空间的运动、变化，身体心念的运动、变化，都是由风力作用所成。这些从本质上并没有差别。我随即明白，一切动相都是由风力所转成，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十方微尘世界以及一切颠倒众生都是风力的虚妄作用。甚至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世界之内的所有众生，犹如装在一个器物里的数百蚊子，啾啾鸣叫，于很小的空间里鼓动翅膀，狂叫乱闹。我因无量声佛的教导，不久就得到了无生法忍。当时，我心开意解，就现身于东方不动佛国，作了法王子。我事奉十方一切诸佛，身心朗然洞彻，内外无碍而光明自发。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我因观察风力无依无体而悟入菩提真心，得到正定，契合十方诸佛所传心印。依照我所证，这是最好的法门。"

虚空藏菩萨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曾与世尊在过去无量劫前，共同事奉于定光佛所。我于那时就证得了无有边际的性空法身。那时，我手执四大智慧宝珠照亮了十方世界所有微尘佛国，使所有外尘都化为虚空。我于自己内心

显现出大圆镜智，并放出十种微妙宝光，流灌十方虚空界。所有浮幢王刹都被摄入此智之中，并由此进入我的身体中。我的身与虚空无碍圆融，正报之身能方便地进入依报的微尘国土，广作一切佛事，发挥恒顺众生的最大力量。这种大威神力是由我观察地、水、火、风四大种性并无所依之体，而是因妄想而有生灭，与虚空没有差别而获得。诸佛国土也是如此。我因此而悟解如来藏清净本然，获得无生法忍。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我是以观察虚空无边无际而得入三摩地定力的。要证得清净圆明的正觉，这是最好的法门。”

弥勒菩萨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记得在久远劫以前，有位日月灯明佛出世，我跟从他出家。我的名利心很重，喜欢与富贵人家打交道。日月灯明佛就教我修习唯心识定以证入三摩地。从那时起的历劫以来，我事奉过许多佛，追求世间虚名的心渐渐停歇消灭。等到燃灯佛出世，我方才证得无上妙觉的识心三昧。所有佛土，以及有净有秽的凡圣同居土，无净无秽的常寂土，有净无秽的实报庄严土，都是我的识心变现出来的。世尊，我了知因一切唯心的缘故，由识心流出无数的佛。现今承蒙世尊授记，我处于候补佛位。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我是从仔细观察十方世界一切都是唯心所现，因而证得圆明的圆成实性即真如的，远离依他起性和遍计所执性，获证了无生法忍。这是最好的法门。”

大势至菩萨及其同伴五十二位菩萨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记得过去无量数劫以前，有位无量光佛出世。此一劫中，先后有十二位佛出世，最后一位超日月光佛教

我修习念佛三昧。譬如有一人专心忆念某人，而另一人却总是不想念前述之人。这样的两个人即使相遇，也等于未曾相逢，看见了也等于没有看见。二人如果互相忆念深切，一生一世，甚至无数次生死转世，也都会形影不离。十方如来珍惜忆念众生就如同母亲思念儿子一样。其子如果逃走不回家，母亲尽管想念儿子，又有什么用处呢？子女想念母亲如果能像母亲想念子女一样恳切，他们生生世世就不会远离。众生如果能于心中真切地忆念佛，现在或者将来，必定会见到如来，因为其距离佛并不遥远。若能如此，就不需要假借其它方便，只要自心开悟，自然就能见到如来了。就如同做染香工作的人，身上自然就会有香气，这种方法就叫香光庄严。我是以念佛心为本因而证入无生法忍的。现在于此世教化、普摄一切念佛的人，帮助他们归向清净光明的净土。佛现在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我对于六根并不加以分别和选择，只是将六根都归摄于念佛的一念上，念念不离净念，心心与佛相应，即可证入三摩地。这是最好的法门。”

卷 六

本卷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观音菩萨回答佛所提出的“于十八界何者最为圆通”的问题。观世音菩萨因其所获得的道果，使他能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下合六道一切众生的悲仰，从而成就三十二应身、十四种无畏功德、四种不可思议无作妙德。观世音菩萨向大众详细讲述了三十二妙身和功德，并且依照自己所证说明，以耳根法门最为殊胜。第二部分，文殊师利菩萨奉佛之命，针对阿难及未来众生的根机指出，前述二十四法门都要仰仗佛力加持才能证成，因而观世音菩萨所述法门最适合阿难及未来众生的根机。第三部分，佛又应阿难等会中大众的请求，开始宣说“安立道场，救护众生”的“三决定义”，即戒、定、慧“三学”。本卷以戒淫、戒杀、戒盗、戒妄语为纲，讲解了戒学的四项“决定明诲”。

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

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

“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胜性，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胜性现圆，我于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我于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我于彼前现帝释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欲身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统鬼神，救护国土，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统世界，保护众生，我于彼前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神，我于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译文：

这时，观世音菩萨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世尊，

回想在无数恒河沙劫以前，有一位佛出世，名叫观世音。我跟从这位佛发菩提心，他教导我从听闻、思维、修行三方面悟入三摩地。最初于闻性中修行，由于闻性内流，便离开了声尘，因而没有对象可闻；所闻之声既无，动和静两种相状也就根本不会产生。如此渐修增进，能闻之性和所闻的声相便全部消亡。能闻之性和所闻的声相既已消亡，能觉和所觉也就不再存在。这种觉空之性周遍于一切，觉空之智和所觉空境也随之全部消灭，一切生灭由此也就不再存在，寂灭之性也就可以最终显现出来了。当此之时，忽然就超越了世间、出世间，于十方世界圆满周遍一切诸法，获得两种殊胜妙用。第一种，上合十方诸佛的本觉妙心，与如来具有同一的慈悲心和神力。第二种，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与其具有同样的苦乐悲欢。世尊，我由于供养观音如来，承蒙他授予我神妙如幻的由闻性入流内熏以熏起本有觉性的金刚三昧力，使我与如来具有同样的慈悲心和神力。由此，我修成了三十二种应化身，可以进入各种世间国土。

“世尊，诸菩萨若入于三摩地，进修无漏之智并且达到圣智圆满之时，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佛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得到解脱。如果诸位有学阿罗汉已进入寂静妙明的境地，其所得之妙境达至圆满周遍，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独觉身为其说法，使他们得到解脱。如果诸位有学阿罗汉断除了十二因缘，并因此而显现出殊胜的妙性，当此妙性圆满周遍之时，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缘觉身为其说法，使他们得到解脱。如果诸位有学阿罗汉得以闻听四谛和诸法皆空的道理，再进修至择灭无为，也即灭谛无生之性将显现圆满之相时，我就会在他们面前

显现声闻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得到解脱。如果有众生对自己的多欲之心有所悟解，不愿再受贪欲尘劳之苦，一心想要清净自己的身心，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梵王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众生想要做忉利天之主以统领诸天，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帝释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众生想获得自在天身以便可以游行十方国土，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自在天身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众生想获得大自在天身以便可以在虚空之中飞行，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大自在天身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众生喜欢统领鬼神以护持世间国土，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天大将军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众生喜欢统领治世界，保护人民，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东、南、西、北四大天王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能够实现其愿望。如果诸位众生喜欢生活在天宫中，并欲驱使鬼神，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四大天王太子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

“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诸数术，摄卫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好学出

家，持诸戒律，我于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好学出家，持诸禁戒，我于彼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于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于彼前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侵暴，我于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诸天乐出天伦，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诸龙乐出龙伦，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药叉乐度本伦，我于彼前现药叉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乾闼婆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乾闼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阿修罗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紧那罗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紧那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摩呼罗伽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摩呼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乐人修人，我现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乐度其伦，我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是名妙净三十二应，入国土身，皆以三昧闻熏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

译文：

观世音菩萨说："如果有众生喜欢成为人间的国王治理国家，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国王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众生喜欢主持家族事务以得到人们的推崇，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长者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众生喜欢清晰、明确的语言，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居士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众生喜欢治理国家，剖析判断邦邑是非，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宰官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众生喜欢诸种数术，并欲以调护人身寿命自居，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婆罗门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男子向往佛法，愿意出家并且能够守持戒律，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比丘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女子向往佛法，原意出家并且能够守持戒律，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比丘尼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男子愿意执持五戒而修行，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优婆塞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女子愿意执持五戒而修行，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优婆夷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女子以相夫教子、做丈夫齐家治国的帮手为理想，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女主身及国夫人身、命妇大家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男子愿意保持童贞身，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童男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处女希望保持处女之身，不愿受异性的侵犯，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童女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

能够实现。如果有诸天人乐意出离天趣,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天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龙乐意出离龙趣,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龙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药叉乐意脱离药叉类,我就会显现药叉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乾闼婆乐意脱离其本类,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乾闼婆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阿修罗乐意脱离其本类,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阿修罗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紧那罗乐意脱离其本类,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紧那罗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有摩呼罗伽乐意脱离其本类,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摩呼罗伽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诸众生乐意保持人身并且进而修养其身体,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人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诸种非人的——有形体与无形体的、有思想意识的与无思想意识的一切物类,乐意脱离其本类,我就会在他们面前显现与其对应之身而为其说法,使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

"这就是我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无碍无滞的三十二种妙净应入国土之身。它们都是我于耳根修习中,以本觉的闻性向内熏起始觉妙智所成就的无作妙力,自在显现出来的。

"世尊,我复以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

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二者，知见旋复，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三者，观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五者，熏闻成闻，六根销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摇动。六者，闻熏精明，明遍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药叉、罗刹、鸠槃茶鬼及毗舍遮、富单那等，虽近其傍，目不能视。七者，音性圆销，观听返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著。

“八者，灭音圆闻，遍生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九者，熏闻离尘，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十者，纯音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嗔恚。十一者，销尘旋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伽永离痴暗。十二者，融形复闻，不动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各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福德智慧之男。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

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世尊，我一名号与彼众多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是名十四施无畏力福备众生。

译文：

观世音菩萨对佛继续说："世尊，我用耳根听闻声音以熏习自己的闻性而证得无作妙力，如此就可与十方三世六道所有众生同具悲仰之心，从而能使众生从我的身心之中得到十四种无畏功德。第一，我不亲自观见世间的声音，而只观察世间观看的主体。世间的苦恼众生如果能一心称念我名号，我就会观其声音，寻声救苦，使其即刻获得解脱。第二，我既已旋复妄见，因而众生即使遇到大火之灾，只要一心称我名号，火就不能伤害他们。第三，我既已旋复妄闻，因而众生即使被大水所漂，只要一心称我名号，水就不能伤害他们。第四，我既已旋复妄想，就不会受到扰害，因而众生即使误入罗刹鬼国，只要一心称我名号，鬼就不能伤害他们。第五，我因本觉内熏，六根也同时销妄复真，因而能加被众生，使其面临被杀害的危险时，刀杖断折成段，戈戟就如同以刀断水、用口吹灭日光一样失去效用，本性不会因此摇动。第六，我返闻熏习，本觉真性的光明遍照法界。这样，所有暗昧的鬼神都无法自全。因而，我能加被众生，使勇健鬼、恶鬼、魇魅鬼、吸血气鬼、热病鬼等等即便处于近旁，仍然不敢看一眼。第七，声音和动静二性已经消灭，能闻之性逆流

而上，直至纯一无妄之境，因而远离一切虚妄浮尘。我将此定力加被众生，能使他们脱离禁闭、系缚、颈枷、锁链的束缚。

“第八，声音寂灭，闻性也已圆满，便可以遍生慈力；我将此力加被于众生，当他们走过危险的路段时，恶贼、强盗不敢加害他们。第九，远离声尘，其它色尘也不再缠缚；我将此力加被于众生，能使所有淫欲心重的众生远离贪欲。第十，纯一闻音的妙性并无声尘作为对象，根、境圆融，没有能闻和所闻的对立；我将此力加被于众生，使一切嗔恨、忿怒心重的众生远离所有嗔恨和忿怒。第十一，既销根、尘，自性光明便显现出来，法界和身心圆融为一体，好像琉璃一样内外明彻。我将此力加被于众生，能使所有生性昏迷愚笨的无善心众生永远离开无明、愚昧。第十二，销融四大的幻形，恢复本有的闻性，真心于本有寂灭道场而能涉入世间，随类现身而不坏世界之相，并且可以至十方供养、事奉如微尘那样多的如来，于每位如来身边做他们的法王子。我将此力加被于众生，能使世间所有无子而欲得子的众生生出有德有智慧的男孩。第十三，六根圆通无碍，本明及其照用无有区别，将十方世界包含于内，并且证得大圆镜智和空如来藏真如性，能够接受十方世界无数量微尘如来的秘密微妙法门而绝不会忘失。我将此力加被于众生，就能使世间所有无女而欲得女的众生生出有福德、柔顺、讨人喜欢的美丽女子。第十四，此三千大千世界总共有百亿个太阳和月亮，而住于世间的法王子则有六十二个恒河沙数之多。他们都在教化众生，为众生作楷模，并且依据众生的根机采取各不相同的善巧方便智慧对其加以导引。我所得到的耳根圆通之根元若发

挥自在妙用，我的身心就会微妙地含容周遍整个法界的众生。我将此力加被于众生，就能使世间所有念持我的名号的众生获得与那些持念六十二个恒河沙数法王子名号的众生同样多的功德。世尊，单单持念我的名号与同时念持许许多多法王子的名号，二者所得功德是完全相同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修习耳根三昧而证得了真正的圆通。以上就是十四种施无畏力，福德周备而可普施十方众生。

“世尊，我又获是圆通，修证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一者，由我初获妙妙闻心[①]，心精遗闻，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四千烁迦罗首[②]；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八万四千母陀罗臂[③]；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④]。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垣，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游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愍。四者，我得佛心，证于究竟，能以珍宝种

种供养十方如来，傍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缘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斯为第一。世尊，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遍十方界。”

注释：

①妙妙闻心：由耳根法门可以以本觉妙理起始觉妙智，妙智照妙理，理、智双妙，故称之为“妙妙闻心”。

②烁迦罗首：即坚固不坏的头颅。

③母陀罗臂：以手显示法印，因臂各有手，手各有印，故名之。

④清净宝目：指法眼圆明清净、无碍无染的相状。

译文：

观世音菩萨继续对佛说：“世尊，我已证得耳根圆通，再历位进修，终于证得无上佛道，因而又获得不假造作、不可思议的四种神妙德相。第一，我由于获得了妙妙闻心，脱离了能闻之根与所闻之境，见、闻、觉、知等功能便圆融为一体，成为一清净光明的宝觉。因此，我能显现许多奇妙的形貌，能说无边的秘密神咒。有时，我便显现出：一头、三头、五头、七头、九头、十一头，甚至一百零八头、千头、万头、八万四千个坚固不坏的头颅；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臂、十六臂、十八臂、

二十二至二十四臂，乃至一百零八臂、千臂、万臂、八万四千母陀罗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甚至一百零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这些应身，有的现出慈悲相，有的现出威武相，有的现出禅定相，有的现出智慧相，以救护众生，使他们能够获得大自在。第二，我的闻、思已经脱离六尘，犹如声音能穿过墙壁而不被其所阻碍一样。因此，我以奇妙的功能所显现的种种形貌，诵持的种种神咒，能将所有无畏之力施予众生。因这些原因，十方微尘数国土的众生都称我为施无畏的大菩萨。第三，由闻、思而得来的本来微妙、清净无染的圆通闻性，能使我所游化的世间的众生乐意施舍其生命、舍弃珍宝来哀求我的怜悯。第四，我深得诸佛不生不灭的真心，并已证得究竟坚固的正定，因而能将种种珍宝供养十方如来以及法界中的所有众生。六道众生，无妻而求妻的，我助其得妻；无子而求子的，我助其得子；求获三昧定的，我助其得三昧定力；求长寿的，我助其长寿；乃至欲求取得涅槃的，我助其得大涅槃。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我是由耳根法门返闻圆照闻性而得正定的，并且能随缘应化，逆生死流而入涅槃流，直至生灭既尽而得三摩地，得成无上觉道。这是最好的修行法门。世尊，古佛观世音如来赞叹我善得圆通法门，并在大会中为我授记，赐号为观世音。我由于成就了观听的种种神妙法门，于十方世界都能圆明自在。所以，观世音的名号自然就遍闻于十方世界。”

尔时，世尊于师子座从其五体同放宝光，远灌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彼诸如来亦于五体同

放宝光，从微尘方来灌佛顶，并灌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罗，如宝丝网。是诸大众得未曾有，一切普获金刚三昧。即时天雨百宝莲华，青、黄、赤、白，间错纷糅，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时不现，唯见十方微尘国土合成一界，梵呗咏歌，自然敷奏。

于是，如来告文殊师利法王子："汝今观此二十五无学、诸大菩萨及阿罗汉各说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习真实圆通。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后差别。我今欲令阿难开悟，二十五行，谁当其根？兼我灭后，此界众生入菩萨乘，求无上道，何方便门得易成就？"

文殊师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承佛威神，说偈对佛：

"觉海性澄圆，圆澄觉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①]。

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生[②]。

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

沤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有[③]？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

圣性无不通，顺逆皆方便；初心入三昧，迟速不同伦[④]。

色想结成尘，精了不能彻；如何不明彻，于是获圆通[5]。

音声杂语言，但伊名句味；一非含一切，云何获圆通[6]？

香以合中知，离则元无有；不恒其所觉，云何获圆通[7]？

味性非本然，要以味时有；其觉不恒一，云何获圆通[8]？

触以所触明，无所不明触；合离性非定，云何获圆通[9]？

法称为内尘，凭尘必有所；能所非遍涉，云何获圆通[10]？

见性虽洞然，明前不明后；四维亏一半，云何获圆通[11]？

鼻息出入通，现前无交气；支离匪涉入，云何获圆通[12]？

舌非入无端，因味生觉了，味亡了无有，云何获圆通[13]？

身与所触同，各非圆觉观；涯量不冥会，云何获圆通[14]？

知根杂乱思，湛了终无见；想念不可脱，云何获圆通[15]？

识见杂三和，诘本称非相；自体先无定，云何

获圆通[16]？

心闻洞十方，生于大因力；初心不能入，云何获圆通[17]？

鼻想本权机，只令摄心住；住成心所住，云何获圆通[18]？

说法弄音文，开悟先成者；名句非无漏，云何获圆通[19]？

持犯但束身，非身无所束；元非遍一切，云何获圆通[20]？

神通本宿因，何关法分别？念缘非离物，云何获圆通[21]？

若以地性观，坚碍非通达；有为非圣性，云何获圆通[22]？

若以水性观，想念非真实，如如非觉观，云何获圆通[23]？

若以火性观，厌有非真离；非初心方便，云何获圆通[24]？

若以风性观，动寂非无对；对非无上觉，云何获圆通[25]？

若以空性观，昏钝先非觉；无觉异菩提，云何获圆通[26]？

若以识性观，观识非常住；存心乃虚妄，云何获圆通[27]？

诸行是无常，念性元生灭；因果今殊感，云何获圆通[28]？

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

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29]。

离苦得解脱，良哉观世音！

于恒沙劫中，入微尘佛国，得大自在力，无畏施众生[30]。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悉安宁，出世获常住[31]。

我今启如来，如观音所说，譬如人静居，十方俱击鼓，

十处一时闻，此则圆真实[32]。

目非观障外，口鼻亦复然，身以合方知，心念纷无绪[33]。

隔垣听音响，遐迩俱可闻。

五根所不齐，是则通真实[34]。

音声性动静，闻中为有无；无声号无闻，非实闻无性[35]。

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二圆离，是则常真实[36]。

纵令在梦想，不为不思无；觉观出思惟，身心不能及。

今此娑婆国，声论得宣明[37]。

众生迷本闻，循声故流转。

阿难纵强记，不免落邪思。

岂非随所沦，旋流获无妄[38]？阿难汝谛听，我承佛威力，

宣说金刚王，如幻不思议，佛母真三昧。

汝闻微尘佛，一切秘密门，欲漏不先除，畜闻成过误[39]。

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闻非自然生，因声有名字，

旋闻与声脱，能脱欲谁名[40]？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脱。

见闻如幻翳，三界若空华。

闻复翳根除，尘销觉圆净[41]。

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

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

摩登伽在梦，谁能留汝形[42]？如世巧幻师，幻作诸男女；

虽见诸根动，要以一机抽，息机归寂然，诸幻成无性[43]。

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一处成休复，

六用皆不成，尘垢应念销，成圆明净妙[44]。

余尘尚诸学，明极即如来。

大众及阿难，旋汝倒闻机，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

圆通实如是[45]。

此是微尘佛，一路涅槃门，过去诸如来，斯门已成就。

现在诸菩萨，今各入圆明。

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

我亦从中证，非唯观世音[46]。

诚如佛世尊，询我诸方便，以救诸末劫，求出世间人。

成就涅槃心，观世音为最[47]。

自余诸方便，皆是佛威神。

即事舍尘劳，非是长修学，浅深同说法[48]。

顶礼如来藏，无漏不思议。

愿加被未来，于此门无惑，方便易成就。

堪以教阿难，及末劫沉沦，但以此根修，圆通超余者。

真实心如是[49]。”

于是，阿难及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及大涅槃，犹如有人因事远游，未得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普会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二乘及诸一切新发心菩萨，其数凡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远尘离垢，获法

眼净。性比丘尼闻说偈已，成阿罗汉。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注释：

①“觉海”四句：本觉真心忽生妄照而有妄所，妄境一经成立，本有的如来藏性就转为无明妄识。

②“迷妄”四句：因迷妄而生虚空，因虚空而立世界；因妄想而结成国土世界，因妄觉而有众生的存在。

③“空生”六句：虚空从大觉中生起，就如大海中起了一个小水泡；有漏的有情世界是依虚空而生起的，如水泡一灭，虚空就无一样，色界、欲界、无色界的众生也是如此。

④“归元”六句：回归本觉的方法虽然有多种，但结果是一样的；对最初发心修习的众生来说，仍要选择当根之法，因为它关系到证入是快捷还是迟缓的问题。

⑤“色想”四句：因妄想而结成的晦昧不明的色尘，若用心精来观察仍然难于明彻，怎么能以此色尘来获证圆通呢？

⑥“音声”四句：音、声虽然是语言文字的指代物，但仍然须有文字和句子才能表达意义，更何况一字一音并不能包含一切意义，怎么能以此声尘而获证圆通呢？

⑦“香以”四句：香尘须与鼻根相和合才可以被知晓，如果离开鼻根就一无所知；对香尘的知觉既然是可变的，怎么能以此香尘而获证圆通呢？

⑧“味性”四句：味尘须与舌根相和合才可以被知晓，如果离开舌根就一无所知；对味尘的知觉既然是可变的，怎么能以

此味尘而获证圆通呢？

⑨“触以”四句：触尘须与身根相和合才可以被知晓，而能触、所触的结合是没有定性的，怎么能以此触尘而获证圆通呢？

⑩“法称”四句：法尘是外五尘落在内心的影子，既然它是依凭外尘的，就有能、所之别。但内、外尘的落入与消失是有先后的，所以不能互遍互涉，怎么能以此法尘而获证圆通呢？

⑪“见性”四句：眼根虽然洞然明彻，但它却只能看清前面而不能同时看清后面，怎么能以此见性而获证圆通呢？

⑫“鼻息”四句：鼻中的气息出、入相通，但却并没有交接之气将其相连，因而出气与入气是分离的，并不是互相涉入，怎么能以此鼻根而获证圆通呢？

⑬“舌非”四句：舌根一定要有味尘与其相合才能起作用；味尘如果消失，舌根就会没有知觉，怎么能以此舌根而获证圆通呢？

⑭“身与”四句：身根和触尘相结合才会有知觉；不过，身根属有知，触尘属无知，二者各有边际，并不能常常相合。二者一旦相离，身根也就不能起作用了，怎么能以此身根而获证圆通呢？

⑮“知根”四句：意根的了知作用夹杂着胡思乱想，而此杂念最难消伏。想、念既然不能同时尽除，怎么能以此意根而获证圆通呢？

⑯“识见”四句：识见是由根、尘、识三者和合而起作用的，推究起来，识见并不是从根生，也不是从尘或识而生。识见的自体既然都无法确定，怎么能以此识见而获证圆通呢？

⑰“心闻”四句：耳识虽能洞彻十方，但要具有大菩萨般的威力才能成就，初发心者怎么能以此耳识而获证圆通呢？

⑱“鼻想”四句：观想鼻息只是收摄散心的方便，须有能住之心和所住之境方可成就，而它本来就是妄心所成，怎么能以此鼻识而获证圆通呢？

⑲“说法”四句：说法只是播弄声音，而语言文字又是有漏法。长久修持已有一定成就者可以言下开悟，初发心者怎么能以此而获证圆通呢？

⑳“持犯”四句：持戒只是约束身心，但对于无身境界后的行为就难于约束，守持戒律并不遍于一切处所，怎么能以此而获证圆通呢？

㉑“神通”四句：神通本于宿世的因缘，与意识的分别作用无关。意念不能离开外物而独存，怎么能以此而获证圆通呢？

㉒“若以地性”四句：如果可以通过观地性而悟入，坚碍的地性并不具通达之相，且属于有为法而并不属于圣法，怎么能以此而获证圆通呢？

㉓“若以水性”四句：如果可以通过观水性而悟入，有心念便不能当作真实之境，而真实不动的如如之理并不是六识觉观可以证入的，怎么能以此而获证圆通呢？

㉔“若以火性”四句：如果可以通过观火性而悟入，但观想火性只是厌离欲火，而不是真正离开一切欲望，因而此法并不是初发心者可以选择的，怎么能以此而获证圆通呢？

㉕“若以风性”四句：如果可以通过观风性而悟入，但风有动有静，属于有对无常法。有对则不是无上觉体，怎么能以此

而获证圆通呢?

㉖"若以空性"四句:如果可以通过观空性而悟入,空性所具有的昏昧,自然说明它并不是灵明觉知,而无觉的虚空当然与菩提是不相同的,怎么能以此而获证圆通呢?

㉗"若以识性"四句:如果可以通过观识性而悟入,识心并不是常住不变的,存心去观想本来就是虚妄,怎么能以此而获证圆通呢?

㉘"诸行"四句:如果可以通过观诸行都是无常的,有念就有生灭。以念佛的生灭心去求不生灭之理,怎么会获证圆通呢?

㉙"我今"六句:我现在对佛说,如来为教化众生而出现于娑婆世界,而此方世界真正清净的教体在于借助声音而闻听。此方众生若欲获取三摩提的正定,最好的方法是从耳闻入手。

㉚"离苦"六句:要求离苦而得解脱的法门最好的是观世音菩萨的修法。他经过如恒河沙数之多的时劫,进入如微尘数之多的诸佛国土,以其大自在之力、十四无畏来布施众生。

㉛"妙音"四句:说法不滞、寻声救苦的观世音以清净无染的梵音,如海潮般不失时机地救度众生,使众生都能得到安宁,证得真心常住的果位。

㉜"我今"六句:我现在禀告佛:正如观世音菩萨所说,若一人清净闲居之时,十方同时击鼓,十处同时都可以听到。这证明能闻之性是清净圆满的。

㉝"目非"四句:世人肉眼只能看见没有障碍的地方,舌和鼻发挥功能的情形也是一样,而身要有触才有感觉,心念又杂

乱纷繁，没有头绪。

㉞“隔垣”四句：耳根隔墙还能听到声音，远处、近处的声音都能听到。其余五根都不如耳根圆融无碍，所以确实是可以将耳根选作圆通法门。

㉟“音声”四句：声音虽有动、静之别，但闻性却是超越有、无的。众生以为无声之时就没有闻性，实际上，无声之时，闻性却更为敏锐。

㊱“声无”四句：无声之时闻性并没有灭除，而有声之时闻性也并不是刚刚产生。闻性是离生离灭的，所以它是常住不变的。

㊲“纵令”六句：纵然在梦中，并不因为无思无念就没有闻性。闻性能超越思惟之外，这是身心其余五根难以企及的。

㊳“众生”六句：众生因对本有的闻性产生迷惑，只知向外驰求而流转于生死。阿难虽然记忆力很好，仍不免被邪思所支配。这难道不是随声尘而沉沦吗？只要回旋闻性之流而转归本性，就可获证真如自性。

㊴“阿难”九句：阿难，你仔细地听着，我现在秉承佛的威力，宣说金刚王三昧法门，它的妙处如幻戏一样，能生出一切诸佛。你已听过如微尘数之多的一切如来所说之法，记得佛的一切秘密法门。但是如果不先将有漏的欲念尽除，博闻强记反而会成为过错。

㊵“将闻”六句：与其以闻性来记持如来所说之法，为什么不返闻自己的闻性呢？“闻”不是自然产生的，有声音的动相，才有闻听这一名词的形成。如果旋转闻性，将其与声尘脱离，

那么，能脱的主体又是谁呢？

㊶"一根"六句：将耳根反归其本元，六根也就会一齐得以解脱。见、闻等都如幻翳一样，三界也如空中花一样。除去眼翳的根源，根、尘也就尽消，本觉的清净相便显现出来了。

㊷"净极"六句：圆满清净至极处，自性便通达、寂然常照、包含虚空。由此来观照世间，就可以知道所有事物都如梦一样虚妄。摩登伽女也是大梦中的幻影，怎能留住你的身形呢？

㊸"如世"六句：犹如世间巧妙的幻师可以变幻出许多男、女一样，世间的每一人都藉六根起用，但若拉动其中的机关使其停息，一切幻术便不再存在了。

㊹"六根"七句：六根也和幻术一样，原本依于心性的一点精明变作出六种和合。如果能于一处返本还源，六处就不会再起作用，所有的前尘污垢都会应念销灭。这样便可以证成圆满光明的清净本觉。

㊺"余尘"七句：如果有些许微尘未能尽除，仍然处于有学果位，继续修至光明圆满的极处就可以成佛了。大众及阿难，都须旋转你们的闻性去闻你们的自性，明见真心自性的寂然自体，就算完成了无上大道。诸位所说的圆通法门，最真实的莫过于此了。

㊻"此是"十句：无量数的佛都同修这一法门，过去诸佛也是从这一法门而得以成就的。现在诸菩萨也是经此法门而入此圆明境界。未来修持佛法的人也应当依此而修行。不仅是观音菩萨以此法门证悟佛道，我也是从这一法门证成佛道的。

㊼"诚如"六句：我诚实地回答佛所问的"诸法门中，何门最

易成就"的问题。救度末劫欲出离苦海的众生,成就涅槃真心法门,以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耳根圆通法门为最好。

㊽"自余"五句:至于其它各种修行方法都要仰仗佛的威力的加持,才能得以舍弃尘劳,因而它们不是普通人所能修持,浅智之人并不能如同深智之人一样可修成。

㊾"顶礼"十句:顶礼无漏、不可思议的如来藏,愿加被未来一切众生,使其对耳根法门不生疑惑。因为其方便而易于成就,不但可以教化阿难,而且也可以用其教化末劫时期沉沦的众生。他们只要依此耳根法门修行,就自然可以超过其它法门而速证圆通。所以,凡是要修楞严定的,其真实心的要诀就是如此。

译文:

这时,世尊在其狮子座同时放出光芒,灌注于十方微尘世界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的头顶上。十方微尘世界的如来也从其五体同时放出光芒,并从无数的方向灌注于世尊的头顶,同时也灌注于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的头顶上。此时,林中的树木、池沼都奏出法音,所有光芒交织,如同宝丝网一样。会中的大众都感叹,往昔未曾见过,并且于此时都得到金刚三昧定。同时,又有无数量的青、黄、赤、白等色的百宝莲花,从天而降。一瞬间,十方虚空变成金、银、琉璃、砗磲、赤珠、玛瑙、琥珀七宝的颜色。此娑婆世界的山河大地同时看不见了,只见十方微尘数的国土合成一界,自发地演奏着音乐赞颂佛音。

这时,佛对文殊师利法王子说:"如上述二十五位无学阿罗汉以及诸位大菩萨各自说了其最初成道的方便法门,都言由其

法门可以获证圆通。他们的修行实在没有优劣之分以及前后的差别。我现在欲使阿难开悟，请你说一说在此二十五门中，哪一门最适合阿难的根机。同时，我灭度后，此界中欲成无上佛法的众生，依凭什么方便法门最容易成就？”

文殊师利法王子遵照佛的慈悲旨意，起立说偈回答佛所问：

“觉海性澄圆，圆澄觉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
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生。
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
沤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有？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
圣性无不通，顺逆皆方便；初心入三昧，迟速不同伦。
色想结成尘，精了不能彻；如何不明彻，于是获圆通。
音声杂语言，但伊名句味；一非含一切，云何获圆通？
香以合中知，离则元无有；不恒其所觉，云何获圆通？
味性非本然，要以味时有；其觉不恒一，云何获圆通？
触以所触明，无所不明触；合离性非定，云何获圆通？
法称为内尘，凭尘必有所；能所非遍涉，云何获圆通？
见性虽洞然，明前不明后；四维亏一半，云何获圆通？
鼻息出入通，现前无交气；支离匪涉入，云何获圆通？
舌非入无端，因味生觉了，味亡了无有，云何获圆通？
身与所触同，各非圆觉观；涯量不冥会，云何获圆通？
知根杂乱思，湛了终无见；想念不可脱，云何获圆通？
识见杂三和，诘本称非相；自体先无定，云何获圆通？
心闻洞十方，生于大因力；初心不能入，云何获圆通？

鼻想本权机，只令摄心住；住成心所住，云何获圆通？
说法弄音文，开悟先成者；名句非无漏，云何获圆通？
持犯但束身，非身无所束；元非遍一切，云何获圆通？
神通本宿因，何关法分别？念缘非离物，云何获圆通？
若以地性观，坚碍非通达；有为非圣性，云何获圆通？
若以水性观，想念非真实，如如非觉观，云何获圆通？
若以火性观，厌有非真离；非初心方便，云何获圆通？
若以风性观，动寂非无对；对非无上觉，云何获圆通？
若以空性观，昏钝先非觉；无觉异菩提，云何获圆通？
若以识性观，观识非常住；存心乃虚妄，云何获圆通？
诸行是无常，念性元生灭；因果今殊感，云何获圆通？
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
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
离苦得解脱，良哉观世音！于恒沙劫中，入微尘佛国，
得大自在力，无畏施众生。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悉安宁，出世获常住。
我今启如来，如观音所说，譬如人静居，十方俱击鼓，
十处一时闻，此则圆真实。
目非观障外，口鼻亦复然，身以合方知，心念纷无绪。
隔垣听音响，遐迩俱可闻。
五根所不齐，是则通真实。
音声性动静，闻中为有无；无声号无闻，非实闻无性。
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二圆离，是则常真实。
纵令在梦想，不为不思无；觉观出思惟，身心不能及。

今此娑婆国，声论得宣明。
众生迷本闻，循声故流转。
阿难纵强记，不免落邪思。
岂非随所沦，旋流获无妄？阿难汝谛听，我承佛威力，
宣说金刚王，如幻不思议，佛母真三昧。
汝闻微尘佛，一切秘密门，欲漏不先除，蓄闻成过误。
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闻非自然生，因声有名字，
旋闻与声脱，能脱欲谁名？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脱。
见闻如幻翳，三界若空华。
闻复翳根除，尘销觉圆净。
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
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
摩登伽在梦，谁能留汝形？如世巧幻师，幻作诸男女；
虽见诸根动，要以一机抽，息机归寂然，诸幻成无性。
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一处成休复，
六用皆不成，尘垢应念销，成圆明净妙。
余尘尚诸学，明极即如来。
大众及阿难，旋汝倒闻机，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
圆通实如是。
此是微尘佛，一路涅槃门，过去诸如来，斯门已成就。
现在诸菩萨，今各入圆明。
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
我亦从中证，非唯观世音。
诚如佛世尊，询我诸方便，以救诸末劫，求出世间人。

成就涅槃心，观世音为最。

自余诸方便，皆是佛威神。

即事舍尘劳，非是长修学，浅深同说法。

顶礼如来藏，无漏不思议。

愿加被未来，于此门无惑，方便易成就。

堪以教阿难，及末劫沉沦，但以此根修，圆通超余者。

真实心如是。"

阿难及大众听了文殊师利菩萨的开示，当下觉得身心了然明朗。依此观想佛菩提及大涅槃，犹如游子远游他乡，虽然还未回家，可是已经明白回家的道路。参加大会的天龙八部、有学阿罗汉、缘觉、声闻以及一切初发心菩萨，其数量有十个恒河沙之多，都悟得本有真心，远离一切尘垢，得至法眼清净之地。性比丘尼听了文殊师利所说的偈语之后，已证得阿罗汉果位。此外，无量无边的众生同时皆发出无可比拟的无上大菩提心。

阿难整衣服，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迹圆明，悲欣交集，欲益未来诸众生故，稽首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是中修行得无疑惑。常闻如来说如是言：'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世尊，此诸众生去佛渐远，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欲摄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场，远诸魔事，于菩提心得无退屈？"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如

汝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末劫沉溺。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唯然奉教。

佛告阿难：“汝常闻我毗奈耶中[1]，宣说修行三决定义。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诸魔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炽盛世间，广行贪淫，为善知识，令诸众生落爱见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诲。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只名热砂。何以故？此非饭本，砂石成故。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纵得妙悟，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涂，必不能出。如来涅槃，何路修证？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斯可希冀。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注释：

①毗奈耶：指律藏。

译文：

阿难整理好衣服，于大众中合掌顶礼佛足，心迹圆明，悲喜交集，为了对未来众生有所帮助，阿难对佛说："大悲的世尊，我现在已明白成佛的道路，依照耳根法门去修行，肯定可以达到无疑惑的境界。常常听如来说：'自己并未脱离苦海而发心先度他人的人，是菩萨发心。自己已证得本觉真心，再依照自己所证使别人也觉悟的人，就是如来应世而生。'我虽然未度脱苦海，但我愿意度脱一切末劫中的众生。世尊，末法中的众生距离佛在世的时间渐渐久远，邪师外道所说之法便如恒河沙一样多。如何才可以使他们摄伏妄心，入于三摩地呢？他们怎样安立道场才能使其离开邪魔的扰乱，永远不会使菩提心退转呢？"

这时，世尊面对所有大众称赞阿难："很好！很好！如你所问，怎样安立道场，才可以使末劫中的众生不致于沉沦。你仔细听着，我将为你立即解说。"阿难及其大众都恭敬地准备聆听。

佛于是对阿难说："你不是常听我说律藏中的三种决定义吗？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这就是'三无漏学'。阿难，为什么说摄心为戒呢？如果一切世界六道众生都没有淫心，就不会随着生死之流去相续轮转。你修习三昧正定，本来是要求出离尘劳烦恼，淫心没有除掉，尘劳就不可能出离。即使智慧渊深，禅定现前，但是若没有断除淫欲，必定堕落魔道，上品就成为魔王，中品就成为魔民，下品就成为魔女。这些邪魔也有许多魔徒，每一个都认为自己得到了无上道。我灭度后，于末法中这类魔民非常多，盛行世间，广作淫欲之事，并且

还自称善知识，教化他人使其堕落于爱欲邪见的深坑之中，失去了成就菩提的正道。你将来教导世人修学三摩地，必须先断除淫心，这就是过去所有诸佛所建立的第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清净教诲。因此，阿难，如果不断除淫念就去修禅定，犹如蒸煮砂石要想使其变成饭，即使经历百千劫，至多将其变成热砂而已，并不会有饭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砂石不是做饭的原料。你用淫欲之身想求证妙觉佛果，即使得到微妙开悟，但是从淫根所发的淫欲种子始终还在畜生、饿鬼、地狱中轮转不休，必定不能出离。那么，修证而获得涅槃境界的道路究竟在何方呢？一定要将身体的淫根以及微细的淫念都断除了，并且最终连断的念头都断除了，才有证悟无上道的希望。和我这种说法相同的，便是佛说；不相同的，便是魔说。

“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下品当为地行罗刹。彼诸鬼神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鬼神炽盛世间，自言食肉得菩提路。阿难，我令比丘食五净肉[①]，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无命根。汝婆罗门地多蒸湿加以砂石，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汝得其味。奈何如来灭度之后，食众生肉，名为释子！汝等当知是食肉人纵得心开，似三摩地，皆大罗刹，报终必沉生死苦海，

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断杀生，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诲。是故，阿难，若不断杀修禅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此等名为欲隐弥露。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歧路行，不踏生草，况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食？若诸比丘不服东方丝棉绢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②]、奶酪醍醐，如是比丘于世真脱，酬还宿债，不游三界。何以故？服其身分皆为彼缘，如人食其地中百谷，足不离地，必使身心于诸众生若身身分，身、心二涂不服不食。我说是人真解脱者。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注释：

①五净肉：即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而杀、自死、鸟残之肉。

②毳(cuì)：鸟兽的细毛。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一切世界六道众生都没有杀心，就不会跟着生死之流去相续轮转。你修习三昧正定，本来是要求出离尘劳烦恼。杀心没有除掉，尘劳就不可能出离。纵然有许多智能，禅定也已现前，如没有断除杀业，必定堕落于神道之中，与

鬼神为伍。其中,上品成为大力鬼,中品成为飞行夜叉及其它各种鬼神,下品成为地行的罗刹鬼。他们这些鬼神也有许多徒众,每一个都自认为得成了无上道。我灭度后,在末法之中,这种鬼神非常多,盛行世间,自称吃肉可以成为获得菩提的正路。阿难,我许可比丘可以吃五种净肉。这五种肉是我以神通之力化生的,本来就没有命根。这是因为你们婆罗门所居住的地方天气过于潮湿,又多砂石,不能常生青草和蔬菜,我因而以大悲之力幻化成这五种肉使你们得以食用。奈何如来灭度之后,你们竟敢食众生肉而仍称为释子!你们应当知道,食肉的人即使心开解悟,尽管有些类似三昧正定,其实还是大罗刹,福报享尽后仍然必定沉沦于生死苦海之中,这不是佛的弟子。这些人既然互相杀害、互相吞食,没有尽期,怎么能说可以跳出三界呢?你将来教导世人修三摩地,首先要让其断除淫心,其次要让其断除杀生。这就是过去所有诸佛所建立的第二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清净教诲。因此,阿难,如果不断除杀生就去修禅定,犹如有人自己将耳朵塞起来,高声大叫却想让别人听不到。这就是欲盖弥彰。持戒清净的出家人及诸大菩萨在小路上行走都不践踏青草,何况用手去拔呢?为什么自称大慈大悲的人却还要吃众生的血肉呢?假如这些出家人不穿东方的丝绸绢缎以及此国土中的皮靴、狐裘、鸟兽细毛织就之衣和奶酪醍醐等,这样的出家人才能真正获得解脱,还清其宿债,不再沦落三界。为什么呢?因为穿着、吃用它们身体的某一部分,便与它们有了不解之缘。正如人吃地上长出的百谷,其手足也就不能离开地面。因此,修道之人必定要从身体和心理两方面对于众生的身

中肉、身上皮毛都不穿不吃，甚至连服用的念头都要没有。我说这种人才算真解脱。和我以上说法相同的，便是佛说；不相同的，便是魔说。

“阿难，又复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偷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偷，必落邪道。上品精灵，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诸魅所著，彼等群邪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炽盛世间，潜匿奸欺，称善知识。各自谓已得上人法，诳惑无识，恐令失心。所过之处，其家耗散。我教比丘循方乞食，令其舍贪，成菩提道。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于残生，旅泊三界，示一往还，去已无返。云何贼人假我衣服，裨贩如来？造种种业皆言佛法，却非出家具戒比丘，为小乘道。由是疑误无量众生堕无间狱①。若我灭后，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能于如来形像之前身然一灯、烧一指节及于身上爇一香炷，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长揖世间，永脱诸漏。虽未即明无上觉路，是人于法已决定心。若不为此舍身微因，纵成无为，必还生人，酬其宿债，如我马麦正等无异②。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断偷盗，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诲。是故，阿难，若不断偷修禅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满，纵经尘劫，终无平复。若诸比丘衣钵

之余，分寸不蓄，乞食余分，施饿众生，于大集会合掌礼众，有人捶詈同于称赞，必使身心二俱捐舍，身肉骨血与众生共，不将如来不了义说回为己解③，以误初学。佛印是人得真三昧。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佛说，即波旬说。

注释：

①无间狱：即“无间地狱”，梵语音译为“阿鼻地狱”。是八热地狱的最深一层，其中的罪人昼夜受苦，无有休息间歇之时，因而名之为“无间地狱”。

②马麦：据《兴起经》记载：释迦于过去毗婆尸佛时，曾为一外道。当时，有国王宴请毗婆尸佛及其僧众，佛及僧食后回归时，替一有病未出席的比丘带一份饭菜。佛及僧众经过此外道所居住的山林时，外道闻见香味而生嫉妒心，便说道：“秃头沙门应吃马料，不必吃香喷喷的饭菜。”释迦成佛后，舍卫国的阿耆达王请佛及五百比丘至其住所供斋三月。佛及众僧抵达王宅后，魔鬼当即入宫迷惑国王，国王于是忘却了供斋的事情。又适逢此城饥荒，无从乞食，恰有马师将一半的马料供养佛及众僧。九十日后，王方才醒悟，向佛忏悔。舍利弗请问因缘，释迦佛便讲述了这一因果。

③不了义说：即方便、权宜的说法，与“了义说”即最究竟、真实的说法相对应。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一切世界六道众生如果都没有偷盗心,就不会随着生死之流去相续轮转。你修习三昧正定,本来是要求出离尘劳烦恼,偷盗心没有除掉,尘劳就不可能出离。纵然有许多智慧,禅定即使现前,如果没有断除偷盗业,必定堕落于邪道之中,上品就成为精灵,中品就成为妖怪,下品就会被妖怪所附着。这些鬼怪也有许多徒众,每一个都自认为得成了无上道。我灭度之后,末世中这种鬼怪非常多,他们盛行世间,居心险恶,自称为善知识,宣称自己得到了无上大法,欺骗无知的众生,使其失去本心;其所过之处,使民众耗尽家财。我教导比丘循着各个方向乞食,使他们抛弃贪心,成就菩提道。因此,我不让比丘自开伙食,是要让他们知道身本来就是虚幻的,不过寄居于此世以了残生而已,若出离三界就不要再回来。有些贼人为何竟穿上出家人的衣服,假藉如来的名义造种种恶业,说如此才是佛法。他们却将真正出家求道并且受具足戒的比丘非议为求取小乘道者。由于这些疑惑、迷误使众生堕入无间地狱。我灭度后,如有比丘决心发心修学三摩地,并且能在如来像前把身中肉割开,注满油来点灯;或者将手指烧去一节;或者在身上燃一炷香。我说此人无始一来的宿债都于一刹那间偿还了,一定可以永远脱离三界,除尽有漏。虽然对于无上觉道还未十分明了,但是对于真正的佛法已经下决心来求证了。如果舍不得在身上点灯或燃香等微小事情来忏除业障,即使得到无漏无为法,但仍要回至世间偿还其宿债,与我在毗兰邑中食马麦的果报一样。你将来教导世人修三摩地,除前述二者之

外，再其次要断除偷盗之心。这就是所有诸佛所建立的第三个具有决定性的清净教诲。因此，阿难，如果不断除偷盗就直接去修禅定，犹如有人将水灌入一个漏瓶却想让其灌满，即使经历尘沙劫数也没有完成的时侯。诸比丘除过自己必需的衣服和餐具之外，无有分毫积蓄，并且将乞食所得的剩余部分施舍给饥饿的众生；于大众集会中，合掌礼拜众人，即使被人打骂，仍然要对其以礼相待。如此，众生必定要将自己的身心都捐献、施舍，甚至血、肉、骨都可以与众人共享；绝对不将佛的不了义说作为对自己见解的回护，以免贻误初学佛法者。佛印可这样的人能得真正三昧。与我这种说法相同的，便是佛说；不相同的，便是魔鬼的说法。

"阿难，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盗、淫，三行已圆；若大妄语，即三摩提不得清净，成爱见魔，失如来种。所谓未得谓得，未证言证，或求世间尊胜第一。谓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礼忏，贪其供养，是一颠迦销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记是人永殒善根，无复知见，沉三苦海，不成三昧。我灭度后，敕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贩，与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人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

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云何是人惑乱众生，成大妄语？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语，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诲。是故，阿难，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如刻人粪为旃檀形，欲求香气，无有是处。我教比丘直心道场，于四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云何自称得上人法？譬如穷人妄号帝王，自取诛灭，况复法王，如何妄窃？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求佛菩提如噬脐人，欲谁成就？若诸比丘心如直弦，一切真实，入三摩提，永无魔事。我印是人成就菩提无上知觉。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一切世界的六道众生，虽然身心都没有杀、盗、淫三业，此三行都已圆满尽除。但是，如果犯大妄语戒，其三摩地就难于清净，必定成为贪爱名利，妄生邪见的爱见魔，失掉如来种性。所谓大妄语就是指：未得道而说已得道；未证果而说已证果。或者为求得世间名闻，要别人崇拜他是最尊贵、最优异的，于是就对别人说自己已经证得声闻四果以及独觉、缘觉二圣乘，甚至十地及其地前菩萨。以此手段求取别人的礼拜、忏悔，贪图别人的供养。这种人简直就是颠迦，断了善根，消灭了佛性种子，就如有人用刀斩断了多罗木一样，永远不会再生。佛说这种人永远断除了善根，不会再有正知正见，要

堕落三途苦海，绝对不能证成真正的三昧。我灭度后，命令诸菩萨和阿罗汉应化种种身，生于末法时期，来救度在轮回中受苦的众生。他们有的化作沙门、白衣居士或国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此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夫、小贩，与一般众生共同居住、生活。这些菩萨和阿罗汉始终不会亲口向别人说：'我是真正的菩萨，我是真正的阿罗汉。'他们不会故意泄露密行，轻示于未学后进。除非世寿命终，方才暗中有所遗嘱。上述这些人为什么要妖言惑众而成大妄语呢？你教导后世初发心修三摩地的众生，除前述三者之外，还要断除大妄语。这就是过去诸佛所建立的第四个具有决定性的清净教诲。因此，如果不断除大妄语，就好像用人粪刻成檀香木状，想在其中求得香气，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教一切出家人，直心是道场，在行、住、坐、卧四种威仪及一切行为中，都不能有丝毫虚假。怎么能够允许那些人妄自尊大，说自己已得到大法眼呢？譬如穷苦的人妄自称王称帝，一定会招来灭门诛族的灾祸，何况法王至尊，怎么可以妄自窃居呢？因地修行尚且不真实，果位则一定会弯曲。以此因地要证得佛菩提心，就好像有人欲用嘴想来咬自己的肚脐一样，谁能够成功呢？如果所有出家人心直如弓弦，一切都真实而没有虚假，这样才能证入三摩地，永远没有魔事障碍。我印可这些人修行者，能够真正成就无上正觉。和我这种说法相同的，便是佛说；不相同的，便是魔说。"

卷 七

此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中，佛告诉阿难，如果持四种清净律仪戒就可使身心“皎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枝叶”。第二部分中，佛告诉阿难，如果持四种清净律仪戒仍然未能灭除宿习，就可一心诵持大白伞盖咒一百零八遍以建立道场，求得佛、菩萨及其眷属的加持、授记和护佑。释迦佛于是应阿难所请让佛顶佛诵出长达三千六百余字的神咒，之后释迦佛又亲自解说神咒对十方如来和众生分别所具有的无上法力。第三部分中，佛开始宣说修真正三摩地的途径和方法。在此卷中，佛宣说了修此真正三摩地应当先了解众生、世界二颠倒因——“众生颠倒”和“世界颠倒”。有此二颠倒才有了十二类众生，即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

“阿难，汝问摄心，我今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妙门。求菩萨道要先持四种律仪，皎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枝叶，心三口四[①]，生必无因。阿难，如是四事，若不遗失，心尚不缘色、香、味、触，一切魔事，云何发生？若有宿习，不能灭除，汝教是人一心诵我佛顶光明摩诃萨怛多般怛罗无上神咒[②]。斯是如来无见顶相无为心佛从顶发辉、坐宝莲华所说心咒[③]。且汝宿世与摩登伽历劫因

缘，恩爱习气非是一生及与一劫。我一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彼尚淫女，无心修行，神力冥资，速证无学。云何汝等在会声闻求最上乘决定成佛？譬如以尘扬于顺风，有何艰险？若有末世欲坐道场，先持比丘清净禁戒，要当选择戒清净者第一沙门，以为其师。若其不遇真清净僧，汝戒律仪必不成就。戒成已后，著新净衣，然香闲居，诵此心佛所说神咒一百八遍，然后结界，建立道场，求于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其顶④。阿难，如是末世清净比丘。若比丘尼、白衣檀越心灭贪淫，持佛净戒，于道场中发菩萨愿，出入澡浴，六时行道。如是不寐，经三七日，我自现身，至其人前，摩顶安慰，令其开悟。"

注释：

①心三口四：心三，指贪、嗔、痴三毒。口四，指妄言、绮语、两舌、恶口。

②摩诃萨怛多般怛罗：即"大白伞盖"之义。

③无见顶相：佛三十二相中的肉髻相。此相是佛所具有的一切众生所无法见到的顶点，故名之"无见顶"。

④灌其顶：即"灌顶"。古天竺风俗，国王即位要用四海之水灌其顶以表示祝贺。佛教密宗藉此表达其加持、认可之义。按内容分传法灌顶和结缘灌顶；按形式分摩顶灌顶和放光灌顶、授记灌顶。在卷六中，佛已为会中大众作了摩顶灌顶和放

光灌顶。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你问如何使散乱之心统摄为一，我现在先向你说入三摩地的修学妙门。如果欲求得菩提之道，首先要执持上述的四种律仪。这样就可使身心皎洁如冰霜，自然就不会出现种种枝叶，三种心业和四种口业也就没有产生的根基了。阿难，此四种律仪如果能没有遗漏地做到，心尚且不攀缘色、香、味、触等尘境，一切魔事怎么会发生呢？如果有些宿习一时难于除掉，你可以教这些人一心一意诵念我所说的佛顶光明摩诃萨怛多般怛罗无上神咒。这是无见顶相的无为心佛从顶发出无量宝光，从光中涌出千叶宝莲，而如来坐于此莲座上说出心咒。你在过去世中，与摩登伽女有历劫的因缘，恩爱习气并不限于一生一世及一劫。不过，只要你听了我的宣扬，就会永远脱离爱心而成为阿罗汉。那个摩登伽是一淫女，没有心思修行，尚且可以在此神咒之力的暗助之下，迅速证成无学阿罗汉的果位。你们这些会中声闻已发心求取最上乘佛法，决心成就佛果，就如将尘土在顺风中扬起一样，能有什么艰难险阻呢？在末法时代，若有人发心建立道场修习佛法，应当首先持比丘清净禁戒，并且要选择持戒清净的第一等沙门作为授戒师。如果遇不到真正的清净僧，其欲修持的禁戒律仪必定不能成就。如清净法授戒以后，再穿上清净的衣服，燃香静坐，诵持此心佛所说的神咒一百零八遍，然后划定界限建立坛场。祈求现在已经在十方国土中的无上如来，从其大悲心中放出大光明

来为其灌顶。阿难,在末世中的这些想作道场的清净比丘以及比丘尼、白衣施主,如果心中除灭了贪淫的欲望,奉持佛的清净戒律,就可以于道场中发四宏誓菩萨愿。出入道场必须沐浴洁身,每日修行六个时辰,静坐六个时辰。这样夜以继日,经历三个七日,我自然就会现身为其摩顶慰勉,使其能够豁然开悟。"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蒙如来无上悲诲,心已开悟,自知修证无学道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场,云何结界合佛世尊清净轨则?"佛告阿难:"若末世人愿立道场,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腻香草,此牛唯饮雪山清水,其粪微细。可取其粪和合旃檀,以泥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秽,不堪涂地。别于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黄土,和上旃檀、沉水、苏合、熏陆、郁金、白胶、青木、零陵、甘松及鸡舌香,以此十种细罗为粉,合土成泥以涂场地。方圆丈六,为八角坛。坛心置一金、银、铜、木所造莲华,华中安钵,钵中先呈八月露水,水中随安所有华、叶。取八圆镜,各安其方,围绕华钵。镜外建立十六莲华,十六香炉间华铺设庄严香炉。纯烧沉水,无令见火。取白牛乳置十六器,乳为煎饼,并诸砂糖、油饼、乳糜、苏合、蜜姜、纯酥、纯蜜,于莲华外各各十六,围绕华外以奉诸佛及大菩萨。每以食时,若在中夜,取蜜半升,用酥三合。坛前别安一小火炉,以兜楼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然令猛炽。投是酥蜜于

炎炉内，烧令烟尽，享佛、菩萨。

“令其四外遍悬幡华。于坛室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像，应于当阳张卢舍那、释迦、弥勒、阿閦、弥陀[1]，诸大变化观音形像兼金刚藏安其左右[2]。帝释、梵王、乌刍瑟摩并蓝地迦、诸军荼利与毗俱胝、四天王等、频那夜迦[3]，张于门侧，左右安置。又取八镜覆悬虚空，与坛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涉。于初七中，至诚顶礼十方如来、诸大菩萨、阿罗汉号。恒于六时诵咒围坛，至心行道。一时常行一百八遍。第二七中，一向专心发菩萨愿，心无间断。我毗奈耶先有愿教。第三七中，于十二时一向持佛般怛罗咒。至第七日，十方如来一时出现，镜交光处，承佛摩顶，即于道场修三摩地。能令如是末世修学身心明净，犹如琉璃。阿难，若此比丘本受戒师及同会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净者，如是道场多不成就。从三七后，端坐安居，经一百日。有利根者，不起于座得须陀洹。纵其身心圣果未成，决定自知成佛不谬。汝问道场建立如是。”

阿难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自我出家，恃佛憍爱，求多闻故，未证无为。遭彼梵天邪术所禁，心虽明了，力不自由，赖遇文殊令我解脱。虽蒙如来佛顶神咒，冥获其力，尚未亲闻。惟愿大慈重为宣说，悲救此会诸修行辈，末及当来在轮回者承佛密音，身意解脱。”于时会中

一切大众普皆作礼，伫闻如来秘密章句。

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华中，顶放十道百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现十恒河沙金刚密迹④，擎山持杵，遍虚空界。大众仰观，畏爱兼抱，求佛哀佑，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

注释：

①卢舍那：三身中的报身佛，又称“受用身”。意译为“净满”或“光明遍照”。弥勒：意译为“慈氏”，又称“补处佛”、“未来佛”。释迦牟尼佛寂灭后，将有弥勒继承佛位，故名之为“未来佛”。阿闳：即“阿闳佛”。意译为“不动”、“无动”、“无嗔恚”。其国土位于东方，名善快。弥陀：即阿弥陀佛。此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

②金刚藏：菩萨名。其形像为忿怒身，或持金刚杵以伏恶魔。

③蓝地迦：即“青面金刚”。此金刚一身四手，身为青色。军荼利：即“军荼利金刚”。此金刚八臂，作忿怒形。毗俱胝：又称“毗俱胝天女”、“毗俱胝观音”，为八大观音之一。此天女三目四手，现忿怒形。频那夜迦：即“欢喜天”。其像为夫妇二身合抱，象头人身。

④金刚密迹：夜叉神的总名，又称“密迹力士”。其形手持金刚，常亲近佛，能闻佛秘密事迹。

译文:

阿难对佛说:“世尊,我蒙受如来无上悲悯和教诲,心已经开悟,已自知证得无学阿罗汉果位。但我想问佛,末法时代的修行人如何结界以建立坛场才符合世尊的清净规则?”佛告诉阿难:“如果末世之人,愿意建立坛场,应当寻找雪山的大力白牛。因为此牛只吃雪山上的肥腻香草,只饮雪山上的清水,所以其粪便又微且细。可以取此大力白牛的粪便与旃檀和合成泥,并以此涂抹地面。如果不是雪山上的牛,其粪便是臭秽的,不能用来涂地。如果在平原上,也可以挖掘地面至五尺深,取出其坑底黄土,将此黄土与旃檀、沉水、苏合、熏陆、郁金、白胶、青木、零陵、甘松及鸡舌香等十种香料合在一起,用细罗罗成细粉,浇水成泥以涂抹地面。坛方圆一丈六尺,呈八角形。坛心放置一用金、银、铜、木所造的莲花,在莲花中安置一钵,钵中盛八月的露水,于水中随意安放所有花、叶。再取八面圆镜,安放于八角坛的每一方向上,让镜子围绕着花钵。圆镜之外,再放置十六个莲花和十六个香炉,与花交错安置以庄严香炉。于香炉中燃烧纯净的沉水香,但不要让其燃出火光。取白牛之乳放入十六个器皿中,将牛乳做成饼,并且将饼和砂糖、油饼、乳糜、苏合、蜜姜、纯酥、纯蜜等物各分盛于十六个器皿中,使其围绕于莲花外面,以此来供养诸佛及大菩萨。每到日中受食之时,以上述供品供养佛。如果在中夜,则要取蜜半升,再加酥三盒,于坛前放置一个小火炉,以白茅香煎成香水来洗涤所用的木炭。待炭干燥后,将其放于炉内使其猛烈燃烧,于此时将酥和蜜投入炉火之中,一直烧至烟尽之时。以此方法享祭佛和

菩萨。

“坛场的外围悬挂各种幡、花，于坛室内四壁上张挂十方如来及诸菩萨圣像，坛中正中位置面南向阳处悬挂卢舍那佛、释迦佛、弥勒佛、阿闳佛、阿弥陀佛以及观世音菩萨诸多变化形像，并以金刚藏菩萨安置于左右两边；将帝释、梵王、乌刍瑟摩以及蓝地迦、诸军荼利、毗俱胝、四大天王、频那夜迦等张贴于门的左右两侧。再取八面镜子凌空悬挂，与坛中八面圆镜彼此相对，使其影形交相互照，重重无尽。在第一个七日中，昼夜六时至诚顶礼十方如来、诸大菩萨、阿罗汉的名号，另外六时围绕坛场行进，专心一意念诵楞严心咒一百零八遍。在第二个七日，要心无间断地专心发菩萨愿。我于毗奈耶中已经有关于发愿的言教。第三个七日，昼夜十二时一心持诵大白伞盖楞严神咒，至第七日，十方如来就会于镜光交映之中同时出现，亲手抚摩修道者的头顶。在这样的道场中修习三摩地，能使那些末法中的修行者，身心明净，如同琉璃一样。阿难，如果比丘原本的受戒师及同坛中的诸位戒证师有一人的戒根不清净的话，于此道场就难于取得功德。从第三个七日之后，修学者要进入端坐安居的阶段。经过一百日的打坐，如果是利根，于打坐期未满时就已证得须陀洹果。即使此时身心尚有俱生细惑，圣果仍未证成，但是已经确定地知道成佛确实是能够成功的。你所问的建立道场的事就是如此。”

阿难顶礼佛足而对佛说：“自从我出家以来，凭借佛的疼爱，只求多闻而未能证得无为法，因而遭受那梵天邪术的控制。当时心是清醒的，只是自己无力控制自身，失去了自主。幸亏

遇到了文殊，才使我得到解脱。我虽承受如来佛顶神咒的解救，暗中获得其力。但是，我尚未听到佛的亲口讲述。请求大慈的世尊再为我宣说此咒，以大悲之心救度此会中我辈修行者，以及将来仍于轮回中沉沦的众生，使其承受密咒之音，身心得到解脱。”此时，与会的大众都同时起立向佛顶礼，恭敬等候佛宣说秘密心咒。

这时，世尊从肉髻中涌发出百宝光明，于光中又涌出千叶莲花，化身如来坐于莲花之中。此化身如来顶上放射出十道百宝光明，一一光中皆遍显十恒河沙金刚密迹，有的擎山，有的持杵，遍布于虚空界。与会大众仰观此景，既畏惧又喜爱，都请求佛的护佑。于是，大众都一心一意地倾听无见顶放光如来宣说大白伞盖楞严咒：

“南无萨怛他苏伽多耶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写　一　萨怛他佛陀俱胝瑟尼钐　二　南无萨婆勃陀勃地萨跢鞞弊　三　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知南　四　娑舍啰婆迦僧伽喃　五　南无卢鸡阿罗汉跢喃　六　南无苏卢多波那喃　七　南无娑羯唎陀伽弥喃　八　南无卢鸡三藐伽跢喃　九　三藐伽波啰底波多那喃　十　南无提婆离瑟赧　十一　南无悉陀耶毗地耶陀啰离瑟赧　十二　舍波奴揭啰诃娑诃娑啰摩他喃　十三　南无跋啰诃摩泥　十四　南无因陀啰耶　十五　南无婆伽婆帝　十六　嚧陀啰耶　十七　乌摩般帝　十八　娑醯夜耶　十九　南无婆伽婆帝　二十　那啰野

拏耶 二十一 槃遮摩诃三慕陀啰 二十二 南无悉羯唎多耶 二十三 南无婆伽婆帝 二十四 摩诃伽罗耶 二十五 地唎般剌那伽啰 二十六 毗陀啰波拏伽罗耶 二十七 阿地目帝 二十八 尸摩舍那泥婆悉泥 二十九 摩怛唎伽拏 三十 南无悉羯唎多耶 三十一 南无婆伽婆帝 三十二 多他伽跢俱啰耶 三十三 南无般头摩俱啰耶 三十四 南无跋阇罗俱啰耶 三十五 南无摩尼俱啰耶 三十六 南无伽阇俱啰耶 三十七 南无婆伽婆帝 三十八 帝唎荼输啰西那 三十九 波啰诃啰拏啰阇耶 四十 跢他伽多耶 四十一 南无婆伽婆帝 四十二 南无阿弥多婆耶 四十三 哆他伽多耶 四十四 阿啰诃帝 四十五 三藐三菩陀耶 四十六 南无婆伽婆帝 四十七 阿刍鞞耶 四十八 跢他伽多耶 四十九 阿啰诃帝 五十 三藐三菩陀耶 五十一 南无婆伽婆帝 五十二 鞞沙阇耶俱卢吠柱唎耶 五十三 般啰婆啰阇耶 五十四 跢他伽多耶 五十五 南无婆伽婆帝 五十六 三补师毖多 五十七 萨怜捺啰剌阇耶 五十八 跢他伽多耶 五十九 阿啰诃帝 六十 三藐三菩陀耶 六十一 南无婆伽婆帝 六十二 舍鸡野母那曳 六十三 跢他伽多耶 六十四 阿啰诃帝 六十五 三藐三菩陀耶 六十六 南无婆伽婆帝 六十七 剌怛那鸡都啰阇耶 六十八 跢他伽

多耶　六十九　阿啰诃帝　七十　三藐三菩陀耶　七十一　帝瓢南无萨羯唎多　七十二　翳昙婆伽婆多　七十三　萨怛他伽都瑟尼钐　七十四　萨怛多般怛嚂　七十五　南无阿婆啰视耽　七十六　般啰帝扬歧啰　七十七　萨啰婆部多揭啰诃　七十八　尼羯啰诃揭迦啰诃尼　七十九　跋罗毖地耶叱陀你　八十　阿迦啰蜜唎柱　八十一　般唎怛啰耶佇揭唎　八十二　萨啰婆槃陀那目叉尼　八十三　萨啰婆突瑟吒　八十四　突悉乏般那你伐啰尼　八十五　赭都啰失帝南　八十六　羯罗诃娑诃萨罗若阇　八十七　毗多崩娑那羯唎　八十八　阿瑟吒冰舍帝南　八十九　那叉刹怛啰若阇　九十　波啰萨陀那羯唎　九十一　阿瑟吒南　九十二　摩诃揭啰诃若阇　九十三　毗多崩萨那羯唎　九十四　萨婆舍都嚧你婆啰若阇　九十五　呼蓝突悉乏难遮那舍尼　九十六　毖沙舍悉怛啰　九十七　阿吉尼乌陀迦啰若阇　九十八　阿般啰视多具啰　九十九　摩诃般啰战持　一百　摩诃叠多　一百一　摩诃帝阇　二　摩诃税多阇婆啰　三　摩诃跋啰槃陀啰婆悉你　四　阿唎耶多啰　五　毗唎俱知　六　誓婆毗阇耶　七　跋阇啰摩礼底　八　毗舍嚧多　九　勃腾罔迦　十　跋阇啰制喝那阿遮　一百十一　摩啰制婆般啰质多　十二　跋阇啰擅持　十三　毗舍啰遮　十四　扇多舍鞞提婆补视多　十五　苏摩嚧波　十六

摩诃税多 十七 阿唎耶多罗 十八 摩诃婆啰阿般啰 十九 跋阇啰商羯啰制婆 二十 跋阇啰俱摩唎 一百二十一 俱蓝陀唎 二十二 跋阇啰喝萨多遮 二十三 毗地耶乾遮那摩唎迦 二十四 啒苏母婆羯啰跢那 二十五 鞞嚧遮那俱唎耶 二十六 夜啰菟瑟尼钐 二十七 毗折蓝婆摩尼遮 二十八 跋阇啰迦那迦波啰婆 二十九 嚧阇那跋阇啰顿稚遮 三十 税多遮迦摩啰 一百三十一 刹奢尸波啰婆 三十二 翳帝夷帝 三十三 母陀啰羯拏 三十四 娑鞞啰忏 三十五 掘梵都 三十六 印兔那么么写 三十七 诵咒者至此句称弟子某甲受持

"乌鈝 三十八 唎瑟揭拏 三十九 般刺舍悉多 四十 萨怛他伽都瑟尼钐 一百四十一 虎鈝 四十二 都嚧雍 四十三 瞻婆那 四十四 虎鈝 四十五 都嚧雍 四十六 悉耽婆那 四十七 虎鈝 四十八 都嚧雍 四十九 波罗瑟地耶三般叉拏羯啰 五十 虎鈝 一百五十一 都嚧雍 五十二 萨婆药叉喝啰刹娑 五十三 揭啰诃若阇 五十四 毗腾崩萨那羯啰 五十五 虎鈝 五十六 都嚧雍 五十七 者都啰尸底南 五十八 揭啰诃娑诃萨啰南 五十九 毗腾崩萨那啰 六十 虎鈝 一百六十一 都嚧雍 六十二 啰叉 六十三 婆伽梵 六十四 萨怛他伽都瑟尼钐 六十五 波啰点阇吉唎 六十六

摩诃娑诃萨啰 六十七 勃树娑诃萨啰室唎沙 六十八 俱知娑诃萨泥帝隶 六十九 阿弊提视婆唎多 七十 吒吒罂迦 一百七十一 摩诃跋阇嚧陀啰 七十二 帝唎菩婆那 七十三 曼茶啰 七十四 乌𤙖 七十五 莎悉帝薄婆都 七十六 么么 七十七 印兔那么么写 七十八 至此句准前称名,若俗人称弟子某甲

"啰阇婆夜 七十九 主啰跋夜 八十 阿祇尼婆夜 一百八十一 乌陀迦婆夜 八十二 毗沙婆夜 八十三 舍萨多啰婆夜 八十四 婆啰斫羯啰婆夜 八十五 突瑟叉婆夜 八十六 阿舍你婆夜 八十七 阿迦啰蜜唎柱婆夜 八十八 陀啰尼部弥剑波伽波陀婆夜 八十九 乌啰迦婆多婆夜 九十 剌阇坛茶婆夜 一百九十一 那伽婆夜 九十二 毗条怛婆夜 九十三 苏波啰拏婆夜 九十四 药叉揭啰诃 九十五 啰叉私揭啰诃 九十六 毕唎多揭啰诃 九十七 毗舍遮揭啰诃 九十八 部多揭啰诃 九十九 鸠槃茶揭啰诃 二百 补丹那揭啰诃 二百一 迦吒补丹那揭啰诃 二 悉乾度揭啰诃 三 阿播悉摩啰揭啰诃 四 乌檀摩陀揭啰诃 五 车夜揭啰诃 六 醯唎婆帝揭啰诃 七 社多诃唎南 八 揭婆诃唎南 九 嚧地啰诃唎南 十 忙娑诃唎南 二百十一 谜陀诃唎南 十二 摩阇诃唎南 十三 阇多诃

唎女　十四　视比多诃唎南　十五　毗多诃唎南　十六　婆多诃唎南　十七　阿输遮诃唎女　十八　质多诃唎女　十九　帝钐萨鞞钐　二十　萨婆揭啰诃南　二百二十一　毗陀耶阇瞋陀夜弥　二十二　鸡罗夜弥　二十三　波唎跋啰者迦讫唎担　二十四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二十五　鸡啰夜弥　二十六　茶演尼讫唎担　二十七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二十八　鸡啰夜弥　二十九　摩诃般输般怛夜　三十　嚧陀罗讫唎担　二百三十一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三十二　鸡啰夜弥　三十三　那啰夜拏讫唎担　三十四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三十五　鸡啰夜弥　三十六　怛埵伽嚧茶西讫唎担　三十七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三十八　鸡啰夜弥　三十九　摩诃迦啰摩怛唎伽拏讫唎担　四十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二百四十一　鸡啰夜弥　四十二　迦波唎迦讫唎担　四十三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四十四　鸡啰夜弥　四十五　阇耶羯啰摩度羯啰　四十六　萨婆啰他娑达那讫唎担　四十七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四十八　鸡啰夜弥　四十九　赭咄啰婆耆你讫唎担　五十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二百五十一　鸡啰夜弥　五十二　毗唎羊讫唎知　五十三　难陀鸡沙啰伽拏般帝　五十四　索醯夜讫唎担　五十五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五十六　鸡啰夜弥　五十七　那揭那舍啰婆拏讫唎担　五十八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五十九

鸡啰夜弥　六十　阿罗汉讫唎担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二百六十一　鸡啰夜弥　六十二　毗多啰伽讫唎担　六十三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六十四　鸡啰夜弥跋阇啰波你　六十五　具醯夜具醯夜　六十六　迦地般帝讫唎担　六十七　毗陀夜阇瞋陀夜弥　六十八　鸡啰夜弥　六十九　啰叉罔　七十　婆伽梵　二百七十一　印兔那么么写　七十二　至此依前称弟子名

“婆伽梵　七十三　萨怛多般怛啰　七十四　南无粹都帝　七十五　阿悉多那啰剌迦　七十六　波啰婆悉普吒　七十七　毗迦萨怛多钵帝唎　七十八　什佛啰什佛啰　七十九　陀啰陀啰　八十　频陀啰频陀啰瞋陀瞋陀　二百八十一　虎𤙖　八十二　虎𤙖　八十三　泮吒　八十四　泮吒泮吒泮吒泮吒　八十五　娑诃　八十六　醯醯泮　八十七　阿牟迦耶泮　八十八　阿波啰提诃多泮　八十九　婆啰波啰陀泮　九十　阿素啰毗陀啰波迦泮　二百九十一　萨婆提鞞弊泮　九十二　萨婆那伽弊泮　九十三　萨婆药叉弊泮　九十四　萨婆乾闼婆弊泮　九十五　萨婆补丹那弊泮　九十六　迦吒补丹那弊泮　九十七　萨婆突狼枳帝弊泮　九十八　萨婆突涩比犁讫瑟帝弊泮　九十九　萨婆什婆唎弊泮　三百　萨婆阿播悉摩犁弊泮　三百一　萨婆舍啰婆拏弊泮　二　萨婆地帝鸡弊泮　三　萨婆怛摩陀继弊泮　四　萨婆毗陀耶啰誓遮犁弊泮

五　阇夜羯啰摩度羯啰　六　萨婆罗他娑陀鸡弊泮　七　毗地夜遮唎弊泮　八　者都啰缚耆你弊泮　九　跋阇啰俱摩唎　十　毗陀夜啰誓弊泮　三百十一　摩诃波啰丁羊乂耆唎弊泮　十二　跋阇啰商羯啰夜　十三　波啰丈耆啰阇耶泮　十四　摩诃迦啰夜　十五　摩诃末怛唎迦拏　十六　南无娑羯唎多夜泮　十七　毖瑟拏婢曳泮　十八　勃啰诃牟尼曳泮　十九　阿耆尼曳泮　二十　摩诃羯唎曳泮　三百二十一　羯啰檀迟曳泮　二十二　蔑怛唎曳泮　二十三　唠怛唎曳泮　二十四　遮文茶曳泮　二十五　羯逻啰怛唎曳泮　二十六　迦般唎曳泮　二十七　阿地目质多迦尸摩舍那　二十八　婆私你曳泮　二十九　演吉质　三十　萨埵婆写　三百三十一　么么印兔那么么写　三十二　至此句依前称弟子某人

“突瑟吒质多　三十三　阿末怛唎质多　三十四　乌阇诃啰　三十五　伽婆诃啰　三十六　嚧地啰诃啰　三十七　婆娑诃啰　三十八　摩阇诃啰　三十九　阇多诃啰　四十　视毖多诃啰　三百四十一　跋略夜诃啰　四十二　乾陀诃啰　四十三　布史波诃啰　四十四　颇啰诃啰　四十五　婆写诃啰　四十六　般波质多　四十七　突瑟吒质多　四十八　唠陀啰质多　四十九　药叉揭啰诃　五十　啰刹娑揭啰诃　三百五十一　闭隶多揭啰诃　五十二　毗舍遮揭啰诃　五

十三　部多揭啰诃　五十四　鸠槃茶揭啰诃　五十五　悉乾陀揭啰诃　五十六　乌怛摩陀揭啰诃　五十七　车夜揭啰诃　五十八　阿播萨摩啰揭啰诃　五十九　宅袪革茶耆尼揭啰诃　六十　唎佛帝揭啰诃　三百六十一　阇弥迦揭啰诃　六十二　舍俱尼揭啰诃　六十三　姥陀啰难地迦揭啰诃　六十四　阿蓝婆揭啰诃　六十五　乾度波尼揭啰诃　六十六　什伐啰堙迦醯迦　六十七　坠帝药迦　六十八　怛隶帝药迦　六十九　者突托迦　七十　昵提什伐啰毖钐摩什伐啰　三百七十一　薄底迦　七十二　鼻底迦　七十三　室隶毖蜜迦　七十四　娑你般底迦　七十五　萨婆什伐啰　七十六　室嚧吉底　七十七　末陀鞞达嚧制剑　七十八　阿绮嚧钳　七十九　目佉嚧钳　八十　羯唎突嚧钳　三百八十一　揭啰诃揭蓝　八十二　羯拏输蓝　八十三　惮多输蓝　八十四　迄唎夜输蓝　八十五　末么输蓝　八十六　跋唎室婆输蓝　八十七　毖栗瑟吒输蓝　八十八　乌陀啰输蓝　八十九　羯知输蓝　九十　跋悉帝输蓝　三百九十一　邬嚧输蓝　九十二　常伽输蓝　九十三　喝悉多输蓝　九十四　跋陀输蓝　九十五　娑房盎伽般啰丈伽输蓝　九十六　部多毖跢茶　九十七　茶耆尼什婆啰　九十八　陀突嚧迦建咄嚧吉知婆路多毗　九十九　萨般嚧诃凌伽　四百　输沙怛啰娑那羯啰　四百一　毗沙喻迦　二　阿

耆尼乌陀迦　三　末啰鞞啰建跢啰　四　阿迦啰蜜唎咄怛斂部迦　五　地栗剌吒　六　毖唎瑟质迦　七　萨婆那俱啰　八　肆引伽弊揭啰唎药叉怛啰刍　九　末啰视吠帝钐娑鞞钐　十　悉怛多钵怛啰　四百十一　摩诃跋阇嚧瑟尼钐　十二　摩诃般赖丈耆蓝　十三　夜波突陀舍喻阇那　十四　辮怛隶拏　十五　毗陀耶槃昙迦嚧弥　十六　帝殊槃昙迦嚧弥　十七　般啰毗陀槃昙迦嚧弥　十八　跢侄他　十九　唵　二十　阿那隶　四百二十一　毗舍提　二十二　鞞啰跋阇啰陀唎　二十三　槃陀槃陀你　二十四　跋阇啰谤尼泮　二十五　虎䛵都嚧瓮泮　二十六　莎婆诃　二十七

【说明】此章是佛顶光明化身如来所说的神咒，通称“楞严咒”。“咒”是密语，古人译经时惯常因其为“秘密”，所以不翻其意只以汉字拟梵文音节而标示。密咒的字句含义丰富，非得修密且有阿阇梨指导方可知晓其真义，因而在此不作注释和语译，只就其大意略加说明。此咒凡四百二十七句，三千六百二十字。全咒可分为五会：第一会由第一句至一百三十七句止，是毗卢遮那真法会；第二会由第一百三十八句至一百七十八句止，是释尊应化会；第三会由第一百七十九句至二百七十二句止，是观音合同会；第四会由二百七十三句至三百三十二句止，是金刚藏折摄会；第五会由三百三十

三句至四百十八句止，是文殊弘传会。以上五部分大旨为：归命诸佛、菩萨、众贤圣等，祈愿诸佛加持以离开恶鬼、疾病及其它灾祸等。第四百一十九句至四百二十七句方是此咒主旨之所在，故被称之为“心咒”或“咒心”。因其是如来藏真如心所成，故名之曰“心咒”；全咒又是如来藏真如心，故又名之曰“咒心”。咒末三字“莎婆诃”意为速成，令我所作迅速成就。

楞严咒诵持法总共有三十余种。从总体上可分七类：第一，成就法，身、口、意三业清净，一心诚意诵持密咒，能易于成就所作。第二，增益法，持咒可以增益道业。第三，破恶法，持咒可以破除一切恶习。第四，息灾法，持此咒可以清除一切灾害。第五，勾招法，持此咒可以将无论远近的妖魔鬼怪全都捉来。第七，吉祥法，诚心持咒，一切都可以遂心满意，遇难呈祥。

“阿难，是佛顶光聚悉怛多般怛罗秘密伽陀微妙章句[①]，出生十方一切诸佛。十方如来因此咒心，得成无上正遍知觉。十方如来执此咒心，降伏诸魔，制诸外道。十方如来乘此咒心，坐宝莲华，应微尘国，十方如来含此咒心，于微尘国转大法轮。十方如来执此咒心，能于十方摩顶授记。自果未成，亦于十方蒙佛授记。十方如来依此咒心，能于十方拔济群苦。所谓地狱、饿鬼、畜生、盲聋喑哑[②]，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

五阴炽盛[3]，大小诸横[4]，同时解脱。贼难、兵难、王难、狱难，风、火、水难，饥渴、贫穷，应令销散。十方如来随此咒心，能于十方事善知识，四威仪中供养如愿，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十方如来行此咒心，能于十方摄受亲因，令诸小乘闻秘密藏不生惊怖。十方如来诵此咒心，成无上觉，坐菩提树，入大涅槃。十方如来传此咒心，于灭度后，付佛法事，究竟住持，严净戒律，悉得清净。若我说是佛顶光聚般怛罗咒，从旦至暮音声相联，字句中间亦不重叠，经恒河沙劫终不能尽。亦说此咒名如来顶[5]。

注释：

①秘密伽陀：指此咒中有重颂汇入。伽陀，即“重颂”，为佛经体裁之一。

②地狱等：指见闻佛法的八处障难，又称“八无暇”。一，地狱；二，饿鬼；三，畜生；四，北俱卢洲；五，盲聋喑哑；六，佛前佛后；七，世智辩聪；八，长寿天。喑，因嗓子发病而不能说话。哑，因生理缺陷而不能说话。

③怨憎会苦等：指八苦，除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之外，还有生、老、病、死苦。怨憎会苦，怨恨、憎恨的人、事汇聚于一处。爱别离苦，喜爱的人、事偏要分离。求不得苦，要求、愿望不能实现，想得到的东西不能得到。五阴炽盛苦，五阴即五蕴——色、受、想、行、识。五阴与“取”联结在一起

便产生贪欲，它是一切苦的根源。

④大小诸横：指众生所遭遇的许多变故。"横"体上说有九类，细说则无数。"九横"是：一，病不服药，伤生致死。二，被王法所诛杀。三，非人夺其精气。四，被火焚烧致死。五，溺水致死。六，被恶兽所吞食。七，堕落山崖致死。八，被毒杀或被诅咒而死。九，为饥渴所困，不得饮食而死。

⑤如来顶：因为此咒是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即佛顶佛所诵出，故亦称其为"如来顶咒"。于其中也有礼赞此咒至尊至妙之意。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这是由佛顶光聚中的化佛所说的大白伞盖、秘密伽陀汇集其中的微妙的段落和语句。此咒能生出十方一切诸佛。十方如来都是因为执此咒心而成就无上正遍知觉的。十方如来持此咒心能降伏一切魔幻，制伏一切外道邪见。十方如来依凭此咒心坐于宝莲花中，应缘游历微尘数国土，随类现身救度众生。十方如来含此咒心能于微尘国土转大法轮来教化众生。十方如来诵持此咒心就可以到十方世界为一切众生摩顶授记，即使众生未能自己证得佛果，十方如来也会为其授记，预言其何时成佛。十方如来依凭此咒心能够于十方世界救济苦难众生，诸如地狱、饿鬼、畜生、盲聋喑哑等'八无暇'众生，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等八苦，大、小一切'横'，都因此咒力加持而同时得以解脱。又因此咒力，众生所遇到的贼难、兵难、王法难、牢狱难以及风、火、水难，饥

渴无食、贫穷等等，都能应其所念诵而得以消除散尽。十方如来随顺此咒力的威力，能于十方世界帮助、开导诸位善知识，并且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随顺心意得到供养，于无量数诸佛大会中被推举为大法王子。十方如来诵持此咒心，能于十方世界摄受护念历劫以来自己所属的眷属，使这些修习小乘者因听闻如来的秘密大法，不会产生惊恐。十方如来诵持此咒心能成就无上佛道，可以转烦恼而成菩提，转生死而成大涅槃。十方如来传扬此咒心，于其灭度之时付嘱佛法事务，使后来者能永远住持正法，严持清净戒律，身心皎洁清净。如果我欲完整地叙说此大白伞盖咒，即使从早到晚声音相续，字字句句皆不重复，历经无量无数劫，仍然不能穷尽其全部内容。因此，此咒也可以称之为至尊至胜的‘如来顶咒’。

“汝等有学未尽轮回，发心至诚取阿罗汉，不持此咒而坐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无有是处。阿难，若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生桦皮、贝叶、纸素、白氎书写此咒[1]，贮于香囊，是人心昏未能诵忆，或带身上，或书宅中，当知是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阿难，我今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若我灭后，末世众生有能自诵，若教他诵，当知如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龙天、鬼神、精祇、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着[2]，心得正受。一切咒诅、厌蛊、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毒气，入此人口成甘露味。一切恶

星并诸鬼神、磣心毒人于如是人不能起恶，频那夜迦诸恶鬼王并其眷属，皆领深恩，常加守护。阿难，当知，是咒常有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种类，一一皆有诸金刚众而为眷属，昼夜随侍。设有众生于散乱心非三摩地，心忆口持，是金刚王常随从彼诸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心者？此诸金刚菩萨藏王精心阴速，发彼神识。是人应时，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知，得无疑惑。从第一劫乃至后身，生生不生，药叉、罗刹及富单那、迦吒富单那、鸠槃茶、毗舍遮等并诸饿鬼[3]，有形、无形、有想、无想，如是恶处。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若书若写，若带若藏，诸色供养，劫劫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此诸众生，纵其自身不作福业，十方如来所有功德悉与此人。由是得于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说不可说劫，常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功德如恶叉聚，同处熏修，永无分散。

注释：

①氎(dié)：同"㲲"，细毛布，细棉布。

②龙天：即"天龙"，指"天龙八部"：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闼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睺罗迦。精祇：得天之灵曰"精"，得地之灵曰"祇"。魔魅：专门障碍道法曰"魔"，专门迷惑世人曰"魅"。

③药叉：也称"夜叉"，捷疾鬼。罗刹：意译"可畏"，食人鬼。

富单那：意译“臭恶鬼”，主热病。迦咤富单那：即“奇臭恶鬼”。鸠槃荼：食人精气之鬼，是南方增长天王的领鬼。毗舍遮：吃精气之鬼，东方持国天王的领鬼。

译文：

佛继续说：“你们这些未脱离轮回的有学众生，若想发至诚心求证阿罗汉果位，如不诵持此咒，即使坐于道场，欲使身心远离诸魔的扰乱，也是不可能的。阿难，如果一切世界、一切国土中的所有众生，以其国土所有的桦树皮、贝叶、白纸、白细棉布等书写此咒，藏于香囊。即使这些众生心中迷乱，不能诵记此咒，只要将书写的此咒带在身上，或者写于住宅的墙壁上，此人就可以尽享其应得的生年，一切毒物都不能加害于他。阿难，我再为你说，此咒还可以救护世间一切众生，使其得大无畏，并使其断尽迷惑，得到出世间的智慧。如果我灭度后，末世中的众生若能自己诵持或者教他人诵持此咒，火就不能烧坏其身，水就不能淹没其体，一切大毒如瘟疫、小毒如毒蛇，都不能损害他们。如此类推，甚至天龙、鬼神、精祇、魔魅的所有恶咒都不能近其身。因为他们已得到正定正受，所以一切诅咒、厌胜蛊毒、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之毒，以及万物的一切毒气，一入此人之口反而变成无上甘露。一切不吉祥的恶星及其恶神恶鬼、最恶毒的人，对于念诵此咒者，都不能生起恶念。欢喜金刚、其它恶鬼王及其眷属，都因领受佛的大恩而时常守护这些持咒的众生。阿难，你应当知道，此咒常有八万四千万亿恒河沙数百亿金刚藏王菩萨种族护持，而每一种族又有许多金刚

眷属，昼夜侍奉诵持此咒的众生。心念散乱，尚未得三摩地定的众生，如果心忆此咒或口念此咒，这些金刚藏王就会时常跟从这些善男子，更何况哪些决心发菩提心的人呢？金刚藏王菩萨会以大悲力暗中加持，开发众生的神识慧根。由于这些，念、忆此咒的人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以来的事情，并且对其完全了悟，没有任何疑惑。从初发心的第一劫起，直至成佛之前的后身，生生世世都不会生于药叉、罗刹及富单那、迦吒富单那、鸠槃茶、毗舍遮以及所有饿鬼、有形、无形、有想、无想这些恶处之中。这些善男子，无论是读还是诵，无论是抄写还是默写此咒，也不论是佩带还是珍藏于家中。总之，不管用什么方法供养此咒，任何时间都不会生于贫穷下贱的家庭以及不愉快的地方。这些诵持此咒的众生，即使自己没有修福，但十方如来的所有功德都会回向给他们。由此原因，他们就可以于无量无数的时间之中，常与诸佛生于一起。无量无边的功德，犹如一蒂三果的‘恶叉聚’一样，永远不会脱离。他们与佛同处，受佛熏习，永远不与佛分离。

“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得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阿难，是善男子持此咒时，设犯禁戒于未受时，持咒之后，众破戒罪无问轻重，一时销灭。纵经饮酒，食啖五辛种种不净[①]，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设著不净破弊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净。纵不作坛，不入道场，

亦不行道，诵持此咒还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若造五逆无间重罪[2]，及诸比丘、比丘尼四弃、八弃[3]，诵此咒已，如是重业，犹如猛风吹散沙聚，悉皆灭除，更无毫发。阿难，若有众生从无量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若能读诵、书写此咒，身上带持，若安住处、庄宅、园馆，如是积业，犹汤销雪。不久皆得悟无生忍。

“复次，阿难，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若能至心忆念斯咒，或能身上带此悉怛多般怛罗者，便生福德智慧男女。求长命者，即得长命。欲求果报速圆满者，速得圆满。身命色力，亦复如是。命终之后，随愿往生十方国土，必定不生边地、下贱，何况杂形[4]？阿难，若诸国土州县、聚落饥荒疫疠，或复刀兵、贼难、斗诤，兼余一切厄难之地，写此神咒安城四门并诸支提，或脱阇上，令其国土所有众生奉迎斯咒，礼拜恭敬，一心供养；令其人民各各身佩，或各各安所居宅地，一切灾厄悉皆销灭。阿难，在在处处国土众生随有此咒，天龙欢喜，风雨顺时，五谷丰殷，兆庶安乐。亦复能镇一切恶星随方变怪，灾障不起，人无横夭，扭械枷锁不著其身，昼夜安眠，常无恶梦。阿难，是娑婆界有八万四千灾变恶星，二十八大恶星而为上首；复有八大恶星以为其主，作种种形，出现世时能生众生种种灾异。有此咒地，悉皆销灭。十二由旬成结界地，诸恶灾祥，永不能入。是

故如来宣示此咒，于未来世保护初学诸修行者入三摩提，身心泰然，得大安隐。更无一切诸魔、鬼神及无始来冤横宿殃、旧业陈债来相恼害。汝及众中诸有学人及未来世诸修行者，依我坛场如法持戒，所受戒主逢清净僧，于此咒心不生疑悔。是善男子于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如来，便为妄语。”

注释：

①五辛：指葱、蒜、韭、薤、兴渠等五种味重而有刺激作用的蔬菜。

②五逆无间重罪：指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等五种须堕入五无间地狱的重罪。

③四弃：指杀、盗、淫、妄四种比丘波罗夷罪。“波罗夷”即“弃”，谓犯此罪者永弃于佛法之外。八弃：即比丘尼八弃，指杀、盗、淫、妄、摩触、八事、覆藏、随顺等八种波罗夷重罪。“触”指与有染心男子以身相触。“八事”包括与染心男子捉手、捉衣、入屏相处、共立、共语、共行、身相倚、共期行淫。此八事方成“弃罪”。“覆藏”指明知同辈犯重罪而故意覆藏不发露于众。“随顺”指随顺犯戒而被检举的比丘，或者供给其所需的物品并且与其共语。

④杂形：指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众生。

译文：

佛继续说：“既然诵持此咒能有如此神力，所以也能使破戒

的人戒根恢复清净；未得戒的人，使其得戒；未精进的，使其精进；没有智慧的，使其得到智慧；身心不清净的，使其迅速得以清净；不能持斋戒的，使其自能成就斋戒。阿难，这些善男子持此咒后，从前所犯的一切破戒之罪，无论轻重，都会即刻销灭。即使曾经饮过酒，吃过五辛等种种不净的东西，因诵此咒，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怪等都不能怪罪于他。假如他穿的是破烂的衣服，但是他的一举一动还是清净的。即使他不结坛，不入道场，只要诵持此咒，所得功德仍与入坛行道所得相同。如果犯了五逆无间重罪以及比丘四弃、比丘尼八弃罪，诵完此咒后，如此的重罪之业就好比狂风吹散沙堆一样，消除殆尽，没有丝毫痕迹留下来。阿难，如果有众生从无量无数劫以来所造轻重罪障，因为是从前带来的缘故，还未来得及忏悔，若能读诵、书写此咒，将其带在身上，或者供养于自己的住所、庄园、园林等等之中，宿世的积业就如雪遇滚沸的水一样迅速销融。不久，此持咒之人便能证得无生法忍。

“其次，阿难，如果有女人未生男育女而欲求怀孕，只要以至诚的心记诵此咒，或者能将此大白伞盖神咒带于身上，便能生下福德、智慧双全的男女来。求长寿的人，也可以凭借此咒而如愿长寿；欲求得圆满果报的也能凭借此咒很快圆满成就。求身体健康、强壮的，其命终之后，可以随自己的愿力往生十方任何国土，绝对不会转生于边地及下贱的地方，何况生于三恶道呢？阿难，若各个国土中的州、县、村落遭遇饥荒或者瘟疫，或者刀兵贼难，只要书写此咒并将其悬挂于城内四门及支提塔上，或者幡幢上，让国土中的所有众生都迎奉此咒，恭敬礼拜，

一心供养，每一市民都佩带此咒，或者将其安奉于所居住的宅院中，所有一切灾祸便都会全部销除。阿难，所有国土中的一切众生，只要奉持此咒，天龙八部都会欢喜而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此咒也能镇压一切随方变怪的恶星，使灾害、障碍不能生起，市民不因遭遇横祸而死亡，扭械枷锁不加于其身，昼夜安然入睡，不作恶梦。阿难，这个娑婆世界有八万四千灾变恶星，它们由二十八个大恶星统率，最终又由八大恶星主宰着。这些恶星变幻出种种形状出现于世，给众生带来种种灾祸、怪异。但在此咒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些灾祸、怪异都会消灭。九百六十里以内的结界地区，所有横恶灾害都不能侵入。因此，如来宣说示现此咒来保护未来世初学佛法的众生，并使诸修行者早日悟入三摩提，使其身心泰安，得大安隐。更不会有一切魔鬼神怪以及无始以来的冤家、横祸、宿业、灾殃、旧债来扰乱侵害。你和会中诸多三果以上的修学者及未来世修学之人，若能依从我所说的坛场轨则，如法持戒修行，又能逢真正清净的僧人作戒师，专心致志、无半点疑惑地诵持此咒心，若说这样的善男子依靠其父母所生的肉身不能与十方如来心心相印，获证圆通，这便是妄语。”

说是语已，会中无量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白佛言：“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尔时，梵王并天帝释、四天大王亦于佛前同时顶礼而白佛言：“审有如是修学善人，我当尽心至诚保护，令其一生所作如愿。”复有无量药叉大将、诸罗刹王、富单那

王、鸠槃茶王、毗舍遮王、频那夜迦、诸大鬼王及诸鬼帅，亦于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愿护持是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复有无量日月天子、风师、雨师、云师、雷师并电伯等，年岁巡官、诸星眷属，亦于会中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畏。"复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精祇并风神王、无色界天，于如来前同时稽首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尔时，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会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如我等辈所修功业久成菩提，不取涅槃，常随此咒救护末世修三摩提正修行者。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若在道场及余经行，乃至散心游戏聚落，我等徒众常当随从侍卫此人。纵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终不可得。诸小鬼神去此善人十由旬外，除彼发心乐修禅者。世尊，如是恶魔，若魔眷属欲来侵扰是善人者，我以宝杵殒碎其首，犹如微尘。恒令此人所作如愿。"

译文：

佛说完这段话后，会中的无量百千金刚同时走到佛面前合掌顶礼，然后对佛说："如佛所说，我等当诚心诚意来保护这些修行菩提大道的众生。"这时，梵王、天帝释、四大天王也同时走到佛面前合掌顶礼，然后对佛说："如果确实有如您所说修学的

善人，我等就会诚心诚意保护，使他们一生所作的都能如愿。”又有无数药叉大将、诸罗刹王、富单那王、鸠槃茶王、毗舍遮王、频那夜迦、诸大鬼王及诸鬼神等也于佛面前合掌顶礼，然后对佛说：“我等也发愿护持这样的修学人，使其菩提心能迅速圆满证成。”又有无数日月天子、风师、雨师、云师、雷师及电伯等、年岁巡官、诸星眷属，也于会中顶礼佛足而对佛继续说：“我等也愿意保护这样的修学人安置道场，使他们无所畏惧。”又有无数山神、海神，所有土地神，一切在水中、陆地、空中生活的神灵，万物精气及风神王、无色界天，都于佛前同时稽首而对佛说：“我等也发愿护持这样的修学人，使其成就菩提心，永远不遭受魔事。”这时，又有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世尊，如我们所修得的功德，很早就已成就菩提，但我们还不愿进入涅槃，为的是能常随侍持诵此咒的末世修学者。世尊，这样的修心以求得正定的人，如果于道场中，或者于别处活动，甚至于在乡村散心，我及徒众都会时常跟随保护他们。即使魔王、大自在天想寻找这些修行人的漏洞，始终都不可能得手。其它的所有小鬼，除非愿意发心修习禅定，否则我们必定驱逐他们，使其远离修学者八百里以外。世尊，如果这些恶魔及其眷属想侵扰修学者，我们就会用宝杵将其头颅打碎，使其成为粉末，一定要使那些修学者所作的都能如愿。”

阿难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辈愚钝，好为多闻，于诸漏心未求出离。蒙佛慈诲，得正熏修，身

心快然，获大饶益。世尊，如是修证佛三摩提，未到涅槃，云何名为乾慧之地[①]？四十四心至何渐次得修行目[②]？诣何方所，名入地中？云何名为等觉菩萨？”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大众一心，伫佛慈音，瞪瞢瞻仰。尔时，世尊赞阿难言："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普为大众及诸末世一切众生修三摩提，求大乘者，从于凡夫终大涅槃，悬示无上正修行路。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合掌刳心[③]，默然受教。

佛言："阿难，当知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本来无有世界、众生。因妄有生，因生有灭，生灭名妄，灭妄名真，是称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转依号[④]。阿难，汝今欲修真三摩地，直诣如来大涅槃者，先当识此众生、世界二颠倒因。颠倒不生，斯则如来真三摩地。阿难，云何名为众生颠倒？阿难，由性名心，性明圆故，因明发性，性妄见生，从毕竟无成究竟有。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无根本。本此无住，建立世界及诸众生。迷本圆明，是生虚妄。妄性无体，非有所依。将欲复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复，宛成非相。非生非住，非心非法，展转发生，生力发明，熏以成业，同业相感。因有感业，相灭相生，由是故有众生颠倒。

注释：

①乾慧之地：即“乾慧地”。三乘共通的第一地。因智慧乾

(干)燥而未淳熟,故名之曰“乾慧地”。

②四十四心: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和“四加行”。

③刳(kū)心:静心。

④转依:唯识学名相。意为“转变所依”,即转舍第八识中烦恼障种子而转得实性之涅槃。转舍第八识中所知障种子而转得无漏真智即菩提。

译文:

阿难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我们愚笨而且贪求多闻博学,对于诸有漏心未求出离,承蒙佛慈悲教诲得正助熏修楞严大定的方法,身心都感觉愉快而且获得很大的利益。世尊,如此修证三摩地,尚未达到涅槃境界,何以只能称为乾慧地?四十四心须经过怎样的阶段才能得到修行得悟的眼目?到什么阶段才可叫入‘地’中?等觉菩萨的果地是何情形?”说完这些话,阿难五体投地礼拜佛,会中大众一心一意睁着双眼仰望佛,等候佛慈悲的开示。这是,世尊称赞阿难:“好啊!好啊!你已经能为大众及末世一切修三摩地求大乘佛法的众生,为凡夫修证大涅槃指示无上正确的道路。你现在仔细听着,我将为你说明。”阿难、大众合掌静心,恭敬肃静地倾听佛的开示。

佛说:“阿难,你应当知道,自性灵妙圆明,是离开名字和相状的,本来就没有世界和众生。因妄念而有世界、众生的生起,因生起才有还灭,生、灭二相就叫虚妄。灭除虚妄就称为‘真’,

而这就是所谓如来无上菩提和大涅槃两种转依所得之名称。阿难，想修习真正的三摩地，希望直达如来的大涅槃果位，你现在首先应当明白造成众生、世界二种颠倒的原因。不生颠倒，才可称之为如来真正的三摩地。阿难，什么叫众生颠倒？阿难，由于本觉妙明真心的本性是圆融灵明的。只是因为于明上加明才生出了能见的妄见，以致于从毕竟无名无相的湛然寂静中变出有名有相的虚妄境界。无明与业相以及见相与境界相，都没有能依和所依。所住的无明和能住的众生，都确实是没有根本的。依照这种虚妄无住的无明业识而建立了世界和众生。如来藏性本来圆明，只是依真起妄才生出了妄惑妄业。实际上，妄性并无实体，不能作为所依。实际上，舍妄复真的念头本身就是妄想，而不是真正的真如性。以生灭妄心去求得不生不灭真心，是以妄逐妄，非但见不到真如性，相反却会生出妄见及其尘劳相状。无明是非生的，业识是无住的，见分是非心的，相分是非法的，它们都没有自体。只因迷惑执着，妄上加妄，展转发生，熏习而成业相。同业相感润生，彼此相生相灭，所以才有众生颠倒的存在。

"阿难，云何名为世界颠倒？是有所有，分段妄生[①]，因此界立，非因所因，无住所住，迁流不住，因此世成。三世、四方和合相涉，变化众生成十二类。是故世界因动有声，因声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触，因触有味，因味知法。六乱妄想成业性故，十二区分由此轮转。是故世间声、香、味、触，穷十二变为一旋复。乘此

轮转颠倒相故，是有世界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若非有想、若非无想。

“阿难，由因世界虚妄轮回动颠倒故，和合气成八万四千飞沉乱想。如是故有卵羯逻蓝流转国土[②]，鱼、鸟、龟、蛇其类充塞。由因世界杂染轮回欲颠倒故，和合滋成八万四千横竖乱想。如是故有胎遏蒲昙流转国土[③]，人、畜、龙、仙其类充塞。由因世界执著轮回趣颠倒故，和合暖成八万四千翻覆乱想。如是故有湿相蔽尸流转国土[④]，含蠢软动其类充塞。由因世界变易轮回假颠倒故，和合触成八万四千新故乱想。如是故有化相羯蓝流转国土[⑤]，转蜕飞行其类充塞。由因世界留碍轮回障颠倒故，和合着成八万四千精耀乱想。如是故有色相羯蓝流转国土，休咎精明其类充塞。由因世界销散轮回惑颠倒故，和合暗成八万四千阴隐乱想。如是故有无色羯蓝流转国土，空散销沉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罔相轮回影颠倒故，和合忆成八万四千潜结乱想。如是故有想相羯蓝流转国土，神鬼精灵其类充塞。由因世界愚钝轮回痴颠倒故，和合顽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如是故有无想相羯蓝流转国土，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其类充塞。由因世界相待轮回伪颠倒故，和合染成八万四千因依乱想。如是故有非有色相成色羯蓝流转国土，诸水母等以虾为目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相引轮回性颠倒故，和合咒成八万四千呼招乱想。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羯蓝流转国土，咒诅厌生其类充塞。由因世界合妄轮回罔颠倒故，和合异成八万四千回互乱想。如是故有非有想相成想羯蓝流转国土，彼蒲卢等异质相成⑥，其类充塞。由因世界怨害轮回杀颠倒故，和合怪成八万四千食父母想。如是故有非无想相无想羯蓝流转国土，如土枭等附块为儿及破镜鸟以毒树果抱为其子⑦，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其类充塞。是名众生十二种类。”

注释：

①分段：即“分段根身”。众生由生至死，身体具有阶段性的变化，因而称为“分段根身”。

②卵羯逻蓝：指胎、卵未分的凝滑之相。羯罗蓝，意译为“凝滑”。

③胎遏蒲昙：指胎、卵渐分而呈现的相状。遏蒲昙，意译为“疱”。

④湿相蔽尸：指湿生的软肉相状。蔽尸，意译为“软肉”。

⑤化相羯蓝：指蜕化成身而呈现的体相。羯蓝，意译为“硬肉”。

⑥蒲卢：即蜾蠃，一种细腰的蜂。

⑦破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食父之恶兽，此处用以指同等凶恶食父母之恶鸟。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什么叫作世界颠倒呢？能有之无明与所有之众生的根身相互执持凝结而成虚妄的根身，并且由此而确立了三世、四方的界限。其实，无明本来是空，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根由；世界本来也是空，并没有常住的境相。由无明妄力所结成的根身念念生灭、迁流不息，因而有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与东、南、西、北四方的分别。三世与四方和合相涉，变化出十二类不同的众生。因此，因无明风动而有了声，因动念习气的熏染而变幻成色境，有色境便有香、臭，有香、臭便有触，因感触而有味性，因味性而有了思维意识的对象。此六种现象构成杂乱的妄想，形成业力的性能。这就是十二类众生受生的原因。他们死此生彼，轮转六道，从未停息。因此，世间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因缘和合，穷尽囊括了世间十二类众生的变化，并且成为一个循环往复的轮转。依据这种轮转的颠倒变化而有了有情世界的十二类众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若非有想、若非无想。

"阿难，因不断虚妄想象而有世界的轮回，以动念为因，交气为缘，因此才有八万四千飞扬和沉滞的乱想。两种气结合而凝结成的卵羯逻蓝流转各处国土，形成如鱼、鸟、龟、蛇等类生物充塞世间。世间的杂染轮回与真性相背而成爱欲颠倒惑，此爱欲惑和合而有八万四千横竖乱想。横则成龙、畜乱想，竖则成人、仙乱想。乱想与色相结合而生成胎遏蒲昙流转各处国土，形成如人、畜、龙、仙等类生命充塞世间。由世间轮回的颠

倒妄惑的作用，业缘与湿气执着和合而成八万四千翻覆乱想。由此便有湿相蔽尸流转各处国土，形成含蠢软动等类生命充塞世间。由世间轮回的变易妄想而假托所依，便有了八万四千新、旧乱想。由此便有化湿相羯蓝流转各处国土，形成转变身形与蜕化身形等类生命充塞世间。由世间轮回的色相质碍而有的障蔽颠倒，于是和合而成八万四千精耀乱想。或执着日月之精华以成自己的明耀，由此便有色相羯蓝流转各处国土，形成吉、凶二相及明耀等类生命充塞世间。由世间轮回众生厌弃有相色身，欲灭身归无，因而有销散颠倒惑的产生，此惑与黑暗和合便成八万四千阴隐乱想。由此乱想业因而有无相羯蓝流转各处国土，形成空、散、销、沉等类生命充塞世间。

“由于世间轮回的虚妄众生贪求灵通、妄执影像，所以便有罔象颠倒惑的产生。此惑纠结执着便成八万四千潜结乱想。由此乱想业而有有想相羯蓝流转各处国土，形成神鬼、精灵等类生命充塞世间。由于世间轮回的虚妄众生愚昧暗钝而有痴颠倒的产生。此痴纠结和合而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由此乱想业而有无想相羯蓝流转各处国土，其精化为土、木等，其神化为金、石等，充塞世间。由于世间轮回的相待性使众生产生虚妄的颠倒惑。此惑和合粘染而成八万四千因依乱想。因人成事，依附草、木，便有非有色相成色羯蓝流转各处国土，如水母等以水沫成身、以虾为眼目，互相依托而成生类充塞世间。由于世间轮回众生因声呼召，引发神识而有自性颠倒惑的产生。依惑起业而有八万四千呼召乱想。此乱想和合邪咒而有非无色相无色羯蓝流转各处国土，随诅咒而作祟的灵异者和随厌祷

而作祟的妖怪等类充塞世间。由于世间轮回的众生性情迷罔，妄自背弃自性，以他物为己物。此二妄相合，遂有颠倒妄想强合异类，成八万四千回互乱想。由此乱想业致感业果而有非有想相成想羯蓝流转各处国土，因而那些如细腰蜂一样纳别质而化为己命的生类便充塞世间。由于世间轮回的虚妄众生怀怨报恨，这种相互杀害的颠倒惑和合而成八万四千食父母的怪异乱想。由此乱想而有非无想相无想羯蓝流转各处国土，这样，如猫头鹰等抱土块以为子、破镜鸟抱毒果树以为子，待子长成，父母却皆遭其子吞食。诸如此类生命也充塞世间。这就是众生的十二种类。”

卷 八

本卷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接续卷七，佛应阿难所请，详细宣说正修三摩地的方法和程序。首先立三种渐次：一为修习除去助因，二为真修刳其正性，三为增进违其现业。其次依次修行“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也称为“五十五心”。五十五位是十信、十住、十回向、四加行、十地以及等觉，最终可成就无上妙觉。第二部分，佛应文殊师利菩萨所请，宣说此经的题名。第三部分，阿难又对真如佛体与诸趣的关系产生了疑问。在本卷中，佛详细宣说了“七趣”中的欲界众生的成因和状况。欲界六趣是：地狱、鬼趣、畜生趣、人趣、仙趣、天趣中的六欲天。

“阿难，如是众生一一类中各各具十二颠倒，犹如捏目乱花发生，颠倒妙圆真净明心，具足如斯虚妄乱想。汝今修证佛三摩提，于是本因元所乱想，立三渐次，方得除灭。如净器中除去毒蜜，以诸汤水并杂灰香洗涤其器，后贮甘露。云何名为三种渐次？一者修习除去助因，二者真修刳其正性，三者增进违其现业[①]。

“云何助因？阿难，如是世界十二类生不能自全，依四食住。所谓段食、触食、思食、识食[②]。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阿难，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诸众生求三摩提，当断世间五种辛菜。是五种

辛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诸饿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与鬼住，福德日销，长无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现作佛身来为说法，非毁禁戒，赞淫、怒、痴。命终自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尽，堕无间狱。阿难，修菩提者永断五辛，是则名为第一增进修行渐次。

“云何正性？阿难，如是众生入三摩地，要先严持清净戒律，永断淫心，不餐酒肉，以火净食，无啖生气。阿难，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及与杀生，出三界者无有是处。当观淫欲犹如毒蛇，如见怨贼。先持声闻四弃、八弃，执身不动。后行菩萨清净律仪，执心不起。禁戒成就，则于世间永无相生相杀之业。偷劫不行，无相负累，亦于世间不还宿债。是清净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须天眼，自然观见十方世界。睹佛闻法，亲奉圣旨，得大神通，游十方界，宿命清净，得无艰险。是则名为第二增进修行渐次。

“云何现业？阿难，如是清净持禁戒人，心无贪淫，于外六尘不多流逸。因不流逸，旋元自归。尘既不缘，根无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国土皎然清净，譬如琉璃内悬明月，身心快然，妙圆平等，获大安隐。一切如来密、圆、净、妙皆现其中。是人即获无生法忍。从是渐修，随所发行，安立圣位。是则名为第三增进修

行渐次。

注释：

①现业：即六根所用，指六根流逸于外尘，如眼见色、耳听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知法。

②段食：欲界人、天、修罗、畜生等以有形物为食，且分段进餐以维持生命，故名之。触食：鬼神只以触享受气味以维持生命，故名之。思食：色界诸禅天，无饮食之事，唯以禅思维持生命，故名之。识食：无色界诸天只以无形体之识为食维持生命，故名之。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如此十二类的每一类众生各自都具有十二种颠倒妄相，犹如以手捏目，眼前就会产生种种狂花乱飞，妙圆真净明心因颠倒妄念的扰乱也具有如此的虚妄乱想。你现在修证佛三摩地，只须从这种颠倒产生的根本原因处，以三种渐进的方式除灭这样的乱想。譬如于本来清洁的容器中，除去后来放置的毒蜜，再用滚热的水拌入灰香洗涤此器之后，方可贮存甘露。什么是三种渐进方式呢？第一，通过修行除去助恶之缘；第二，通过真修断除恶业，使其合于正性；第三，增进圣位，使其与现业完全相反。

"什么叫助因呢？阿难，这个世界的十二类众生都不能独自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是依靠四食得以存在。四食就是段食、触食、思食、识食。因而，佛说过一切众生都依靠食物而存在。

阿难，一切众生食用甘甜的食品而生存，食用有毒的东西就死亡。因此，一切众生求证三摩地应当断绝食用世间五种辛菜。这五种辛菜，若熟食会助发淫欲，若生吃会增加嗔恚。世间食辛的人，即使能宣说十二部经的道理，十方天仙因讨厌其臭秽也会远离他们。一切饿鬼则因其人食用辛菜而来舐其嘴唇，因而其人常与鬼同住，福德渐渐消除解体，长久没有利益。这种食辛之人欲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及一切善神不会来守护他。而大力魔就会乘此机会化作佛身为其说法，诽谤禁戒而赞赏淫、怒、痴等恶行。此种食辛之人命终之后，当然会成为魔鬼的眷属，在享尽魔鬼福报后将堕入无间地狱。阿难，修证菩提须永远断除五辛，这就是第一增进修行的渐进方式。

"什么叫正性呢？阿难，这些众生欲证入三摩地，首先须严格持守戒律，永远断除淫心，不食酒、肉，并且须食用以火煮熟的食物，不吃任何生、冷食物。如果这些修行人不断除淫心，戒绝杀生，要想出离三界是不可能的。应当观察，淫欲就好像毒蛇，也好像怨家、劫贼一样。因此，修行人首先应当修持声闻禁戒，即比丘四弃、比丘尼八弃，使身体不为任何外物所动。然后，再履行菩萨清净律仪，使执心不再生起。禁戒修成之后，于世间永远就不会再有因淫欲而相生、因嗔恚而相杀的业行。没有偷盗、劫财行为，也就没有互相赊欠的负担，也就不会有需要偿还的宿债。如此的三摩地修行者，不需要藉助天眼，仅仅依靠父母所生的身体，自然而然地就可观看到十方世界，亲自耳闻目睹佛的说法，并且亲奉佛旨而得到大神通，游历十方世界，宿命清净，无有任何艰难险阻。这就是第二增进修行的渐进

方式。

“什么叫现业呢？阿难，如上清净持戒的人，心中没有贪淫欲望，并且对于外尘不再流逸眷顾。因不流逸外尘，即可返观清净自性，不与外尘相缘，根就没有对象与其相对，心之全体就可返归于清净之心，六根的六用也就不起作用了。这样，修行者只见十方国土皎然清净，就如同琉璃瓶内悬着明月一样，身心洒脱无碍，妙圆平等而获大安定和大平稳。一切如来秘密、圆满、清净、微妙的境界都呈现出来，此人就即刻获得了无生法忍。由此门径渐进修行，随其修行浅深所现之境界，安立相应的圣位。这就是第三增进修行的渐进方式。

“阿难，是善男子欲爱干枯，根境不偶，现前残质不复续生，执心虚明，纯是智慧。慧性明圆，莹十方界，乾有其慧，名乾慧地。欲习初干，未与如来法流水接。即以此心，中中流入，圆妙开敷，从真妙圆重发真妙。妙信常住，一切妄想灭尽无余。中道纯真，名信心住。真信明了一切圆通，阴、处、界三，不能为碍。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舍身、受身，一切习气皆现在前。是善男子皆能忆念，得无遗忘，名念心住。妙圆纯真，真精发化，无始习气通一精明。唯以精明进趣真净，名精进心。心精现前，纯以智慧，名慧心住。执持智明，周遍寂湛，寂妙常凝，名定心住。定光发明，明性深入，唯进无退，名不退心。心进安然，保持不失，十方如来气

分交接，名护法心。觉明保持，能以妙力回佛慈光。向佛安住，犹如双镜光明相对，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回向心。心光密回，获佛常凝无上妙净，安住无为，得无遗失，名戒心住。住戒自在，能游十方，所去随愿，名愿心住。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此善男子欲爱的念头已经干枯，相与尘不相偶合，目前的最后身相永远不再舍生而又受生。保持自己自心的灵明洞彻，智慧的自性光明圆满普照十方世界。没有尘、根的障碍，只有智慧，因而名之为乾慧地。欲爱的习气刚刚干枯，但无明仍未完全断除，因此还不能与诸佛如来的真如法性相接合。以此乾慧地之心于念念中如箭箭中的，直至法性之流。此时，圆通的妙理犹如莲花开放，从此真妙圆明之心中，重新发出更为真妙的智慧之光。这样就证得了常住的圆妙信心。一切妄想自然灭尽无余，完全于中道纯真之心中运行。这就是信心住。所证真实的信心能明了一切圆通，阴、处、界再也不能障碍它。这样，对过去、未来无数劫中所舍去之身以及将受之身的一切习气，都能清楚地显现于眼前，并且能记住，永不遗忘。这就是念心住。妙圆的正信之心成为真实的真精，它将无始以来的习气都融化为一精明妙用的整体。而这一精明就是如如智体，以此精明去契合真净的如如理体，这就叫精进心。以真净理体为体性的心精显现出来，就将一切无明习气都化为智慧，这就叫慧心住。执持此智慧光明之境，身心内外周遍寂

湛，心体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这就叫定心住。定力既深，就会发出智慧光明。此光明慧性愈入愈深，达到只进不退的程度，这就叫作不退心住。此心安稳地深入，始终保持不失，就能与十方如来的气分相互交接，内护心法，外护佛法。这就叫作护法心。始觉的智慧保持不失，就能以智光的妙力回转诸佛的慈光，入于自己的心中，自己的心光又回到佛的心中。犹如两镜相对，其光相互映照，相互摄入。这就叫回向心。心光绵密回照，获得佛的常凝无上妙净之力，使此心安住于无为之境中，永远不会遗失。这就叫戒心住。安住清净戒体，自由自在，又能游化十方世界，随愿往返。这就叫愿心住。

"阿难，是善男子以真方便发此十心，心精发晖，十用涉入，圆成一心，名发心住。心中发明，如净琉璃内现精金。以前妙心履以成地，名治地住。心地涉知，俱得明了，游履十方，得无留碍，名修行住。行与佛同，受佛气分，如中阴身自求父母，阴信冥通，入如来种，名生贵住。既游道胎，亲奉觉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长，名不退住。十身灵相一时具足[①]，名童真住。形成出胎，亲为佛子，名法王子住。表以成人，如国大王以诸国事分委太子。彼刹利王世子长成，陈列灌顶，名灌顶住。

注释：

①十身：佛所具的十种身相，即菩提身、愿身、化身、力身、庄严身、威势身、意生身、福身、法身、智身。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修满十信位的善男子，以真实的法门发起以上的十心妙用。心精发挥功能，此十心妙用便互相涉入，十心圆成唯一真心，名发心住。依此妙心发明妙智，就好像清洁的琉璃瓶内置放精金，毫无遮蔽，一览无余。依以前所证成的妙心契真如妙理，依真理起真修，一切行持皆于此而起，因而叫治地住。心地的始觉涉入本觉的理体，理、智都明了，所以能游化十方世界，一切皆无障碍，因而叫修行住。所修妙行已与佛相同，领受了佛的真如气分。就好像中阴身自己寻找同业作为其父母一样。既然与佛行业相同，阴信相通，便可入于如来种姓。这就叫生贵住。既然入于佛的胎藏，就是大觉法王的真嗣，犹如胎已育成，人相不缺。佛相不缺，就叫方便具足住。不但容貌与佛相同，心相也与佛相通，这就叫正心住。外貌和内心之佛相逐渐增长，这就叫不退住。于此位再行增长，佛所具有的十身灵相全部具足，这叫童真住。佛形既成，出胎现世，亲为佛的得法之子，这就叫法王子住。太子的身形长大如同成人，世间的国王就会交付一些国事让其负责。佛也与那些刹利王一样，其法王子长大成人以后，排位等候灌顶以绍继其位。这就叫灌顶住。

"阿难,是善男子成佛子已,具足无量如来妙德,十方随顺,名欢喜行。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名饶益行。自觉、觉他,得无违拒,名无嗔恨行。种类出生,穷未来际,三世平等,十方通达,名无尽行。一切合同种种法门,得无差误,名离痴乱行。则于同中显现群异,一一异相,各各见同,名善现行。如是乃至十方虚空满足微尘,一一尘中现十方界。现尘、现界不相留碍,名无著行。种种现前,咸是第一波罗蜜多①,名尊重行。如是圆融,能成十方诸佛轨则,名善法行。一一皆是清净无漏,一真无为,性本然故,名真实行。

注释:

①波罗蜜多:即"到彼岸"之意。生死境界,叫"此岸"。涅槃境界,叫"彼岸"。"波罗蜜多",意为离生死此岸,度烦恼中流,到涅槃彼岸。波罗蜜有六种,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此又称"六度"。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此善男子既然已经成为佛子,就具足无量如来的妙德。在十方世界中,一切随顺众生随缘而度,此名欢喜行。善于为一切众生谋求善福利,此名饶益行。不但自己觉悟,而且使一切众生觉悟。对于所受一切侮辱,都不违拒而能忍受,此名无嗔恨行。在十二类众生中,都能随类而前往化

度；穷尽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周遍十方的众生，都能平等待之，使其通达无碍，此名无尽行。知种种法门并将其融合成一体，始终没有差错，此名离痴乱行。在作为根本的法性中，显现出各种不同的作用。在每一个别的现象上，又能见到它在根本上是相同的，此即名为善现行。这样再进一步至于十方世界包含所有微尘，每一微尘都显现十方世界。显现微尘与微尘显现世界都不相妨碍，此即名为无著行。种种现前的行为都是第一波罗蜜多，都能使众生达到最高的究竟处，此即名为尊重行。如此圆融通达，能够完成十方诸佛的仪轨和法则，此即名为善法行。如上所说的各种次序和境界，一一都是清净无染的，都是一真无为法的真实本然的流露，此即名为真实行。”

“阿难，是善男子满足神通，成佛事已，纯洁精真，远诸留患。当度众生，灭除度相，回无为心向涅槃路，名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①]。坏其可坏，远离诸离，名不坏回向。本觉湛然，觉齐佛觉，名等一切佛回向。精真发明，地如佛地，名至一切处回向。世界、如来互相涉入，得无罣碍，名无尽功德藏回向。于同佛地，地中各各生清净因，依因发挥取涅槃道，名随顺平等善根回向。真根既成，十方众生皆我本性。性圆成就，不失众生，名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唯即与离二无所著，名真如相回向。真得所如，十方无碍，名无缚解脱回向。性德圆成，法界量灭，

名法界无量回向。

"阿难，是善男子尽是清净四十一心，次成四种圆妙加行[2]。即以佛觉用为己心，若出未出，犹如钻火欲然其木，名为暖地。又以己心成佛所履，若依非依，如登高山，身入虚空，下有微碍，名为顶地。心佛二同，善得中道，如忍事人，非怀非出，名为忍地。数量销灭，迷觉中道，二无所目，名世第一地。

注释：

①回向：菩萨以大悲愿心处于世间救度众生，使其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悲智不二。这就是"回向"，又叫"悲愿"。

②加行：入于正位之前的准备，加一段力，故名"加行"。唯识学以暖地、顶地、忍地、世第一地等四善根为加行位，因而以四加行作为四善根的异名。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此修满十行的善男子，神通已经满足，佛事也已经成就，如来藏性之体、用同样已经纯洁精真，远离了一切残留的过患。当其救度众生之时，不见有众生需度，也无度生之相。回有为行入无为心，再依无为心向涅槃路。如此救护一切众生，永无休息，此名为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灭除了一切可以灭除的，远离了一切可以远离的，最终连能灭除、能远离之相都不再存在，此名为不坏回向。真心至精发出光

明，觉悟等同于佛的正觉，此名为等一切佛回向。因地之精真已经等同于佛地，就能含藏无边境界，能现无量国土，此名为至一切处回向。十方世界与如来互相涉入，一点也无罣碍，此名为无尽功德藏回向。在佛与众生平等的性地中发生各各不同的清净之因。依此因而发挥妙用，取得涅槃的道果，此名为随顺平等善根回向。真实的道根既已成就，遍观十方世界众生所具佛性与我同为一体。现在我既圆满成就，也当使众生同样成就，不能失却众生而不救度，此名为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即一切法而离一切相，并连'即'和'离'的念头都不存在。空、有不着，二边双亡，此名为真如相回向。真如之体遍于十方，一切无碍，此名为无缚解脱回向。真如自性的妙德既已圆成，法界的边际和数量的观念也已灭除了。此名为法界无量回向。

"阿难，以上就是四十一清净妙心的境界。除此之外，还要进入四种微妙、圆满的加行。用如佛一样的觉性当作自己加行的因地心，似乎将要觉悟，其实尚未圆满。犹如钻木取火，火光虽未燃发，但暖气已经逸出。此名为暖地。又以自己加行的因地心为佛觉的践履之地。此时，其心相未能全忘，似乎仍然以心地为所依，但心相确实已经除尽，所以心地并不是心相的所依。这就如登上高山的峰顶，身体已经入于虚空之中，足却并未离开地面。此名为顶地。心、佛相同，已经证得中道妙义。此时，将证得而未曾彻底证得，心中明了却倾吐不出，就如同忍耐事务之人一样。此名为忍地。一切境界和名称、数量，完全消除。迷惑、觉悟，作为相对而立的概念，已经没有确定的所指。此名为世第一地。

“阿难，是善男子于大菩提善得通达，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名欢喜地。异性入同，同性亦灭，名离垢地。净极明生，名发光地。明极觉满，名焰慧地。一切同异所不能至，名难胜地。无为真如性净明露，名现前地。尽真如际，名远行地。一真如心，名不动地。发真如用，名善慧地。阿难，是诸菩萨从此已往，修习毕功，功德圆满，亦目此地名修习位。慈阴妙云，覆涅槃海，名法云地。

“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行而至，觉际入交，名为等觉。阿难，从乾慧心至等觉已，是觉始获金刚心中初乾慧地。如是重重，单复十二，方尽妙觉，成无上道。是种种地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深喻[①]。奢摩他中[②]，用诸如来毗婆舍那清净修证[③]，渐次深入。阿难，如是皆以三增进故[④]，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注释：

①如幻十种深喻：据《大品般若经》，十种说“空”的比喻为：观一切业如幻，一切法如焰，一切身如水，妙色如空花，妙音如谷响，诸佛国土如乾闼婆城，佛事如梦，佛身如影，报身如像，法身如化。不可取，不可舍，一切空故。

②奢摩他：即指“止”。

③毗婆舍那：即指“观”。

④三增进：指上文所说“三种渐次”：一修习除其助因，二真修刳其正性，三增进违其现业。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此善男子对于无上的菩提大道已经通达，并以自己的本觉与如来的妙觉融合贯通，能证入诸佛的微妙境界，此名为欢喜地。众生各各不同之性都融入诸佛的平等佛性，此后就连此同性之感也要消灭，方才是完全离垢的清净，此名为离垢地。清净至极就发出光明，此名为发光地。明净至极，则觉、智圆满，此名为焰慧地。前述种种同、异都全部消失，都不可得，此名为难胜地。无为的真如自性自然地发露明净妙德，此名为现前地。穷尽真如自性的边际，此名为远行地。一心真如湛然不动，此名为不动地。发起真如自性的妙用，此名为善慧地。阿难，这些修行圆通的菩萨从此以后，修行的功德已经完成，出世的功德已告圆满，因而也将此地称为修习位。慈悲普被，弥满成荫，妙智祥云覆盖涅槃果海，此名为法云地。

“如来因圆果满，证得涅槃而不舍众生，此即为倒驾慈航，逆涅槃流而出。菩萨从初发心，入于金刚乾慧地，经过五十四位方才达到等觉，此是顺流而至。在此，菩萨的始觉和如来的妙觉相交会合之时，就名为等觉。阿难，从乾慧心即金刚初心，到等觉菩萨位，其心已破无明，但还未和如来的妙觉之海相接，因而此初乾慧地也称为金刚后心。这样，从乾慧地金刚初心到妙觉，要经过重重单复十二，才能穷尽妙觉果位，成就无上佛道。以上所说的种种阶位，都需用不变如金刚的智慧去观察，

以十种比喻去理解世间一切，包括佛国、佛事、佛身等等，都是空幻不实的。因而于奢摩他法门之中，依过去诸佛所使用的止观法门而清净修证，逐渐深入。阿难，这样的修行皆是依照上述三种增进渐次而成就五十五位真正的菩提大道。依照这种途径如此修观，才名为正观。若依其它观法，就是邪观。”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当何名是经？我及众生云何奉持？”佛告文殊师利：“是经名《大佛顶悉怛多般怛罗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亦名《救护亲因度脱阿难及此会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亦名《如来密因修证了义》，亦名《大方广妙莲华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亦名《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首楞严》。汝当奉持。”

说是语已，即时阿难及诸大众得蒙如来开示密因般怛罗义，兼闻此经了义名目，顿悟禅那，修进圣位增上妙理，心虑虚凝，断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细烦恼①。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慈音无遮，善开众生微细沉惑，令我今日身心快然，得大饶益。世尊，若此妙明真净妙心本来遍圆，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动含灵本元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佛体真实，云何复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世尊，此道为复本来自有？为是众生妄习生起？世尊，如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私行淫欲，妄言‘行淫

非杀非偷，无有业报’。发是语已，先于女根生大猛火，后于节节猛火燃烧，堕无间狱。琉璃大王、善星比丘，琉璃为诛瞿昙族姓②，善星妄说‘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狱。此诸地狱，为有定处？为复自然？彼彼发业，各各私受？惟垂大慈发开童蒙，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决定义，欢喜顶戴，谨洁无犯。”

注释：

①三界修心六品：三界九地所应断的烦恼共八十一品，每地九品。断除欲界前六品即可证声闻乘之二果——“一来果”。

②瞿昙族：即“释迦族”，“瞿昙”又译“乔达摩”。

译文：

这时，文殊师利法王子于大众中，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应以什么名称命名此经？我及众生怎样奉持此经呢？”佛告诉文殊师利：“此经名为《大佛顶悉怛多般怛罗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也可称之为《救护亲因度脱阿难及此会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也可称之为《如来密因修证了义》，也可称之为《大方广妙莲花十方佛母陀罗尼咒》，也可称之为《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首楞严》。你们应该依教奉行。”

佛说完这些话，阿难及会中诸大众承蒙如来开示秘密心印，持诵大白伞盖神咒，并且听闻了此经的最究竟义理，即刻觉悟禅那法门以及修行的位次和最殊胜的圆满理体。大众心虚无虑，臻至言、思未能及的境界，即刻断除了三界中欲界的前六

品思惑而证得“一来果”位。阿难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对佛说：“大威德世尊，您以大威德的慈音拔除了众生无始以来俱生的思惑，使我们身心快乐，得到莫大的利益。世尊，如果此微妙真实的清净妙心本来是圆满周遍的，甚至山河大地、草木、有情都是本元真如的起用，那么，它们也应该是如来成佛的真实理体。佛体既然是真实的，为何仍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呢？世尊，这些‘道’是本来就有的呢？还是由众生的虚妄习气生起的呢？世尊，比如宝莲香比丘尼本来是受过菩萨戒的，但却与人偷偷行淫，并且妄说‘行淫不是杀生，也不是偷盗，是没有业报的’。说完这些话，她的阴部就生起大火，蔓延烧至其全身骨节，终于堕落至无间地狱。又如琉璃大王和善星比丘，当琉璃大王杀戮释迦族姓众生之时，善星比丘妄言‘一切法空’。此二人未及死亡就以生身堕入阿鼻地狱。这些地狱是有一定的处所的呢？还是由各自的业力去自然感受到呢？惟望大慈开导我们这些蒙昧众生，使一切持戒众生听闻这些决定义理，都欢喜顶戴，谨慎持守，纯洁不犯。”

佛告阿难：“快哉此问！令诸众生不入邪见。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一切众生实本真净，因彼妄见有妄习生，因此分开内分、外分。阿难，内分即是众生分内因诸爱染发起妄情。情积不休，能生爱水。是故众生心忆珍羞，口中水出。心忆前人或怜或恨，目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涎，举体光润。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阿难，诸爱虽别，流结是同。润湿不

升，自然从坠，此名内分。阿难，外分即是众生分外，因诸渴仰，发明虚想，想积不休，能生胜气。是故众生心持禁戒，举身轻清；心持咒印，顾盼雄毅；心欲生天，梦想飞举；心存佛国，圣境冥现；事善知识，自轻身命。阿难，诸想虽别，轻举是同。飞动不沉，自然超越，此名外分。

“阿难，一切世间生死相续，生从顺习，死从变流。临命终时，未舍暖触，一生善恶俱时顿现。死逆生顺，二习相交。纯想即飞，必生天上。若飞心中，兼福兼慧及与净愿，自然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情少想多，轻举非远，即为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刹，游于四天，所去无碍。其中，若有善愿，善心护持我法，或护禁戒随持戒人，或护神咒随持咒者，或护禅定保绥法忍。是等亲住如来座下。情想均等，不飞不坠，生于人间，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横生，重为毛群，轻为羽族。七情三想，沉下水轮，生于火际，受气猛火。身为饿鬼，常被焚烧。水能害己，无食无饮，经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轮，身入风、火二交过地，轻生有间[1]，重生无间二种地狱。纯想即沉，入阿鼻狱。若沉心中，有谤大乘，毁佛禁戒，诳妄说法，虚贪信施，滥膺恭敬，五逆、十重[2]，更生十方阿鼻地狱。循造恶业，虽则自招，众同分中兼有元地。

注释：

①有间：指有间地狱，相对于“无间地狱”而名之。“有间”为间隔之义，因而有间地狱中的众生所受苦罚是有间断性的。

②五逆：又称“五无间业”。罪恶违逆于理法，故称之为“逆”。因其为感无间地狱苦报的恶业，故又称之为“无间恶”。包括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五种。十重：又称为“十恶”。包括：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四妄语，五两舌，六恶口，七绮语，八贪欲，九嗔恚，十邪见。

译文：

佛告诉阿难：“此问正合我意！我正想对此问题作出说明，以使众生不入邪见。你们仔细听着，我当即为你说明。阿难，一切众生确实本来都是清净的真如，只因一念妄动而生无明，因无明而成妄见，因妄见而生虚妄习气。此虚妄习气作用于众生而将原本清净的真心染污成内分妄和外分妄。阿难，内分就是众生身心之内，由于一切爱染而生起妄有的情、欲。此情、欲不断累积而产生身内的爱水。众生心里忆想珍馐妙味就会流出口水。心中思忆已故之人，或爱或恨，眼中自然就会流泪。贪恋追求财宝，心中就会产生一种爱涎，全身甚至也会变得更光润。心里执着向往淫欲，男女性器官就会流出液体。阿难，诸爱虽然有种种差别，但流通于外和蕴藏于内的，都是以湿润性为其共同特征的。水性不能上升，自然是要下坠的，这就是内分。阿难，外分就是众生对身外的胜妙境界发生仰慕渴求而产生的虚妄思念。此思念不断累积，就会产生一种殊胜之气。

众生若能于心中严持禁戒，全身就会轻快清净。若能心中持咒，手中结印，就会顾盼自豪，无所畏惧。若心想生天，梦里就会觉得自己在飞升远举。心里存念佛国，圣境就会突然出现。若想亲近善知识，就会不惜身命而事奉。阿难，诸想虽然有种种差别，但轻清是其共同特点。飞动不会下沉，自然是要超越的，这就是外分。

“阿难，一切有情世间生死相续不断。生则随顺所造之善恶的习气而生，死则从其变迁流转而受异类的身体。临命终时，气息已断而体温尚存之际，一生所造善恶之业会一齐显现出来。死逆、生顺的二种习气必定交相并发。纯粹有想而没有情，神识就会飞升而生于天上。如果纯想若飞的心里还有修福、修慧以及发清净誓愿，当然心境开阔，可以见到十方佛的境界，也可随愿往生任何一个佛国净土。若是情少想多，虽然也会轻飞，但不会太远，可以成为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刹，游于四天王之下，来去自由并无阻碍。以上这些众生，其中有善愿善心的，就会护持佛法；若是护持禁戒的，就会保护持戒人；若是守护神咒的，就会保护持咒人；若是守护禅定的，就会保护修定的人。他们皆为天龙八部的护法神，常常亲住于如来座下。情、想平均的，不飞升，也不下坠，而生于人道；思想清明的，就是聪明的人；情意幽郁的，就是愚钝的人。情多想少的，就会流入横生的畜生道；情重的，堕落为毛群；情轻的，堕落为羽族。七分情三分想的，就沉到水轮之下、火轮之上，受到猛火的气分，结起成形而变为饿鬼，常被焚烧。饿鬼见水欲饮，其水却变成火而伤害自己。因此，此饿鬼无食无饮经历百千劫的

时间。九分情一分想的，就会透过火轮，身子坠于风、火二轮的交接处；轻的，生于有间地狱；重的，生于无间地狱。如果其心中又兼毁谤大乘，毁谤佛所制禁戒，诳妄地演说佛法，虚贪别人的信施，滥得他人的恭敬，甚至于犯了五逆、十恶，这样就会几番转生于十方阿鼻地狱，求出无期。以上这些都是循着各人所造的恶业所招感的苦报。虽然是自业所感招，自作自受，但是众生同业所感造的同分地狱仍各有其原因和境地。

“阿难，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造十习因，受六交报。云何十因？阿难：一者，淫习交接，发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发动。如人以手自相摩触，暖相现前。二习相然，故有铁床、铜柱诸事①。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行淫同名欲火，菩萨见欲如避火坑。二者，贪习交计，发于相吸。吸揽不止，如是故有积寒坚冰，于中冻冽。如人以口吸缩风气，有冷触生。二习相陵，故有吒吒、波波、罗罗、青赤白莲、寒冰等事②。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多求同名贪水，菩萨见贪如避瘴海。三者，慢习交陵，发于相恃。驰流不息，如是故有腾逸奔波，积波为水，如人口舌自相绵味，因而水发。二习相鼓，故有血河、灰河、热砂毒海、融铜灌吞诸事③。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我慢名饮痴水，菩萨见慢如避巨溺。四者，嗔习交冲，发于相忤。忤结不息，心热发火，铸气为金。如是故有刀山、铁橛、剑树、

剑轮、斧钺、枪锯，如人衔冤，杀气飞动。二习相击，故有宫割、斩斫、剉刺、槌击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嗔恚名利刀剑，菩萨见嗔如避诛戮。五者，诈习交诱，发于相调。引起不住，如是故有绳木绞校，如水浸田，草木生长。二习相延，故有杻械、枷锁、鞭杖、楇棒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奸伪同名谗贼，菩萨见诈如畏豺狼。

"六者，诳习交欺，发于相罔。诬罔不止，飞心造奸。如是故有尘土、屎尿秽污不净，如尘随风，各无所见。二习相加，故有没溺、腾掷、飞坠、漂沦诸事[4]，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欺诳同名劫杀，菩萨见诳如践蛇虺。七者，怨习交嫌，发于衔恨。如是故有飞石投砺、匣贮车槛、瓮盛囊扑，如阴毒人怀抱畜恶。二习相吞，故有投掷、擒捉、击射、抛撮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怨家名违害鬼，菩萨见怨如饮鸩酒。八者，见习交明。如萨迦耶见、戒禁取、邪悟诸业[5]，发于违拒，出生相反。如是故有王使、主吏证执文籍，如行路人来往相见。二习相交，故有勘问、权诈考讯、推鞫察访、披究照明，善恶童子手执文簿辞辩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恶见同名见坑，菩萨见诸虚妄遍执如临毒壑。九者，枉习交加，发于诬谤。如是故有合山合石、碾硙、耕、磨[6]，如谗贼人逼枉良善。二习相排，故有押、捺、槌、按、蹙漉、衡度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怨谤同名谗虎，菩

萨见诸枉如遭霹雳。十者，讼习交谊，发于藏覆。如是故有鉴见照烛，如于日中不能藏影。二习相陈，故有恶友、业镜、火珠披露宿业、对验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藏覆同名阴贼，菩萨观覆如戴高山履于巨海。

注释：

①铁床、铜柱诸事：指“铜柱地狱”。据《观佛三昧经》记载：铜柱地狱中，有一状如火山的铜柱，高六百由旬，下有猛火，火上有铁床，床上悬刀轮，间有铁嘴虫鸟。犯非法行淫罪者，堕于此遭罚。

②“吒吒”一句：指“八寒地狱”。吒吒、波波、罗罗，指此地狱众生因寒冷逼迫所发出的苦声。青赤白莲，指罪人的形色。以上所说为此地狱的前六层，后二层是因冷而冻裂成疮、肢节脱落，句中以“寒冰等事”代之。

③血河：指“血河地狱”。此地狱有两山，罪人走入之时，两山忽合，如磨盖压，血肉遍流如河如海，血水涌沸，男女万数出没其中。灰河：指“灰河地狱”。此河纵横深浅各五百由旬，灰汤涌沸，罪人入河，铁刺刺身，脓血流出，痛苦万状。热砂毒海：指“黑砂地狱”。此狱热风暴起，吹热黑砂将罪人裹挟，烧皮彻骨，苦毒无量。融铜灌吞：此地狱众生沸腾的铜水从口灌入，热铁浇身，万死万生，历经万劫。

④没溺：指“沸屎地狱”。此狱中屎尿沸溢，罪人没溺其中。腾掷：指“黑砂地狱”，风吹黑砂，罪人腾掷于其中。

⑤萨迦耶见：即有身见，执有我、我所的存在。

⑥合山合石：指“血河地狱”诸事相。碾硙(wèi)：以大热铁轮及磨磨罪人，使其身破碎。碾，大热铁轮。硙，小磨。耕：指耕犁，以此耕犁破罪人之舌。磨：指“石磨地狱”。此狱中，捉罪人按于热石之上，使其手足紧贴于石，以另一热石压迫于上，回旋而磨。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这些都是众生自业所感招，以所造的十种业习为因，致使六根交互受报。十因是哪些呢？阿难，第一种是淫习交接。男女交接，互相摩擦以求欢乐。摩擦不休就会于其身内产生大猛火光。犹如有人以手自相摩擦，自然就会产生暖热。宿生的淫习与现行的淫欲相互作用、相互燃烧，因而就有铁床、铜柱等等地狱果报诸相。因此，十方所有如来以自己的观察向众生说明，行淫之火甚于真正的猛火。菩萨见欲如同见到火坑，会远远避开。第二种是贪婪的习气。众生互相计较，彼此筹算，尽量吸取以纳入据为己有，贪得无厌，无有止息之时。如此不断累积便有寒冰的相状，心中即有冻裂的迹象。犹如有人以口吸气就会产生冷的感触一样。宿生的贪习与现行的贪欲相互作用，命终就会堕入八寒地狱，于咤咤、波波、罗罗、青赤白莲六处冰寒地狱中不断发出惨叫声，于其它二处冰寒地狱中体裂生疮、肢节脱落。因此，十方所有如来以自己的观察向众生说明，贪婪索求也称为‘贪水’。菩萨见贪如同见到瘴疠之海，会远远避开。第三种是傲慢的习气。傲慢习气相互作用，自视过高，鄙视他人。此习奔驰没有止息，便有腾逸奔波

的情势，其心中就有积水成波的迹像。犹如有人以舌舐其上颚，自然就会有津液流出。宿世的慢习与现行的傲慢相互鼓动，命终就会堕入血河地狱、灰河地狱、黑砂地狱以及融铜灌口等恶报。因此，十方所有如来以自己的观察向众生说明，我慢如同饮痴水。菩萨见慢如同见到巨海洪涛，会远远避开。第四种是嗔恚的习气。众生因嗔恨而互相冲突，此冲突郁结于心，不能自解，心因此受热而生火，怒火结铸成金。如此便有刀山、铁棍、剑树、刀轮、斧钺、枪锯等杀气凝显于心。如同人含怨莫解，就会有报复的杀气飞动。宿世的嗔习与现行的嗔恨相互作用，命终便遭受割去男女根、斩首、斫骨、剉刺身体、刺穿胸部、槌打杖击等惩罚。因此，十方所有如来以自己的观察向众生说明，嗔恚就如锋利的刀、剑。菩萨见嗔恚如同见到诛杀一样，会远远避开。第五种是欺诈的习气。欺诈习气起于相互诱骗、生于相欺。此心念谄诈不休，心中似有绳子绾结，不能脱开。如同以水浸田，能使草木于不知不觉间生长起来。宿世的诈习与现行的欺诈相连纠结，临命便招感扭械、枷锁、鞭打、杖击等苦痛。因此，十方所有如来以自己的观察向众生说明，奸诈虚伪如同谗贼。菩萨见诈如同畏惧豺狼一样，会远远避开。

“第六种是欺诳的习气。诳习起于诬罔，诬罔不休，心念飞驰，造作奸谋，使人堕入奸计。如此一来，心中已有尘土屎尿，秽污不净。如同尘土随风飞舞，搅乱虚空，使其昏暗，看不见东西。宿世的诳习与现行的诬罔相互迭加，命终就会堕入沸屎地狱、黑砂地狱，遭受沉沦于屎尿的苦报。因此，十方所有如来以自己的观察向众生说明，欺诳如同劫杀。菩萨见诳如同踩踏于

蛇虺之上，会很快逃避。第七种是怨恨的习气。怨恨的习气起于相互嫌憎，怀恨不舍，必生报复。如此累积，心中便已有飞石投砺、匣贮、车槛、瓮盛、囊扑等地狱之相。犹如阴毒之人以心怀奸谋，蓄意报复。宿世的怨习与现行的怨报相互鼓动，使双方欲吞食对方，因而命终之时就会招感飞石、投砺、匣贮、车槛、瓮盛、囊扑等等地狱恶报。因此，十方所有如来以自己的观察向众生说明，怨恨如同违害鬼。菩萨见怨恨如同饮食毒药酒，须尽早避开。第八种是见的习气。恶见起于申明己见以求得别人的肯定称许，如身见、边见、邪见、见取、禁戒取诸业，不但违背正法，而且互相对立。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又不肯改变恶见而归于正见，因此希望有人裁决，如此便于心中有王使、主吏、证执文籍等等相状。这就犹如行路人，来往相见，不能避免。宿生的见习与现行的恶见相互作用，命终之时就会有审问、考讯、推情问理以及明查暗访等等事情，善恶童子手执文簿，对于诡辞巧辩的人、事详细勘问、记载，使其业相无所逃遁。因此，十方所有如来以自己的观察向众生说明，恶知见如同无底深坑。菩萨视这些虚妄偏执如临毒壑，会远远避开。第九种是诳枉的习气。诳枉习气起于诬告，发为现行，交相加逼以嫁祸他人。如此便使心中已有合山合石、碾硙、耕、磨等等地狱相状。如同谗贼奸人压迫良善，冤枉无辜使人含冤难申。宿世的枉习与现行的诬陷相互作用，使其枉害不止。命终之时，便有押、捺、槌、按以及蹙其身于囊袋压其流血不止和用秤称其重量等等恶报。因此，十方所有如来以自己的观察向众生说明，怨谤谗言如同猛虎。菩萨视枉屈之事如遭霹雳闪击，莫不魂飞魄

散。第十种是诉讼的习气。众生宿世好讼，其留存习气发为现行，交相宣诉。有此宿习者，喜欢遮掩其过错，所以就有鉴镜、烛明，使其不能覆藏遮盖。如同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能掩藏任何影子。宿世的讼习与现行的诤讼相互作用，命终之时就会有恶友作证、业镜当前，平生所作罪业都于镜上显现。又有火珠能照穿心中覆藏的阴谋，使其所作恶业完全暴露，无言伏首而受果报。因此，十方所有如来以自己的观察向众生说明，覆藏己过如同于家中隐藏盗贼一样，终将受害。菩萨视遮盖罪过如同头上顶着高山，足却踏入巨海，只会愈陷愈深。

“云何六报？阿难，一切众生六识造业，所招恶报，从六根出。云何恶报从六根出？一者见报，招引恶果。此见业交，则临终时，先见猛火满十方界，亡者神识飞坠乘烟，入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明见，则能遍见种种恶物，生无量畏。二者暗见，寂然不见，生无量恐。如是见火，烧听，能为镬汤、洋铜；烧息，能为黑烟、紫焰；烧味，能为焦丸、铁糜；烧触，能为热灰、炉炭；烧心，能生星火，迸洒煽鼓空界。二者闻报，招引恶果。此闻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波涛没溺天地，亡者神识降注乘流，入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开听，听种种闹，精神愗乱[①]。二者闭听，寂无所闻，幽魄沉没。如是闻波，注闻，则能为责，为诘；注见，则能为雷，为吼，为恶毒气；注息，则能为雨，为雾，洒诸毒虫，周遍身体；注味，则能

为脓，为血、种种杂秽；注触，则能为畜，为鬼，为粪，为尿；注意，则能为电，为雹，摧碎心魄。三者嗅报，招引恶果。此嗅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毒气充塞远近，亡者神识从地涌出，入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通闻，被诸恶气，熏极心扰。二者塞闻，气掩不通，闷绝于地。如是嗅气，冲息，则能为质，为履；冲见，则能为火，为炬；冲听，则能为没，为溺，为洋，为沸；冲味，则能为馁，为爽；冲触，则能为绽，为烂，为大肉山，有百千眼，无量咂食；冲思，则能为灰，为瘴，为飞沙砺击碎身体。

"四者味报，招引恶果。此味业交，则临终时，先见铁网猛焰炽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识下透挂网，倒悬其头，入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吸气，结成寒冰，冻裂身肉。二者吐气，飞为猛火，焦烂骨髓。如是尝味，历尝，则能为承，为忍；历见，则能为然金石；历听，则能为利兵刃；历息，则能为大铁笼弥覆国土；历触，则能为弓，为箭，为弩，为射；历思，则能为飞热铁从空雨下。五者触报，招引恶果。此触业交，则临终时，先见大山四面来合，无复出路。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师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矟[2]，驱入城门，向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合触，合山逼体，骨肉血溃。二者离触，刀剑触身，心肝屠裂。如是合触，历触，则能为道，为观，为听，为案[3]；历见，则能为烧，为热；历听，则能为撞，为击，为僔[4]，为射；历息，则能为括，为袋，为

考，为缚；历尝，则能为耕，为钳，为斩，为截；历思，则能为坠，为飞，为煎，为炙。六者思报，招引恶果。此思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恶风吹坏国土，亡者神识被吹上空，旋落乘风，堕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不觉，迷极则荒，奔走不息。二者不迷，觉知则苦，无量煎烧，痛深难忍。如是邪思，结思，则能为方，为所；结见，则能为鉴，为证；结听，则能为大合石，为冰，为霜，为土，为雾；结息，则能为大火车、火船、火槛；结尝，则能为大叫唤，为悔，为泣；结触，则能为大，为小，为一日中万生万死，为偃，为仰。

注释：

①悉(mào)：大。

②矟(shuò)：长矛。

③“如是合触”一句：此处疑有错简。“历触”后之“为道、为观、为听、为案”应与“历听”后之“为撞、为击、为倳”互相置换。

④倳(zì)：插入、刺入。

译文：

佛继续说：“什么叫六报呢？阿难，一切众生由六识所造的恶业所招的恶报，都是从六根产生的。为什么说恶报是从六根产生出来的呢？第一，见报招引恶果。眼见色即随色尘转，并和其余五根相交接。这样，命终时，就会看见大火充满十方世

界，死者的神识或随烟火上升，或坠入大火之中，最后就乘着烟气坠入无间地狱。坠入地狱后，其乃发生两种见相：其一是明见，能清楚地看见种种恶毒的东西，产生无限恐惧。其二是暗见，这时则昏天黑地，一无所见，心中产生无限恐惧。由见报大火所烧，昔日观见美色美物，今日被见火所烧，眼中只见地狱中铁床、铜柱的颜色。此大火烧及听觉，耳根只能听见镬汤、洋铜的沸腾声；火烧及气息，鼻根只能嗅见黑烟、紫焰之气；火烧及味觉，舌根只能尝到焦丸、铁糜之味；火烧及触觉，身根只能感受热灰、炉炭之触；火烧及心，意根只能生出星火，四处迸散，布满空间。第二，闻报招引恶果。耳闻声就会随声尘奔逸，并和其余五根相交接。这样，命终时，就会看见洪水淹没了天地，波涛汹涌，死者神识坠入洪水之中，乘流而下，终坠无间地狱。坠入地狱后，其仍发生两种境相：其一是开听，招感嘈杂喧闹，使精神痛苦昏乱。其二是闭听，寂然沉静，一无所闻，幽魂沉没在深渊中，不知所往。由闻报波及耳根，则只听见指责、诘罪之吼声；闻报波及眼根，则只能看见雷击风吼、恶毒气翻涌等；闻报波及鼻息，则水随气变，化为雨、雾，裹挟毒虫洒遍其身体；闻报波及舌味，则水随舌变，化为脓、血及种种污秽之物；闻报波及触觉，身根显现畜生、鬼怪及粪、尿等不净之相；闻报波及意根，即化为雷、雹，摧碎心魄。第三，嗅报招引恶果。鼻根所造之业与其它五根相交接，众生临终之时，就会看见远近充满了毒气，亡者的神识只能从地下涌出，又堕入无间地狱。堕入地狱后，也发生两种境相：其一是通闻，也就是被这些恶毒怪气熏得心神混乱，难于忍受。其二是塞闻，也就是气息闭塞，闷绝于地。

这样的嗅报之气冲向鼻息，则会变为在公堂质讯，被刑具所伤害；冲向眼根，则变成火炬、猛火；冲向耳根，则会沉没于汪洋、沸尿之中；冲向舌味，则会化为烂鱼、臭汤；冲向触觉，则变现出绽裂、腐烂的大肉山，有成百上千只眼睛，受无数的蛆虫吞食；冲向意根，则成为扬灰、泼障，被飞沙掷砺击碎身体。

“第四，味报招引恶果。舌根所造业与其它五根相交接，众生临终之时，就会看见一个烧红的大铁网覆盖了整个世界，死者的神识被铁网网住，倒挂其头于其下，直堕无间地狱。此时，也会发生两种境相：其一是吸气，所吸之气都结成寒冰，冻透全身。其二是吐气，所吐之气化为猛火，烧焦骨髓。这样的味报经历舌根时，舌根须强力承受、忍耐此苦；经历眼根，只看见燃烧着的金、石的颜色；经历耳根，只能听见锋利的兵刃的声响；经历鼻息，就成为大铁笼，满盖国土；经历身根，就会被弓弩矢箭所射击；经历意根，就会感受到热铁之雨从空中落下。第五，触报招引恶果。身根所造业与其它五根相交接，众生临终之时，就会看见大山从四面夹来，无处逃逸，亡者的神识又看见一座大铁城，城里面有火蛇、火狗、火虎、火狼、火狮子，有牛首狱卒、马面罗刹手执枪矛，将罪人驱入城中，由此即堕入无间地狱。此时，也会发生两种境相：其一是合触，合山压迫身体，骨溃血喷。其二是离触，刀剑刺身，心肝裂碎。这样的触报经历身根，就会遭受杵击杖打、刀刺箭射；经历眼根，就会化为火烧、热浪逼烤；经历耳根，就会听到地狱路上的苦叫、主狱官吏的传唤声以及审狱厅堂上的审罚声、罪案的判决声；经历鼻息，就会遭受布缠袋装以及拷问、捆绑；经历舌根，就会遭受犁舌、拔舌、

截舌的苦罚；经历意根，就会遭受忽而下坠，忽而上升，忽受煎熬，忽受热烤的苦罚。第六，思报招引恶果。意根所造业与其它五根交接，众生临终之时，就会看见恶风吹坏国土。亡者的神识被大风吹上高空，又被吹下旋，直堕入无间地狱。此时，发生两种境相：其一是不觉，迷惑至极就会心慌意乱，奔跑不息。其二是不迷，觉知苦境，无量的煎熬，痛苦至深，难于忍受。这样的思报结缠于意根，就会知晓受罪的处所；结缚于眼根，就会有鉴照造业之境，证据确凿；结缚于耳根，就会有大石相合，风寒冰冷，尘土飞扬如雾；结缚于鼻息，就会化为大猛火似的车、火船、火门坎；结缚于舌根，味遇风而失去，随即发出大叫以及悔恨、哭泣；结缚于触根，就会被恶风吹胀吹小，忽而仰卧，忽而翻滚，一日之间万死万生，苦不堪受。

"阿难，是名地狱十因、六果皆是众生迷妄所造。若诸众生恶业同造，入阿鼻狱，受无量苦，经无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是人则入八无间狱。身、口、意三，作杀、盗、淫，是人则入十八地狱①。三业不兼中间，或为一杀一盗，是人则入三十六地狱②。见见一根，单犯一业，是人则入一百八地狱③。由是众生别作别造，于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发生，非本来有。

注释：

①十八地狱：据《问地狱经》，十八地狱是：泥犁、刀山、沸沙、沸屎、黑身、火车、镬汤、铁床、盖山、寒冰、剥皮、畜生、刀兵、

铁磨、冰、铁箍、蛆虫、烊铜。

②三十六地狱:不详其所指。

③一百八地狱:未详其所指,不见于其它经典。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以上就是地狱道产生的十种习因和六交果报,都是由众生迷妄所造。如果众生六根具足造恶业之因,恶业于一切时同时造成。此类众生即入阿鼻地狱,受无量痛苦,经过无量劫不得出离。如果众生的六根之中每一根都各自造业,所造恶业虽不同时,但兼具十因之境。此类众生即堕入八无间地狱。如果众生身、口、意都犯了杀、盗、淫三业,此类众生即堕入十八地狱。如果众生身、口、意三业并非同时造罪,只是三者之中或一杀一盗,或一盗一淫,或一杀一淫等,都是具二缺一。此类众生即堕入三十六地狱。如果众生六根具现,但只有一根单犯一业。此类众生即堕入一百零八地狱。众生由于造业不同,则所受果报也就不同,各自于世界中的同分地中受报。以上所说地狱诸相,都是妄想所生,因惑造业,并不是本来就有的。

"复次,阿难,是诸众生非破律仪,犯菩萨戒,毁佛涅槃。诸余杂业历劫烧然,后还罪毕,受诸鬼形。若于本因,贪物为罪,是人罪毕,遇物成形,名为怪鬼。贪色为罪,是人罪毕,遇风成形,名为魃鬼。贪惑为罪,是人罪毕,遇畜成形,名为魅鬼。贪恨为罪,是人罪毕,遇虫

成形，名蛊毒鬼。贪忆为罪，是人罪毕，遇衰成形，名为疠鬼。贪傲为罪，是人罪毕，遇气成形，名为饿鬼。贪罔为罪，是人罪毕，遇幽为形，名为魇鬼。贪明为罪，是人罪毕，遇精为形，名魍魉鬼。贪成为罪，是人罪毕，遇明为形，名役使鬼。贪党为罪，是人罪毕，遇人为形，名传送鬼。阿难，是人皆以纯情坠落，业火烧干，上出为鬼。此等皆是自妄想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妙圆明，本无所有。

"复次，阿难，鬼业既尽，则情与想二俱成空，方于世间与元负人冤对相值。身为畜生，酬其宿债。物怪之鬼，物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枭类。风魃之鬼，风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咎征一切异类。畜魅之鬼，畜死报尽，生于世间，多为狐类。虫蛊之鬼，蛊灭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毒类。衰疠之鬼，衰穷报尽，生于世间，多为蛔类。受气之鬼，气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食类。绵幽之鬼，幽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服类。和精之鬼，和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应类。明灵之鬼，明灭报尽，生于世间，多为休征一切诸类。依人之鬼，人亡报尽，生于世间，多为循类。阿难，是等皆以业火干枯，酬其宿债，傍为畜生。此等亦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此妄缘本无所有。

"如汝所言，宝莲香等及琉璃王、善星比丘如是恶业，本自发明，非从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与，自妄所

招，还自来受。菩提心中，皆为浮虚妄想凝结。

译文：

佛继续说："其次，阿难，这些地狱众生除过破坏律仪、毁犯菩萨戒、诽谤佛涅槃者之外，以其它各种罪业堕入地狱后，历经多劫燃烧，受罪完毕，还要受生各种鬼形。若其本是因贪求财物而造罪，此众生受罪完毕，离开地狱，依照其贪求财物的习气，依附成形，名为怪鬼。若其本是因贪求美色而造罪，此众生受罪完毕，离开地狱，依照其贪求美色的习气，遇风成形，名为魃鬼。若其本是因贪求诳惑而造罪，此众生受罪完毕，离开地狱，依照其贪求诳惑的习气，遇畜生而成形，名为魅鬼。若其本是因贪求嗔恨而造罪，此众生受罪完毕，离开地狱，依照其贪求嗔恨的习气，遇虫成形，名为蛊毒鬼。若其本是因贪怀宿怨而造罪，此众生受罪完毕，离开地狱，依照其贪怀宿怨的习气，遇阴阳衰败之气而成形，名为疠鬼。若其本是因贪怀傲慢而造罪，此众生受罪完毕，离开地狱，依照其贪怀傲慢的习气，附气成形，名为饿鬼。若其本是因贪执诬罔而造罪，此众生受罪完毕，离开地狱，依照其贪执诬罔的习气，遇幽昧阴阳不分之气而成形，名为魇鬼。若其本是因贪执聪明而造罪，此众生受罪完毕，离开地狱，依照其贪执聪明的习气，附日月山川的精华而成形，名为魍魉鬼。若其本是因贪求功名而造罪，此众生受罪完毕，离开地狱，依照其贪求功名的习气，遇咒术而成形，名为役使鬼。若其本是因贪求结党而造罪，此众生受罪完毕，离开地狱，依照其贪求结党的习气，遇人附体，名为传送鬼。阿难，这

些众生纯粹是因为重情而堕落地狱，罪业烧干之后，由此方可上升为鬼类。这些都是各自妄想业所招引的果报。如果了悟菩提，则本来微妙圆明的如来藏性中，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

“其次，阿难，鬼的业报受完之后，则从前的情与想二者都同时抵消成空。这样才可以再来世间与怨家债主相遇，转生为畜生以酬负昔日的宿债。依附草木的怪鬼，所附之物败坏之后，苦报已尽，转生于世间，大多为枭类。遇风成形的魃鬼，风销报尽之后，转生于世间，大多为不吉祥之禽兽，或者为贪色贪淫之兽。遇畜成形的魅鬼，畜生死后报应销尽之后，转生于世间，大多为狐狸类。遇蛊成形的蛊毒鬼，蛊死后报应销尽之后，转生于世间，大多为带毒之畜生。遇衰败之气而成形的疠鬼，衰败之气尽散而报应销尽之后，转生于世间，大多为蛔虫之类。遇气而依附成形的饿鬼，气消散而报应销尽之后，转生于世间，大多为可被食之畜生。遇幽昧之气而成形的魇鬼，幽昧之气尽消而报应销尽之后，转生于世间，大多为替人服劳役的畜生。遇日月山川之精华而成形的魍魉鬼，精气销散而报应销尽之后，转生于世间，大多为感应节气的鸟兽。依附咒术而成行的役使鬼，人亡而报应尽销，转生世间，大多为依循人群的鸟兽。阿难，这十类畜生都是当业报尽即业火烧尽之后，转生世间以偿还宿债而沦落为畜生。这些也都是众生各自妄想业所招引的果报。如果了悟菩提，则本来微妙圆明的如来藏性中，本来是一无所有的。

“如你所说的坠入地狱的宝莲香、琉璃王及善星比丘，这样的恶业本来都是自己所造的，并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涌

出，更不是他人所强加，完全是自己的妄惑所招感，自作自受。以上所说三恶道苦趣都是菩提清净心被虚浮妄想凝结而感招的幻境。

“复次，阿难，从是畜生酬偿先债。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众生还复为人，反征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则于人中不舍人身，酬还彼力。若无福者，还为畜生偿彼余直。阿难当知，若用钱物，或役其力，偿足自停。如于中间杀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经微尘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寝。汝今应知，彼枭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顽类。彼咎征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愚类。彼狐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庸类。彼毒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狠类。彼蛔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微类。彼食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柔类。彼服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劳类。彼应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文类。彼休征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明类。彼诸循伦，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于达类。阿难，是等皆以宿债毕酬，复形人道，皆无始来业计颠倒，相生相杀，不遇如来，不闻正法，于尘劳中，法尔轮转。此辈名为可怜愍者。

“阿难，复有从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

想固形，游于山林人不及处，有十种仙。阿难，彼诸众生坚固服饵而不休息，食道圆成，名地行仙。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道圆成，名飞行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精圆成，名空行仙。坚固津液而不休息，润德圆成，名天行仙。坚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圆成，名通行仙。坚固咒禁而不休息，术法圆成，名道行仙。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坚固交遘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绝行仙。阿难，是等皆于人中练心，不修正觉，别得生理，寿千万岁。休止深山或大海岛，绝于人境。斯亦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诸趣。

译文：

佛继续说："以做畜生的方式偿还宿债，众生如果超过宿债的额度来偿还，就会转生人道，来讨回其过多的偿付。如果债主是有力且有福有德的，就可仍然生于人道，不必舍弃人身来偿还多付的部分。如果债主是没有福的众生，则须再转生于畜生，才可以偿还前世所超收的部分债务。阿难，你应当知道，如果多用了对方的钱物，或者过多地役使了对方的劳力，偿还清楚之后，恶报自然停止。如果于偿还期间又杀害他的身命或者食了他的肉，这样就会经无量数劫仍然相杀相吞，正如车轮旋转，互有高下，永无停息的时候。除了修习止观正定或者诸佛

出世之外，没有其它方法可以使其停息。你现在应该知道，那些转作枭类的众生，当其还清债务后恢复原形，再生人道之中，由于其贪物余习尚存，所以仍然与愚恶冥顽之人聚居在一起。那些咎征的旱魃鬼在畜生道偿清债务后恢复原形，再生人道之中，由于其贪求美色余习尚存，所以仍与愚昧之人聚居在一起。那些狐类的众生，当其还清宿债后恢复原形，再生人道之中，由于其贪淫余习尚存，所以仍然与世间庸俗之人聚居在一起。那些蛊毒鬼在畜生道偿清债务后，恢复原形，再生人道之中，由于其嗔习仍存，所以仍然与世间凶狠、野蛮之人聚居在一起。那些蛔虫类众生，于偿清业债之后，恢复原形，再生于人道之中。由于其积怨蓄恶的余习尚存，所以仍然与世间卑微下贱之人聚居在一起。那些由饿鬼转生而供众生食用的畜生，于偿清业债之后，恢复原形，再生于人道之中。由于其傲慢的余习尚存，所以仍然与软弱受欺之人聚居在一起。那些为众生服劳役的畜生，于偿清业债之后，恢复原形，再生于人道之中。由于其诬枉的余习尚存，所以仍然与世间的劳苦大众聚居在一起。那些顺应时节的鸟兽，于偿清业债之后，恢复原形，再生于人道之中。由于其贪著邪见的气习尚存，所以仍然与文人聚居在一起。那些能预示吉凶的畜生，于偿清业债之后，恢复原形，再生于人道之中。由于其诱骗的余习尚存，所以仍然与世间不明大义的世智诡辩者聚居在一起。那些由依顺人类的畜生，于偿清业债之后，恢复原形，再生于人道之中。由于其好结党的余习尚存，所以仍然与明达人情世故之人聚居在一起。阿难，这十类人都是以偿清过去的业债而复生人道的。都是因无始以来颠倒妄造

的种种恶业而相生相杀，没有遇到如来，也没有听闻佛法。所以于此烦恼尘劳之中，依照因果报应之法而轮转，永不停息。这些人，确实是最可怜愍的。

“阿难，还有一些人不依自性正觉修习三摩地，而是依妄想识心来修习，一心存想固守色身，常游历于一般人所不去的山林深处。这样，便有十种仙道。阿难，那些依靠服饵坚固形骸，并且从不停止，因而以调整食物的方法达到目的的众生，名为地行仙。依靠服食草木坚固形骸，并且从不停止，因而以服药方法达到目的的众生，名为飞行仙。依靠服食金石坚固形骸，并且从不停止，因而以化生的方法达到目标的众生，名为游行仙。依靠动功即拳术、静功来坚固形骸，并且从不停止，因而以锻炼本身精气达到目的的众生，名为空行仙。依靠吞服津液或服用净水而坚固形骸，并且从不停止，因而以水德滋润的功能而达到目的众生，名为天行仙。依靠吸取日月之精华来坚固形骸，并且从不停止，因而以吸取精粹的方式而达到目的的众生，名通行仙。依靠诵持神咒来坚固形骸，并且从不停止，因而以法术的方式而达到目的的众生，名道行仙。依靠沉思静念来而坚固形骸，并且从不停止，因而以思惟忆念的方法而达到目的众生，名为照行仙。依靠男女交遘来坚固形骸，并且从不停止，因而以男女相交感应的方式而达到目的的众生，名精行仙。依靠修习变化来坚固形骸，并且从不停止，因而以觉悟天地奥妙的方式而达到目的的众生，名绝行仙。阿难，这些都是于人道，只求修练此心，不修自性正觉而另外寻找长生之理，可以使寿命维持千万岁。他们栖息于深山茂林，或者于大海岛中，与人

境隔绝。这也是轮回妄想流转的功能。由于不修三昧，报应享尽命终之后，仍然堕落诸趣之中。

“阿难，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于邪淫中，心不流逸，澄莹生明。命终之后，邻于日月。如是一类，名四天王天。于己妻房淫爱微薄，于净居时，不得全味。命终之后，超日月明，居人间顶。如是一类，名忉利天。逢欲暂交，去无思忆，于人间世动少静多。命终之后，于虚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类，名须焰摩天。一切时静，有应触来，未能违戾。命终之后，上升精微，不接下界诸人天境，乃至劫坏，三灾不及。如是一类，名兜率陀天。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如嚼蜡。命终之后，生越化地。如是一类，名乐变化天。无世间心同世行事，于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终之后，遍能出超化无化境。如是一类，名他化自在天。阿难，如是六天，形虽出动，心迹尚交。自此已还，名为欲界。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有些欲修道的世间人，不求证常住真性，而且舍不得抛弃对妻妾的恩爱。有些人，如果身心均不流逸、作犯邪淫，即不与妻妾之外的女子性交。其心地尚算光明莹净，所以命终之后就可生于天界，与日月为邻居。这样的一类，

名为四天王天。有些人，即便是对于自己妻妾的淫爱也十分淡薄，但于清净独居之时，尚不能完全断绝欲念。所以，他们命终之后，就超过了日月的光明，居住于与人间相距甚远的须弥山顶。这样的一类，名为忉利天。有些人，在夫妻相会之时，只是逢场作戏，事过之后，毫不回忆思念。在人世间，安静而不喜交往。他们命终之后，朗然安住于虚空之中日月光明所照不到的地方。因为这些人自身就能放出光明。这样的一类，名为须焰摩天。有些人，时常住于清净之中，基本没有淫念，只是有时遇到应行的欲触还不能违拒。所以，他们命终之后，就上升至精微之处，不和下界人、天相接触。乃至世界坏尽的时侯，火、水、风三大灾害都不能波及。这样的一类，名为兜率陀天。有些人，本来已经完全没有欲念，但为继续家业，只得勉强从事，当玉体横陈之时仍味同嚼蜡，完全没有兴致。所以，他们命终之后，就生于化地。这样的一类，名为乐变化天。有些人，已经没有世俗的男女心念。虽有夫妻名分，但于行事之时，已经神游事外，了然超脱。所以，他们命终之后，就能超越一切化境及以下的无化之境。这样的一类，名为他化自在天。阿难，如上所说的六天，于身方面虽然离开了爱欲，但于心理还有少许爱念，并未完全清净。因此，从六天至阿鼻地狱止，都是欲界众生。

卷 九

本卷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中，佛宣说了色界四禅所包含的“十八天”的根源和相状。第二部分，佛宣说无色界四空天的形成原因和相状。第三部分，佛宣说三界中的四种阿修罗，因其造业不同而分别堕生鬼趣、人趣、天趣和畜生趣。以上三部分是接续卷八而完成对于“七趣”的说明。佛在此进一步指出，七趣都是众生妄业所成，因而修行者应该除灭迷惑而正入解脱之道以证得菩提。第四部分中，佛无问自说修习禅定中所出现的种种微细魔事。若不如法剔除，将销尽众生的清净觉体。于此经中，佛主要是以五阴为主干细说修定中易于出现的魔境。于此卷中，佛分别宣说了色阴、受阴、想阴之中易于出现的各各十种魔境。

“阿难，世间一切所修心人不假禅那，无有智慧，但能执身，不行淫欲。若行若坐，想念俱无，爱染不生，无留欲界。是人应念，身为梵侣[①]。如是一类，名梵众天。欲习既除，离欲心现。于诸律仪，爱乐随顺。是人应时，能行梵德。如是一类，名梵辅天。身心妙圆，威仪不缺，清净禁戒，加以明悟。是人应时，能统梵众，为大梵王。如是一类，名大梵天。阿难，此三胜流一切苦恼所不能逼。虽非正修真三摩地，清净心中诸漏不动，名

为初禅[2]。

"阿难，其次，梵天统摄梵人，圆满梵行，澄心不动，寂湛生光。如是一类，名少光天。光光相然，照耀无尽，映十方界遍成琉璃。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吸持圆光，成就教体，发化清净，应用无尽。如是一类，名光音天。阿难，此三胜流一切忧悬所不能逼。虽非正修真三摩地，清净心中粗漏已伏，名为二禅[3]。

"阿难，如是天人圆光成音，披音露妙，发成精行，通寂灭乐。如是一类，名少净天。净空现前，引发无际身心轻安，成寂灭乐。如是一类，名无量净天。世界、身心一切圆净，净德成就，胜托现前，归寂灭乐。如是一类，名遍净天。阿难，此三胜流具大随顺，身心安隐，得无量乐。虽非正得真三摩地，安隐心中欢喜毕具，名为三禅[4]。

注释：

①梵侣：指梵天之民众。"梵"为梵文音译，意思为寂静、清净、离欲等。此处指梵天。

②初禅：色界四禅之一。此禅天中，修行者已经感受到离开欲界的喜乐。但是，仍然有对理、事进行寻、伺即思考活动。

③二禅：色界四禅之二。此禅天中，修行者已经离弃了初禅天的理性思考活动，感受到禅定自身带来的喜乐。

④三禅：色界四禅之三。此禅天中，修行者已经获得安隐

心，离弃了二禅中的喜乐感受，住于非苦非乐的境地。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人世间的一切修心之人，如果不借助禅定的修习，就得不到智慧，只管束自己的肉身而不去行淫。不管是在行进中，还是在静坐中，身心清净，不产生爱欲，并且不再留住欲界。这些人，临终之时，应念化生于天界，身为梵侣。这样的一类，名为梵众天。欲望的习气既然已经除去了，离弃欲望的心就显现出来了。这样，对一切律仪就乐意顺从遵守。这些人到时就会自然遵行梵天的德性。这样的一类，名为梵辅天。身心如一，妙德圆满，威仪不缺。不但禁戒清净，而且智慧明达。这些人到时就能统领梵众，做大梵王。这样的一类，名为大梵天。阿难，上述三种远远胜过欲界的天众，能离欲界一切苦恼，虽然尚不是修真正的三摩地，但因常清净的内心已不为欲界诸烦恼所动摇。这种境界，名为初禅。

"阿难，其次，在梵天中统治梵众，梵行圆满，心如止水，湛然生光。这样的一类，名为少光天。净心之光，光光相照，照耀无尽，映照十方界遍成一琉璃世界。这样的一类，名为无量光天。以上述无尽光明而成教体，以声音宣示梵行，教化众生，令其心净，所以光明都能应用而无有穷尽。这样的一类，名为光音天。阿难，上述三种远远胜过初禅的天众，一切忧愁罣虑都不能逼近。虽然尚不是修真正的三摩地，但因常清净的内心已将初禅所具的喜乐灭伏。这种净界，名为二禅。

"阿难，如此一类的天人已吸取无量光而成就音声之教，并

且发出音声显示妙理。由此妙理引发妙行，使喜乐之心消失而得到净乐。这样的一类，名为少净天。前述的净境亦空，证此空相便引发无边无际的心无罣碍的轻安状态。这样，寂灭之乐便可成就。这样的一类，名为无量净天。整个世界及身心无不处在净乐之中，净德由此成就，整个身心便有了一个清净极乐的归宿。这样的一类，名为遍净天。阿难，上述三种远远胜过二禅的天众，身心获得自由而自在受用，得无量净乐。虽然尚不是修真正的三摩地，但因为其安隐心中已具备了一切妙乐。此种境界，名为三禅。

“阿难，复次，天人不逼身心，苦因已尽，乐非常住，久必坏生。苦、乐二心，俱时顿舍，粗重相灭，净福性生。如是一类，名福生天。舍心圆融，胜解清净，福无遮中得妙随顺，穷未来际。如是一类，名福爱天。阿难，从是天中，有二歧路。若于先心无量净光，福德圆明，修证而住。如是一类，名广果天。若于先心双厌苦、乐，精研舍心，相续不断，圆穷舍道，身心俱灭，心虑灰凝，经五百劫。是人既以生灭为因，不能发明不生灭性。初半劫灭，后半劫生。如是一类，名无想天。阿难，此四胜流一切世间诸苦乐境所不能动。虽非无为真不动地，有所得心，功用纯熟，名为四禅[1]。

“阿难，此中复有五不还天[2]，于下界中九品习气俱时灭尽，苦、乐双亡，下无卜居。故于舍心众同分中安

立居处。阿难,苦、乐两灭,斗心不交。如是一类,名无烦天。机括独行,研交无地。如是一类,名无热天。十方世界妙见圆澄,更无尘象一切沉垢。如是一类,名善见天。精见现前,陶铸无碍。如是一类,名善现天。究竟群几,穷色性性,入无边际。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阿难,此不还天,彼诸四禅,四位天王独有钦闻,不能知见。如今世间,旷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故,世间粗人所不能见。阿难,是十八天独行无交,未尽形累,自此以还,名为色界③。

注释:

①四禅:色界四禅之四。此禅天中,修行者进一步舍弃三禅的妙乐,专念修习的功德,获得不苦不乐极妙极深的感受。

②五不还天:又称为"五净居天"。此五天中,修行者已经成就不再堕落欲界受生的不还果,证得离欲的净身。

③色界:三界的第二层次。此界中,众生已经离开染欲,但是还存有色质,故而名之为"色界"。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再次,上述天人已脱离了苦恼和忧愁,产生苦的根源已经除掉,但是,妙乐并不是永存的,乐久必然坏灭。当苦、乐二心一起舍弃时,粗重的烦恼就无从发生,清净的福德便产生了。这样的一类,名为福生天。苦、乐二心之能舍

和所舍都已灭除，清净圆融的心中无边的福德便增长。在此无遮止的净德中，得妙随顺，穷未来际都能遂心满意，得大自在。这样的一类，名为福爱天。阿难，从福爱天中分化出两条路：如果从前述福爱天妙随顺心能使所求如意，则定力深厚，发出无量光，并且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熏习禅定福慧，使其圆满净明，依此修证而住，以广大福德而感果。这样的一类，名为广果天。如果以前述福爱天妙随顺心厌弃苦、乐而精心研习，舍弃苦、乐之心，如此不断研习，使其舍无可舍，舍心也无。这样，身心俱泯，心思缘虑像寒灰而凝结不动，持续达五百劫。这些人是以生灭心为本修因，因而不能发明不生灭的自性，在五百大劫的最后劫中，初半仍因定力而入灭境，后半劫则又起现行心。这样的一类，名为无想天。阿难，上述四种胜流，为一切世间诸种苦乐境所不能动摇。虽然并不是真正的无为不动地，希望能得涅槃果位。因为有所得之心存在，所以只是有为功用纯熟。此种境界，名为四禅。

“阿难，四禅天中还有五类不还天。将欲界中九品思惑习气同时灭除，苦、乐之境也双双忘却，因而于欲界已经无有可居之地。因此，在具有舍弃一切苦、乐的同一类大众中另立安居之处。阿难，苦、乐两种境界都已经消除，心中自然就没有冲突、斗争。这样的一类，名为无烦天。正如离弦之箭于空中独自飞行，没有固定的障碍与之相撞一样，研究怎样灭除争斗之心的心思也已经灭除了。这样的一类，名为无热天。能观十方世界朗然澄清，再也没有外在的尘境障碍，内心也没有尘垢停留。这样的一类，名为善见天。精妙的见性显现出来，就可如

陶工捏土成器、铸匠熔金造像一样，随心所欲，任运成就，自在无碍。这样的一类，名善现天。穷究一切细微之处，洞察一切微细色体，入于无边无际之中。这样的一类，名为色究竟天。阿难，此五种不还天，前四禅中的四位天王不能亲知亲见，只能仰慕其高名。就如同人世间旷野深山中圣道场地，都是阿罗汉所住持，因而世间凡夫粗人不能知见。阿难，以上十八天都是清净无有伴侣，没有情欲存在。只有化身的身体，尚没有摆脱形骸的牵累。以上所说，名为色界。

“复次，阿难，从是有顶色边际中，其间复有二种歧路：若于舍心发明智慧，慧光圆通，便出尘界成阿罗汉，入菩萨乘。如是一类，名为回心大阿罗汉[①]。若在舍心舍厌成就，觉身为碍，销碍入空。如是一类，名为空处。诸碍既销，无碍无灭，其中唯留阿赖耶识全于末那[②]，半分微细。如是一类，名为识处。空色既亡，识心都灭，十方寂然，回无攸往。如是一类，名无所有处。识心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③]。此等穷空，不尽空理，从不还天圣道穷者，如是一类，名不回心钝阿罗汉。若从无想诸外道天穷空不归，迷漏无闻，便入轮转。阿难，是诸天上各各天人，则是凡夫业果酬答，答尽入轮。彼之天王即是菩萨，游三摩地渐次增进，回向圣伦所修行路。阿难，是四空天身心灭尽，定性现前，

无业果色从此逮终，名无色界④。此皆不了妙觉明心，积妄发生。妄有三界，中间妄随七趣沉溺，补特迦罗各从其类⑤。

注释：

①回心：回转其心使之由邪入正。

②阿赖耶识：梵文音译，意译为“藏识”。因其蕴藏有种子习气而名之。又称其为“第八识”，是前七识的总依据。末那：即“末那识”、“第七识”。其特征为“审思量”，即不停顿地思虑。由于末那识执持第八识的见分或种子为“我”，使意识生成自我，故又称为“我识”。

③非想非非想处：即非有想与非无想均不可尽言的状态，或者称为识性若存非存、若尽若不尽的状态。

④无色界：三界之一。此界是既无欲望又无形体的修行者居住的处所。因无任何物质性的存在，故而名之为“无色界”。

⑤补特迦罗：梵语音译，意译为“数取趣”。指于诸趣中受生不息的主体“我”，是一种假设的主体存在，而非实体性存在。

译文：

佛继续说：“其次，阿难，从色界的顶端即色与虚空的边际处，又有两条不同的路：如果从此舍心而产生智慧，其圆通的智慧之光会使修行者超越尘界而成为阿罗汉，入菩萨乘。这样的一类，名为回心大阿罗汉。如果修行者在此舍心之中厌离色尘，觉知色身已是障碍，于是修习空观以销除此身障而入于空。

这样的一类，名为空处天。诸色碍既然已经销除，自在融通而为一体，连同空处也无，只保留了阿赖耶识以及末那识中内缘的法执那半分。这种的一类，名为识处天。色与空既然都消亡了，识心也就停止了活动，十方世界寂然不动，就连身心世界也无处可住。这样的一类，名为无所有处天。识心虽不活动，但是识性仍然存在，只是深藏不动而已。修习者欲以定力深穷研习，在无尽中，勉强发力欲尽其性而灭此识心。实际上，此识心是若存、非存，若尽、非不尽，表面上是不存在，深层次上仍存在着。这样的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天。这样的修行只是通过心境的消亡而使心、境俱空，并没有穷尽空理。从不还天修习圣道以证得人我空理，这样一类，名为不回心钝阿罗汉。如果从无想外道天及广果凡夫天而入非想非非想处天来穷尽空理，便会执着不回心，迷于有漏之天而不闻无漏法，最后就会坠入生死轮回之中。阿难，上述诸天的每位天人都是对世间凡夫所作种种业的报应。酬答享尽，依旧要再行轮回。至于各天的天王都是大乘菩萨，以修三摩地为目的，寄居于天王之位次修行增进其功德，最后走向成佛的修行道路。阿难，上述四空天身心全都灭除而显现禅定之力，已没有四大质碍的业果色，唯有清净四大的定果色。从此空处天开始，至非想非非想处天终，称它为无色界。以上所说的三界诸天，都是由于不明了本觉的妙性原本清净圆明，以致积迷成妄，妄执三界的存在，并且以自己的业力舍生受生，沉沦于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仙、天等七趣之中。在此生死轮回中，众生各依自己的补特迦罗而堕落相应的诸趣，受生同类之果体。

“复次，阿难，是三界中复有四种阿修罗类。若于鬼道以护法力，乘通入空，此阿修罗从卵而生，鬼趣所摄。若于天中，降德贬坠，其所卜居，邻于日月，此阿修罗从胎而出，人趣所摄。有修罗王执持世界，力洞无畏，能与梵王及天帝释、四天争权。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摄。阿难，别有一分下劣修罗生大海心，沉水穴口，旦逃虚空，暮归水宿。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趣摄。

“阿难，如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及身仙、天洎修罗精研七趣，皆是昏沉诸有为相，妄想受生，妄想随业。于妙圆明，无作本心皆如空华，元无所著，但一虚妄，更无根绪。阿难，此等众生不识本心，受此轮回，经无量劫不得真净，皆由随顺杀、盗、淫故。反此三种，又则出生无杀、盗、淫。有名鬼伦，无名天趣，有无相倾，起轮回性。若得妙发三摩提者，则妙常寂，有、无二无，无二亦灭，尚无不杀、不偷、不淫，云何更随杀、盗、淫事？阿难，不断三业，各各有私。因各各私，众私同分非无定处，自妄发生，生妄无因，无可寻究。汝勖修行，欲得菩提，要除三惑。不尽三惑，纵得神通，皆是世间有为功用，习气不灭，落于魔道。虽欲除妄，倍加虚伪，如来说为可哀怜者。汝妄自造，非菩提咎。作是说者，名为正说。若他说者，即魔王说。”

译文：

佛继续说："其次，阿难，此三界中又有四种阿修罗类众生。如果于鬼道中发心护持佛法，以此所获业力而获圆通，可以入虚空界中居住。这一类阿修罗是卵生的，仍然属于鬼道类。如果于天道中，梵行稍有亏欠，便会被贬离天道而坠落阿修罗道，其所居住的地方与日月为邻。这一类阿修罗是胎生的，仍然属于人道类。还有一类阿修罗王执掌世界，以神通洞彻诸天，福祸世间，无所畏惧。他们仍然能够与梵王、天帝释、四大天王争夺权利。这一类阿修罗是从人间化生至天上的，仍然属于天道类。阿难，此外还有一类低劣的阿修罗，出生于大海的中心，潜藏于水穴之内。白天于虚空中游行，晚上又返归于水中。这一类阿修罗是藉助湿气而生的，仍然属于畜生道类。

"阿难，对以上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仙、天等进行精细研究便可知晓，七趣都是昏昧的造作之相，都是因妄想而受生，随妄业而受报。如果以妙明无为的本心来说，七趣就如同空中花一样，并无实体可以去执着。它也只能是一个虚妄的幻化之相，实在是没有头绪可以去追寻。阿难，这些众生因为不识妙明的本心而受轮回之苦，经历无量劫仍然不能得到真净。这都是他们随顺杀、盗、淫诸恶行而造成的。若能改恶从善，也就是能够做到不杀、不盗、不淫，则可以受生于天道。有三恶行，则名为鬼类；无三恶行，则名为天类。由于善与恶互相倾夺，便有了轮回流转。如果得到三摩地妙定的，则妙明常寂之境显现于前，则有、无双亡，连同善、恶俱无的无性也已消除。此时，就连不杀、不盗、不淫的善行也已不存在了，怎么还会有

杀、盗、淫三种业行呢？阿难，若不断除杀、盗、淫三业，则各各有私造的别业以及各自所造的私业。别业与私业和合就成共业。既然有共业，就有众同分地。这样，各自的别业便会汇聚出一个共同的报应处所来。但是，七趣果报都是因妄念而发生的，而妄念实际上无所从来，因而是无可追究其根源的。你须勉励那些修行者，要想证得菩提正道，首先必须先断除杀、盗、淫三惑。不尽除此三惑，即便获得神通之力，也不过是世间的有为功用。虚妄习气未曾灭除，最终只会落入魔道。落入天魔，即使想消除虚妄，只不过是以虚妄追逐虚妄，是妄上加妄而已。所以，如来说他们是最可哀愍的众生。其实，这种妄境都是自己妄心所造，并不是菩提的过错。依照我这样说的，才是正说。另外的说法，都是魔王的邪说。”

即时如来将罢法座，于师子床揽七宝几，回紫金山再来凭倚。普告大众及阿难言："汝等有学缘觉、声闻，今日回心趣大菩提无上妙觉，我今已说真修行法。汝犹未识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微细魔事。魔境现前，汝不能识，洗心非正，落于邪见。或汝阴魔，或复天魔，或著鬼神，或遭魑魅，心中不明，认贼为子。又复于中，得少为足，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证圣，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后有，堕阿鼻狱。汝应谛听，吾今为汝子细分别。"阿难起立，并其会中同有学者，欢喜顶礼，伏听慈诲。

佛告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当知，有漏世界十二类

生本觉妙明，觉圆心体与十方佛无二无别。由汝妄想迷理为咎，痴爱发生，生发遍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则此十方微尘国土非无漏者，皆是迷顽妄想安立。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汝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销殒，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振裂？汝辈修禅，饰三摩地，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精通吻，当处湛然。一切魔王及与鬼神、诸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大地振坼，水陆飞腾，无不惊摄。凡夫昏暗，不觉迁化。彼等咸得五种神通[①]，唯除漏尽，恋此尘劳，如何令汝摧裂其处？是故神鬼及诸天魔、魍魉妖精于三昧时，佥来恼汝[②]。然彼诸魔虽有大怒，彼尘劳内，汝妙觉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触。汝如沸汤，彼如坚冰，暖气渐邻，不日销殒，徒恃神力，但为其客。成就破乱，由汝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当处禅那，觉悟无惑，则彼魔事，无奈汝何！阴销入明，则彼群邪咸受幽气。明能破暗，近自销殒，如何敢留扰乱禅定？若不明悟，被阴所迷，则汝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如摩登伽殊为眇劣。彼唯咒汝，破佛律仪。八万行中只毁一戒，心清净故，尚未沦溺。此乃隳汝宝觉全身，如宰臣家忽逢籍没，宛转零落，无可哀救。

注释：

①五种神通：又称“五神变”。不可思议为“神”，自在无碍为“通”。五神通包括：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如意通。

②佥（qiān）：全，都。

译文：

此时，如来将要结束这个法会，于是于狮子座上，手抓七宝几，回转如紫金山一般的佛身再回身倚靠着七宝几，对大众及阿难说道：“你们这些有学缘觉、声闻，今天已经回心趋向大菩提无上妙觉。我现在已经演说了真正的修行方法，你们仍然不能晓得修行止观中，还有许多微细魔事。倘若魔境显现于前，你们仍然不能认识。纵然以定洗心，也难得其正，难免落入邪见。或者落入五阴魔，或者落入天魔，或者纠缠于鬼神，或者遭遇魑魅。心中胡涂，难免认贼为子。另外，也有得少而就此满足，不求上进的。如修至第四禅的无闻比丘，以为自己已经证得圣果，已经脱离三界。天道的报应完毕之后，就显现出衰败身相。此时，无闻比丘反而诽谤佛，妄说罗汉不堕后有。他因诽谤诸佛而堕入无间地狱。你仔细听着，我现在将为你仔细讲说其中的奥妙。”阿难随即从座位上起立，与法会中的诸有学大众一起高兴地向佛顶礼，专心倾听佛的慈悲教诲。

佛告诉阿难及诸位大众：“你们应当知道，在有漏世界的十二类众生所具有的妙明觉圆之心体，与十方诸佛没有区别。由于你们的妄想而迷惑于真常之理，使痴、爱得以产生，并且使本

觉真心完全变成晦明的空性。化迷的心念不息，就幻生出今日的世界。因此，这十方微尘数国土，都不是清净无漏的真实世界，而是由迷妄幻想所建立的。应当知道，虚空是你的心所产生的，就如同一片云彩飘浮于太空之中一样，何况十方世界还是包藏于太虚空中呢？你们之中，倘若有人发现本有的真心而返本还源，则此十方虚空就将化为乌有。但是，虚空中的所有国土为什么不因此而振裂呢？你们修习禅定，庄严三摩提，就能与十方菩萨以及已经断除烦恼的大阿罗汉的圣心吻合而融合为一体，湛然清净，周遍法界。一切魔王以及鬼神、一切凡夫天，见到他们的宫殿无故崩裂，大地震动，天翻地覆，没有不惊奇而产生恐惧的。只有凡夫昏昧不明，不能觉察这些变化，还讹言此是阴阳失调才变化的。那些魔王、鬼神都已经得到五种神通，只是未得漏尽通，便留恋这个烦恼尘劳世界，你怎么能够摧毁他们的住所呢？因此，神鬼及天魔、魑魅魍魉，在你们修习三昧时，就会来扰乱你们。不过，这些鬼、魔虽然怀着愤怒来扰害，但其究竟是在尘劳中所生的邪妄行为，而你们所修习的是妙觉心中本具的正定。这就好像以风来吹光明，用刀来断水一样，二者最终是不会发生接触的。你们就如同煮沸的热水，他们就如坚固的冰块。热水散播的热气逐渐靠近，冰块时间不长就会消融。他们徒然凭恃神通力，但毕竟是过路客，不会久留。诸魔的破坏能否得手，完全是由你的心，即五阴的主人所决定的。主人若昏昧不悟，客人便会有机可乘。如果主人时常处在禅定之中，以慧照观察，不受诸魔的迷惑，那么，那些魔事便对你无可奈何。你的阴境消亡，就证入大光明藏，则那些秉受幽

暗之气的邪魔鬼怪就会被你们的光明所破解，一经接近，幽暗之气自然消失，又怎敢强留来扰乱你的禅定呢？如果五阴主人不能明悟，对当前的迷幻境相昏迷不觉，则你阿难就必然成为魔子，而最终成为魔人。比如摩登伽异常渺小卑劣，她不过使用梵天咒语便使你几乎要违犯佛的律仪。在佛的八万细行中，仅只是毁了你的一项戒行，你因心境清净而没有沦入魔境。这些阴魔现前，目的乃在毁你法身，断你慧命，使你宝觉全身俱遭沦没。如宰相等大臣忽犯王法，忽然被削籍灭族，辗转飘零而无可挽救。

“阿难当知：汝坐道场，销落诸念。其念若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忆忘如一。当住此处，入三摩提。如明目人处大幽暗，精性妙净，心未发光。此则名为色阴区宇。若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幽暗，名色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劫浊。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当在此中，精研妙明，四大不织，少选之间，身能出碍。此名精明流溢前境。斯但功用，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阿难，复以此心精研妙明，其身内彻。是人忽然于其身内拾出蛲蛔，身相宛然，亦无伤毁。此名精明流溢形体。斯但精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内外精研，其时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余皆涉入，互为宾主。忽于空中，闻说法声，或闻十方同敷密义。此名精魂递相离合。成就善种，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澄露皎彻，内光发明，十方遍作阎浮檀色，一切种类化为如来。于时忽见毗卢遮那踞天光台[①]，千佛围绕，百亿国土及与莲华俱时出现。此名心魂灵悟所染，心光研明，照诸世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观察不停，抑按降伏，制止超越。于时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同时遍满，不相留碍，青、黄、赤、白各各纯现。此名抑按功力逾分，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注释：

①毗卢遮那：三身佛中法身佛的通称。天光台：毗卢遮那佛的宝座。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你应当知道，坐于道场之中，应该销除灭尽一切妄念。若除尽妄念，则离此妄念之后的心就精而不杂、

明而不暗，外境的运动和静止都不会对其产生干扰。念起也不会忆，念止也不会忘记，忆、忘如一。当此之时，你就会进入三摩提。这就如同眼睛明亮之人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此精性妙净的离念心体并未发出光明，因而其所见之处仍然是一片黑暗。这就是色阴对它的拘限。如果心、目发光，十方洞开，再也没有幽暗之相。这就是色阴尽了。这样的修行人就能超越劫浊恶世。由此可知，色阴的存在是因坚固的妄想以为根本而造成的。

“阿难，你应当在此三摩提定中精细地研究妙明元体，就可以发现组成你色身的四大不再密密交织，顷刻之间身体就脱离了各种障碍。这就叫精明流溢至眼前根尘坚实的境界。它只是一种功用，是暂时的现象，并不是圣果所应证。不能将其当作圣心去看待，只能称其为善境界。如果将其作圣境理解，就会坠入群邪的陷阱。

“阿难，又应该于此心中精细地研究妙明元体，就可以彻见身内的一切，并且可以透视到自己身体内的蛔虫，即便用手将蛔虫从身内捡出，自己的身体仍旧安然如故，不受任何损伤。这就叫精明流溢到身体上去。它只是一种定力至极精处而产生的现象，暂时如此，并不是圣果所应证。不能当作圣心去看待，只能称其为善境界。如果将其作圣境理解，就会坠入群邪的陷阱。

“又于此心中向内、向外都进行精密研究，就会发现魂魄、意志、精神等，除身根尚要受识执持之外，其余都能互相涉入、互为宾主。此时，忽然听到空中传来说法的声音，或者听到十

方虚空中同时在演说奥妙的至理。这就叫精神、魂魄依次脱离本位而依于他位，并且与对方和合，形成善种。它只是一种功用，是暂时的现象，并不是圣果所应证。不能将其当作圣心去看待，只能称其为善境界。如果将其作圣境理解，就会坠入群邪的陷阱。

“又此禅定心清澄显露，皎洁洞彻，内心发出光辉，整个十方世界遍成阎浮檀色，一切有情种类全都化为如来。此时，忽然就可以见到毗卢遮那佛坐于天光台上，四周千佛围绕，百亿国土以及莲花同时出现。这就叫心魂受灵悟所染，心光通明，照耀一切世界。它只是一种功用，暂时如此，并不是圣果所应证。不能当作圣心去看待，只能称其为善境界。如果将其作圣境理解，就会坠入群邪的陷阱。

“又于此修定之心精密地研究妙明元体，专心致志地连续观察，抑制自心，降伏妄念，制止‘定’超越‘慧’的可能，以便使定、慧相等。此时，十方虚空就会忽然变成七宝色或百宝色，并且互相充满，不相阻碍，青、黄、赤、白各种颜色也都纯正无杂。这就是抑制按捺的功力过分所致，它只是一种定力至极精处而产生的现象，暂时如此，并不是圣果所应证。不能当作圣心去看待，只能称其为善境界。如果将其作圣境理解，就会坠入群邪的陷阱。

“又以此心研究澄彻，精光不乱。忽于夜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不殊白昼，而暗室物亦不除灭。此名心细密澄其见，所视洞幽，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

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圆入虚融，四体忽然同于草木，火烧刀斫，曾无所觉。又则火光不能烧热，纵割其肉，犹如削木。此名尘并排四大性，一向入纯，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成就清净，净心功极。忽见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国，具足七宝，光明遍满。又见恒沙诸佛如来遍满空界，楼殿华丽，下见地狱，上观天宫，得无障碍。此名欣厌凝想日深，想久化成，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深远，忽于中夜遥见远方市井街巷亲族眷属，或闻其语。此名迫心逼极飞出，故多隔见，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精极，见善知识形体变移，少选无端种种迁改。此名邪心含受魑魅，或遭天魔入其心腹，无端说法，通达妙义。非为圣证。不作圣心，魔事销歇。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色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当依如来灭后，于末法中宣示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译文：

佛继续说："又以此定心研究妙明元体，其心光清澄而洞彻，精光凝定而不动。忽然，于夜半或者于黑暗的室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和白昼所见没有差别，而于黑暗的室内所见的物品也不会消失。这就是心光细密澄清能见的功能所致，可以洞察一切幽暗中的现象。它只是一种功用，是暂时的现象，并不是圣果所应证。不能将其当作圣心去看待，只能称其为善境界。如果将其作圣境理解，就会坠入群邪的陷阱。

"又以此定心契入真空无碍之理，四肢忽然如同草木，火烧、刀斫都都没有感觉，而且火也不能将其烤热，即使以刀割其肉，也如同削的是木头一样。这就是色尘消散排除了四大性，心力纯一而得以忘身。它只是一种功用，是暂时的现象，并不是圣果所应证。不能将其当作圣心去看待，只能称其为善境界。如果将其作圣境理解，就会坠入群邪的陷阱。

"又以此定心力求成就清净之果，净心的定力达到极点，忽然就会看见大地及十方山河都变成了佛国，并且具足七宝，光明遍洒虚空之中；又可以看见如恒沙数的诸佛遍满一切国土，楼阁奇伟，殿堂华丽。此时，下能观见地狱，上可观见天宫，无有障碍。这就是欣净厌秽的思想凝结得越来越深，久想幻化而成。它并不是圣果所应证，不能将其当作圣心去看待，只能称其为善境界。如果将其作圣境理解，就会坠入群邪的陷阱。

"又以此定心研究至于深远之极，忽然于夜半就可以看见远方的市井、街巷以及亲族眷属，或者听到他们的对话。这是由定心逼迫至极点而使心光飞出，因而可以不受障碍隔断而能

够看见一切。这并不是圣果所应证，不能当作圣心去看待，只能称其为善境界。如果将其当作圣境理解，就会堕入群邪的陷阱。

“又以此定心研究至精细的顶点，就会于定中看见善知识的形体在不断地转变迁移，不长时间变换出不同的形貌。这是邪心含受了魑魅，或者天魔侵入了其心腹执持其心神，使他无端说法，以为自己通达了一切妙义。这不是圣果所应证，不能当作圣心去看待。这样，魔事便会渐渐消歇。如果将其当作圣境理解，就会堕入群邪的陷阱。

“阿难，以上所说的十种禅定中所显境界都是色阴将破而未破之际，禅观和妄想互相交织而显现出来的。众生因为顽迷无知，不加以忖度衡量，遇到这些因缘就迷惑而不自识，说自己已经证得了圣位，于是便成为大妄语，结果堕入无间地狱。在如来灭度之后的末法时期，你们应当宣说此类道理，不能让天魔乘机得手，保护帮助修学的人得成无上道果。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阴尽者，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犹如魇人手足宛然，见闻不惑，心触客邪而不能动，此则名为受阴区宇。若魇咎歇，其心离身，返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碍，名受阴尽，是人则能超越见浊。观其所由，虚明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发明，内抑过分，忽于其处发无穷悲，如是乃观见蚊虻，犹如赤

子。心生怜愍，不觉流泪。此名功用抑摧过越。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觉了不迷，久自销歇。若作圣解，则有悲魔入其心腑，见人则悲，啼泣无限。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阿难，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胜相现前，感激过分。忽于其中生无限勇，其心猛利，志齐诸佛，谓三僧祇一念能越。此名功用陵率过越，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觉了不迷，久自销歇。若作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腑，见人则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前无新证，归失故居，智力衰微，入中隳地，回无所见。心中忽然生大枯渴，于一切时沉忆不散，将此以为勤精进相。此名修心无慧自失，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忆魔入其心腑，旦夕撮心悬在一处。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慧力过定，失于猛利，以诸胜性怀于心中，自心已疑是卢舍那，得少为足。此名用心亡失恒审，溺于知见，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义谛。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新证未获，故心已亡，历览二际自生艰险，于心忽然生无尽忧，

如坐铁床，如饮毒药。心不欲活，常求于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脱。此名修行失于方便，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常忧愁魔入其心腑，手执刀剑自割其肉，欣其舍寿。或常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那些善男子在修行三摩提和奢摩他中，当色阴销尽之后，就可以见到诸佛之心，就好像在明镜中看到自己的像一样，似乎有所得却未能得到其用处。此又如睡梦中发生梦魔的人，手足宛然存在，见闻的功能也未受迷惑，只是此心受客邪所控制而不能动。这种情形就是受阴对禅观的拘限。梦魔如果过去了，其心就可以离开身体而反观自己的面孔，来去自由，再也没有留碍存在。如此一来，受阴就销尽了。这样的人就能超越见浊恶世。由此可知，受阴的存在是以虚幻的妄想为其根本而造成的。

"阿难，那些善男子在色阴已尽而受阴未破的禅观之中，已经得到大光明，其心已趋明净。但是，因为内心抑制过分，忽然在其心中生起无穷的悲心，以至于看见蚊虫也如看到赤子一样，心里产生怜愍，不觉流出眼泪。这是在禅定的功用方面抑制、自责过分造成的。如果领悟此悲产生的原因，就不会有损害，应该知道它并不是圣果所应证。只要觉了而不迷执，此境便会渐渐消失。如果将其当作圣境去理解，就会有一种悲魔进入此修行者的心腑之中，使其见人就悲痛而啼泣不止。这样，

必然就得不到正受而又坠落于轮回之中。

"阿难，那些在此禅定中的诸善男子见色阴已尽，受阴显露而殊胜境界现前，由于过分的感激，忽然就在心中生出无限的勇气，心志非常勇猛锐利，与诸佛相等，并且自认为三阿僧祇劫在一念之间就可超越。这是在禅定的功用方面过于急切而使自大欲凌越其分造成的。如果能领悟此念头产生的原因，就不会有损害。应该知道它并不是圣果所应证。只要觉了而不迷执，此境便会逐渐消失。如果将其当作圣境去看待，就会有狂魔进入此修行者的心腑之中，使其见到人就自夸，傲慢无比，以至其心中上不见佛，下不见人。这样，就必然得不到正受而又坠落于轮回之中。

"又那些在此禅定中的诸善男子见色阴已尽，受阴显露，欲向前修习却得不到新证，欲退回去却已无所依。此时，修行者智力衰微，堕落于色、受二阴之间，进退两难，均无所见。其心中忽然生出大枯渴，在一切时段都深深地执着忆念，未曾散失，还以为此枯渴忆念之心是勤修精进的相状。这是修禅之心缺少智慧而自失其心。如果能领悟此境产生的原因，就不会有损害。应该知道它并不是圣果所应证。如果将其当作圣境去看待，就会有忆魔进入此修行者的心腑之中，时刻撮紧其心，使其悬于一处。这样，就必然得不到正受而又坠落于轮回之中。

"又那些在此禅定中的诸善男子见色阴已尽，受阴显露，慧解过于定力，因而失之于猛烈锐利，以为诸殊胜之心已存在于自己心中，还常常怀疑自己就是卢舍那佛，因此而自我满足，不求上进。这是由于用心的偏差，忘失了恒常省察的能力，沉溺

于自己的知见而造成的。如果能领悟此境产生的原因,就不会有损害。应该知道它并不是圣果所应证。如果将其当作圣境去看待,就会有下劣的易知足魔进入此修行者的心腑之中,使其逢人就说自己已经得到无上第一义谛。这样,就必然得不到正受而又坠落于轮回之中。

"又那些在此禅定中的诸善男子见色阴已尽,受阴显露,新的证验仍未获得,而原有的心又忘失了,遍观色阴和受阴二际,感到证悟之路十分艰险,于心中忽然产生了无限的忧愁,就如坐于铁床上,又如饮了毒药,不想再活于世上,时常请求他人帮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便早早地获得解脱。这是修行者失却了修行方便对治方法所造成的。如果能领悟此境产生的原因,就不会有损害。应该知道它并不是圣果所应证。如果将其当作圣境去看待,就会有常忧愁魔进入此修行者的心腑之中,使其手执刀剑自割其身,喜欢舍弃自己的生命。或者常怀忧愁躲进山林,不愿意见人。这样,就必然得不到正受而又坠落于轮回之中。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处清净中,心安隐后,忽然自有无限喜生,心中欢悦,不能自止。此名轻安无慧自禁,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好喜乐魔入其心腑,见人则笑,于衢路傍自歌自舞,自谓已得无碍解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自谓已足,忽有无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与过慢及慢过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时俱发。心中尚轻十方如来,

何况下位声闻、缘觉！此名见胜无慧自救，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礼塔庙，摧毁经像，谓檀越言‘此是金铜，或是土木。经是树叶，或是氎华。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实为颠倒’。其深信者，从其毁碎，埋弃地中，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于精明中，圆悟精理，得大随顺。其心忽生无量轻安，已言成圣，得大自在。此名因慧获诸轻清，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轻清魔入其心腑，自谓满足，更不求进。此等多作无闻比丘疑误众生，堕阿鼻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于明悟中得虚明性，其中忽然归向永灭，拨无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至心生长断灭解。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谤持戒名为小乘。菩萨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于信心檀越饮酒啖肉，广行淫秽，因魔力故，摄其前人不生疑谤。鬼心久入，或食屎尿与酒肉等，一种俱空，破佛律仪，误入人罪。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味其虚明，深入心骨。其心忽有无限爱生，爱极发狂，便为贪欲。此名定境安顺入心，无慧自持，误入诸欲。悟则无

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说欲为菩提道，化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淫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于末世中摄其凡愚，其数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魔心生厌，离其身体。威德既无，陷于王难，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受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亦当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译文：

佛继续说："又那些在此禅定中的诸善男子见色阴已尽，受阴显露而处于清净境界中。此心获得安稳以后，忽然就有无限的喜悦产生，心中的欢娱不能自己停止。这是处于轻安境界中却没有智慧自我控制所造成的。如果能领悟此境产生的原因，就不会有损害。应该知道它并不是圣果所应证。如果将其当作圣境去看待，就会有一种好喜乐魔进入此修行者的心腑之中，使其逢人就笑，于大街路旁自歌自舞，自称已获得无碍解脱。这样，就必然得不到正受而又坠落于轮回之中。

"又那些在此禅定中的诸善男子见色阴已尽，受阴显露，自我满足，忽然无端生起大我慢心，乃至慢、过慢、增上慢及卑劣

慢等同时生起，其心连十方如来都加以轻视，何况处于下位的声闻、缘觉呢？这是修行者只看到自己的殊胜之处，却缺乏智慧去解救所造成的。如果能领悟此境产生的原因，就不会有损害。应该知道它并不是圣果所应证。如果将其当作圣境去看待，就会有一种大我慢魔进入此修行者的心腑之中，使其不礼拜塔庙，毁坏经像，并且对檀越说'此是金、铜或土、木所制作，经只是树叶或棉花。肉身才是真常佛体，不去崇拜肉体，却去崇拜土、木所成的对象，实在是颠倒的行为'。深信其语的人就跟着他毁坏经像，将经像埋于地下。如此贻误众生，必然落入无间地狱。这样，就必然得不到正受而又坠落于轮回之中。

"又那些在此禅定中的诸善男子见色阴已尽，受阴显露，于自心识精之中，圆满地领悟到至精至纯之理，从而得到无罣无碍的大随顺。此时，其心忽然产生无限轻松安逸的感觉，自称已成圣果，得到了大自在。这是修行者依凭智慧而获得轻安清净的境界。如果能领悟此境产生的原因，就不会有损害。应该知道它并不是圣果所应证。如果将其当作圣境去看待，就会有一种好轻清魔进入此修行者的心腑之中，自言已经满足，再也不用求取进步了。这一类男子大多是无闻比丘类，因贻误众生而必然落入无间地狱。这样，就必然得不到正受而又坠落于轮回之中。

"又那些在此禅定中的诸善男子见色阴已尽，受阴显露，于明悟境界之中获得寂然性空之理，其心中忽然感到心已经归向永灭之境，妄言世间无因无果，一切都归于空。空心现前，甚至于心中生出断灭的见解。如果能领悟此境产生的原因，就不会

有损害。应该知道它并不是圣果所应证。如果将其当作圣境去看待，就会有空魔进入此修行者的心腑之中，于是就诽谤持戒是小乘法，自认为菩萨就是悟空，毋须讲究戒律的持与犯。因此，这些人常常于施主面前饮酒、吃肉，广行淫秽之事。因其自身具有魔力，因而震慑了那些施主，对其逆行不生疑惑和毁谤。鬼心久入其身，使其将食屎尿和食酒肉看作一回事，都认为是一种空相。这些人破坏佛的律仪，还误导他人误作罪事。这样，就必然得不到正受而又坠落于轮回之中。

"又那些在此禅定中的诸善男子见色阴已尽，受阴显露，尝到虚明的感觉深入于身心骨髓之中，其心中忽然有无限的爱念产生，此念达至极点便发狂而成为贪欲。这是禅定之境安顺人心，却缺乏智慧以保持慧、定均等，因而不能自持而误入贪欲。如果能领悟此境产生的原因，就不会有损害。应该知道它并不是圣果所应证。如果将其当作圣境去看待，就会有欲魔进入此修行者的心腑之中，一直坚持说贪欲就是菩提大道，并且教化世间居士与其平等行欲，将与其行欲的人称为法王子。由于鬼神之力的加持，于末法之世被其摄受的凡夫愚民，其数初则以百计，以后则渐由一百、二百或五百、六百人，甚至多达千万。等到魔欲满足而生厌离，就离开了修定者的身体。此威德失去之后，修行者就陷于国法的制裁，并且因贻误众生而堕入无间地狱。这样，就必然得不到正受而又坠落于轮回之中。

"阿难，以上所说的十种禅定中所显境界都是受阴将破而未破之际，禅观和妄想互相交织而显现出来的。众生因为顽迷无知，不加以忖度衡量，遇到这些因缘就迷惑而不自识，说自己

已经证得了圣位，于是便成为大妄语，结果堕入无间地狱。在如来灭度之后的末法时期，你们应当宣说此类道理，不能让天魔乘机得手，保护扶持修学的人得成无上道果。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阴尽者，虽未漏尽，心离其形，如鸟出笼，已能成就。从是凡身，上历菩萨六十圣位①，得意生身②，随往无碍。譬如有人熟寐呓言，是人虽则无别所知，其言已成音韵伦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语。此则名为想阴区宇。若动念尽，浮想销除，于觉明心如去尘垢，一伦生死首尾圆照，名想阴尽。是人则能超越烦恼浊。观其所由，融通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圆明，锐其精思，贪求善巧。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不觉是其魔著，自言谓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巧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形斯须，或作比丘，令彼人见，或为帝释，或为妇女，或比丘尼，或寝暗室，身有光明。是人愚迷，惑为菩萨，信其教化，摇荡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灾祥变异，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言劫火，或言刀兵，恐怖于人，令其家资无故耗散。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扰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阿难，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

三摩地中，心爱游荡，飞其精思，贪求经历。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亦不觉知魔著，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游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自形无变。其听法者忽自见身坐宝莲华，全体化成紫金光聚，一众听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为菩萨，淫逸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诸佛应世，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某人见故，心生倾渴，邪见密兴，种智销灭。此名魃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注释：

①菩萨六圣位：在菩萨五十五位的基础上，前面加上“三种渐次”和乾慧地，后面加上“妙觉”位，恰成六十圣位。“三种渐次”即“除其助因”、“刳其正性”、“违其现业”。

②意生身：又称“意成身”，指初地以上的菩萨所成之身，因无碍自在、如心如意故，名之“意生身”。

译文：

佛说：“阿难，那些修习三摩提并将受阴销尽的人，虽然仍未能断除一切烦恼，但是其自心已可以离开身体，犹如小鸟出笼一样，来去自由。他们已能从自己的凡夫身一直上升，经历

三种渐次、乾慧地、五十五位以及妙觉位等共六十圣位而成就意生身，普入一切国土、佛刹，随意往来其间，无有任何障碍。譬如有人在熟睡中说梦话，此人虽然说梦话时自己一无所知，但其梦语已构成有声音和节奏的语言，能以此使清醒的人领悟其意。这就是想阴对禅观的拘限。如果妄自起心动念的妄心销尽了，直至连轻微飘忽的浮想也消除了，自性本觉的光明就会自然显现。此觉明之心就如同除去表面尘垢的明镜一样光净，能够通照一切生死之物。这种境界就叫作想阴已尽，达到这一境界的修行者就能超越烦恼浊恶世。由此可知，想阴的存在是以融通妄想为其根本而造成的。

“阿难，那些善男子当受阴已经清虚灵妙，不再被任何邪见所惑之时，其定、慧更趋于圆满明净。然而，此善男子于此三摩地中，贪爱此圆明的境界，力求思想敏锐，藉以贪求善巧方便。此时，天魔候得其便，以其魔精飞附人体，使此人口说经法。此人不知有魔附身而自称已证得无上涅槃。他来到一心求取善巧方便的善男子处设座说法。此人说法之时，其形貌不断变化，或作比丘，使听法者亲眼看见，或作天帝释，或作妇女、比丘尼，或者身卧暗室之中而身放光芒。这些愚昧无知的人，就迷信他是菩萨的化身，至诚相信他的教化，破坏佛所制定的律仪，并且暗中去行贪欲之事。此附魔之人好言灾祥怪诞之事，或说如来将于某处出世，或说某处出现了劫火，或说战争将要发生。藉这些灾异之事，使人产生恐惧，致使他们竭尽家财至诚供养，无故将家产全部耗尽。这是年老成魔的怪鬼附体所致，其专门扰乱贪求善巧的修行者。魔精附体的时间渐久，产生了厌足之

心，便离开了人体。这样，师与弟子都陷于国法的制裁。你应当对此预先有所觉察，才不致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而未觉察，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阿难，那些善男子当受阴已经清虚灵妙，不再被任何邪见所惑之时，其定、慧更趋于圆满明净。然而，此善男子于此三摩地中，心里生起游荡的爱好，其心思变得漂浮不定，贪求游历十方世界。此时，天魔候得其便，以其魔精飞附人体，使此人口说经法。此人不知有魔附身而自称已证得无上涅槃。他来到一心求取游历方便的善男子处设座说法。此人说法之时，其形貌并无变化，其听法的人忽然见到自己坐于莲花宝座上，全身变成紫金光色，在座的各位都是如此，都获得平常未曾有过的经验。这些愚昧无知的人，就迷信他是菩萨的化身，便放纵淫逸之心，破坏佛所制定的律仪，并且暗中去行贪欲之事。此附魔之人喜好预言诸佛出世，说某人于某处当是某佛化身，某人就是某某菩萨来世间教化众生。听法之人见此情景就生出仰慕之心，邪见于是悄悄生起，菩提种智则完全消灭。这是年老成魔的魃鬼附体所致，其专门扰乱贪求游历的修行者。魔精附体的时间渐久，产生了厌足之心，便离开了人体。这样，师与弟子都陷于国法的制裁。你应当对此预先有所觉察，才不致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而未觉察，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绵湣[①]，澄其精思，贪求契合。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实不觉知魔著，自

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合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形及彼听法之人，外无迁变，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念念移易。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偈，或自诵经，各各欢娱，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为菩萨，绵爱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扰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根本，穷览物化性之终始，精爽其心，贪求辨析。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先不觉知魔著，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元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身有威神，摧伏求者，令其座下虽未闻法，自然心伏。是诸人等，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递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绝，都指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居及金色相。其人信受，亡失先心，身命归依，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惑为菩萨，推究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处。彼无知者，信是秽言。此名蛊毒魇胜恶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

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悬应，周流精研，贪求冥感。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元不觉知魔著，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应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能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心生爱染，不能舍离。身为奴仆，四事供养②，不觉疲劳。各各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师本善知识，别生法爱，粘如胶漆，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惑为菩萨，亲近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与汝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一切如来所休居地。彼无知者，信是虚诳，遗失本心。此名疠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注释：

①湣(mǐn)：合，吻合。或有版本此处作“吻”，亦为“吻合”之意。

②四事供养：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三宝。

译文：

佛继续说：“又那些善男子，当受阴已经清虚灵妙，不再被

任何邪见所惑之时，其定、慧更趋于圆满明净。然而，此善男子于此三摩地中，心中生起爱慕之心，以为定心已经绵密，其思虑已经清澄深沉，贪求与诸佛的妙用相契合。此时，天魔候得其便，以其魔精飞附人体，使此人口说经法。此人确实不知有魔附身而自称已证得无上涅槃。他来到一心求取与诸佛合一的善男子处设座说法。此人说法之时，其外在形体与听法者一样，都没有变化，但他能使听法者于未听法之前就能自然开悟，且能念念迁流。或者能知过去、未来之事，或者能知他人心中所想，或者能知晓人间善恶，或者能见地狱，或者口说偈语，或者能背诵经文。听法者获得这些圆通，个个欢喜赞叹，以为得到了未曾获得过的经验。这些愚昧无知的人，就迷信他是菩萨的化身，就心生缠绵爱情，破坏佛所制定的律仪，并且暗中去行贪欲之事。此附魔之人喜好预言佛有大、小之分，说某佛是先佛，某佛又是后佛，还说其中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也是如此。听法之人见此情景，就洗涤了成佛的本心而堕入邪说的境界之中了。这是年老成魔的魅鬼附体所致，其专门扰乱贪求与佛契合的修行者。魔精附体的时间渐久，产生了厌足之心，便离开了人体。这样，师与弟子都陷于国法的制裁。你应当对此预先有所觉察，才不致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而未觉察，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又那些善男子当受阴已经清虚灵妙，不再被任何邪见所惑之时，其定、慧更趋于圆满明净。然而，此善男子于此三摩地中，却喜爱追究万物的根本和遍观万物的始终变化，竭尽心力去分析、辨别万物的本由和变化。此时，天魔候得其便，以其魔

精飞附人体，使此人口说经法。此人确实不知有魔附身而自称已证得无上涅槃。他来到一心求取根本的善男子处设座说法。此人说法之时，以身内的威神慑伏其座下的听众，使人于未闻说法之前就已自然心服。师徒同时将佛涅槃之后的菩提法身认作眼前自己的肉身。认为父父子子递代相传的肉体就是法身常住不绝之相，并且指称当今世界就是佛国，别无净土和觉行圆满的金色佛身。此等听众亡失了先前修定的本心，都以身命归信魔说，也获得过平常未曾有过的经验。这些愚昧无知的人，推究己心以之为成佛根本，破坏佛所制定的律仪，并且暗中去行贪欲之事。此附魔之人口中常说，眼、耳、鼻、舌都是净土，男、女二根就是菩提、涅槃的真正所在。那些无知之人相信了这些秽言。这是年老成魔的蛊毒魇胜恶鬼附体所致，其专门扰乱贪求辨析的修行者。魔精附体的时间渐久，产生了厌足之心，便离开了人体。这样，师与弟子都陷于国法的制裁。你应当对此预先有所觉察，才不致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而未觉察，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又那些善男子当受阴已经清虚灵妙，不再被任何邪见所惑之时，其定、慧更趋于圆满明净。然而，此善男子于此三摩地中，却喜好预知与远劫的圣灵相感应，其精细地周遍研究，一心贪求冥感。此时，天魔候得其便，以其魔精飞附人体，使此人口说经法。此人确实不知有魔附身而自称已证得无上涅槃。他来到一心求取冥感的善男子处设座说法。此人身附魔力，能使听众一时将其身体看作百千岁，从而于心中生出爱慕，无法舍离，甘愿以身作奴以四事供养此人，从不感觉疲劳。同时，此人

能使座下的听众相信他就是先世之师，本来就是善知识，因而使听众产生更多的眷恋之心，粘连如同胶漆，获得平常未曾有过的经验。这些愚昧无知的人就迷信他就是菩萨的化身，亲近其心，旦夕相染，破坏佛所制定的律仪，并且暗中去行贪欲之事。此附魔之人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这些人是我的妻妾、兄弟。我今天来到此处是度化你们，与你们一起归于某一世界，供养某佛。或者说，别有一大光明天，佛居住其间，这是一切如来休息居住的地方。那些无知之人相信了这些虚诳之言而遗失了本来的菩提心。这是年老成魔的疠鬼附体所致，其专门扰乱贪求冥感的修行者。魔精附体的时间渐久，产生了厌足之心，便离开了人体。这样，师与弟子都陷于国法的制裁。你应当对此预先有所觉察，才不致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而未觉察，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克己辛勤，乐处阴寂，贪求静谧[①]。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本不觉知魔著，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阴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令其听人各知本业，或于其处语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敕使一人于后蹋尾，顿令其人起不能得。于是一众倾心钦伏，有人起心，已知其肇。佛律仪外重加精苦，诽谤比丘，骂詈徒众，讦露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好言未然祸福，及至其时毫发无失。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扰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

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知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②]。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殊不觉知魔著，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知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是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及杂珍宝、简册符牍、诸奇异物，先授彼人，后著其体。或诱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是诸听者得未曾有。多食草药，不餐嘉馔，或时日餐一麻一麦，其形肥充，魔力持故。诽谤比丘，骂詈徒众，不避讥嫌。口中好言他方宝藏、十方圣贤潜匿之处。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岳鬼神年老成魔，或有宣淫，破佛戒律；与承事者，潜行五欲[③]；或有精进，纯食草木，无定行事，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元，贪取神力。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诚不觉知魔著，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通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是人或复手执火光，手撮其光，分于所听四众头上[④]。是诸听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亦无热性，曾不焚烧；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于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越牖透垣，曾无障碍；惟于刀兵，不得自在。自言

是佛，身著白衣，受比丘礼，诽谤禅律，骂詈徒众，讦露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常说神通自在。或复令人傍见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真实。赞叹行淫，不毁粗行，将诸猥媟以为传法[5]。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风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木积劫精魅，或复龙魅，或寿终仙再活为魅；或仙期终，计年应死，其形不化，他怪所附，年老成魔，扰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注释：

①“心爱深入”一句：此句应与下一章中“心爱知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一句置换。

②“心爱知见”一句：此句应与上一章中“心爱深入，克己辛勤，乐处阴寂，贪求静谧”一句置换。

③五欲：指染着色、声、香、味、触五尘所引起的贪欲。

④四众：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种皈依佛法的修行者。

⑤猥媟（xiè）：猥狎轻慢。

译文：

佛继续说：“又那些善男子，当受阴已经清虚灵妙，不再被任何邪见所惑之时，其定、慧更趋于圆满明净。然而，此善男子于此三摩地中，却喜好知见，勤苦地研究以寻求宿命，贪求对宿命的知见。此时，天魔候得其便，以其魔精飞附人体，使此人口

说经法。此人确实不知有魔附身而自称已证得无上涅槃。他来到一心求取宿命的善男子处设座说法。此人说法之时，其身附魔力，能使听众备知前世本业，有时于说法处对听众说'你现在虽然没有死，但已经成为畜生'。于是，故意让人于其背后蹋住其尾部，此人立刻就不能起身。听众因此无不从心里佩服。有人于心中起某些念头，他立刻就会知晓此人起念的原因。此人对其徒众除佛所制定的律仪之外，又加进去许多十分严格的苦行。他诽谤比丘，辱骂徒众，披露别人的隐私，不规避讽刺讥嫌。此附魔之人常常说出未曾发生的福报和灾祸，及至事情发生，与其所言没有差别。这是年老成魔的大力鬼附体所致，其专门扰乱贪求宿命的修行者。魔精附体的时间渐久，产生了厌足之心，便离开了人体。这样，师与弟子都陷于国法的制裁。你应当对此预先有所觉察，才不致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而未觉察，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又那些善男子当受阴已经清虚灵妙，不再被任何邪见所惑之时，其定、慧更趋于圆满明净。然而，此善男子于此三摩地中，却喜爱深入定境，因而苛己修行，不避艰苦，隐居于幽静的地方，贪求寂静。此时，天魔候得其便，以其魔精飞附人体，使此人口说经法。此人确实不知有魔附身而自称已证得无上涅槃。他来到一心求取寂静的善男子处设座说法。此附魔之人无端于说法之处得到大宝珠。有时，此魔又化作畜生，口中衔着宝珠，掺杂着其它珍宝和简册、符牍等等珍奇物品。此畜生将珍宝授予此人，然后就附着于此人身上。他说法之时，有时又诱惑听众说，有明月珠藏于地下，其地果然就珠光照耀。听

法的人由此获得平常未曾有过的经验。此附魔之人多食草药，不吃饭菜，有时只食一麻一麦，其身体却很肥壮，这都是魔精之力所成。他诽谤比丘，辱骂徒众，不规避讽刺讥嫌。此附魔之人常常说出某些地方有宝藏，某某地又有许多圣贤潜心修行。如果跟随他去看，往往也能看见许多奇异的人在那里。这是年老成魔的山林、土地、城隍、川岳鬼神附于此人之体所致。此人有时专门宣讲淫秽之行，破坏佛所制定的戒律，并且与跟从其学习的人暗中追求五欲之事。有时也能精进修行，但却只是完全吃食草木，做事没有定规。此魔附体是专门来扰乱贪求寂静的修行者的。魔精附体的时间渐久，产生了厌足之心，便离开了人体。这样，师与弟子大多都陷于国法的制裁。你应当对此预先有所觉察，才不致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而未觉察，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又那些善男子当受阴已经清虚灵妙，不再被任何邪见所惑之时，其定、慧更趋于圆满明净。然而，此善男子于此三摩地中，却喜好神通的种种变化，并研究各种变化的根由，贪取神力。此时，天魔候得其便，以其魔精飞附人体，使此人口说经法。此人确实不知有魔附身而自称已证得无上涅槃。他来到一心求取神通的善男子处设座说法。此人有时用手执取火光，并且用手撮出火光分置于所有听讲的四众的头上，其火光皆高数尺，但其头却没有热的感觉，也没有焚烧的痕迹。此人有时于水上行走如履平地，有时又安稳地坐于空中，有时又钻入瓶内，有时又钻入囊袋之中，有时又越壁穿墙全无障碍。此人只是对于刀兵之事还无法自在。他自称已经是佛，却身着俗人的衣服，接受出家人

的礼拜。他又诽谤禅定，辱骂徒众，披露他人的隐私，不规避讽刺嫌疑。此人口中常说神通自在，有时又能使人从旁观看佛土，但是这是以魔鬼之力迷惑众人，并非真实的存在。他称赞行淫，不改粗鲁恶行，将各种猥狎轻浮的行为视为传道的方法。这是天地大力山神、海精、风精、河精、土精及一切草木积劫所成的精魅；或者是龙魅，或者是寿终之仙再活为魅；或者仙寿将终，计算年限应当死亡，但是其形体并未化去而被其它精怪所附，如此等等年老成魔，专门来扰乱贪求神通的修行者。魔精附体的时间渐久，产生了厌足之心，便离开了人体。这样，师与弟子都陷于国法的制裁。你应当对此预先有所觉察，才不致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而未觉察，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深空。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终不觉魔著，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空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于大众内，其形忽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忽然而出，存没自在。或现其身洞如琉璃，或垂手足作旃檀气，或大小便如厚石蜜，诽毁戒律，轻贱出家。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死永灭，无复后身及诸凡圣'。虽得空寂，潜行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拨无因果。此名日月薄蚀精气[①]，金玉、芝草、麟、凤、龟、鹤，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年老成魔，扰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

多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长寿,辛苦研几,贪求永岁,弃分段生,顿希变易,细相常住。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竟不觉知魔著,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生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好言他方,往还无滞,或经万里瞬息再来,皆于彼方取得其物;或于一处在一宅中,数步之间令其从东诣至西壁,是人急行,累年不到。因此心信,疑佛现前。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世自然,不因修得'。此名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属,如遮文茶及四天王、毗舍童子[2],未发心者,利其虚明,食彼精气;或不因师,其修行人亲自观见,称执金刚与汝长命,现美女身,盛行贪欲,未逾年岁,肝脑枯竭,口兼独言,听若妖魅。前人未详,多陷王难,未及遇刑,先已干死,恼乱彼人以至殂殒。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阿难当知:是十种魔于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体,或自现形,皆言已成正遍觉知。赞叹淫欲,破佛律仪,先恶魔师与魔弟子淫淫相传。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则九生,多逾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眷。命终之后,总为魔民,失正遍知,堕无间狱。汝今未须先取寂灭,纵得无学,留愿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众生,令不著魔,得正知见。我今度

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语，名报佛恩。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想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报持覆护，成无上道。

注释：

①日月薄蚀精气：侵蚀日月的精气，亦指日蚀、月蚀。

②遮文茶：又云"嫉妒女"，恶鬼之一。能以咒术厌祷，危害社会人等。毗舍童子：即"毗舍遮"，饿鬼名，为四天王之一的持国天王所统领。

译文：

佛继续说："又那些善男子，当受阴已经清虚灵妙，不再被任何邪念所迷惑之时，其定、慧更趋圆满明净。然而，此善男子于三摩地中，却喜好寂灭的空境，因而研究万物变化的体性，贪求深空境界。此时，天魔便候得其便，以其魔精飞附人体，并且使人口说经法。此人确实不知有魔附身，也说自己已经获得无上涅槃。他来到一心求取空境的善男子处设座说法。此人于大众中忽然变空，众人什么也看不见，其人又从虚空中突然出现，现身与隐身均很自如。有时，他又显现身体如同琉璃一样透明；又下垂其手足，发出一种旃檀般的香气；有时，其大小便如同浓石蜜一样甘甜。他又诽谤佛所制定的戒律，轻贱出家人。他口中常说'没有因果报应，人一死就永远灭亡，并没有转

生的后身，也没有凡圣、迷悟的区别’。此人既然已经获得断灭的空寂境界，因而暗中常行贪欲之事，并且能使与其一起行欲之人得到空心的体验，也一起相信无因无果之说。这是日月薄蚀精气落于金玉、芝草、麟、凤、龟、鹤上，经过千万年而不死变成灵，注于国土世间中则为物仙、禽仙、兽仙。这些仙年老成魔，专门来扰乱贪求深空境界的修行者。魔精附身时间渐久，产生了厌足之心，便离开了人体。这样，师与弟子便陷入国法的制裁。你应当预先对此有所觉察，才不至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而不知预察，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又那些善男子，当受阴已经清虚灵妙，不再被任何邪念所迷惑之时，其定、慧更趋圆满明净。然而，此善男子于三摩地中，却喜好长寿，因此辛苦地研究所有细节，贪求年龄，永无止尽，舍弃分段生死，希望立刻获得变易生死所具有的常住细相。这时，天魔候得时机，以其魔精飞附人体，并且使人口说经法。此人确实不知有魔附身，也说自己已经获得无上涅槃。他来到一心求取长寿的善男子处设座说法。此人好言其他地方没有阻碍。有时，虽远隔万里，瞬息之间就可转回，并且能于他方取得物品证明。有时，又于某处的某宅第中，于不过数步长的小屋中，让一人快步行走，即使经累年也无法从东墙走到西墙。因为看到这些情景，众人就相信此附魔之人，以为是佛显现于前。此人口中常说‘十方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儿子，诸佛是我所生，世界是我所造，我是最初的元佛，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并非因修习而证得的’。这是住世自在天魔派其眷属，如遮文荼及四天王所统属的毗舍童子等未发心皈依佛的饿鬼乘着这些

修行人仍然虚明的缺陷，来吸食精气。或者不需要师教，修行者可以自已亲眼目睹魔鬼现身。此魔口称执持金刚坚固之术，能使人长寿，并显现美女身，与修行者盛行淫欲之事。修行者未到一年便耗干肝脑。修行者又常常自言自语，似乎是在与妖魅对话，旁人不知其所云。这些人大多会陷入国法的制裁，而且未及遭刑戮就已经干死。如此这样被魔困扰，以至于送了性命。你应当对此预先有所觉察，才不至于堕入轮回。如果迷惑而不知道预察，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阿难，你应当知道，以上十种魔于末法之时将在我的佛法之中修道，或者附于人体，或者自现原形，都说自己已经成就正遍知觉。他们称赞淫欲，破坏佛所制定的戒律。这些恶魔的先师及弟子都以淫传淫，代代相承。这些邪魔精灵迷惑修行者的心腑，近则于佛寂灭后九百年，多则三千年，使真正发心修行者陷入魔网，成为魔的眷属。他们命终之后，就成为魔民，失去正遍知的觉心，而堕入无间地狱。你现在无须先求寂灭，纵然先已证得无学道果，也要发愿留于世间进入末法之世，起大悲心，救度那些正信佛法的众生，使其不著于魔道，获得正知见。我现在已经度你出离生死苦海，你若遵循佛所言去做，就是报佛之恩。阿难，以上所举十种禅定所显示的境界，都是于想阴未破之际，禅观与妄想互相交织而显现出来的。众生因为迷顽无知，不加以忖度衡量，遇到这类因缘而不自知，说自己已经证得圣位，于是便成为大妄语，结果堕入无间地狱。于如来灭度后的末法时期，你们应当宣说此类道理，不能让天魔乘机得手，以保护扶持修学者得成无上道果。

卷 十

本卷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接续卷九，佛继续宣说禅修中于行阴之中容易产生的十种外道邪计，以及于识阴之中容易产生的十种邪执。佛告诫会中大众应当多方教导末世众生正确认识上述五阴诸魔的真相，必要时也可以以佛顶陀罗尼咒防护诸魔侵扰。第二部分中，阿难又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五阴为何以妄想为本？二是五阴是顿灭还是断灭？三是破除五阴的界限为何？佛对这三个问题作了详细回答。至此，此经的“正宗分”就此结束。第三部分中，佛为会中大众宣讲了弘扬、持诵此经所能获得的功德，告诫大众要将此法门开示给末世众生。会中大众听完佛的宣讲，生大欢喜，作礼而去。此部分为全经的“流通分”。此经全文就此结束。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阴尽者，是人平常梦想销灭，寤寐恒一，觉明虚静，犹如晴空无复粗重前尘影事，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鉴明，来无所粘，过无踪迹，虚受照应，了罔陈习，唯一精真。生灭根元，从此披露，见诸十方十二众生毕殚其类。虽未通其各命由绪，见同生基，犹如野马熠熠清扰为浮尘根究竟枢穴[①]，此则名为行阴区宇。若此清扰熠熠元性，性入元澄，一澄元习如波澜灭，化为澄水，名行阴尽。是人则能超众生

浊。观其所由，幽隐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当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类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穷生类本。于本类中生元露者，观彼幽清圆扰动元[2]。于圆元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二无因论。一者，是人见本无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机全破，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见八万劫所有众生业流湾环，死此生彼。只见众生轮回其处，八万劫外冥无所观，便作是解，此等世间十方众生，八万劫来无因自有。由此计度，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二者，是人见末无因。何以故？是人于生既见其根，知人生人，悟鸟生鸟，乌从来黑，鹄从来白，人、天本竖，畜生本横，白非洗成，黑非染造，从八万劫无复改移。今尽此形，亦复如是，而我本来不见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当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无因。由此计度，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一外道立无因论。

“阿难，是三摩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圆常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四遍常论。一者，是人穷心境性。二处无因，修习能知二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循环，不曾散失，计以为常。二者，是人穷四大元四性常住，修习能知四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体恒，不曾散失，计以为常。三者，是人穷尽六根、末那执受。心意识

中，本元由处，性常恒故。修习能知八万劫中一切众生循环不失，本来常住，穷不失性，计以为常。四者，是人既尽想元，生理更无流止运转，生灭想心今已永灭。理中自然成不生灭，因心所度，计以为常。由此计常，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二外道立圆常论。

注释：

①野马：譬喻浮游的田野地气。出自《庄子》一书。浮尘根：即"浮根四尘"。"浮根"指眼、耳、鼻、舌、身五根，因其虚浮不实故名之。"浮尘"指色、声、香、味、触。

②动元：群动的根源。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那些在修行三摩地的善男子，当想阴销尽之后，此人平常所具有的全部梦想都已经能够销灭，醒和睡都是一样的。昼夜都住于光明虚静的境界之中，犹如晴空无障，朗然清明，再也没有粗重的前尘影事来往于心中。观看世间的山河大地，犹如明镜照映物象，来无所粘连，去无有踪迹，心识所承受的尘境不过是虚受而已，一切陈旧的积习都没有了，剩下的惟有纯一虚静的觉明之体。因此，一切万有的生灭根元都披露无遗，所看到的十二类众生其生灭都不出此一根源。虽然还未通达每一生命的由来，但是却已经见到他们共同的生命根基。此生命根基犹如浮动不定的微明光体，像太阳照

耀下的阳焰一样，琢磨不定，忽起忽灭。此生命根基就是十二类众生的浮根四尘，它是流转和迁流的枢穴和关键。这就是行阴对禅观的拘限。如果此出没不定的元体归于纯粹澄明之境，永远断绝行阴浮荡的习气，犹如波浪平息，化为澄净明净的静水。这种境界就是行阴尽销之境，这样的人就能超越众生浊恶世。由此可知，行阴的存在是以虚幻的妄想为其根本而造成的。

"阿难，你应当知道，那些得到正知禅定的善男子，觉照常明，正心常现，因此以上十种天魔不能乘机而入。他们才有可能精心研究诸类生命的生死根本，并且能够使本类众生的生命根元清楚地显露出来。这样的修行者就能遍观作为十二类众生动元的行阴的幽隐轻清的相状，并且对此幽深的动元生起计度心。这样的修行者便堕入二无因论之中。第一，此人持本无因论。为什么呢？此人认为作为生灭根元的行阴是本来无因即有的。因为他将作为生机根本的浮根四尘已经全部破除，所以能够依凭眼根的八百功德看到八万劫中轮回的众生，都处于生命业力之流中，犹如一湾流水而回环往复，死于此而生于彼。但是，此人只能看到八万劫内轮回的众生，对于八万劫以外一无所见。但他由此却这样理解：此世间的十方一切众生自八万劫以来都无因而自有。此人由此生起计度，亡失了正遍之知，堕入外道的无因论，从而迷失了菩提真性。第二，此人持末无因论。为什么呢？此人从诸类生命中既然已经看到其根元，知道人是由人生的，由此领悟到鸟是由鸟生的，乌鸦从来就是黑的，鹄从来就是白的，人和天本来就是竖着行走的，畜生则本来

就是横着行走的，白并不是洗成的，黑也不是染造的。而这种情况，从八万劫以来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从今直至未来际，也是如此。但我于其中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菩提正性，哪里还有成就菩提的事情呢？由此应当知道，现在的一切物象都是无因而自有的。此人由此生起计度，亡失了正遍之知，堕入外道的无因论，从而迷失了菩提真性。这就是第一外道所创立的无因论。

“阿难，那些得到正知禅定的善男子，觉照常明，正心常现，因此以上十种天魔不能乘机而入。于是，这些人便研究诸类生命的生死根本，观察作为众生动元的行阴的幽隐轻清的相状，对此圆扰群动的根源生起计度心。这样，此修行者便堕入四种遍常论之中。第一，此人穷究心和境产生的根由，认为两处都是无因自有的，以为依此修行就能知晓两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的生生灭灭都是循环往复，未曾散失。此人执此以其为常有。第二，此人穷究四大，认为此四性是常住不变的，以为依此修习就能知晓四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的生生灭灭都是循环往复，未曾散失。此人执此以其为常有。第三，此人穷究六根、末那以及执受根身器界种子的第八识，以为此心、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性的恒常不变。认为依此修习就能知晓八万劫中一切众生于所有的循环往复中，未曾散失，因为其本来就是常住不变的，其体性永远不会散失。此人执此以其为常恒。第四，此人想阴已经灭除，当然就没有再生的道理。流止运转的生灭想心已经永远灭除，此人因此认为行阴也就是不生不灭的。由于心中的这种妄想执着，此人就执此以其为常有。由上述四种

执常出发，必然亡失正遍之知而堕入外道，从而迷失了菩提真性。这就是第二种外道所创立的圆常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自、他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四颠倒见，一分无常，一分常论。一者，是人观妙明心遍十方界湛然，以为究竟神我[①]。从是则计我遍十方，凝明不动，一切众生于我心中自生自死。则我心性名之为常。彼生灭者，真无常性。二者，是人不观其心，遍观十方恒沙国土。见劫坏处，名为究竟无常种性，劫不坏处名究竟常。三者，是人别观我心精细微密，犹如微尘流转十方，性无移改，能令此身即生即灭。其不坏性名我性常；一切死生从我流出，名无常性。四者，是人知想阴尽，见行阴流。行阴常流，计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灭尽，名为无常。由此计度，一分无常，一分常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三外道一分常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分位中生计度者[②]，是人坠入四有边论。一者，是人心计生元，流用不息。计过、未者，名为有边；计相续心，名为无边。二者，是人观八万劫，则见众生八万劫前寂无闻见。无闻见处，名为无边；有众生处，名为有边。三者，是人计我遍知，得无边

性，彼一切人现我知中。我曾不知彼之知性，名彼不得无边之心，但有边性。四者，是人穷行阴空，以其所见心路筹度一切众生[③]，一身之中计其咸皆半生半灭。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边，一半无边。由此计度有边、无边，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四外道立有边论。

注释：

①神我：指灵妙不可思议并且永恒不变的实体我。佛教将其看作外道观念。

②分位：指事物于变化过程之中所处的不同区域或地位。

③心路：心中意识活动的路径。

译文：

佛继续说："又那些得到正知禅定的善男子，觉照常明，正心常现，因此诸魔不能乘机而入。于是，他们便研究诸类生命的生死根本，观察作为众生动元的行阴之幽隐轻清的相状，对于自、他生起计度心。这样，此修行者便堕入四颠倒之见中，持一部分无常，一部分常恒的观念。第一，此人观妙明自心遍及十方世界而心性湛然清净，便以为它就是最究极的神我。由此而认为我遍满十方世界，真常、明净而不动，一切众生都在我心中自生自死。这样，我的心性就是常恒不变的，那些生灭的众生则是无常而流动的。第二，此人不观察自心，却遍观十方恒河沙国土，以劫坏处国土众生为究极的无常种姓，以劫不坏处

国土众生为究极的恒常种姓。第三，此人独自反省观察自心，见自己心性精细微密，犹如浮尘能于十方世界流转而其性并没有改变一样，认为心也能使自身即生即灭。心中的不坏灭部分，名之为我常性；而一切都从'我性'流出的有生有死的身体，名之为无常性。第四，此人知晓想阴已经销尽，看见行阴还在不断迁流，便将常常迁变的行阴当作常性，将已经消除的色、受、想等诸阴当作无常。此人由上述所言而生起计度，亡失了正遍之知，持一分有常、一分无常之论，从而堕入外道，迷失了菩提真性。这就是第三外道所创立的一部分常恒论。

"又那些得到正知禅定的诸位善男子，觉照常明，正心常现，因此诸魔不能乘机而入。于是，他们便研究诸类生命的生死根本，观察作为众生动元的行阴之幽隐轻清的相状，于分位中生起计度心。这样，此修行者便堕入四有边论。第一，此人计执生灭的本元是相续流动并永不停息的。他们认为，过去心已灭，未来心未至，这就是有边；心相续不断，这就是无边。第二，此人观察八万劫内的众生生灭不息，但八万劫前则寂然未有闻见。将此无闻见之处，称之为无边，有众生之处，称之为有边。第三，此人计执我遍知一切，从而获知无边性。其它一切人则都显现于我的知见之中，但我却不能知道那些众生之性是否遍在。因此，他们就认为这类众生不能得到无边之性，只可以称其为有边心性。第四，此人穷究行阴，一心想将其灭除。于禅定中，觉得已经将行阴灭除，但出定之后，行阴又生起。因此，他们就用妄心的心路来筹度一切众生，认为众生的一生身之中，都是半生半灭的。由此判定，世界中所有一切都是一半

有边、一半无边的。此人由以上所言而生起计度，坚持其一半有边、一半无边之论，亡失了正遍之知，从而堕入外道，迷失了菩提真性。这就是第四种外道所创立的有边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知见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四种颠倒、不死矫乱、遍计虚论[①]。一者，是人观变化元，见迁流处，名之为变；见相续处，名之为恒；见所见处，名之为生；不见见处，名之为灭；相续之因性不断处，名之为增；正相续中，中所离处，名之为减；各各生处，名之为有；互互亡处，名之为无。以理都观，用心别见。有求法人来问其义，答言‘我今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于一切时皆乱其语，令彼前人遗失章句。二者，是人谛观其心互互无处，因无得证。有人来问，唯答一字，但言其‘无’，除‘无’之余，无所言说。三者，是人谛观其心各各有处，因有得证。有人来问，唯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余，无所言说。四者，是人有、无俱见，其境枝故，其心亦乱。有人来问，答言‘亦有即是亦无，亦无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矫乱，无容穷诘。由此计度矫乱虚无，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五外道四颠倒性、不死矫乱、遍计虚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无尽流生计度者，是人坠入

死后有相，发心颠倒。或自固身，云‘色是我’；或见我圆，含遍国土，云‘我有色’；或彼前缘随我回复，云‘色属我’；或复我依行中相续，云‘我在色’。皆计度言死后有相。如是循环有十六相[2]。从此或计毕竟烦恼，毕竟菩提，两性并驱，各不相触。由此计度死后有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六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有相、心颠倒论。

注释：

①不死矫乱：外道以无想天为不死天。外道宣称，一生不乱答疑问，死后即可生于无想天，因此外道对于问者的所问，惯于以不定或秘密的语言回答。佛教将此做法认定为真正的矫乱。

②十六相：从“色是我”、“我有色”、“色属我”、“我在色”、“受是我”、“我有受”、“受属我”、“我在受”以及“想是我”、“我有想”、“想属我”、“我在想”、“行是我”、“我有行”、“行属我”、“我在行”等十六个方面计执死后有相。

译文：

佛继续说：“又那些得到正知禅定的善男子，觉照常明，正心常现，因此诸魔不能乘机而入。于是，他们便研究诸类生命的生死根本，观察作为众生动元的行阴的幽隐轻清的相状，于知见中生起计度心。这样，此修行者便堕入四种颠倒之论中，这是外道为了再生于不死天而故意矫乱遍计所成的虚语。第

一，此人于观察变化的本元之时，把看到的迁移流动之处名之为变；看到的相续不断之处名之为恒；看到的所见之处名之为生；不能看到但应该可见之处名之为灭；使其不断的相续之因名之为增；正在相续运行之时，其区域间必有的空隙隔别之处，名之为减；诸种生命各自有其生处名之为有；诸种生命各自有其灭处名之为无。此人对行阴生灭变化之总相进行观察，费尽心思进行分别。当有求法之人前来询问行阴的含义时，此人就会答说'我今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这种回答，无论什么时候去看，都是混乱不堪的，使前来求教的人不但没有收益，反而遗失了本来要问的问题。第二，此人仔细观察其心，见到行阴生、住二相都灭，就认为自己已经证得一切法皆无之理。有人前来询问，只回答一个字'无'，除'无'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话可说。第三，此人仔细地观察其心，见到行阴各自的生处，就认为自己已经证得一切法皆有之理。若有人前来询问，只是回答一个'有'字，除'有'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话说。第四，此人从对行阴的观察中，既看到了有，也看到了无。其所观之境既已分枝，能观之心当然也就会混乱不堪。有人前来询问，他回答说：'亦有即是亦无，在无之中也不是亦有'。这种回答，混乱不堪，使人无法再追问其义。此人由以上所言而计度矫乱的虚无之语，堕入外道，迷失了菩提真性。这就是第五种外道所创立的四种颠倒之论，它是外道欲再生不死天而故意矫乱遍计所成的虚语。

"又那些得到正知禅定的善男子，觉照常明，正心常现，因而诸魔不能乘机而入。于是，他们便研究诸类生命的生死根

本，观察作为众生生命动元的行阴之幽隐轻清的相状，并且从行阴相续无尽的迁流中生起计度心，以为色、受、想诸阴虽然已经灭除，但死后必将再生。这样，此修行者便堕入死后有相，产生颠倒之心。或者，自己固守身心，说色身即是我；或者见自身圆通，遍含一切国土，说我身之中包含一切色。或者认为眼前之色法是随着我而运转往复，因此说色属于我。或者认为我是在色中相续而存在，故说我在色中。这些都是心起计度而说，死后是有相的。如此推展至受、行三阴，便成为十六相。由此推展计度，烦恼毕竟是烦恼，菩提毕竟是菩提，两种体性并驾齐驱，互相不接触。由此计度死后有相的修行者，必然堕落于外道，从而迷惑了菩提真性。这就是第六种外道所创立的五阴之中死后有相之论，是颠倒之心所成。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其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先除灭色、受、想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死后无相，发心颠倒。见其色灭，行无所因。观其想灭，心无所系。知其受灭，无复连缀。阴性销散，纵有生理而无受、想，与草木同。此质现前，犹不可得，死后云何更有诸相？因之勘校死后相无，如是循环，有八无相[①]。从此或计涅槃、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断灭。由此计度死后无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七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无相、心颠倒论。

“又三摩地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

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行存中，兼受、想灭，双计有、无，自体相破。是人坠入死后俱非、起颠倒论。色、受、想中，见有非有；行迁流内，观无不无。如是循环，穷尽阴界八俱非相②，随得一缘，皆言死后有相、无相。又计诸行性迁讹故，心发通悟，有、无俱非，虚实失措。由此计度死后俱非，后际昏瞢无可道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八外道立五阴中死后俱非、心颠倒论。

注释：

①八无相：色、受、想、行每一阴生前、死后都呈无相，共成八种无相。

②八俱非相：色、受、想、行四阴有、无俱非，共成八种俱非相，亦即非有色、受、想、行及非无色、受、想、行。

译文：

佛继续说："又那些得到正知禅定的善男子，觉照常明，正心常现，由此诸魔不能乘机而入。于是，他们便研究诸类生命的生死根本，观察作为众生动元的行阴的幽隐轻清的相状，并且从先前已经灭除的色、受、想诸阴中生起计度心。这样，此修行者便堕入死后无相，产生颠倒心。此人见其色阴灭除，则形色无所依托。观察其想阴灭除，则识心无所连缀。想到受阴也灭除，色、想二阴便失去连缀。阴性既然已经消散，纵然有能生之理，但因为没有受、想为其所用，也只能与草木同类。这种如

同草木的形质虽然已经显现于眼前，因为其色已灭，所以仍然不能获知，死后怎么能有诸体相呢？由此考察，死后应该是无相的。如此推展，色、受、想、行四阴便成八种无相。再由此计度，认为涅槃、因果等等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终归于断灭。由此计度死后无相的修行者，必然堕落外道，从而迷惑了菩提真性。这就是第七种外道所创立的五阴之中死后无相之论，是颠倒之心所成。

“又那些得到正知禅定的善男子，觉照常明，正心常现，因而诸魔不能乘机而入。于是，他们便研究诸类生命的生死根本，观察作为众生动元的行阴之幽隐轻清的相状，并且在行阴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再加上色、受、想已经销除，对上述二者双计有和无，这样自体之相因而就相互破坏。这样，此修行者便堕入死后俱非相，产生颠倒之论。从色阴、受阴、想阴之中见到的行阴是‘非有’。从行阴的迁流移动之中，在色、受、想三阴未破前，尚不能见到行阴，所以说行阴是‘无’。等到三阴销除，行阴的微细幽深之相显现，所以说行阴是‘非无’。如此这样反复循环，便可以穷尽阴界的八种俱非相，于每一阴中都说死后既有相又无相。又，从观察行阴的体性是是迁流不息、生灭不实的，从而计度一切法之性都是迁流虚讹的。由此以为自己已经悟得真理，以为世间一切法都是有、无俱非的。这样，此人便失去了对虚实的恰当把握。由于妄计非有、非无，以至于后路混沌、迷茫，没有确定的结果。这样的修行者，必然堕落外道，从而迷惑了菩提真性。这就是第八种外道所创立的五阴之中死后俱非之论，是颠倒之心所成。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后后无生计度者[①]，是人坠入七断灭论[②]。或计身灭，或欲尽灭，或苦尽灭，或极乐灭，或极舍灭。如是循环，穷尽七际[③]，现前销灭，灭已无复。由此计度死后断灭，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九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断灭、心颠倒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后后有生计度者[④]，是人坠入五涅槃论[⑤]。或以欲界为正转依，观见圆明，生爱慕故。或以初禅，性无忧故。或以二禅，心无苦故。或以三禅，极悦随故。或以四禅，苦、乐二亡，不受轮回生灭性故。迷有漏天作无为解，五处安隐为胜净依。如是循环，五处究竟。由此计度五现涅槃，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十外道立五阴中五现涅槃、心颠倒论。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狂解皆是行阴用心交互，故现斯悟。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现前，以迷为解。自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心魔自起深孽。保持覆护，销息邪见，教其身心开觉真义，于无上道不遭枝歧。勿令心祈，得少为足。作大觉王清净标指。

注释：

①后后无：诸类生命念念迁流，有、无相生，不断有新的灭处产生，此即称之为“后后无”。

②七断灭论：外道以为人、天七处众生死后均断灭，故称之为“七断灭论”。

③七际：即人、天七处，人道、六欲天、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和无色界之空天。前二天属于欲界，四禅天属于色界，无色界四空天合为一处或一际。

④后后有：诸类生命念念迁流、有无相生，不断有新的生命产生，此即称之为“后后有”。

⑤五涅槃论：外道凡夫以为住于欲界六天和色界四禅天即为涅槃处。六欲天合为一处，四禅天则分开计之，共成五类涅槃论。

译文：

佛继续说：“又那些得到正知禅定的善男子，觉照常明，正心常现，因此诸魔不能乘机而入。于是，他们便研究诸类生命的生死根本，观察作为众生动元的行因的幽隐轻清的相状，并且从行阴念念迁灭的无相，也就是‘后后无’之中生起计度心，以为人天众生死后必然断灭。这样，此修行者便堕入七断灭论。或者计度人道六欲天处身灭，或者计度初禅天处欲尽灭，或者计度二禅天处苦尽灭，或者计度三禅天处极乐尽灭，或者计度四禅天和四空天处极舍尽灭。如此循环，穷尽七际，显现于前的一切都销灭了，灭后必然不再生起。由此计度死后断灭

的修行者，必然堕落外道，从而迷惑了菩提真性。这就是第九外道所创立的五阴之中死后断灭之论，是颠倒之心所成。

“又那些得到正知禅定的善男子，觉照常明，正心常现，因而诸魔不能乘机而入。于是，他们便研究诸类生命的生死根本，观察作为众生动元的行阴之幽隐轻清的相状，并且从行阴念念迁灭而又相续不断的有相，也即‘后后有’之中生起计度心，以为人、天众生死后必然另有存在处。这样，此修行者便堕入五涅槃论。或者将六欲天作为不再转生的真涅槃境界，遍观其境，清澈明丽而生爱慕。或者以初禅天为无忧之境。或者以二禅天为心中无苦之境。或者以三禅天为极具愉悦并且具大随顺之境。或者以四禅天为苦、乐俱亡，不再有轮回生灭的常住之境。这样，就将有漏诸天妄计为无漏，将六欲天和四禅天等五处安禅当作最胜的清净所依之处。如此循环，就将六欲天、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都当作最究竟之处。由此计度执着以上五处都是涅槃境界的修行者，必然堕落于外道，从而迷惑了菩提真性。这就是第十种外道所创立的五阴之中五处涅槃的理论，是众生颠倒之心所成。

“阿难，以上十种禅那之中的狂妄理解，都是于行阴未破之际，禅观和妄想互相交织而显现出来的。众生因为迷顽无知，不加以忖度衡量，遇到上述显现出来的境界就将迷妄当作悟解，妄说自己已经证得了圣位，于是便成为大妄语，结果堕入无间地狱。在如来灭度之后的末法时期，你们应当将如来的这些教诲传示那些末法众生，使其都能够觉悟此义，不要让心魔再作深重罪孽。保护扶持修行者，使其消除邪见；导引他们于身

心之中觉悟真实的义理，于修习无上道时，不再误入歧途，并且不要使他们心中生起自我满足的期盼；告诫他们要以作大觉王以证得真正身心清净为最终目标。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行阴尽者，诸世间性幽清扰动，同分生机倏然隳裂，沉细纲纽补特伽罗酬业深脉，感应悬绝，于涅槃天将大明悟。如鸡后鸣，瞻顾东方已有精色。六根虚静，无复驰逸，内外湛明，入无所入，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受命元由。观由执元，诸类不召，于十方界已获其同。精色不沉，发现幽秘。此则名为识阴区宇。若于群召已获同中，销磨六门，合开成就，见闻通邻，互用清净。十方世界及与身心如吠琉璃内外明彻[①]，名识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命浊。观其所由，罔象虚无，颠倒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当知，是善男子穷诸行空，于识还元，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能令己身根隔合开，亦与十方诸类通觉。觉知通溜，能入圆元。若于所归立真常因，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因所因执，娑毗迦罗所归冥谛成其伴侣[②]，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归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外道种。

“阿难，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所归览为自体，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生胜解者，是人则堕能非能

执，摩醯首罗现无边身[3]，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二立能为心成能事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大慢天我遍圆种。

注释：

①吠琉璃：又称“毗琉璃”，琉璃的一种。据说是出自须弥山的珍宝，青色，莹彻有光，凡被照耀之物都与此琉璃同色。

②娑毗迦罗：指黄发外道。

③摩醯首罗：即“大自在天”，外道所说的自在天的主神。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那些修习三摩地的善男子，当行阴销尽之后，诸世间十二类众生生灭所依的根源及其清幽扰动的相状，就会忽然断裂。作为众生生命的深层纲纽的补特迦罗所具有的酬答宿业的深细命脉，感应因果的能力也就因此断绝。此时，修行者所具有的涅槃佛性将因众生的开悟而发出大光明。这如雄鸡早晨的最后一次鸣叫，已经可以看到东方的曙光。这时，修行者六根虚静，不再随着六尘而奔逸外驰，内根、外尘融合通明，同归于一体，没有能入、所入的区分，从而可以深深通达十方世界十二类众生受命的根由。观其受命之由，执其受生之本，十二类众生都已经不再承受因果报应的感召。至此，修行者已经观见十方世界都秉受同一识性，其元明的识精不再沉隐，而是得以显现其幽秘的真相。这就是识阴对于禅观的拘限。修习三摩地者若于群生果报之牵召，已获证同一唯识性之

境界中，使其圆融成为一清净宝觉。这样，它就开合自如，一根就能为诸根所用，六根也就犹如邻舍相通，可以互相无碍地通用。如此以来，十方世界及其众生的身心就犹如吠琉璃一样内外明澈。这就是识阴尽销的境界。修得此境的人就能超越命浊恶世。由此可知，识阴的存在就是将本不存在的假相看作实际存在的相状而造成的。

“阿难，应当知道，那些已经穷尽行阴而证得空相的善男子，识阴便会显现于前。生灭诸行虽然已经灭除，但寂灭的纯真体性仍然未能圆满。修行者若能使自己的六根自由开合、互相为用，就会与十方诸类生命的觉知相通。这样，此人就能够证入圆妙觉元的识阴体性。但是，如果此人将所归向的识阴当作真常之因，以为它就是最殊胜的所在。那么，他就会堕入‘因所因执’之论中，成为以冥谛为所归的黄发外道的伴侣。如此以来，此人就迷惑了菩提真性，亡失了正知正见。这就是第一种‘妄立所得之心为所应得果位’的邪执。这样的人，必然违背、远离圆通妙心，与涅槃城背道而驰，肯定要成为外道种类。

“阿难，应当知道，那些已经穷尽行阴而证得空相的善男子，识阴便会显现于前。生灭诸行虽然已经灭除，但寂灭的纯真体性仍然未能圆满。如果此修行者将其识阴当作最后的所依处，并且将其确立为自体，以为所有虚空界的众生都是从我身之中一类一类地流出的。如果将此见解看作最殊胜的义解，那么，他就会堕入‘能非能执’之论中，大自在天的主神就会现身成为他的伴侣。如此以来，此人就迷惑了菩提真性，亡失了正知正见。这就是第二种‘妄立所得之心成为事相的实果’的

邪执。这样的人，必然违背、远离圆通妙心，与涅槃城背道而驰，肯定要再生于大慢天之中，成为‘我遍圆种’之外道。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所归有所归依，自疑身心从彼流出，十方虚空咸其生起。即于都起所宣流地作真常身无生灭解。在生灭中早计常住，既惑不生，亦迷生灭，安住沉迷，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常非常执，计自在天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计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倒圆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所知知遍圆故，因知立解，十方草木皆称有情，与人无异。草木为人，人死还成十方草树，无择遍知，生胜解者，是人则堕知无知执，婆吒散尼执一切觉成其伴侣①，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四计圆知心成虚谬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倒知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融根互用中，已得随顺，便于圆化一切发生求火光明，乐水清净，爱风周流，观尘成就各各崇事，以此群尘发作本因，立常住解，是人则堕生无生执，诸迦叶波并婆罗门勤心役身②，事火崇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五计著崇事，迷心从物，立妄求因，求妄冀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颠

化种。

注释:

①婆咤散尼:即婆咤和散尼,是二外道师之名。主张涅槃无常,草木如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

②诸迦叶波:婆罗门种姓的一个族名。以崇拜、事奉火而著称于世。后来,以大迦叶波为首而皈依佛教。大迦叶波成为佛陀的上座弟子。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又那些已经穷尽行阴而证得空相的善男子,识阴便会显现于前。生灭诸行虽然已经灭除,但寂灭的纯真体性仍然未能圆满。此修行者如果执持识阴为其安隐之处,就会怀疑自己的身、心都是从此识阴之中流出,并且相信十方虚空也从此识阴之中生起。由此,此人就将这个生起、流出万有的识阴当作至真常住的真身,将识阴当作没有生灭的存在。在仍然处于生灭变化的识阴之中,过早地计执其为真身,不但对常住之性迷惑不解,而且对处于生灭之中的识阴同样也迷惑不解。安住、沉迷于识阴,并且将其当作最殊胜的义解,此人就会堕入'常非常执'之论中,成为自在天波旬魔王的伴侣。如此一来,此人就迷惑了菩提真性,亡失了正知正见。这就是第三种'识阴为因而成虚妄真常果'的邪执。这样的人,必然违背、远离圆通妙心,与涅槃城背道而驰,肯定要成为'倒圆种'之外道。

"又那些已经穷尽行阴而证得空相的善男子，识阴便会显现于前。生灭诸行虽然已经灭除，但寂灭的纯真体性仍然未能圆满。如果此修行者从识阴所具有的知性的遍在性建立邪解，就会认为十方世界的草木都应该被当作有情看待，草木与人没有差别，草木可以成为人，人死以后也可以成为草木。由此，此人就将知性不加选择地当作一切生物共同所具，并且将此见解看作最殊胜的义解。那么，此人就会堕入'知无知执'之论中，主张觉知遍在于一切的婆咤、散尼就会成为他的伴侣。如此一来，此人就迷惑了菩提真性，亡失了正知正见。这就是第四种'妄立识阴遍于一切而成虚谬果'的邪执。这样的人，必然违背、远离圆通妙心，与涅槃城背道而驰，肯定要成为'倒知种'之外道。

"又那些已经穷尽行阴而证得空相的善男子，识阴便会显现于前。生灭诸行虽然已经灭除，但寂灭的纯真体性仍然未能圆满。此修行者如果于圆融了的六根所具有的功用互通之中，证得随顺之心，并且妄执此圆融的六根功用为造化之理，认为由此便产生了世间万象。此人因此就会追求火的光明，喜欢水的清净，爱慕风的周流，观察尘土的成就，各自随顺其爱好而崇拜上述'四大'之一。如果以上述'四大'种作为万物的根源，并且将其当作常住真宰理解，此人就会堕入'生无生执'之论中，诸迦叶波婆罗门就是以精勤修行身心、事奉火而崇拜水著称的，他们妄图以此解脱生死。这些外道就会成为执持这一邪见的修行者的伴侣。如此一来，此人就迷惑了菩提真性，亡失了正知正见。这就是第五种'妄立执着四大并将其作为崇拜对

象'的邪执。此一执见迷惑人心，使其跟从于物，于不是本因的四大之中妄求本因，本无果可证而于其中妄求证果。这样的人，必然违背、远离圆通妙心，与涅槃城背道而驰，肯定要成为'颠化种'之外道。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明计明中虚，非灭群化，以永灭依为所归依，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归无归执，无想天中诸舜若多成其伴侣①，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六圆虚无心成空亡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断灭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常固身常住，同于精圆，长不倾逝，生胜解者，是人则堕贪非贪执，诸阿斯陀求长命者成其伴侣②，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七执著命元立固妄因趣长劳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妄延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观命互通，却留尘劳，恐其销尽，便于此际坐莲华宫广化七珍，多增宝媛恣纵其心，生胜解者，是人则堕真无真执，吒枳迦罗成其伴侣③，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八发邪思因立炽尘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天魔种。

注释:

①舜若多:意译为“空性”。大致有两层含义:其一指虚空没有实体,不可销毁;其二指诸法之空性。

②阿斯陀:意译为“无比”,古代仙人的名字。此仙寿命极长,无有能与其相比的。

③咤枳迦罗:即“天魔”,意思为三界之所结缚。此魔统摄六欲天,妨害修行者,使其不能超越三界生死。

译文:

佛继续说:“又那些已经穷尽行阴而证得空相的善男子,识阴便会显现于前。生灭诸行虽然已经灭除,但寂灭的纯真体性仍然未能圆满。此修行者如果将识阴之中圆明的虚无性相妄计为究竟安居之地,就会产生妄想毁灭群尘所化生的国土世间的欲望,使其永远灭除。但是,如果以此灭除群化所得之虚空为其究竟归依之处,并且将其当作最殊胜的义解,此人就会堕入‘归无归执’之论中,成为无想天中的舜若多的伴侣。如此一来,此人就迷惑了菩提真性,亡失了正知正见。这就是第六种‘以虚空为心而成其断灭果’的邪执。这样的人,必然违背、远离圆通妙心,与涅槃城背道而驰,肯定要成为‘断灭种’之外道。

“又那些已经穷尽行阴而证得空相的善男子,识阴便会显现于前。生灭诸行虽然已经灭除,但寂灭的纯真体性仍然未能圆满。此修行者如果将识阴看作圆满常住,就会有使自己的色身也能如识阴一样圆满、坚固而常存的欲望,并且试图让其永不消失。如果将此坚固色身的见解当作最殊胜的义解,此人就

会堕入'贪非贪执'之论中,成为求取长命的阿斯陀的伴侣。如此一来,此人就迷惑了菩提真性,亡失了正知正见。这就是第七种'执着识阴为根元而立坚固色身之因'的邪执。这样的人,必然违背、远离圆通妙心,与涅槃城背道而驰,肯定要成为'妄延种'之外道。

"又,那些已经穷尽行阴而证得空相的善男子,识阴便会显现于前。生灭诸行虽然已经灭除,但寂灭的纯真体性仍然未能圆满。此修行者如果观此识阴为一切众生的命元,以为尘劳销尽,生命就会断绝。他们恐怕销尽尘劳而命绝,此人于是便以神通之力坐于莲花宫内,多方变现七宝以庄严宫殿,多增美女以恣纵其心。如果将此境当作最殊胜的义解,此人就会堕入'真无真执'之论中,成为咤枳迦罗的伴侣。如此一来,此人就迷惑了菩提真性,亡失了正知正见。这就是第八种'以邪思欲心为因而求炽尘果'的邪执。这样的人,必然违背、远离圆通妙心,与涅槃城背道而驰,肯定要成为'天魔种'之外道。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于命明中分别精粗,疏决真伪,因果相酬,唯求感应。背清净道,所谓见苦、断集、证灭、修道。居灭已休,更不前进,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定性声闻,诸无闻僧增上慢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九圆精应心成趣寂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缠空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融清净觉明发研深妙,即立涅槃而不前进,

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定性辟支，诸缘独伦不回心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十圆觉溜心成湛明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觉圆明不化圆种。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中途成狂，因依迷惑，于未足中生满足证，皆是识阴用心交互，故生斯位。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现前，各所爱先习迷心而自休息，将为毕竟所归宁地，自言满足无上菩提。大妄语成，外道、邪魔所感业终，堕无间狱。声闻、圆觉不成增进。汝等存心秉如来道，将此法门于我灭后，传示末世，普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见魔自作沉孽。保绥哀救，销息邪缘，令其身心入佛知见，从始成就，不遭歧路。

译文：

佛继续说：“又那些已经穷尽行阴而证得空相的善男子，识阴便会显现于前。生灭诸行虽然已经灭除，但寂灭的纯真体性仍然未能圆满。此修行者在各自受命的元由中分别精、细，疏通决择真、伪，知晓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是依因感果、因果互相对应酬答的。此时，此人就可能只求感应速证真修实证，以至于背弃了一乘实相清净之道，只知苦谛是世间的因果，灭集是出世间的因果，证得灭谛之乐就心满意足，于此停留，再也不思前进。如果将此境当作最殊胜的义解，此人就会堕入定性声闻之中，成为那些增上慢的无闻比丘的伴侣。如此一来，此人就迷惑了菩提真性，亡失了正知正见。这就是第九种‘以圆满专

求感应之心求取趣寂果位'的邪执。这样的人,必然违背、远离圆通妙心,与涅槃城背道而驰,肯定要成为'缠空种'之外道。

"又,那些已经穷尽行阴而证得空相的善男子,识阴便会显现于前。生灭诸行虽然已经灭除,但寂灭的纯真体性仍然未能圆满。此修行者如果于圆融清净心之中照见生类受命的缘由,并且发心研究深妙的悟境,将此悟境当作涅槃而不再前进。如果将此境当作最殊胜的义解,此人就会堕入定性辟支之中。那些坚执小乘而不回心趣向大乘的缘觉、声闻就会成为他们的伴侣。如此一来,此人就迷惑了菩提真性,亡失了正知正见。这就是第十种'以六根圆融清净之心求取涅槃湛明之果'的邪执。这样的人,必然违背、远离圆通妙心,与涅槃城背道而驰,肯定要成为'不化圆种'之外道。

"阿难,以上十种禅那修习过程之中的狂妄理解,都是因为迷惑无知,并未取得圆满境界却无端生起满足而产生的。它是于识阴未破之际,禅观和妄想互相交织而显现出来的。众生因为迷顽无知,不加以忖度衡量,遇到上述显现出来的境界而各自爱恋先前不正确的修习所得的境界,从而迷失了本心,就此停滞不前,将其当作毕竟所归依的安宁之地,自称已经证得了无上菩提。于是,便成为大妄语,当由外道邪魔所感应的业果享尽之时,就会堕入无间地狱。或者,这些人证得声闻、缘觉二乘果之后,不再增进。在如来灭度之后的末法时期,你们应当将如来的这些判定邪魔的法门传示那些末法众生,使其都能够觉悟此义,不要让其再受见爱之魔的扰乱而自作深重罪孽。你们应该保护、哀救修习禅定的人,使其消除诸种邪缘;导引他

们，使其身心证入佛之知见，并且使他们在一开始修习无上道时，就直入正途，而避免误入歧途。

“如是法门，先过去世恒沙劫中，微尘如来乘此心开，得无上道。识阴若尽，则汝现前诸根互用。从互用中能入菩萨金刚乾慧圆明精心，于中发化如净琉璃，内含宝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觉圆明，入于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此是过去先佛世尊奢摩他中，毗婆舍那觉明分析微细魔事。魔境现前，汝能谙识，心垢洗除，不落邪见。阴魔消灭，天魔摧碎；大力鬼神褫魄逃逝[①]，魑魅魍魉无复出生，直至菩提无诸少乏；下劣增进，于大涅槃，心不迷闷。若诸末世愚钝众生未识禅那，不知说法，乐修三昧，汝恐同邪，一心劝令持我佛顶陀罗尼咒。若未能诵，写于禅堂，或带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汝当恭钦十方如来究竟修进最后垂范。”

注释：

①褫(chǐ)：剥夺。此处“褫魄”即丧失魂魄。

译文：

佛继续说：“上述所言五阴诸魔的法门，过去世恒沙劫之中

的无数如来，都依此而于深心开悟，成就了无上菩提。如果将识阴除尽，则显现出来的诸根就融通互用。从根根互用之中，就能进入菩萨修行所经历的金刚乾慧地，以圆明的能证妙智与所证的理体，于初住与等觉位中间发生神通变化，就如同清净透明的琉璃内，含有宝月一样。如此以来，就可以超越十信、十住、十回向、四加行心，乃至超越菩萨所行金刚十地以及等觉菩萨之圆明，最终进入如来具足万德的妙庄严海，就能圆满菩提真性，证得无所得境界。这是过去世诸佛世尊于止观之中，以圆觉妙明来分析微细魔事。如果魔境现前，你应深知其中情由，心垢除尽而不落入邪见。阴魔若已销尽，天魔自然摧碎，大力鬼神亦皆魂飞魄散，魑魅魍魉也不再复生。这样就可以直达菩提，诸种功德也就不再缺乏；即便下劣的二乘也能力求增进，不再迷闷而发心求证大涅槃圣果。如果末法时期的愚昧众生未能知晓禅定修行，也不知晓佛今日所说的法门，虽然乐于修习三昧，却难免不受邪魔所扰。你担心他们误入邪道，就应该一心劝说其持诵我所说的佛顶陀罗尼咒。如果尚不能背诵，就将其书写于禅堂，或将书写好的神咒携带身上。这样，一切诸魔就不能扰动。你应当恭敬承奉这一十方如来究竟的进修之路以及最后的方便法门。”

阿难即从座起，闻佛示诲，顶礼钦奉，忆持无失，于大众中，重复白佛：“如佛所言五阴相中五种虚妄为本想心。我等平常未蒙如来微细开示。又此五阴，为并消除？为次第尽？如是五重诣何为界？惟愿如来发宣

大慈，为此大众清净心目，以为末世一切众生作将来眼。”

佛告阿难：“精真妙明本觉圆净，非留死生及诸尘垢，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觉妙明真精，妄以发生诸器世间，如演若达多迷头认影。妄元无因，于妄想中立因缘性，迷因缘者称为自然。彼虚空性犹实幻生，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计度。阿难，知妄所起，说妄因缘。若妄元无，说妄因缘元无所有，何况不知推自然者？是故如来与汝发明五阴本因同是妄想。

“汝体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则不能来想中传命。如我先言，心想醋味，口中涎生；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悬崖不有，醋物未来，汝体必非虚妄通伦，口水如何因谈醋出？是故当知，汝现色身名为坚固第一妄想。即此所说临高想心，能令汝形真受酸涩。由因受生能动色体，汝今现前顺益、违损，二现驱驰，名为虚明第二妄想。由汝念虑使汝色身，身非念伦，汝身何因随念所使？种种取像，心生形取与念相应。寤即想心，寐为诸梦，则汝想念摇动妄情，名为融通第三妄想。化理不住，运运密移，甲长发生，气销容皱，日夜相代，曾无觉悟。阿难，此若非汝，云何体迁？如必是真，汝何无觉？则汝诸行，念念不停，名为幽隐第四妄想。又汝精明湛不摇处名恒常者，于身不出见、闻、觉、知。若实精真，

不容习妄。何因汝等曾于昔年睹一奇物，经历年岁忆忘俱无，于后忽然覆睹前异，记忆宛然，曾不遗失？则此精了湛不摇中，念念受熏，有何筹算？阿难当知，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静，流急不见，非是无流。若非想元，宁受妄习？非汝六根互用开合，此之妄想无时得灭。故汝现在见、闻、觉、知中串习几，则湛了内罔象虚无，第五颠倒微细精想。阿难，是五受阴五妄想成。

译文：

阿难随即从座位起立，向佛顶礼，钦奉佛的教诲，口持心忆，不敢忘失。阿难于大众中再次向佛说："如佛以上所说的五阴相中的种种邪悟，是以五种虚妄为根本想心而生起的。这些都是我们平常未蒙如来微细开示的。另外，此五阴是一起消除，还是一个一个地渐次销尽？这样相互贯通的五阴是以何处为其界限的？只希望如来再次发大慈悲之心对上述疑问作些开示，以便使会中大众的心目清净明亮，并且可以为末法时期的一切众生提供将来入道的正确眼目。"

佛告诉阿难："精真妙明的本觉真心本来就是圆满清净、纯一无杂的，不容有任何生死以及尘垢存在于其中，乃至于虚空也是不能存在于中的。因为这些只是因为妄想才生起的。而这些妄想都是因本觉妙明的真心之一念妄动，方才产生了诸器世间。正如演若达多迷头认影，自己迷惘了原本存在的头颅，妄自以头影为真而发狂。妄本来就没有因，只是于妄想之中假立因缘性，并且将此因缘性谬称之为自然。其实，即便是虚空

性也是由虚幻而产生的。因此，因缘、自然都是因众生妄心的计度所成。阿难，如果能够知道妄想之所以生起的原因，尚且可以说妄想是从因缘而生。若是妄想根本无从生起，说妄想仍然是从因缘生起是没有根据的，并不能成立。何况那些连因缘都不知道的人，只好将妄想所产生的各种相状认为是自然呢？正因为如此，如来再为你们阐发五阴的本因仅仅是妄想的道理。

“你的身体首先是由父母的爱欲妄想而生起的。但是，如果你的中阴身没有情感爱憎的妄想，就不会与父母的想心相结合，从而来到胎中传续命根。如我所说过的那样，心中想到醋味，口中就会生出口水；心中想着登高，足心就会产生酸涩的感觉。悬崖其实并不存在，醋物也并未拿来。如果你的身体不与虚妄同为一类，口水为何会因为谈论醋而生出？因此，应当知道，你现在的色身是第一重坚固的妄想。又如上面所说，当登高的想法生起之时，你的身体就会真的感受到酸涩的感觉。依妄想之心而产生受心，并且能够触动色身。这种显现于你面前的顺益受、违损受及其相互的驱驰作用，就是第二重虚明的妄想。你的念虑能够役使你的色身。但是，此色身如果不是与你的念虑同为一类，为什么会随从你的念虑的役使而攀缘种种形象呢？心生一念，色身则随着心念而取得形象，并且与念虑相应。人醒的时候，是想心在活动；做梦的时候，则是梦想。这样，你的想心摇荡妄情，就是第三重融通的妄想。变化之性是不停顿的，它迁流不息，密密推移，犹如指甲长长，头发渐渐生长，壮气渐渐消逝，面容逐渐起皱。这些日夜不停地进行的变

化，人们一时难于觉察。阿难，如果此迁流不息的色身不是你，为什么又说是你的身体在变化呢？如果此变化之身是你的真身，为什么你又感觉不到这种变化呢？如此以来，你念念不停的诸行就是第四重幽隐的妄想。如果你的识阴真的是精明、湛然而不摇动的恒常者，应该与如来藏相通。但是，你的身体仍然不出见、闻、觉、知四种作用。如果它真的是精纯而真实的，就不应该有虚妄的习气。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们曾经于过去年代里看见的奇物，经过数年之后，好像已经全部忘记了？但是，后来忽然又看见这些奇物时，以前的情景为什么又会重新恢复，记忆并未遗失呢？如此以来，在此湛然而不摇动的识精之中，念念都受到外物的熏染，其头绪之多有什么办法可以计算清楚呢？阿难，应当知道，此湛然明净的识体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如同急速流动的水，看上去似乎十分恬静，其实却是因为流动太急而使人难于看清楚其在流动而已，并不是水没有流动。因此，识阴如果不是妄想的根元，怎么会受到妄习的熏染呢？除非你的六根能够开合自如，否则，此妄想就没有消灭的时候。如此看来，你现在的见、闻、觉、知都是一连串的几微妄习所成。这样，将似有非有、似无非无的识阴当作湛然不动的存在，就是第五重颠倒微细的精想。阿难，色、受、想、行、识五种受阴都是由以上五种妄想所成。

“汝今欲知因界浅深，唯色与空是色边际，唯触及离是受边际，唯记与忘是想边际，唯灭与生是行边际，湛入合湛归识边际。此五阴元重迭生起，生因识有，灭

从色除，理则顿悟，乘悟并消。事非顿除，因次第尽。我已示汝劫波巾结，何所不明再此询问？汝应将此妄想根元心得开通，传示将来末法之中诸修行者，令识虚妄，深厌自生，知有涅槃，不恋三界。

译文：

佛继续说："你现在想知道因果的深浅，我告诉你：唯有色和空是色阴的边际，色是浅界，空是深界；唯有触和受是受阴的边际，触是浅界，受是深界；唯有记和忘是想阴的边际，记是浅界，忘是深界；唯有灭和生是行阴的边际，生相是浅界，灭相是深界；唯有湛入与合湛是识阴的边际，入湛是浅界，合湛是深界。以上最终都归于识边际。五阴的根元本来是重迭生起的，其生皆是因识而有，其灭则是从色阴开始销除。从道理上推究，破除五阴也可以顿悟，一念顿悟五阴就可一并同时销除；从事相而言，却不是可以顿时尽除的，必须次第销除。我已经在前面以如何解开劫波巾所绾之结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仍然要再次询问呢？你应该在心中把这个妄想的根本原由研究清楚，并且将其传示给末法时期的修行者，使他们能够认识五阴的虚妄，厌离生死轮回，知晓涅槃境界而不再依恋三界。

"阿难，若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盈满七宝持以奉上，微尘诸佛承事供养，心无虚度，于意云何？是人以此施佛因缘得福多否？"

阿难答言："虚空无尽，珍宝无边。昔有众生施佛七钱，舍身犹获转轮王位①，况复现前虚空既穷，佛土充遍皆施珍宝，穷劫思议尚不能及，是福云何更有边际？"

佛告阿难："诸佛如来语无虚妄。若复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罗夷②，瞬息即经此方、他方阿鼻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靡不经历。能以一念将此法门于末劫中开示未学，是人罪障应念销灭，变其所受地狱苦因成安乐国，得福超越前之施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如是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阿难，若有众生能诵此经，能持此咒，如我广说穷劫不尽，依我教言如教行道，直成菩提，无复魔业。"

佛说此经已，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及诸他方菩萨、二乘、圣仙童子，并初发心大力鬼神，皆大欢喜，作礼而去。

注释：

①转轮王：古印度文化中的圣王，转其轮宝可以降伏四方，因此称其为"转轮王"。

②十波罗夷：指佛教戒律中的十种重罪，即杀、盗、淫、妄语、酤酒、说四众过、自赞毁他、悭惜加毁、嗔心不受悔、谤三宝。

译文：

佛继续说："阿难，如果有人将布满十方一切虚空的七宝奉

来，以供奉微尘数的诸佛，并能一一承奉佛的教旨尽心供养，心无片刻虚度。你以为此人布施佛的殊胜因缘所得的福报多不多？”

阿难回答说：“虚空是无尽的，珍宝也是无边际的。过去有位众生仅仅施佛七钱，他在舍身之后仍然获得转轮圣王之位，何况以穷尽虚空以及十方国土都充满的珍宝来供奉如来呢？这种人因此而获得的福报即便以穷劫思量计算也不能算完，怎么还会有什么边际呢？”

佛告诉阿难：“诸佛如来所说的话是没有虚妄的。如果有人犯了杀、盗、淫、妄四重根本大戒，又犯了十重重罪，瞬息之间就堕入此方和他方的阿鼻地狱，甚至展转经历十方世界所有的无间地狱。但是，如果在将要堕落的时候，能起一念，发心将此法门于末劫中传示给未学之人，此人的罪障就会应念消灭，变换其所遭受的地狱苦因成为安乐国土。此人所得的福报，超过前面所说的向佛施财的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甚至于无法以算术、譬喻来说明。阿难，如果有众生能够持诵此经，能够持诵此咒，并且如我一样向广大众生宣扬此经，穷无量劫仍然宣说不辍；又能够依我的言教如教奉行修习，就会直接成就菩提，不会再受到魔事的扰乱。”

佛说完此经之后，在座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的天、人、阿修罗，以及诸他方的菩萨、声闻、缘觉、圣仙童子和初发心的大力鬼神，都满怀欢喜，向佛致礼而去。

延伸阅读书目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又名《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十卷，唐中天竺沙门般刺蜜帝译，菩萨戒弟子前正谏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乌苌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大正藏》卷十九。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唐中天竺沙门般刺蜜帝译，金陵刻经处本。

《大佛顶首楞严义疏注经》，宋・子璿，《大正藏》卷三十九。

《〈大佛顶首楞严经〉会解》，元・惟则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复制清末常州天宁寺刻本，一九九一年。

《〈大佛顶首楞严经〉摄论》，太虚撰，《太虚大师全集》第二十六册。

《〈大佛顶首楞严经〉研究》，太虚撰，《太虚大师全集》第二十七册。

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从刊》第三十五册，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初版。

《〈楞严经〉讲义》，圆瑛著，佛教慈济文化服务中心，一九八八年印行。

《〈大佛顶首楞严经〉浅释》，千象山普照寺文教会，一九九五年印行。

《〈大佛顶首楞严经〉释译》，圆香居士释译，佛光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初版。

《〈楞严经〉释译》，李富华释译，佛光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初版。

《楞严大义今释》，南怀瑾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山东）齐鲁书社，一九九一年版。

《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佛光大辞典》，佛光出版社。